◆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錢賓四先生全集

錢穆 著

16

錢賓四先生全集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聯經

A89015

錢賓四先生全集⑯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錢穆 著



出版說明

本書爲錢賓四先生往年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課時所編撰之講義。民國二十年秋，先生初任教於北大，除校方所規定擔任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兩課外，先生自選定兼任此課。此一課程，其前梁任公曾在淸華研究所開授，編有講義。任公旣卒，北平書肆遂印其書。先生嘗購得之，以意見相異，因在北大亦特開此課，並亦自編講義。時北大講義室分講印發，隨編隨印，外界有知其事者，往往向北大預定，先睹而羣相討論。蓋其時任公卒後未久，先生續開此課，而取徑與任公迥殊，故特受注意也。翌年，先生改開他課；至第三年，仍開此課，以續完其編。前後五載，遂成此書。二十六年五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述有淸一代學術，遠追溯於兩宋，近討源於晚明東林，分十四章，以人爲綱，自黃梨洲以迄康長素，跡其師承，踵其衍變，然後三百年間學術發展遞嬗之詳，如網在綱，粲然畢具。書

末復有附表一通，於諸學者生卒年月、仕宦出處、師友交遊、著作先後，爬羅抉剔，一一備載。觀此一表，必可得知人論世之助，對書中敍述，亦有更多啟發。

先生既撰此書，歷年續撰有與此一時期相關之論文多篇，後結集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八）單元中。讀本書者，宜並讀該書以為扶翼。凡欲研究近代學術之流變與夫當代學風之淵源者，皆可於此二書取資焉。

本書在民國五十四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依原版影印發行臺初版，至七十九年十月，二十餘年間，版凡十刷。是其書風行數十年，而未嘗重排。今即以原版為底本整理，盡量核對引文，改正若干誤植文字；部分引文為先生所節引者，不復改動。又酌增若干引號，或以標引文之起訖，或鉤出特定語詞，要皆所以顯豁文意，以便讀者閱讀。原書所標之重點符號與書眉提綱，悉保留原貌。引文則換排楷體鉛字，以清眉目。原書目次但有章名，無分目，今依內文細目增入，俾便檢索。附表原無斷句，今亦加入標點。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惟恐難免錯漏，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何澤恆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目次

自序……一五
第一章　引論……一
上　兩宋學術……一
下　晚明東林學派……八
第二章　黃梨洲　附　陳乾初　潘用微　呂晚村……二五

傳略……二五
學術思想之大要……二六
一　梨洲論劉蕺山……二六
二　梨洲論王陽明……二八
三　梨洲晚年思想……三〇
四　梨洲經史之學……三三
五　梨洲之政治理想……三八
梨洲同時幾位學者與梨洲思想之關係……四一
一　陳乾初……四二
小傳……四二
乾初與梨洲之交游……四三
乾初論學要旨及梨洲之意見……四四
乾初大學辨要旨……五四
二　潘用微……六〇

小傳……六〇
潘用微軼事……六一
潘用微求仁錄大意……六五
黃梨洲駁潘用微……七五
三　呂晚村……八三
小傳……八三
呂晚村與梨洲兄弟之交游……八四
呂晚村之尊朱闢王論……八九
呂晚村四書講義……九四
附錄
陳乾初大學辨……一〇五
第三章　王船山……一一四

傳略……一一四
學術大要……一一五
船山政治理想……一四一
第四章 顧亭林 附 馬驌……一四七
傳略……一四七
學術大要……一四九
亭林之政治理想……一七九
亭林與梨洲兩人之異同……一八四
附 馬驌傳略……一八八
著述大要……一八八
第五章 顏習齋李恕谷……一九五

習齋傳略……一九五
學術大要……一九六
恕谷傳略……二四八
學術師友大要……二四九

第六章 閻潛邱毛西河 附 姚立方 馮山公 程綿莊 胡東樵 顧宛溪……二七五

潛邱傳略……二七五
潛邱之考據及其制行……二七六
西河傳略……二八二
西河軼事及其著書之道德……二八三
西河潛邱兩人對理學之態度……二八五
潛邱西河辨古文尚書眞僞……二九六

第七章 李穆堂 附 萬孺廬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謝山 蔡元鳳……三一三
傳略……三一三
清初之朱陸異同論……三二五
穆堂之朱陸異同論……三三六
附 萬孺廬……三五七
王白田與朱止泉……三五九
全謝山……三七九
蔡元鳳……三八二
第八章 戴東原 附 江愼修 惠定宇 程易田……三八五
傳略……三八五

戴學大要……三八七

- 戴學與江永……三八七
- 東原論學之第一期……三九三
- 戴學與惠棟……四〇一
- 東原論學之第二期……四〇六
- 東原言義理三書……四〇九
- 東原哲學之大體……四二二
  - 原善……四二三
  - 緒言……四二九
  - 孟子字義疏證……四三九
- 東原思想之淵源……四五〇
- 戴學之流衍……四六二
- 戴學與程瑤田……四七二

第九章　章實齋　附　袁簡齋　汪容甫

第九章　章實齋　附　袁簡齋　汪容甫……四八五
傳略……四八五
學術述要……四八六
文史通義與經學……四八六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四九四
經學與史學……四九九
學問與功力……五〇二
纂類與著述……五〇六
著述與事功……五一一
性情與風氣……五一六
專家與通識……五二一
方法與門路……五二七

校讎與著錄……五三一
實齋學風之影響……五三四
實齋文字編年要目……五三五
附　袁簡齋……五五〇
簡齋論學語……五五一
汪容甫……五六一
容甫學述大要……五六一
附錄
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五七一

第十章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　許周生　方植之

焦里堂阮芸臺凌次仲　附　許周生　方植之……五八三
里堂傳略……五八三
里堂著述大要……五八三

里堂論性善……五八五
里堂論異端與執一……五九四
里堂論一貫忠恕……五九七
里堂論同異一多……六〇〇
里堂論漢學考據……六〇三
里堂論命……六一五
芸臺傳略……六一七
芸臺論學宗旨……六一七
次仲傳略……六三二
次仲與東原……六三三
次仲之復禮論……六三四
次仲之好惡說……六三九
次仲論愼獨格物……六四四

次仲論漢學流弊……六四六
次仲之史學……六五七
附 許周生……六五九
周生論學語……六六〇
方植之……六六九
方氏論學大要……六六九

第十一章 龔定菴 附 莊方耕 莊葆琛 劉申受 宋于庭 魏默深 戴子高 沈子敦 潘四農……六七七

一 常州莊氏……六七七
二 劉宋……六八一
三 魏默深……六八五
四 龔定菴……六八九

傳略……六九〇
定菴之論政……六九〇
定菴之論學……七〇七
五　戴子高……七一七
六　沈子敦……七一九
七　潘四農……七三〇

第十二章　曾滌生　附　羅羅山……七三九

傳略……七三九
曾氏學術淵源……七三九
曾氏之風俗論……七四九
曾氏之禮論……七五八
曾氏之文章論……七六七

附　羅澤南……七六九
羅氏學術大要……七七〇

第十三章　陳蘭甫　附　朱鼎甫……七七七

傳略……七七七
著書大要……七七七
東塾遺稿……七八二
東塾論漢學流弊……七八三
東塾所欲提倡之新學風……七九五
附　朱鼎甫……八一二
鼎甫論學語……八一二

第十四章　康長素　附　朱子襄　廖季平　譚復生……八二七
傳略……八二七
康氏之長興講學……八二八
康氏之新考據……八三八
康氏之大同書……八六五
康氏思想之兩極端……八八六
康氏之孔教論……九〇〇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九二七

自序

民國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國立北京大學，為諸生講近三百年學術史，因撮記要指備誦覽。迄今五載，粗成首尾。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於議政，故繼之以東林。

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遺緒。梨洲嗣軌陽明，船山接迹橫渠，亭林於心性不喜深談，習齋則兼斥宋明，然皆有聞於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確乎成其為故國之遺老，與乾嘉之學，精氣奪絕焉。

抑余治諸家書，猶多餘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爲淸顯宦，弟子潘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爲淸臣。梨洲晚節多可議。晚村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余讀其遺訓手迹，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翰苑也。船山於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幹濟，恕谷乃爲游幕。徐狷石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西河，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考據學也。復繼之以穆堂、謝山，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遺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鑊、富貴利達哉！

乾隆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爲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爲相則爲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爲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尤大不可」，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爲消遣神明之林囿矣。於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

漢學者必以詆宋學爲門面，而戴東原氏爲其魁傑。起而糾謬繩偏，則有章實齋，顧曰：「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爲之君者既不許其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充實齋論學之所至，亦適至於遊幕教讀而止，烏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萬一耶！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里堂、凌次仲皆途窮將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則龔定庵、曾滌生、陳蘭甫其選也。然而皆無以大變乎其舊，則亦無以挽世運於復隆。南海康氏起，大聲疾呼，學術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論，風俗有不暇辨，一切務以變法改制爲救亡，而託附之於保皇。是復欲以天下治亂爲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處而不過問，則徒爲兩敗之道也。

嘗試論之。中華之受制於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淸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薰陶，緜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彊，最鄙漢化爲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荄無傷

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故以玄燁、胤禛、弘曆踞其上，則幸而差安，以顒琰、旻寧、奕詝、載淳、載湉為之主，則終不免於大亂。而說者猶謂滿族入關，卒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論也。

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為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為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之日汙日下，則以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覈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却步，指為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為賢矣！

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己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己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適己意？亦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

我罪我，所不敢問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於北平之未學齋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第一章 引論

上 兩宋學術

近代學術導源於宋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宋。何以當始於宋？曰：近世揭櫫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峯、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於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愼修諸人，皆於宋學有甚深契詣。而於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於宋學之

高下淺深以爲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爲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宋學導源於唐之韓愈

然則治宋學當何自始？曰：必始於唐，而昌黎韓氏爲之率。何以治宋學必始於唐，而以昌黎韓氏爲之率耶？曰：尋水者必窮其源，則水之所自來者無遯隱。韓氏論學雖疏，然其排釋老而返之儒，昌言師道，確立道統，則皆宋儒之所濫觴也。嘗試論之，唐之學者，治詩賦取進士第得高官，卑者漁獵富貴，上者建樹功名，是謂入世之士。其遯跡山林，棲心玄寂，求神仙，溺虛無，歸依釋老，則爲出世之士。亦有既獲膴仕，得厚祿美名，轉而求禪問道於草澤枯槁之間者；亦有以終南爲捷徑，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闕者。要之不越此兩途。獨昌黎韓氏，進不願爲富貴功名，退不願爲神仙虛無，而昌言乎古之道。曰爲古之文者，必有志乎古之道，而樂以師道自尊。此皆宋學精神也。治宋學者首昌黎，則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安定泰山爲宋學先河

昌黎以來，唐之爲學者，亦無以大殊乎其昔。及乎五代，在朝爲馮道，在野爲陳摶，則仍唐人風氣也。言宋學之興，必推本於安定、泰山。蓋至是而師道立，學者興，乃爲宋學先河。史言：

神宗問安定高弟劉彝：「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業。……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

劉氏此言，不徒善道其師，蓋宋學精神，劉氏數言亦足盡之。所謂「道德仁義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學以異於進士場屋之聲律，與夫山林釋老之獨善其身而已者也。時孫門有石介徂徠，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三怪者，一曰文章，二曰佛，三曰老。此即進士場屋之與道、釋山林，彼皆無意於生民政教之事者。故安定湖學，分經義、時務兩齋，經義其體，時務其用也。慶曆中，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於太學。及皇祐，安定來太學主講，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蓋自唐以來之所謂學者，非進士場屋之業，則釋、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於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樹其體於我躬，必學術明而後人才出。題意深長，非偶然也。安定得伊川卷，大奇之，即處以

學職。而伊川於安定，終其身非先生不稱，於濂溪則字之曰茂叔而已。

高平與廬陵

華山濂溪非宋學眞源

安定同時有范仲淹希文，卽聘安定爲蘇州敎授者。泰山孫明復亦希文在睢陽掌學時所激厲索遊孫秀才也。安定、泰山、徂徠三人，既先後遊希文門，而江西李泰伯，希文知潤縣，亦羅致敎授郡學，朱子記李延平語，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貴王賤霸」者也。而希文在陝，橫渠張子以兵書來見，希文授以中庸，曰：「儒者自有名敎，何事於兵？」時橫渠則年十八矣。希文固以秀才時，卽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稱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稱之，謂范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王安石之於希文，亦推之爲一世之師。蓋自朝廷之有高平，學校之有安定，而宋學規模遂建。後人以濂溪爲宋學開山，或乃上推之於陳摶，皆非宋儒淵源之眞也。

宋代士大夫矯厲尙風節，既自希文啓之，而希文罷知饒州，尹師魯、歐陽永叔皆坐貶，自是而朋黨之論興。而永叔亦以獎引後進爲務，其語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故葉水心謂：「歐陽氏策，爲三代井田禮樂而發者五」，又稱其「以經爲正，而不汩於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也」。然則廬陵所以繼踪高平以爲宋學眉目者，豈僅於效法昌黎之爲古文而有意於闢佛云爾哉！全謝山爲宋元學案，首安定，次泰山、高平，

又次廬陵，蓋得之矣。

荊公與宋學

王安石介甫，亦出廬陵門。其先官淮南者四年，（二十二至二十五。）所爲淮南雜說出，一時相推以爲孟子。而介甫去淮南之翌年，（慶曆六年。）二程始見濂溪於南安。介甫極重安定，寄詩曰：「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何如哉！」介甫之於神宗，則所謂得行其志者。劉靜春謂：「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又曰：「後之君子，必不安於注疏之學，必不局於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舉。」以此評介甫，良爲諦當。「修聖人之經」，卽安定之經義其體也；「新天下之法」，卽安定之時務其用也。安定存其說於學校，希文、永叔、介甫欲見其續於朝廷，彼其措心設意，夫豈相遠？

二程與橫渠

明道上神宗陳治法十事，其要者若師傅、井地、學校、兵農諸大端，亦將以所發明聖人體用之學，施之政教，而返斯世於三代，以跨駕漢唐。伊川召見問治道，則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而橫渠尤醉心，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謂「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謂「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關、洛之學，亦不過曰不憑注疏而新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令而新天下之法，之二者而已。故荊公易說不在三經

內，說者謂荆公不恆意故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明道則謂：「王介甫行新法，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其爲害不至此之甚。」而介甫於橫渠，亦曰：「新政方行，欲求助於子載。」此皆北宋學術大體之可考見者。

北宋學術之兩大精神

率較言之，北宋學術，不外經術、政事兩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後，則所重尤在經術。明道嘗言：「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通變用之。君子既去，所用

王霸義利之辨

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洛學所辨，「王霸」之外，尤嚴「義利」，而會其歸於「天理人欲」。李延平所謂「大抵前輩議論麤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其間分別，蓋以洛學爲樞

兩宋學術之轉變

機也。迄乎南宋，心性之辨愈精，事功之味愈淡。東萊與朱子書，謂：「向見論治道書，其間欲仿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可次第擧也。儻人心未孚，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此正熙寧新法之所以敗，

東萊與南軒

而東萊慨切言之。張南軒則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謂其

「廣前聖之所未發，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自是學者爭務爲鞭辟向裏，而北宋諸儒一新天下之法以返之唐虞三代之意，則稍稍疏焉。故永嘉事功之學，爲考亭之徒所不喜。艮齋、止齋、

朱子

水心、悅齋皆好言周禮，而朱子則非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教學者非所宜先。」然王霸之辨，猶力持弗變，雖以龍川之斷斷力爭，朱子終不稍屈。則其一新天下之法令以返

宋學決非無爲

之三代之上者，如痿人之不忘起，瘖者之不忘言，固非絕然無意於斯也。近世論宋學者，專本濂溪太極圖一案，遂謂其導源方外，與道、釋虛無等類並視，是豈爲識宋學之眞哉！

鄙薄漢唐與新經義

「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此兩宋諸儒所倡王霸之辨也。既欲一新天下之法令，而鄙薄漢唐爲不足循，則經籍注疏之成於漢唐諸儒之手者，自亦無足存，而於是有所謂新經義之作。此不徒介甫爲之，兩宋諸儒，靡不爲此，思以易夫舊，而其事大成於考亭。既以爲三代周孔之道，晦塞於漢唐而復明於今日，則所以講誦傳述之者，有待

鄙薄漢唐與書院講學

於師道之興起，而其精神所寄，則微見於書院之講學。此自范希文、胡翼之已然，而荆公新法，亦汲汲以興學校頒新經義爲務，此固非偶然而爲矣。

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菴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

東林而始竭。東林者，亦本經義推之政事，則仍北宋學術眞源之所灌注也。

下　晚明東林學派

南宋以下書院之盛衰

南宋以來，書院講學之風尤盛。然所講皆淵源伊洛，別標新義，與朝廷功令漢唐注疏之說不同。及元仁宗皇慶中定制，改遵朱氏章句集注。明承元舊，又編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然後往者書院私人之講章，懸爲朝廷一代之令甲。亦猶夫熙寧之三經矣。功利所在，學者爭趨，而書院講學之風亦衰。其弊也，學者惟知科第，而學問盡於章句。

陽明良知學與科舉

陽明良知之學，即針對當時章句訓詁功利之見而發。其隨地講學之所，據年譜所載，有龍岡書院，正德三年在龍場。有貴陽書院，正德四年在貴陽。有濂溪書院，正德十三年在贛。有稽山書院，嘉靖三年在越。有敷文書院，嘉靖七年在兩廣。蓋亦南宋以來私家講學舊轍，與朝廷國學科舉生員之所治者，絕然異趣。而同時有湛若水，與陽明平分講席，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其師陳白沙。及陽明沒，而四方建書院以祀者尤夥。實則書院講學，明與朝廷功令相背。朱子自造章句集注，既與朝廷所頒十三經注疏及熙寧三經新義不同，而陽明所說，復與當時朝廷所頒五經四書大全有異。陽明之樹異於朱子，猶朱子當日所以樹異於漢唐諸儒。陽明之推本象山，亦無異於朱子之

推本伊洛。象山在明，伊洛在宋，亦俱非當時朝廷科擧之所尊也。就此一端言之，則朱子、陽明，所論雖異，意趣則一。故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朝廷皆曾以僞學申禁。而明世宗亦有詔毀書院之擧。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陽明卒後十年。由廷臣斥湛若水爲邪學也。顧一時學者建書院而講學之風，並不稍輟。萬曆間，張居正當國，痛恨講學，立意翦抑，欲遍撤天下書院。然不能盡毀。居正既敗，書院之風復起。其著者京師有首善，而無錫有東林。蓋書院講學，本已與朝廷功令異趣。而明之季世，朝綱不振，閹寺弄權。書院學者主持清議，遂益見忤而取禍。天下書院乃盡毀於魏忠賢之手。而東林尤爲一時主目，黨禍與國運相終。而言宋元明三朝六百年講學史者，亦以東林爲殿。然余觀明清之際，學者流風餘韻，猶往往沿東林。以言學術思想承先啓後之間，固難判劃。玆既粗擧宋明學術淵源大要，復略論東林學者講學大旨著於篇，爲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作先導焉。

東林書院之來歷

東林書院者，在無錫，宋政和間楊龜山從京洛南旋，僑寓講學之故址也。明萬曆中，顧涇陽、涇凡兄弟與同里高景逸，重事興起。四方學者聞風來會。以議朝廷政事招忌，天啓五年毀於魏忠賢。並著東林黨人榜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凡三百有九人。其後復重建道南書院，終崇禎朝，講學甚盛。其變則爲復社，又分

而爲幾社。蓋起萬曆，迄崇禎，與明相終始者凡五十餘年。然黃梨洲爲東林學案，凡著十七人曰：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錢啓新一本、孫淇澳慎行、顧涇凡允成、史玉池孟麟、劉靜之永澄、薛玄臺敷教、葉園適茂才、許靜餘世卿、耿庭懷橘、劉本儒元珍、黃白安尊素、吳覲華桂森、吳霞舟鍾巒、華鳳超允誠、陳幾亭龍正。其言曰：

> 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于域中，延于數世。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淸議所宗，禍之招也。然小人之惡淸議，猶黃河之阻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撑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黨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其議論最得正。故凡當時之趨聲逐響以依附東林者，不足爲東林病。而一時小人之口，

以爲亡國由於東林者，更不足爲東林辨。淸儒江陰陳鼎定九，有東林列傳二十四卷，網羅人物達一百八十餘人。啓、禎兩朝事，大略可觀。此篇則第據梨洲學案，粗陳當日書院諸儒講學宗旨，著其在明淸間之影響。至於行事之詳，與夫風聲之播而及於政治氣節者，均不能備也。

東林講學大體

蓋東林講學大體，約而述之，厥有兩端：一在矯挽王學之末流。一在抨彈政治之現狀。

東林辨王學

宋明理學，至於陽明良知之論，鞭辟近裏，已達極度。而王學自龍谿、泰州以後，風被既廣，流弊亦顯。東林諸儒起持異議。於陽明天泉證道「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辨難尤力。關於天泉證道「四句教」之是非，余有「王守仁」一小冊，收編商務萬有文庫，論及頗詳，可參看。涇陽之言曰：

一辨無善無惡心之體

> 夫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去惡去其本無。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也。……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不可得也。羅念庵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使

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鴆毒。「四有」之語，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學案卷五十八東林一涇陽論學書與李孟白。）

梨洲謂：「涇陽深慮當時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則涇陽教法，仍是陽明「立誠」宗旨，所謂「殺人從咽喉處下刀」。後人之樂趨便易，冒認自然，皆所謂「僞良知」，與陽明立教本訓無涉也。惟當時王學末流，憑藉「無善無惡爲心體」之說，猖狂妄行，則涇陽之說，對證下藥，實爲有力。錢啓新曰：

> 「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為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至蔓延為害。（學案卷五十八涇陽小傳。）

可見「無善無惡」一辨，實當時東林講學宗要所在也。

二　辨工夫與本體

推擴「無善無惡」一辨而爲引申，則有「本體」與「工夫」之辨。涇陽已引羅念庵、王塘南說謂

「學者以虛見爲實悟，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爲外道」。蓋王學末流僞良知之流弊，洵有然者。而東林講學，則一反其說，故其教法亦以工夫爲重。高景逸云：

> 不患本體不明，只患工夫不密。（學案卷五十八。）

此殆爲東林學者一普遍之信仰。而暢論之者有錢啓新。梨洲述之曰：

> 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夫性爲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故但有知性而無爲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性，失之矣。（學案卷五十九錢一本傳。）

啓新之說，極似梨洲同門陳乾初。（乾初學說詳後梨洲下。）梨洲於乾初不能相契，故於啓新「性固天生亦由人成」之說，未盡首肯。而余考梨洲、乾初同時如王船山，其論性亦暢發「日生日成」之理。（亦詳後。）總之皆由虛實之辨、本體工夫之辨一貫而來。此則清初學術新趨，由東林開其端也。同時東林學者持本體工夫之辨者尚有史玉池。其言曰：

> 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卽無本體。樊遲問仁時，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飢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以此爲當下，却便同於禽獸，豈不是陷人的深坑？按：此卽船山「庶民禽獸」之論也，詳下船山章。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今人居常處順，也能恭敬自持，推誠相與。及到利害、榮辱、毀譽、生死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是假的，却不是真工夫。不使真工夫，却沒有真本體。沒有真本體，却過不得關頭。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人都是見成的聖人，纔學便多了。聞有忠節孝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亂，沒奈何却一刀自刎。此是恁的自然，恁的當下，恁的見成聖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親切工夫，錯認了却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學案卷六十。

此論「自然」與「工夫」之辨，「當下」與「關頭」之辨，其意皆承涇陽，而與以後船山、乾初之論亦極似。惟言心不言性，故梨洲頗稱之，曰：

三辨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

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卽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眞本體也。卽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

其後梨洲晚年自序學案，又謂「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則是本體工夫之辨，梨洲與東林諸儒議論亦合也。

與辨工夫本體大意相近者，尙有「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之辨。蓋蔑棄氣質而空言義理，正與蔑棄工夫而高談本體同病，說雖高而不免於懸虛，若求切實下工夫處，捨氣質莫由也。故論學苟側重工夫，則論性自著眼於氣質矣。錢啓新謂「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其論以後暢發於陳乾初、王船山、顏習齋諸人。要之果走實路，下實工，則決不致蔑棄氣質而空言性善也。故啓新又言之，曰：

但知生之謂性，而不知成之爲性，卽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辟而闢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綫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稟於氣，又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安知不褻必爲堯、舜之志？此憂世君子不容不辨。

又曰：

程、張「氣質之性」之說，于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綫。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眼也。均見學案卷五十九錢啓新下。

孫淇澳亦論其事，曰：

性善，氣質亦善。以麰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

又曰：

荀子矯性為善，最深最辨。唐宋人雖未嘗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陰類之。

又曰：

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于天，成形于地，受變于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其為習，而強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均見學案卷五十九孫淇澳下。

此以宋儒氣質之性爲習，與顏習齋之說合；以宋儒氣質之性爲類荀子，與戴東原之說合。

東林與蕺山

凡清儒辨宋明理學諸大端，東林諸儒已開其緒，此又其一例也。論氣質之外無性者，北方王門有楊晉庵，河南人，亦與東林諸儒同時相往復。蓋東林學脈，本自陽明來。涇陽師薛方山，亦南中王門。而東林講學頗欲挽救王學末流之弊，乃不期然而有自王反朱之傾向。稍後劉蕺山講學山陰，獨標「愼獨」宗旨，論其大體，亦欲兼采朱、王，與東林無甚別也。清初學者，如太倉陸桴亭、容城孫夏峯，雖各有偏倚，而斟酌調停，去短集長，仍是東林以來舊轍。與陸隴其、李光地輩之狺狺爭門戶者不同焉。此爲東林學風影響及於清初之一事。

東林之清議

又一事則爲對政治之清議。涇陽嘗言之：

> 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

其弟涇凡，一日喟然而嘆。涇陽曰：「何嘆？」曰：「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爲之慨然。蓋明自萬曆以下，朝綱旣頹，

闇瑫日熾。憂時之士，激於濁世，出持清議。東林一唱，四方響應，亦自機運所觸，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東林當時所主持者，其一則曰明是非。涇陽嘗言之，曰：

一明是非立綱紀

> 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于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爲非，以非爲是，無所不至矣。學案卷五十八。

景逸亦言：

> 綱紀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學案卷五十八。

二斥鄉愿進狂狷

而是非之本，則在吾心之好惡。故欲明是非，須辨心術。東林諸賢皆深斥鄉愿而進狂狷，卽辨心術以明是非之本也。劉靜之云：

> 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學案卷六十。

錢啓新云：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却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學案卷五十九。）

而涇凡則曰：

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為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為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學案卷六十。）

又曰：

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手弑君弑父，而自為惑重，實埋下弑父弑君種子。（卷六十。）

自此引申，則重氣節，尙名檢，尤爲東林講學特色。涇陽有言：

史際明（玉池）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為世詬也。」（卷五十八。）

東林氣節之實踐

而劉靜之論此尤激切，其言曰：

> 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後世以是為非，指醉為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矯枉。蓋以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卷六十。

又曰：

> 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卷六十。

薛玄臺曰：

> 世風衰微，不愛著節太奇，而愛混同一色。

故東林精神，即在分黑白，明是非，肯做忤時抗俗事。不畏禍，不怕損名，不肯混同一色，不願為鄉愿。而結果則為羣小所彈射。劉本孺謂高景逸曰：

> 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卷六十。

此語可見東林之風節。倪元璐有言：「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大都持高明之幟，

綜論東林學術源流

東林淵源陽明

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獧則不可。」東林列傳卷八。此則東林之定評也。涇陽初成進士，適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齋醮，同官代署涇陽名，涇陽聞之，馳往削去。其嶽嶽之概，已爲他日書院講學張本矣。而高景逸之從容就義，黃白安之慷慨赴難，吳霞舟之節烈，華鳳超、陳幾亭，據東林列傳卷十一，幾亭絕粒死。之堅貞，皆眞鋼百鍊，無媿於顧涇陽所謂節義之眞，非血氣之可亢而至者。晚明啓、禎之際，忠烈接踵，不得謂非東林講學之效。陳幾亭所謂「上士貞其身，移風易俗」，卷六十一。東林有之。流風未沫，及於淸初，如顧亭林之耿介，李二曲之堅卓，其人格之峻，操持之高，皆東林之嗣響也。

抑余謂東林言「是非」、「好惡」，其實卽陽明「良知」、「立誠」、「知行合一」之教耳。傳習錄下：「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聖人之學，只是一誠。」又傳習錄上：「大學指箇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知行本體原是如此。」惟環境既變，意趣自別，激於世緣，遂成異釆。若推究根柢，則東林氣節，與王門良知，實本一途。東林所以挽王學末流之弊，而亦頗得王學初義之精。東林之淵源於王學，正猶陽明之啓途於考亭也。惟東林諸儒言政治，其在當時所謂繫心君國者，則不過裁量人物、訾議時政而止。及乎國脈既斬，宗社既覆，隄崩魚爛，無可挽救，乃又轉而探討及於國家興亡、民族盛衰之大原。如亭林、梨洲諸人，其留心實錄，熟悉掌故，明是導

源東林。而發爲政論，高瞻遠矚，上下千古，則又非東林之所能限。吳霞舟有言：「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東林列傳卷十二。）東林在宗國未傾之前，故得以忠義自勵。清初則處大命滅絕之餘，轉期以經濟待後。學術流變與時消息，亦不得不爾也。而康、雍以來，清廷益以高壓鋤反側，文字之獄屢興，學者乃以論政爲大戒，鉗口不敢吐一辭。重足疊跡，羣趨於鄉愿之一途，則又非東林諸君子所欲知矣。高景逸有言：

> 嘗妄意以爲今日之學，寧守先儒之說，拘拘爲尋行數墨，而不敢談玄說妙，自陷於不知之妄作。寧稟前哲之矩，硜硜爲鄉黨自好，而不敢談圓說通，自陷於無忌憚之中庸。積之之久，倘習心變革，德性堅凝，自當恍然知大道之果不離日用常行，而步步蹈實地，與對塔說相輪者遠矣。（卷五十八。）

此數語者，儼然與顧亭林論學所標「經學卽理學」及「行己有恥」二語相似。景逸又謂：

> 姚江之弊，始也掃聞見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掃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修。（卷五十八。）

則又頗與梨洲所謂「讀書不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博而不反之於吾心，則爲俗學」之

二語者相通。蓋東林承王學末流空疏之弊，早有避虛歸實之意。惟東林諸賢之所重在實行，而其後世變相乘，學者隨時消息，相率以「實學」爲標榜，而實行顧非所重。捨實行而言實學，則非東林之所謂實學也。既不足以言「修」，亦不足以言「悟」，亦非所謂「寧守先儒尋行數墨」之義。蓋清初諸儒，尚得東林遺風之一二。康、雍以往，極於乾、嘉，考證之學既盛，乃與東林若渺不相涉。東林之學，起於山林，講於書院，堅持於牢獄刀繩，而康、雍、乾、嘉之學，則主張於廟堂，鼓吹於鴻博，而播揚於翰林諸學士。其意趣之不同可知矣。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於明末諸遺老；自諸遺老上溯東林以及於陽明；更自陽明上溯朱、陸以及北宋之諸儒，求其學術之遷變而考合之於世事，則承先啓後，如繩秩然，自有條貫，可不如持門戶道統之見者所云云也。余故述近三百年學術，而先之以東林，見風氣之有自焉。

實行與實學

東林與乾嘉

東林遺響

余又考無錫東林道南一脈，自鼎革以來，尚緜綴不驟絕。主其事者有高彙旃世泰，乃景逸從子也。一時大儒碩望，南方如太倉陸桴亭，北方如關中李二曲，皆來講學。而河北有容城孫夏峯，浙東有山陰劉蕺山，其學風所被，幾分中國，迹其先皆與東林顧、高聲氣相肸蠁，蓋亦聞東林之風而起者。即謂清初學風盡出東林，亦無不可。而徽歙之間

無錫之共學山居

有吳愼徽仲、施璜虹玉，皆游東林，事彙旃，歸而唱紫陽、還古兩書院，爲乾、嘉徽州經學之導源；與浙東證人、姚江爲後來史學淵藪者，同爲清學極盛時之兩大幹；則書院講學之影響於清學者仍非淺也。（彙旃崇禎中督學湖南，船山以文受知，今集中稱「吾師」，詳羅正鈞船山師友記，則東林流風餘韻，被及湖湘矣。）而東林自高彙旃後有高紫超愈，爲景逸兄孫，傳其遺緒。同時有顧昀滋培、顧恆惺鏊，相與築共學山居於無錫之錫山，習景逸靜坐法。儀封張伯行撫吳，來講東林，二顧持論不屈。伯行雖鼎貴，無以難也。一時聞風來者不下百餘人。（全謝山鮚埼亭集劉獻廷傳跋：「繼莊生平所講學之友，嚴事者，曰梁谿顧昀滋、衡陽王而農。」昀滋爲當時學人推崇如此。）其後從學者患舉業之妨功，而授徒者率以舉業不獲教弟子以正學，遂謀鳩聚諸友別買田爲力耕代館之計。並相約罷應舉，停處館，卒拮据大困，而共學山遂他屬。自是而東林之脈亦絕。夫書院講學，其事本近於私人之結社，苟非有朝廷之護持，名公卿之提獎，又不能與應舉科第相妥洽，則其事終不可以久持。清廷雖外尊程、朱，而於北宋以來書院講學精神，本人心之義理，以推之在上之政治者，則摧壓不遺餘力，於是錫之東林，以及浙之姚江，徽之紫陽，往昔宋、元、明以來書院講學之遺規盡墜。則共學山居之廢，固不僅東林一脈廢興所繫而已。考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轉變者，於書院之興廢及其內容之遷革，誠不可不注意也。

第二章 黃梨洲 附 陳乾初 潘用徵 呂晚村

傳略

黃宗羲，字太冲，學者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生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年八十六。其父尊素，東林名士，爲魏閹所害。莊烈帝卽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訟冤。至則逆閹已磔，與許顯純、崔應元對簿，出長錐錐顯純，卒論二人斬，遂顯名。以遺命從劉蕺山遊。（時年二十。）崇禎十七年，甲申，北京陷，福王立於南京。先是，戊寅，馬士英起用，欲漸援阮大鋮。宜興陳貞慧、甯國沈壽民、貴池吳應箕諸人，作南都防亂揭，斥大鋮。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孫杲居首；天啓被難諸家，推公居首；餘以次列名。及是，大鋮柄政，遂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名氏，欲盡殺之。會清兵至，得免。公踉蹌歸浙東。魯王監國，公糾子弟數百人隨軍江上，號「世忠營」。軍敗，走入四

明山，結寨自固。己丑，聞魯王在海上，赴之。明統既亡，公遂返里門，畢力著述。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有欲薦公者，公門人陳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乃止。未幾，開明史館，朝臣又薦公。詔督撫以禮敦遣，公辭老病，竟不赴。

學術思想之大要

一　梨洲論劉蕺山

梨洲學之傳統的方面

梨洲早年從學蕺山，自謂：「其時志在學業，不能有得，聊備門人之一數。天移地轉，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孤負爲不可贖。」（文案卷一惲仲升文集序，時戊申梨洲年五十九歲。）其後講學宗旨，專以發揮蕺山「愼獨」遺教爲主。嘗謂：

蕺山愼獨義趣

> 先師之學在愼獨。……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泰州王棟已言之：「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

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先儒曰：「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為：「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為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為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必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文約卷四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此論劉學要旨，厥有三點：一曰氣質以外無義理，此所以破宋儒相傳理氣二元之誤，與稍後王船山、顏習齋所論，若相爲桴鼓。旣主義理因氣質見，卽不認因情見性、離心言

善之說，而主性善亦卽由心與情之已發者見之。其後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卽力闡此義。二說雖造語有異，而論旨則一。其言本體如此，而言工夫則曰愼獨。欲人於主宰本源處用力，而不以「審幾於動念之初」者爲是。梨洲又言之，曰：

> 愼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蓋離氣無所謂理，離心無所謂性。明儒學案卷六十二蕺山學案。

蓋必辨義理卽在氣質之中，性善卽由心與情之已發而見者，所以救當時言本體墮於恍惚懸空之病。必主工夫在收斂與主宰上用力者，所以矯當時言良知主張現前具足之弊。此爲梨洲對於蕺山學說之發揮，亦可認爲梨洲講學宗旨所在也。

劉學之用意

二　梨洲論王陽明

梨洲本此論陽明，則謂陽明：

陽明致良知一語之眞訓

「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個分曉之非。乃後之學者，測度想像，求見本體，只在知識上立家儅，以爲良知，則先生何不仍窮理格物之訓，先知後行，而必欲自爲一說耶？（學案卷十姚江學案。）

又曰：

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下卽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鶩，務華而絕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覺其非而

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卽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卽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學案卷首師說。）

陸王毫釐之辨

此謂「求本心於良知」，卽就流行見主宰之說也。謂「合致知於格物」，卽本氣質見義理之說也。梨洲於明儒最尊陽明，且謂：「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學案卷首師說。）而於王門順應、歸寂兩派之爭，則頗袒江右羅念庵、聶雙江，側重本體一邊。蓋梨洲論學，兩面逼入。其重實踐，重工夫，重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墮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倡狂一路，專任自然，卽認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放任以爲道也。惟梨洲最要見解，厥在其晚年所爲明儒學案序。

梨洲論學之兩面

三　梨洲晚年思想

梨洲明儒學案成書在丙辰（康熙十五年。）之後，梨洲已年六十七。及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北地賈醇菴梓行

明儒學案序

其書，翌年癸酉，梨洲乃作此序。時已八十四歲。年譜卽記於壬申八十三歲時，誤也。老病不能書，口授其子百家書之。越兩年八十六歲，梨洲卽卒。誠可謂梨洲晚年之定論也。其文曰：

>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

梨洲言心學之三新義

此與自來講心學者，有絕可注意之異點。從來言心學多講本體，而此則重工夫，一也。從來言心學多著意向內，而此則變而向外，二也。從來言心學多重其相同，而此則變言萬殊，三也。且不僅與從來言心學者異，卽梨洲平日論學，亦與此序議論顯有不同。梨洲雖言離心無所謂性，然既主蕺山之愼獨，則不得謂「心無本體」。梨洲雖極重工夫、重行，然既主愼獨工夫愈收斂則愈推致，欲在主宰上覺有主，卽工夫須從本體生，又不得

謂「工夫所至卽是本體」矣。且梨洲明儒學案於諸家學術，各有評騭，要以陽明致良知、蕺山愼獨之說爲主，初未嘗不欲於萬殊中立一定局，使後之學者出於一途。而此序則謂「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頗以執定成局、出於一途者爲非。則梨洲個人見解，實自有變。自學案成書迄於晚年作序，相隔已在十五年外，古人學與年俱進，宜乎梨洲之別闢新解矣。余考陽明晚年思想，一見之於其與顧東橋書所謂拔本塞源之論，再見之於王龍谿、錢緒山天泉橋證學之所謂四句敎，三見之於其答聶文蔚書所謂「必有事焉」之說。詳見余著「王守仁」，收萬有文庫。凡所云云，若以梨洲學案序推說，皆可會通。則梨洲晚年思想，實較其拘執蕺山愼獨之訓者遙爲深透也。

梨洲陽明晚年思想之會通

四　梨洲經史之學

梨洲講學，初不脫理學家傳統之見。自負爲蕺山正傳，以排異端、闡正學爲己任。至其晚年而論學宗旨大變，備見於其所爲明儒學案序。然此特就其爭門面、爭字句處看則然耳，其實梨洲平日講學精神，早已創闢新局面，非復明人講心性理氣、講誠意愼獨之舊

梨洲學之創闢的方面

規。苟略其場面，求其底裏，則梨洲固不失為新時代學風一先驅也。全祖望論之云：

講堂錮疾與經史實學

> 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為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為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源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為之一變。（甬上證人書院記。）

博綜與實證

蓋往昔理學家精神，在單純，在切己，其長為能徹底而敦實踐。然重行不重知，其弊則流而為空疏，為虛妄。流弊既著，後起者矯之以務博綜，尚實證。此晚明遺老之為學皆然，故能巍然為時代所宗師。雖其對理學傳統上嚮背之見解，各有不同，而其務博尚實之風，則靡不同。梨洲自負得理學正統之傳，而其為學之務博綜與尚實證，則固畢生以之，不俟乎晚年之改悟。故論新時代學風之開先，梨洲之影響，實在此不在彼也。

梨洲為學方面之廣，全謝山極稱之，謂其：

> 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張載）之禮教，康節（邵雍）之數學，東萊（呂祖謙）之文獻，艮齋、（薛季宣）止齋（陳傅良）之經制，水心（葉適）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梨洲先生神道碑。）

其言良非虛譽。梨洲亦自言之曰：

> 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同上

其前一語，正所以開時代之新趨，後一語則仍歸宿於傳統之舊貫，是爲梨洲論學之兩面。故梨洲爲學，門路雖廣，而精神所注，則凝聚歸一。蓋欲以博雜多方之學，融成精潔純粹之知。以廣泛之智識，造完整之人格。內外交養，一多並濟。仍自與後之專尚博雅者不同也。故梨洲論學極重統整，而不主分析。嘗謂：

多方面之統整

道學之末流

> 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夫一儒也，裂而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為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為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某雖學文而不能廢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洒掃先師蕺山之門，而浸淫於流俗。絃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文定前集卷一留別

海昌同學序，文成於康熙十五年丙辰，梨洲年六十七。

其意實欲治文苑、儒林、道學於一爐，重復古者儒之大全。其願力之宏，氣魄之大，良可嘆敬。且梨洲之意，猶不僅此。梨洲又言之，曰：

>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為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文定後集卷三弁玉吳君墓誌銘。文成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梨洲年七十七。在海昌序後十年。

梨洲與顧顏

此則欲推學術、事功而一之，猶不僅儒林、文苑、道學之合轍而已也。其論頗似顏習齋，而亦有其異。習齋感慨於俗學之泥腐，乃欲絕去文字書册以為學，而梨洲不然，其異一也。習齋尊古，其極不達於時務而去事功仍遠，梨洲亦不然，其異二也。然則梨洲所謂儒之大全，將以經史植其體，事功白其用，實踐以淑之身，文章以揚之世。其意趣之閎

大，規模之恢偉，固足以掩顧、顏而上之矣。同時顧亭林論學，與梨洲異趣。其言曰：「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學、行分成兩橛。是「博學」爲一事，而「行己」又爲一事也。梨洲之說，若使學者汗漫無所依循。而其後考證之學，乃專趨亭林博學一邊；至於行己則「有恥」已得，不復深求。若自梨洲言之，則讀書多而不反求之心，仍不免爲俗學也。

浙東學之三段

惟會稽章實齋於乾、嘉考證學極盛之時，獨持異論。謂：「浙西（指顧）尙博雅，浙東（指黃）尙專門，各有其是。」而謂「爲學須本性情」，自謂即陽明良知薪傳。其言足爲梨洲扶翼。若爲學而一本諸性情，則即是陽明拔本塞源論宗旨。而梨洲所謂讀書多必求之於心者，若以實齋說爲發明，即在使人自求之於其性情之誠，則博約可以兼盡。統整之中，仍不害有分析之精；而專家之學，亦自與梨洲所譏爲纖兒細士者不同矣。故余謂晚近世浙學，基址立自陽明，垣牆擴於梨洲，而成室則自實齋。合三人而觀，庶可以得其全也。

梨洲經史學之創獲

梨洲經學，極多創獲，有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其弟宗炎（晦木）著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又圖書辨惑二卷，又辨太極圖說。同時如朱彝尊、毛奇齡，皆辨易圖，而德清胡渭遂有易圖明辨之作。卷末備引梨洲易學象數論一序，足證其思想上之淵源。而梨洲於史學，尤爲有最大之創闢。其言曰：

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

蓋梨洲以多讀書與反求之心二語，爲體用之兼盡，而讀書又分經史二途論體用也。其明儒學案，爲學術史不磨之創作。所著明末史料亦極富。梨洲治史，特點有二。一曰注意於近代當身之史。嘗言其父忠端公被逮，謂之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遂自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據全祖望神道碑。此等處可悟明末遺老史學，實自東林導源也。又曰：

> 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衆矣，顧獨藉一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補歷代史表序。

然季野明史之學，實受於梨洲。此其治史注意於當身現代之史，異於後之言史多偏於研古者一也。二曰注意於文獻人物之史。其自爲文定凡例有云：

> 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庵、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庵、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氏，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梨洲之天算水地學

此其治史注意於文獻人物，異於後之言史多偏於考訂者又一也。此種重現代、尊文獻之精神，一傳爲萬季野，再傳爲全謝山，又傳爲邵二雲、章實齋。浙東史學，遂皎然與吳、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並峙焉。梨洲又究心天算之學，著授時曆故等諸書。全祖望謂：「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不知公實開之。」（神道碑。）明史曆志由其審正而定。又著今水經，明史地理志多用其文。其究心地學，亦開風氣之先。綜斯以觀，梨洲論學，雖若猶承明人之傳統，而梨洲之爲學，則實創清代之新局矣。

五　梨洲之政治理想

關於明夷待訪錄著書動機之批評

梨洲父尊素名隸東林，身死黨獄。平日教子，亦以留心時政爲重。故梨洲政治興味，培養有素。明社既屋，興復之望既絕，乃始激而爲政治上根本改造之空想。此亦明末遺老一種共有之態度，而梨洲對政治理想之貢獻，則較同時諸老爲宏深。（其時如顧亭林注重各種制度實際之措施，王船山注重民族觀念之激勵，而梨洲則着眼於政治上最高原理之發揮，三家鼎峙，而梨洲尤爲盡探本窮源之能事。）其議論備見於所爲明夷待訪錄。梨洲自序，謂：「吾雖老矣，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豈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祕其言也！」近人章太炎以此深譏之。梁任公則謂待訪錄成於康熙元、二年，當時遺老以順治方殂，光復有

日，梨洲正欲爲代淸而興者設法。今考全祖望跋云：（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是書成於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沉之嘆，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其言與梁不同。（按：待訪錄成於梨洲五十四歲，實爲梨洲政治興味最後之成績。五十八歲重興證人書院講學，此後興趣，則轉入理學方面。全氏此說，頗爲近是。）又曰：（黃肖堂墓版文，鮚埼亭集卷二十二。）「黃肖堂與予讀明夷待訪錄，曰：『是經世之文也，然而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耳。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胸中者？則麥秀之悯荒矣。作者亦偶有不照也。』」謝山極稱之，謂是「南雷之忠臣，天下萬世綱常之所寄」。則章氏之論，昔人亦言之。惟考康熙己未，萬季野至京師，梨洲送之，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時已距待訪錄成書十五、六年。則梨洲之不可奪者不確如乎！（此全氏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語。）亭林詩亦云：「未敢慕巢由，徒誇一身善。窮經待後王，到死終黽勉。」亡國遺臣之不能無所待者，正見其處心之愈苦耳。待訪錄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勿盡出。（亦見全氏跋。）今傳刻本凡二十一篇：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學校　取士上下　建都　方鎮　田制一二三　兵制一二三
財計一二三　胥吏　奄官上下

待訪錄議論之一斑

其原君、原臣諸篇，發明民主精義，已爲近人傳誦。其原法篇云：

三代以下無法，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子孫之不能保，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其置相篇云：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攝政，以宰相而攝天子，亦不殊於大夫之攝卿，士之攝大夫耳。後世君驕臣諂，天子之位始不列於卿、大夫、士之間。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

其學校篇云：

> 學校所以養士，然其意不僅此，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

皆與原君、原臣兩篇用意相足。其他諸篇，亦皆對政治上幾種重要問題加以根本之討慮。蓋東林之議政，不過人物賢奸，出處忠佞而止。迄乎梨洲之時，則外族入主，務以芟薙為治，賢奸忠佞之辨無所用。一二遺老，留身草澤，驚心動魄於時變之非常，遊神太古，垂意來葉。既於現實政治，無堪措慮，乃轉而為根本改造之想，以待後人。此亦當時一種可悲之背景有以釀成之也。今讀其書者，驚其立說之創闢，而忘其處境之艱虞，則亦未為善讀古人書矣。

梨洲同時幾位學者與梨洲思想之關係

梨洲可議處

謝山評梨洲，謂：

先生之不免餘議者有二：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即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

結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余謂梨洲可議者，尙有一種講學家習氣，尊傳統，爭門戶，正與謝山所擧黨人之習、文人之習二者，同爲不脫明末學人面目。故梨洲當日與並世學人爭學術異同，頗有過甚之處。然序而列之，可以證當時學風之趨向，亦可以見梨洲晚年思想蛻變之所由來焉。今學其尤要者凡三人：一曰陳確乾初，二曰潘平格用微，三曰呂用晦晚村。皆浙人也。

一　陳乾初

小傳

陳確，字乾初，海寧人。生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卒清康熙十六年丁巳，年七十四歲。（一六〇四——一六七七。）早年以孝友、文學有名。年四十，始與祝開美同受業於劉蕺山。乙酉之變，

蕺山、開美皆殉，先生棄經生業，著書山中。有大學辨、禪障、性解、學譜、葬論、喪俗、家約諸書，其餘雜著不下數十萬言。全謝山稱之爲「畸士」，謂「說經尤謣謣」也。（鮚埼亭集子劉子祠堂配享碑。）自六十左右得顫攣疾，拘困者十五載，足不及中庭。時人比之袁閎之土室焉。

乾初與梨洲之交游

梨洲乾初兩人之交誼

梨洲與乾初雖屬同門，然二人交游踪跡則殊疎。蓋生平晤對，惟有一次。在康熙五年丙午，梨洲年五十七，而乾初則六十三矣。乾初年四十，始從學於蕺山，四十二歲復與開美至山陰謁劉，是年蕺山、開美皆引義自盡。後乾初年五十左右，始著大學辨，五十四歲著性解、禪障諸篇。（以上據吳騫爲年譜。）而其時乾初、梨洲猶未相識。及丙午，梨洲至海昌，始與陸冰修嘉淑訪乾初。（此據梨洲年譜。）乾初已病顫攣者三、四年。梨洲謂「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是也。（語見梨洲所爲乾初墓誌銘。）吳騫爲乾初年譜，謂：「是時先生疾寖加，有友人偕陸冰修過先生，言劉伯繩將葬，（伯繩，蕺山子。）先生曰：『吾不能執紼引路，有負良友。』」所謂「友人」，即梨洲矣。後十一年，爲康熙十五年丙辰，梨洲重之海昌，欲訪乾初未果。

梨洲謂「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是也。語亦見乾初墓誌銘。而是年梨洲始見乾初所著性解諸篇，卽移書討論。首云：

>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來，不相聞問，蓋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時，而弟流離遷播，卽有病亦不能安居。今歲因緣得至貴地，竊謂得拜牀下，劇譚數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與願違，尚在有待。幸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南雷文案卷二與陳乾初論學書。

而翌歲乾初卽溘然物化，此兩人生平晤對惟得一次之證也。梨洲自言：「二十年來，不敢妄渡錢塘，渡亦不敢一月留。」此梨洲戊午六十九歲語，見與陳介眉庶常書，收文案卷二。而乾初自六十後，卽病不出。故以兩賢相待之切，相隔一水，而暮齒匆匆，始得一晤，卒不獲從容往復，相與極論，以究精微。而梨洲他年遂亦不免有「有負良友」之歎。此誠至可惋惜之事也。吳氏乾初年譜，著陳、黃相晤於順治三年丙戌秋，是時梨洲方入四明山，事敗，奉母避居化安山丙舍，而乾初亦奔波避亂，兩人無緣相見。丙戌乃丙午之譌。

乾初論學要旨及梨洲之意見

乾初論學，淵源蕺山，上溯陽明，而推極於孟子。發揮性善之旨，最多創見。年譜乾初

乾初論學之落落寡合

六十歲正月三日，設姚江、山陰兩先生像，拜奠呈性解兩篇，有祭陽明山陰兩先生詩。又有子輿篇云：「子輿稱性善，伯安合知行。卓哉二子言，吾道之干城。」可以見其嚮往矣。然乾初既多創闢，頗不爲並時學人所信。梨洲稱之曰：「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鬨，不顧也。」（南雷文定後集卷三陳乾初先生墓志銘。）則乾初講學之自憑心眼，別創新見，不滿從來理學家舊言套說，因亦不爲當時講理學者所喜，其概可想。

乾初說性善

乾初既深自韜晦，身後著述湮沉，不復爲人稱道。惟幸梨洲爲乾初作墓志，摘敍其遺說，猶可藉此考見乾初論學宗旨之一二而已。其尤要者在辨性善之意義。其說曰：

性善於擴充盡才後見

> 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迨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在

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不惟誣人，並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穮蔉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麰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

天人虛實之辨

又曰：

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為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

始終之辨

又曰：

氣質無不善不善是習

又曰：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

氣情才皆善

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性，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

本體之辨

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二曲集有答顧寧人先生書，往復凡三通，考證「體用」二字出處，當時學者於宋儒相沿習用之字，往往喜尋根溯源，發見其來自佛書、道經，非孔孟六籍之固有。此亦當時學風將變一共有之趨嚮。浙東、關西，乃爾暗合，亦一奇也。）故以為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為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為言本

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着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個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

又曰：

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以上均見南雷文定後集卷三陳乾初先生墓志銘。

天理與人欲之辨

此梨洲所記乾初論性善要旨也，其說蓋卽見於乾初所著性解諸篇。梨洲於乾初生前曾讀其說，意不謂可，遺書相討論。略云：

梨洲對乾初性善說之駁難

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絕無倚傍，絕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傳矣。弟尋繹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於先儒而隨聲為一鬨之辯。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為附和也。老兄云：「人性無不善，于擴充盡才後見之。」夫性之為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卽不加擴充盡才，

性善合下如是

而非有所滅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於善乎？老兄雖言「惟其為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為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即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即氣質之本性，離氣質無所謂性」而來。

氣質與人欲有辨

然以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于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惡可言寡耶？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南雷文案卷二與陳乾初論學書。）

乾初答書

梨洲此書在康熙十五年丙辰，乾初已年七十三歲，力疾作書答之。（據吳氏年譜。）其略云：

弟愚人也，何敢言學？惟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為之痛心。性解諸篇呈教，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惟有痛自刻責已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即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為學原

梨洲所爲乾初墓誌之第一稿

梨洲所爲乾初墓誌之第二稿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見南雷文定附錄。

越年，乾初作古，其子以誌銘屬梨洲。梨洲但以其子所作事實，稍節成文。語見文定後集所收墓誌，其稿不收於南雷各集，近人刻梨洲未刻文爲南雷餘集始有之。蓋梨洲不滿乾初論學之意，故其爲墓誌，初不詳述也。其後又云：「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懺前過。」遂爲乾初別作新誌，則爲今文定後集卷三所收。然其時梨洲於乾初論學宗旨，雖知愛重，猶未認許。故曰：

>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抵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文定後集陳乾初墓誌銘。

是梨洲之於乾初，不過謂「於先師之學，十得二三」而已。其下詳敍乾初論學語，已見上引。而繼之以批評，謂：

> 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

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

梨洲對乾初批評之先後轉變

南雷文案文定文約編集之年代

是梨洲仍守孩提性體之見，所以疑乾初者仍與丙辰一意。然於乾初之說，則愛重倍於其初，故曰「詳玩遺稿，方識指歸，多負良友，理其緒言以懺前過」也。余觀梨洲敍乾初論學語，大率即在性解諸篇，梨洲早已見及，初不以其說爲是，故爲乾初墓誌即未及。後乃覼縷述之，此已足證梨洲思想先後之變遷矣。梨洲年譜云：「公七十一歲自訂南雷文案授門人萬充宗校，鄭禹梅序。至七十九歲又自訂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曰南雷文定。後復欲芟爲文約。」文約於何年訂定，年譜不詳，今亦無可稽考。惟文案所收論學書多通，文定內即刪去，可證梨洲見解在此數年內實有變。乾初墓誌最先初稿當成於乾初卒後，梨洲七十歲前，正明儒學案初成之時。後自訂文案即不錄，蓋以其文不足存。而文案獨收與陳乾初論學一書。至後重爲乾初作新誌，收入文定，而丙辰與乾初論學書，文定即不收。此豈不足徵梨洲對於乾初論學見解先後轉變之消息乎？

梨洲所爲乾初墓誌第三稿文約之眞僞

而余考文約卷二亦載乾初墓誌，與文定所收文字又不同，是蓋梨洲爲乾初作墓誌之第三稿也。全謝山謂：「梨洲嘗欲合諸本芟定之爲文約，未成而卒。文約雕於鄭南谿，實非梨洲手裁。梨洲之文，其深藏不出者，蓋以有待，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見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南雷黃子大全集序。）又曰：「先生之文，累有更竄，故多與行世之本不同。」（謝山爲梨洲集補亡汰僞，定爲四十四卷，一以其晚年手迹爲據，惜其書未見。）據此，則今傳南雷文約，不盡可據。而乾初墓誌一文，則文約所收，似實爲梨洲最後定稿。比觀文定、文約兩誌內容，則梨洲對乾初之見解，又顯見不同。蓋梨洲讀乾初性解諸篇，當時遺書討論，所辯以爲未安者凡有二端：一爲性體之辨，一爲天理人欲之辨。及文定所收乾初墓誌第二稿，天理人欲一辨已略去不論，所持以爲未是者，只性善從擴充盡才後見一節。今文約所收乾初墓誌第三稿，則並此一辨去之。乃曰：

> 乾初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顧未嘗背師門之旨，先師亦謂之疑團而已。

據此言之，梨洲對乾初論學見解，逐步變遷，正見梨洲晚年思想之逐步轉換也。且文約乾初墓誌第三稿稱引乾初論學語，較之文定第二稿，刪節頗多，而開首特增一節，謂：

> 乾初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

卜度，至於心行路絕，便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為本體，同一案白。必欲求此本體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則工夫俱無著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

梨洲晚年思想與乾初論學之關係

是乾初擴充盡才後見性善之論，梨洲已加肯認而為之闡述矣。繼此而往，乃有「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為本體」之說。是梨洲晚年思想之轉變，固與乾初有關係也。

梨洲平日論學，以蕺山薪傳自負。於獨體、意根諸說，持之甚堅。雖蕺山有云：「心以物為體，離物無知。」又云：「通天地萬物為一心，更無中外可言。體天地萬物為一本，更無本心可覓。」可視為梨洲「盈天地皆心也」一語之暗示。而蕺山又云：「學者只有工夫可說，其本體處直是著不得一語；纔著一語便是工夫邊事。」亦可視為梨洲「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是本體」一語之前影。然若循此推索，則此等意見之包蘊，於陽明語錄中已有之。大凡一種學術思想之特起，於其前一時期中，無不可尋得其先存之跡象。而即其特提與重視，已足為別闢一新局面之朕兆矣。故余謂梨洲晚年學案一序，所謂「盈天地皆心，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是本體」云云，不得不謂是一極大轉變，又

不得不謂其受同時乾初之影響者甚深。即乾初論學，亦何嘗不自蕺山、陽明出？亦惟其特提與重視之轉移，即足以推證其思想之變遷也。梁啓超近三百年學術史謂：「乾初與梨洲同門，而生前論學往往不合，梨洲亦不深知乾初。南雷集中乾初墓誌銘兩篇，第一篇泛敍庸德而已，第二篇始摘出其學術要點。自言『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懺前過』，梨洲服善之誠實可敬。」今按：今南雷集兩篇，均即所謂「理其緒言，以懺前過」者，並不是一篇泛敍庸德，別一篇纔論學術。梁氏只讀文約改定稿，未看文定原稿，因誤認文定原稿爲泛敍庸德，而不知應別有一篇泛敍庸德者，早經梨洲削去，在現行南雷各集中，早已不見也。

梁氏學術史之誤

乾初大學辨要旨

大學辨之本子

乾初論學要旨，除見於上述性解諸篇外，復有大學辨，亦爲有力之創見。書無刻本。吳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一謂有朱巢飲鈔本，並附跋兩通。余見其書於北平圖書館，並有吳兎牀印，蓋即拜經樓原物也。文長三千四百餘言，其要旨如次：

大學辨要旨

一　大學首章非聖經，其傳十章非賢傳。

二　大學兩引夫子之言，則自「于止」、「聽訟」兩節外，皆非夫子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外，皆非曾子言可知。

三　大學決非秦以前儒者所作。

四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言，皆脫胎帝典。帝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凡七句，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簡切；然帝典「克明」句

五　下貫一「以」字，便文理燦然，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則為不通。「明、親、至善」之言，皆末學之夸詞，偽士之膚說。古人之學，未嘗顓言「明」，而大學首言「明明」，固已倍矣。且古之君子，有以民飢民溺為己責者，有以一夫不被澤為恥者，又有簞瓢陋巷以自樂者。今使推高禹、稷、尹為大人之學，而貶絕顏子為小人之學，則可笑矣。「至善」未易言，「止至善」尤未易言。

六　未至而「知止」，如弗知而已，何遽言「定、靜、安、慮、得」之可易言乎？且其所謂知止者，謂一知無復知者耶？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事有事事之知止；一時有一時之知止，時時有時時之知止者耶？如其然也，則今日而知止，則自今日而後，而定、靜、安、慮、得之無不能，不待言也。脫他日又有所謂知止焉，則他日之知，非卽今日之所未知乎？是定、靜、安、慮、得之中而又紛然有所為未定、靜、安、慮、得者存，斯旨之難通，不待其辭之畢矣。大學之所謂知止，必也其一知無復知者也。一知無復知，惟禪學之誕有之；聖學則無是也。君子之於學，終身焉而已。則其於知也，亦終身焉而

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聰明知識可以臆而盡之也。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為吾無遺知焉者，則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貫通而釋然於天下之事之理之日？君子之於道也，亦學之不已而已，奚以誇誕為哉！禪家之求頓悟，正由斯蔽。

七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尤非知道之言。古人之慎修其身，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孟子之釋恆言，提一「本」字，何等渾融！大學紛紛曰「欲」、曰「先」，悉是私偽，何得云誠！

八　「正心」以往，益加舛謬。既言正心，不當復言「誠意」。既先誠、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與意，固若此其二乎！

九　大學之所謂「誠」者非誠。凡言誠者，皆兼內外言。中庸言「誠身」不言「誠意」，誠只在意，卽是不誠。朱子之解「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心之所發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齊、治、平也。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齊治平焉者，則是心之所發猶虛不實也，而何以謂之誠乎？故曰：「誠者非自成

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並兼物言。故言誠可不更言正、修、齊、治、平。

十　所謂「致知」、「格物」者，卽以吾心致之、格之。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後，正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

十一　複說「格物」一節，詞益支蔓。其「本亂」一節，文勢亦同。此並是後儒靡靡之習。

十二　大學言知不言行，必為禪學無疑。雖曰親民，曰齊、治、平，若內外交修，並是裝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學。

十三　諸儒之言，固無有弗合，而有弗合者，徒以大學之故。山陰先生稱：「前後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說非不備，求其言之可以確然俟聖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見。」何則？惟大學之誣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

十四　程子言主敬，陽明言致良知，山陰先生言慎獨，一也，皆聖人之道也。而以之說大學，則不可合。故陽明之言致良知，山陰之言慎獨，非以疏「格

致」，特以吾學所得救大學之敝。救之而無可救，弗如黜之。

大學非秦前書

此乾初大學辨要義也。其言三綱領本之堯典，八條目本之孟子，而語意均不如堯典、孟子之精湛，所辨極允。尚書終秦誓，此似秦博士爲之，而大學引焉，則乾初謂大學決非秦以前儒者作，亦審也。

大學辨與朱王論學異同

然大學辨最要議論，厥在其辨「知止」一事。乾初已不信有所謂理者，可以賅備天下古今事物之變而無遺，既無賅備天下古今事物之變而無遺之理，即無賅備天下古今事物而無遺之至善。吾心之知，既不足以知此賅備天下古今事物之變而無遺之至善以爲止境，而使吾可以爲定、靜、安、慮、得之憑藉，則爲學眞血脈，惟有憑我良知，知到這裏即行到這裏，爲逐層之上進。而朱子格物補傳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實爲永難到達之一境。若必如此而後可以爲知致，而後可以言意誠心正，則必意永無由誠，心永無由正，而修、齊、治、平，亦遂永無由入手矣。梨洲極重陽明致良知，謂「致字即是行字，以救後人懸空求理，專在知上討分曉之非」。其實乾初辨大學，正是陽明良知學一極好之助論也。

梨洲對大學辨批評之先後轉變

然梨洲於乾初辨大學，初未是認。丙午爲劉伯繩墓誌銘見文案卷二。有云：

子劉子沒，宗旨復裂，海寧陳確乾初，以大學有古本，有改本，有石經，言人人殊，因言大學非聖經也。自來學問由正以入誠，未有由誠以入正者。孟子言「求放心」，夫子言「志學」、「從心」，其主敬工夫從心始，不從意始。

其下即詳述劉伯繩駁語。朱彝尊經義攷亦云：「大學辨始成，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父、山陰劉汋伯繩、仁和沈蘭先甸華、海鹽吳蕃昌仲木，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梨洲蓋猶不越當時一鬨之見耳。後梨洲改爲乾初墓誌，即文定所收。於其疑大學一節，減而不載，足證其時猶不以乾初說爲然。直至文約定本，再改乾初墓誌，始一并敍及乾初疑大學之意，謂：

> 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於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即同門之友斷斷為難，而乾初執說愈堅，無不怪之者。此非創自乾初也，慈湖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為定論，然吾人為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

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不甚遠也。

此番議論，乃與學案序文開首數語全相一致。可知梨洲晚年，於其往昔牢執堅守之見解，爲理學傳統所必爭者，已漸放棄。其於乾初論學宗旨，傾倒之情，亦與年俱進也。然大學乃宋明六百年理學家發論依據之中心。梨洲以正學傳統自負，至此乃不免謂「更改與廢置相去亦不甚遠」，此見學術思想走到盡頭處，不得不變，儘有豪傑大力，亦無如何。乾初說經卓卓，固爲開風氣之先，而梨洲之虛心善變，其思想上之逐層轉換，逐層遷移，正足以說明理學將墜未墜時對於學者心理上所生一種最深刻精微之變化，誠爲考究當時學術史者一番極有意思之資料也。

二　潘用微

小傳

潘平格，字用微，慈谿人。生卒年不可考。據毛文強潘先生傳：「康熙癸丑，始於萬季

野處得先生書數帙，一見而嗜之」，似其時已卒。毛傳又云：「先生十五、六歲時，輒以豪傑自命。二十歲從事程、朱之學，越五年，又從事王、羅之學。繼又從事老、莊者半載，禪學者二年。而知其皆不合於孔、孟之道，是時年三十八。」其著書有求仁錄十卷、著道錄十卷、四書發明六卷、孝經發明二卷、辨二氏之學二卷、契聖錄五卷。將卒，授其遺書於高第弟子慈水顏長文曰彬。四明毛文强孝章寫副入京師，康熙丁酉，鄭義門見之，爲刻求仁錄。他書傳否無考。

潘用微之陸釋朱老論

潘用微軼事

李恕谷記萬季野自述有云：

吾少從黃先生遊，聞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陸子禪」，怪之。往詰其說，有據。同學因轟言予叛黃先生，先生亦怒。恕谷後集萬季野小傳。

又曰：

某少受學於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老」，

慄然於心。既而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學記恕谷曰。按：季野年六十五而卒，豈得云「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耶？恕谷語微有誤，而大體則可信。）

梨洲駁用微

今南雷文案卷二，有梨洲與友人論學書，專駁潘用微。謂：

潘用微議論，某曾駁之於姜定菴書。或某執成見，惡其詆毀先賢，未畢其說，便逆而拒之。陳君采云：「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皂隸，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某之於用微，焉知其不出於此也？平懷降志，反覆用微之指要，而後知前書之終不為謬。

萬季野與鄭禹梅父子對用微之折服

全謝山鮚埼亭集謂「南雷最斥潘氏用微之學，嘗有書爲萬徵君季野駁之，凡數千言」。此友人蓋卽季野也。至與姜定菴書則已不可見。然梨洲之於用微，雖嚴斥深排，而季野固未心悅。乃至置理學不講，去而窮經。鄭義門序求仁錄，亦謂「幼聞先子稱潘氏學甚貫串」。義門父鄭梁禹梅，初見梨洲，自焚其稿不留一字，而名以後稿曰見黃稿，其佩服如此，然於潘氏亦持平論。義門築二老閣祀其祖溱及梨洲，其服膺黃氏亦深矣，然讀

潘氏書而心契，爲之鐫行。且曰：「儒門之有潘子，猶釋氏之有觀音。觀音說釋氏不能磨滅，而謂潘子說儒門獨能磨滅乎？」（語見求仁錄序。）全謝山亦謂：「南谿喜禪，幾於決波倒瀾。而於潘用微求仁宗旨，許爲別具隻眼。」（語見鮚埼亭集卷二十一五嶽遊人穿中柱文。）又謂：「用微之學，予（謝山）亦嘗舉其疵纇以相商榷，先生（義門）不以予爲非，而謂『近世士不悅學，苦心如此人者，正自不可泯沒』。」（語見上。）由此觀之，梨洲雖力排用微，而當時出梨洲門下，最推服梨洲如鄭禹梅父子及萬季野諸人，皆不以梨洲之論爲然也。然則梨洲對用微之嚴斥深非，無亦由其黨人、文士習氣之用事，猶未脫講學家傳統門戶之見者爲之乎？今梨洲與姜定菴書，南雷各集均不存。其與萬季野書，文定、文約亦均不錄，則梨洲晚年殆亦於此公案不復堅持耳。

潘用微與歸玄恭

余又讀歸玄恭集，有玄恭與用微交涉事極恢詭。初用微以訓蒙至吳，已五、六年。康熙乙巳，始與玄恭相識。玄恭讀其著道錄，甚驚訝。就聽其論，謂：「周、程、張、朱、象山、陽明，學皆雜佛、老，無一眞儒。」玄恭大悅服，北面稱弟子。相居一月，玄恭中悔，遂致書質疑，又致書自辨。用微不自安，辭師禮，復朋友之稱。而玄恭與吳修齡書，因極詆用微，謂：「孔氏之書言小人者數處，潘生乃兼有之。」又謂用微有孝經發明

歸玄恭口中之潘用微

歸玄恭心理激變之推測

之作，乃母喪既畢，竟不思祭，玄恭規之，强而後祭，置母位北面，科頭短衣上香。又嘗日夜鞭撻其妻，遍體流血，遏之招承淫行，逐之去，自矜出妻乃孔氏家法。有二子一女，與出母同居。又其著道錄言孔子不得明師，至於歧路迴車，迷塗顧盼，故十五年、十年而後進一步。周、程、張、朱、象山、陽明，皆喪其良心。孔廟兩廡諸儒，乃一羣僧、道。玄恭之言如此。詳歸玄恭文續鈔與潘用微先生書、與吳修齡書及敍過三篇。玄恭本獄獄自異，眼高一世，與亭林有「歸奇顧怪」之目。用微一訓蒙師，交游聲名無足動人。玄恭其時年踰五十，一旦讀其書，聞其議論，至甘北面自屈稱弟子。則用微之在當時，實自有其足以令人折服者。無怪萬季野、鄭禹梅，皆黃門高第弟子，一世奇傑，皆於潘氏致嚮往之意。梨洲欲以極大氣力壓倒用微，而卒不能得其及門高才之心服。惟玄恭爲吳人夙敬，一旦忽師事一尋常無聞之人，人不能無以爲怪。且聞其詆毀先儒，竟有謀檄討之而逐之境外者。此亦據歸氏敍過篇所云。然此自俗情世見耳。即聖賢亦何以異於人？玄恭以五十外魁儒，屈膝四拜，受潘氏授學券，亦出一時奇興。久而動於羣疑衆怪，轉自疑悔，因遂極詆用微之爲人，亦人情之所宜有。余又讀歸玄恭遺著，陸道威思辨錄序，玄恭於順治十年癸巳，至太倉，初識桴亭，亦歎服願執弟子禮。桴亭固讓不受。其事在玄恭拜用微爲師前十年。則玄恭雖嶔

奇，而求道心切，皇皇未得安止。故一見用微持論高而自信堅，不覺爲之俯首心折。稍久則識其平淡空疏，而悔心乘之。此或歸、潘二子當時始相契而終相隙之眞相也。然其後越三年，康熙己酉，顏曰彬與用微會於證人書院，讀其書大服，亦北面執弟子禮。證人書院復興於康熙六年丁未，至是適三年，萬季野年三十二，則季野之聽用微議論以爲信而有據者，亦在是時。然則歸玄恭誤信於前，萬季野、鄭禹梅又復誤信於後。潘用微之所以迷惘豪傑之人心者何在？余讀其求仁錄，乃言論極平實。空疏則有之，奇肆則未，大異乎所揣。恨不獲盡讀其著道錄諸書，又不得其平日制行之詳，無以質言之也。

潘用微求仁錄大意

求仁錄凡分十卷。（一辨清學脈上，二辨清學脈下。三致知格物上，四致知格物下。五渾然一體中條理。六孝弟。七讀書。八問學。九篤志力行上，十篤志力行下。）其書極少見。

求仁錄第一第二兩卷要旨之摘鈔

第一、第二兩卷爲全書總綱，茲摘其要旨如次：（以其書少見，故鈔摘較詳。）

仁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

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

格物卽格通身、家、國、天下。

工夫切近，只在格通人我，隨時隨地，惟心之所到，一一格通，渾然深造天地萬物一體之實地。

學在人倫日用中困勉力行，愼毋蔑視困勉，妄希自然。

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仁也；格通人我者，恕也。格物全是恕，物格則仁矣。格物全在強恕反求，全是愛敬惻隱之眞心密運，強恕日篤，反求日密，當下人已渾然，如是深造而一日自得之，則渾然身、家、國、天下一體，齊家、治國、平天下，渾然吾身之事，自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若以默坐澄心為學的，以活潑現成為妙用，以了生脫死為究竟，以長生自利為全眞，則亦何貴乎此道，何貴乎此人哉？

大學云：「致知在格物」，是未嘗懸空有致知工夫也。致其觸物一體之知，在格通身、家、國、天下本是一體之物。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是格物為致知實地，卽是誠意、正心實地。致知固在於格物，而誠意、正心亦無不在於格物也。

後之為學者，存心於腔子謂之立體，視天地萬物為外，明物察倫祇是應迹，愛親敬長，平章協和，視為此心之妙用。分內外，分體用，則有動靜可分，而吾性不渾然，工夫不渾然矣。

擴充四端，強恕反求，善推其所為，而時時見有不慊于心，凜凜犖犖，常若不及，恰是聖人之敬。若操存於腔子，保護其靈竅，則是矜持管束，而非敬。知乎此而後可與語正心、誠意之學。

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知吾性，曾、孟兩言真實圓滿，無可加，無可疑。以上為求仁錄正面議論，以下辨宋儒理學病根所在。

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則或有認靈明知覺為心之本體。認靈明知覺為心，則必見有起滅而畏其走作，於是有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之工夫。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為內，事物為外。以心意為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於腔子。分內外，因而分體用。心意為體，應事接物為用。不知意識緣物而與物對待，故

有體用可分。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焉有對待？既無對待，焉有體用之可分乎？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則必喜於靜坐，為立體工夫。或去人欲，或息思慮，或澄心收拾放心。

人欲只為有人我，須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為有力；若在虛見上消磨，則無力。在對境實地上消磨，則必不至遏欲制念，盤桓於腔子；在虛見上消磨，不過遏欲制念，自成其盤桓腔子之病。

閑思雜念，無非牽於人欲。達不忍於所忍，達不為於所為，則閑思雜念之根絕矣。若其一種浮游之思，則不篤志力行，心思不專一，精神不凝聚之故。

澄心即所以去欲息慮，若吾人真心，則但有明昧而無渣滓，不待於澄。

習心為梗，真心偶晦而不見謂之放。習心為主，真心或時影見而無實用，放乃愈甚。求放心者，須在對境實地上有擴充之力，而非可於靜坐收拾。

有操持，則分內外、分體用。而逐事逐物看道，亦外也。事物雖在外，而事物之道具於心。逐事逐物看道，又即外以知內也。欲即外以知內，必先內有主而後

可。故將「敬」字收斂身心，然後逐事逐物看道。不知道非看可明。敬與明道不可分先後工夫。

操持於內，固立體工夫，然安能靜坐涵養，一無事乎？故曰：「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是敬與集義分兩事也。知求仁之學脈者，只一集義而已。全體是敬，無分於動靜，無分於有事、無事。

提醒照管，操持涵養，使心常惺惺而不昧者，敬也。非聖人之所謂敬。蓋渾然一體之真心，非可操持。其可操持者，意也，識也。意識本與物對待而見為內心，故可操持。操持者，亦意也，識也，是以意識治意識也。

分內外，分體用，則分動靜，敬為靜中涵養，集義為有事。靜以涵動之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既然，內外亦有然。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是也。然孟子一書工夫，止有擴充四端，直截無餘，而奚有於內外夾持，本末交養之枝節乎？

舍見在真心而認靈明知覺為心，則見靈明炯然，精光透露，而指心為靈氣。以上辨宋儒言心諸端。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則認靈明知覺為心。而靈明知覺不可認為性也，故又舍靈明知覺之心而求性。於是推測於造化，觀察於陰陽，原夫未有天地之始，必先有理。理必生氣，氣分陰陽而天地立。陰陽分五行而萬物具。理生氣，理卽載於氣。氣分陰陽，理卽載於陰陽。陰陽分五行，理卽載於五行。理墮於木之氣，則為木之神而囿於木；理墮於金之氣，則為金之神而囿於金。理囿於木，則與金、水、火、土不相通；理囿於金，則與木、火、水、土不相通。故木作金不得，金作木不得，水、火、土皆然。雖物物統體一理，而物物各一理；雖物物各一理，而物物統體祇是一理。故纔明彼卽曉此，故物物而窮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在造化為木、金、水、火、土者，在人性則卽為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之性，為賦於造化流行之木、金、水、火、土之神。事事而窮之，一旦有以知吾性焉。性卽理也；心所以含載敷施乎性者也，氣也。知覺者，氣之靈。靈處是心不是性，故心者，氣之精爽也。舍見在真心而求心性，其說大概如此。理氣之說，始於老莊。老莊謂未有天地之先，漠然虛無。虛無生氣，卽宰乎氣。氣之運行而錯縱不失其條緒，故指而明之曰道。後世指而名之曰理。所謂虛卽是

理，理生氣是也。指性為理，乃老莊之所謂道，所謂虛無，安得是吾聖人所言之性乎？

指理氣合而成性者，謂理墮於木之氣則為木之神，而人稟受之曰仁；理墮於金之氣則為金之神，而人稟受之曰義。理為之主，故可專指之曰性卽理。後人謂造化之中惟有一氣，絕無理以為之體，於是剗理尊氣而為之說曰：「氣之運行錯縱，自有秩然之條理，是乃謂之理。」於氣可見理，非有理以體乎氣，而理氣之說一變。分理氣者曰：「性卽理也；心者，氣之精爽也」，而心性分。剗理尊氣者曰：「理者，氣之理，非理氣為二物。性者，心之性，非心性為二物。」理本無理，一氣之條理。性本無性，一心之咸宜。心固是氣，性亦是氣，理氣之說變而心性之說亦變矣。知求仁之學脈者，灼知性與天道有分，心者，吾性之直達者也，卽性也。知天道不可以言性，而心之非氣又奚庸辨哉？

論心性而或言理氣，或專主一氣，則情與才益無不是氣矣。知求仁之學脈者，知心知性，故知情知才。情者，性之可見者也。才者，吾性之所自具。四端直達而不詘，卽才也。以上辨宋儒言性諸端。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性，又有知意之非心，識之非知，而悞於佛、老之真空妙有者。蓋既知意識之非心性，又不知見在之真心，恰恰性善，而徒見當下之直達流行者，本不自識知。遂以謂原來本空，原來大虛。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不自識知，必不以不自識知而謂之當體真空，無有本體。

舍見在真心而指點當體本空之靈知亦見在日用，則必有悟於情識之弊。蓋吾人真心與後起之情識常相間而出。知求仁之學脈者，知見在真心卽是仁，卽是性善，自知與情識懸絕。而工夫必擴充四端，情識自不得而用事。學者既不知真心之安與不安，本是性善，有擴充工夫；又未嘗知古之高禪，斷命根，去情識，苦參實悟，而遽承認當體本空之靈知，見在日用，非情識而何哉？情識之習慣有如自然，情識之炯然有如知慧。未嘗實悟，則必死認為當體本空之靈知。於是以恣肆為本色，以流俗為現成，而蠱人心、壞風俗矣。

有見於情識之弊，則又有懲之而收攝聚歛歸於虛靜淵寂，乃得情識不泊，而靈知之流行，常感常寂，亦無感無寂者。知求仁之學脈者，只自勉於立志，不俟收攝歛聚而志常篤切，卽心常凝謐。且真心直達流行，不識不知，是謂真寂，本體固

然，無俟於歸。

舍見在真心而求心，又有專於靜坐而靜中養出端倪者。夫靜中養出，則虛能生有矣。謂心之萬感萬應者，有所從出之虛，則又非指氣為心乎？夫通塞往來，生生化化者，氣也，不虛則生生化化之機或窒，故工夫在致虛。致虛者密密保護，勿使虛靜之有撓。則生生化化之氣，無刻不流行活潑於腔子之中而常為萬感萬應之本也。知求仁之學脈者，知性善真實，真心見在日用，不識不知，恰恰渾然一體之仁，焉得有所謂生生化化乎？以上辨宋儒言情識諸端。

不知見在真心，則不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故雖言一體而實非渾然一體。如云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一體；人於天地間須是窮到至纖至悉十分透徹，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此皆以理推之，當為一體者也。云將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快活；此於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也。至晏坐返觀，忽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此於寂靜虛通之際見得一體者也。云渾身透亮，宇宙通明，視盈天地間恰是個水晶宮；此於靈明炯然之頃，會得一體者也。知求仁之學脈者，見在真心恰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蓋真心無對待，無對待則渾然一體。真

心現在日用，不自識知，不自識知則渾然一體。若佛、老之一體亦無對待，亦不自識知，而一為虛無，一為寂滅。靈明炯然之頃會得一體者，識神之幻景。寂靜虛無之際見得一體者，虛寂之境界。虛明無我之際看得一體者，卜度之影子。以理推之當為一體者，想像之虛見而已。其於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誠不啻千里之繆矣。（以上辨宋儒言萬物一體，以下仍申述求仁錄正面宗旨。）

知求仁之學脈者，始知堯舜之道，實實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實實忠恕而已矣。始知強恕反求，恰恰心性工夫；愛親敬長，恰恰渾然心性。

知求仁學脈者，心性上絕無錯雜之見。渾然性善，渾然情善，才無有不足，知無有不良。

知求仁之學脈者，於斯人絕無等次之見。人人性善，人人情善，人人才足，篤志力行，則人人天縱。

知求仁之學脈者，身不容不修，家不容不齊，國不容不治，天下不容不平。學不容不謀，道不容不明。

知求仁之學脈者，渾是平常，渾是平實，而異端之玄微高妙者毫不及其萬一。盡

力於人倫，綿密於日用，而異端之超脫灑落者，毫不能測其影響。

以上乃潘用微求仁錄第一、二卷大意，亦卽全書精要所在也。

黃梨洲駁潘用微

梨洲駁潘大意

梨洲駁用微論學，有與姜定庵、萬季野兩書，今姜書已不見，萬書收文案卷二，與友人論學書。大意謂：

大學言知，是明有一知在人，不因觸不觸為有無，則所以致之者，亦不因觸不觸為功夫。

夫吾心之知，規矩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猶規矩以為方圓也。必欲從家、國、天下以致知，是猶以方圓求規矩也。學者將從事於規矩乎？抑從事於方圓乎？可以不再計矣。

滅氣滅心滅體

凡用微之蔽於大原者有三：其一滅氣。亦思天地萬物以何者為一體乎？苟非是氣，則天地萬物之為異體也決然矣。其二滅心。先儒以靈明知覺為心。儒者心有

所向之為欲，識神之謂也。苟無欲，則此靈明知覺卽是眞心矣。其三滅體。用微必欲合內於外，歸體於用，以為敬在於事始為實地，若操持涵養，則盤桓於腔子而已。夫萬感紛紜，頭緒雜亂，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是也，豈復能敬？中庸言工夫皆在心體，不在事為境地。

梨洲闡述師門宗旨之先後相異

其書長三、四千言，而大要不出此，是固不足以折用微。余考梨洲年譜，康熙六年丁未，梨洲年五十八，始與姜定菴、張奠夫復為講會，闡述蕺山證人書院舊旨。梨洲輯子劉子行狀，謂：

師門之學，發前人所未發者大端有四：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一曰意為心之所存，非所發；一曰已發、未發，以表裏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一曰太極為萬物總名。

此時見解，與文約卷四所收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所學議論遠別。據年譜，子劉子文集刊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梨洲年七十八歲。文集序或卽是年所成，已是梨洲晚年見解，而

證人書院初復，尙是梨洲究心理學之發軔，其時議論尙未入細。凡所堅持，其實皆晚年所深棄也。顏曰彬與潘用微會於證人書院，在康熙八年己酉，乃證人書院復興後之二年。及康熙十二年癸丑，毛孝章於萬季野處見潘用微書，其時用微或已卒。則梨洲與定菴、季野書辨潘氏學術，大概亦在康熙八年至十二年前後五年之內，即梨洲六十歲至六十五歲之五年也。

梨洲晚年思想與潘說之接近

此距明儒學案成書尙兩年。梨洲見解仍主江右歸寂一派，宜於潘用微極致不滿。然若比讀梨洲子劉子行狀與先師蕺山文集序，已證梨洲於師門宗旨，認識有變。若更進而讀其明儒學案序，成於梨洲最後臨卒之一年者，其開端即曰「盈天地皆心，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則不啻爲潘氏之說作辨護、作發揮，若梨洲早見如此，決不與姜、萬多此一番論辨也。呂晚村集有答潘用微書，年無考，然應在楊園、晚村定交後；晚村篤信程、朱，與潘大不合。

潘陳兩人之比較

今以潘用微比之陳乾初，則潘氏求仁錄全本大學，而乾初大學辨則以大學爲秦以後書。二人見解若不同，然其蹊徑實有頗相近者。如皆能超脫宋明理學家窠臼，而直尋先秦本書眞意，又皆欲分別孔孟與宋儒異同，皆論宋後儒家雜禪，皆不喜懸空講心性本體，而主從實行實事推求，又因分析孔孟與宋明儒學異點，而不喜沿用宋明以來所常用之幾許話柄，皆是也。陳不信大學，潘不喜中庸，（見梨洲論學書。）蓋陳從知行立論，潘本心性發議，兩家精神各有偏向，故所辨析於古籍者亦異也。故潘氏有云：

晦菴不信大學，而信伊川之改大學。不格物，而補格物之傳。以至象山、陽明不信曾、思、孟，而謂顏子沒而聖學亡。今敢於悖先聖而不敢以悖後世諸賢，總由學者讀註聽講，先入於近儒之說，故意見偏詖，窠臼難拔。某常說不得看註，不得看諸賢語錄，蓋嘗深中其病，確知其害。

潘陳孔孟程朱之辨爲清學復古先聲

此與陳氏之深嘅於「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者，如出一口。蓋兩人皆不喜玄虛渺漠之談，而倡孔孟、程朱之辨。擺棄傳註之附會，直求本經，以探孔孟眞意。一面則從實事實行參證，而心性本體即此而是。梨洲在當時，則牢守傳統見解，故於二人皆不契。而二人論學態度亦自有不同。乾初雖以大學辨招一時非議，然其人實謹飭，立言有節，潘氏則似放論駭俗，異於乾初之純謹。據歸玄恭所記潘氏議論，謂「周、程、張、朱、象山、陽明，學皆雜佛、老，無一眞儒」。又謂「潘生歷詆宋以來諸大儒，斥之爲一羣僧、道」。據梨洲書，亦謂：「用微言程朱落於陰陽，陸王墮於識神；程朱以心屬氣是本乎老，陸王之虛靈知覺是本乎佛。又言：『爲程朱之學者據性理以詆陸王，是以老攻佛；爲陸王之學者據靈知以詆程朱，是以佛攻老。自周、程、朱、陸、

楊、陳、王、羅之說，漸染斯民之耳目，而後聖學失傳。』」而萬季野亦云：「聞潘先生講學謂陸釋朱老。」此可以見用微平日持論之鋒厲矣。其放言極論，所以得歸、萬諸傑之一時傾倒者在是，所以遭世俗之疑怪排斥，以致於窮老湮沒者亦在是。然苟分別論之，如陳淸瀾之學蔀通辨，卽是以陸王之虛靈知覺爲本乎佛也。其後朱學之徒如陸稼書諸人，推尊其說，不遺餘力。而梨洲弟晦木宗炎辨周濂溪太極圖說謂出於道家之養生，梨洲亦有易學象數論，其書成於五十二歲。而易學象數論序，則在文定、文約，不見於文案，疑是晚作。晦木之卒，梨洲年七十七。疑梨洲、晦木兄弟辨易圖，皆在晚年。毛西河亦言太極先天本於釋老，余疑其書尤出二黃後。朱錫鬯亦辨易圖。此諸人者，居相隣，時相接，聲聞相通，故其辨易圖也亦同時並起，如出一轍。而總其成於胡朏明之易圖明辨。潘用微謂程朱本乎老，此豈非一證乎？今自陸稼書諸人尊朱抑王者言之，則潘氏謂陸釋是也。自毛西河諸人尊王抑朱者言之，則潘氏謂朱羽者亦是也。惟潘氏兼斥陸王、程朱，孑然獨出於門戶之外，乃不免爲人疑怪耳。

潘氏學與顏李

然潘用微放言排斥宋明理學，在當時非無同調，卽河北顏、李是也。恕谷年譜：康熙五十八年乙亥，寧波鄭禹梅之子性，在關中讀習齋年譜而是之，來拜問學，餽潘平格求仁錄。恕谷評之曰：

看求仁錄，潘用微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惻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較朱陸之自了似過之。但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謂悲天憫人者，何具以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遂謂心無靜時持敬之功，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謂「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恕谷又云：「潘用微言朱子近羽，陸子近緇，與習齋說不謀而合。」此據其抨彈宋儒言之也，語見後集醒葊文集序。

恕谷批評潘氏之意見

恕谷竟以潘氏爲過於朱陸，不可謂非潘氏身後一知己矣。然謂其「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悲天憫人無具以救」，此論最深而允。潘氏謂「陽明之學，覺無擔當天下之力，其門人多喜山林，無棲皇爲世之心，即見其爲學病處」。而求仁錄惟以强恕反求爲說，自謂渾是平常，渾是平實，不悟平常平實、忠恕孝弟固不足以盡孔孟，不足以盡聖學，亦未見可以擔當天下也。孔孟在當時，自有其斡旋天地、轉移世運之力，若孔孟而僅曰强恕反求，忠恕孝弟，則孔孟亦鄉黨自了，安見其爲悲天憫人、擔當天下者哉？其後戴東原爲孟子字義疏證，力辨宋儒言理之非，意亦謂

孔子之道，忠恕反躬而已。焦里堂、凌次仲、阮伯元衍其說。然乾嘉以來諸儒精力，多耗於文字之考釋，則其所謂忠恕反躬者，並不能着意於人倫日用之力行，其無當於恕谷之所謂悲天憫人之具，與用微所謂擔當天下者益可知。抑習齋、恕谷以古人之禮、樂、射、御、書、數爲聖學，亦不免迂闊不切時務。其所謂悲天憫人之具者，亦空有其意耳。戴東原同時有章實齋，頗見戴學之弊，而唱「六經皆史」之說，伸禮貴當時之義，似較顏、李爲勝。然實齋專業文史，其實猶東原之專業經義，非固有悲天憫人之志、擔當天下之意也。凡大學所謂家、國、天下，宋儒以來所論萬物一體，乾嘉而降，此意荒矣。內聖外王，於何遇之！惟恕谷之評用微，誠可謂空谷絕響，而梨洲之辨，仍徘徊於本體渺茫之說，宜乎不足以折服用微之心矣。

梨洲又有壽張奠夫八十序，文作於辛亥康熙十年，梨洲年六十二，文收文案外卷。有云：

> 昔之為佛者，非直以佛氏之說為孔子之說，則以佛在孔子之上，是以佛攻儒。今之為佛者，必先以闢佛之說號於天下，而後彈駁儒者不遺餘力，是假儒以攻儒。魑魅罔兩，接蹟駢肩，而出沒於白晝之下，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人心恆勝於怠，

先儒以持敬救之，彼其言曰：「是有方所之學也。」人情日趨於動，先儒以主靜救之，彼其言曰：「此盤桓於腔子中者也。」

新時代學風開先仍在梨洲不在潘陳

此學主靜爲盤桓於腔子中，持敬爲有方所，皆指用微。而梨洲比之白晝之魑魅，可謂大聲呵斥不遺餘力矣。然梨洲又謂奠夫主教證人書院五年，「時風衆勢，不聞有所鼓動」。而深慨於「彼一時，此一時」，鼓動之不易爲力。又稱：「劉伯繩嘗謂余曰：『士生斯世，不求以吾身利天下，苟吾身不爲天下之害，斯已矣。』」可證其時梨洲諸人牢守截山門戶，講敬靜，主愼獨，已成潮流之逆轉，用力多而成功少；故遂發此牢騷語。即其高第弟子如萬季野、鄭南谿，於潘氏書終不忘情，亦不以梨洲之深斥爲然。一時學風既變，雖有大力，莫可如何。而梨洲晚年，亦不免折入平昔所不予贊許之新說。而宋明理學之竭而難反，亦可見矣。然陳、潘諸人雖其持論極度指斥向來諸儒蹈虛落空之病，而梨洲爲學則早已走務博尙實之路。故論新時代學風之開先，梨洲影響，仍自在陳、潘諸人之上。此又論當時諸人議論異同者所不可不知也。

三　呂晚村

小傳

呂留良，字莊生。又名光輪，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生崇禎二年己巳正月，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八月，（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年五十五。本生祖父熯，淮府儀賓。國變，先生年十六，散萬金結客，往來湖山間，備嘗艱苦，怨家以此訐先生，從子亮功竟自引服論死。先生幸存，不得已，易光輪名，順治十年癸巳，出就試，爲諸生。乃課兒讀書於家園之梅花閣，與鄞縣高旦中、餘姚黃梨洲、晦木兄弟、同里吳自牧孟擧諸人以詩文相唱和。嘗作詩曰：「誰敎失脚下漁磯，心迹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信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至丙午，遂以前詩示學官陳執齋，告以將棄諸生，囑爲善全。復作詩有「甑要不全行莫顧，簣如當易死何妨」之句，自是歸臥南陽村，與桐鄉張考夫、鹽官何商隱、吳江張佩葱諸人，共力發明宋學，以朱子爲歸。戊午，淸廷擧鴻博，浙省以先生薦，誓死拒之，得免。庚

申，郡守復欲擧隱逸，先生乃翦髮爲僧。名耐可，字不昧。越三年癸亥，作祈死詩六篇。末章云：「作賊作僧何者是，賣文賣藥汝乎安。」竟卒。（見張符驤呂晚村先生事狀，收碑傳集補卷三十六。餘據行略，附呂用晦文集後。）及雍正時，以曾靜之獄，剖棺戮屍，并殺其二子。（葆中戮屍，毅中斬決。）著述皆禁燬。

呂晚村與梨洲兄弟之交游

晚村與梨洲兄弟之友誼

晚村與晦木訂交，在順治十六年己亥。（見呂用晦文集卷六友硯堂記。）翌年庚子遂因晦木而識高旦中及梨洲。是年晚村作賣藝文，記與晦木、旦中相約賣藝爲活事。並謂：

> 東莊（晚村別字。）有貧友四，爲四明鷓鴣黃二晦、檇李麗農黃復仲、桐鄉殳山朱聲始、明州鼓峯高旦中。……東莊貧或不擧晨爨，四友又貧過東莊。獨鼓峯差與埒，而有一母、四兄弟、一友、六子、一妾，乃以生產枝梧其家，而以醫食其一友，友爲鷓鴣也。鷓鴣貧十倍東莊，而又有一母、五子、二新婦、一妾，居剡中化安山，有屋三間，深一丈，闊纔二十許步，床、竈、書籍、家人屯伏其中，烈日、霜雪、風雨流下逮攻其外，絕火動及旬月，室中至不能啼號，鼓峯雖以醫佐之不給也。

其言之娓娓如此，其相與之友誼蓋甚摯矣。（梨洲跋晚村友硯堂記自稱「契弟」，亦見晚村集。）壬寅，晚村課兒讀書於其家之梅花閣。癸卯，梨洲來，有水生草堂唱和詩，共選宋詩鈔。又明年，甲辰，梨洲、晦木又與高旦中至語溪。（晚村家所在。）乙巳、丙午皆館語溪。梨洲在語溪凡三載，與晚村過從蓋甚密。晚村丙午棄舉，翌年丁未，梨洲與姜定菴、張奠夫復興證人講會，而晚村此後即招張楊園館其家。自是梨洲以王、劉學統自承，而晚村則一意程、朱，兩人講學宗旨漸不合，而卒致於隙末焉。庚戌，高旦中卒，梨洲爲作墓誌銘，（見文案卷三。）言其行醫，工揣人情，未必純以其術。銘辭謂「日短心長，身名就剝」。或請梨洲改易，梨洲與李杲堂、陳介眉書，（見文案卷二。）力言不可。晚村以此深詆梨洲，謂：「旦中爲友提囊行市，所得輒以相濟，友望之益深，至不能副，則反致怨隙。」（呂用晦續集卷三質亡集小序。）又暢述其事於與魏方公書。（呂用晦文集卷二。）並謂：「太冲嘗遣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納拜旦中門學醫，太冲既標榜之，又使其子師事之，及其死，乃從而掎摘之。驅使於生時而貶駁於身後。」又謂：「梨洲託貴人爲二子百家、百學援閩例，貴人偶誤記納百家正誼爲二，今改百學名百家以應之，非昔之百家矣。」（按：今學案初稿署名「百家主一，原名百學」可證。）然此可勿深譏。即晚村子葆中，亦復應試出仕。（晚村凡七

遺民世襲之艱難

子，葆中卽長子公忠改名。康熙丙戌進士，官編修。曾靜獄起已先死，與父俱戮屍。棄身草野，不登宦列，惟先朝遺老之及身而止。其歷世不屈者則殊少。既已國亡政奪，光復無機。潛移默運，雖以諸老之抵死支撐，而其親黨子姓，終不免折而屈膝奴顏於異族之前。此亦情勢之至可悲而可畏者。徐狷石謂應潛齋：「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又從而爲之謀則失矣。」（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題徐狷石傳。）悲哉言乎！惟自今論之，則「聽之」與「爲之謀」，亦幾於五十步與百步也。若必以此追議諸老，則亡國之下終無完人矣。（陸稼書謂：「思山濤『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一語，未嘗無理，但就嵇紹言之，覺消息得太快耳。」（年譜定本卷下）陸氏不肯聽晚村忠告，出仕淸廷，其論如此。應、陸皆理學正儒也。故知晚村發明朱學語，眞爲當時巨鏨。然秋風起，霆擊無所施矣。）此以見國命之不可一日中斷，政權之不可一日外移。否則雖以白山黑水一小蠻族，尙足以高踞橫跨於我上，而宛轉及於二百數十年之久。其祚運且與漢唐比隆，而我亦淡焉忘之，習焉安之焉。此豈不至可悲而可畏之事耶！且淸初諸老講學，尙拳拳不忘種姓之別，興亡之痛，家國之治亂，身世之進退。而乾嘉以往，則學者惟自限其心思於文字訓詁考訂之間，此外有弗敢問。學術思想之轉變，亦復遷移默運，使屈膝奴顏於異族淫威之下而不自知，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卽如梨洲兄弟之仰活於高旦中之賣藝，其事亦可悲。晚村與梨洲始親終隙，凡所云云，固可勿深論耳。（梨洲制行不如船山、亭林諸人之卓，晚節誠多可譏，晚村詩集中尙多涉及梨洲事，此不備詳。）抑余讀鮚埼亭

黃呂隙末之又一傳說

集記黃、呂隙末事，又別有說者。其言曰：

初，南雷黃公講學於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淡生堂書，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參焉。交易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學案私淑，為南雷也。近者石門之學固已一敗塗地，然坊社學究，尚有推奉之謂足以接建安之統者。弟子之稱，狺狺於時文批尾之間，潦水則盡矣，而潭未清，時文之陷溺人心一至於此，豈知其濫觴之始，特因淡生堂數種而起，是可為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購書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吳君孟舉。及購至，取其精者，以其餘歸之孟舉。於是孟舉亦與之絕。是用晦一舉而既廢師弟之經，又傷朋友之好，適成其為市道之薄，亦何有於講學也！（外編卷十七小山堂祁氏藏書記。）

謝山熟於鄉邦文獻，其言容有自。而余則頗疑其說之不信。何者？謝山謂晚村北面執經於梨洲，梨洲怒而絕其通門之籍，不徒於晚村集無徵，即梨洲集亦無跡象可求，可疑一

也。晚村集附梨洲友硯堂一跋，自稱「契弟」。晚村有與黃太冲兩書，（文集卷二。）一方交厚，一已成隙，亦均朋友平輩之詞，絕不似所謂北面執經者，可疑二也。至買祁氏書，梨洲年譜及文集天一閣藏書記（文約卷四。）均言及。藏書記云：「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為書賈竊去衞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惟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年譜所記亦大略相同，與謝山云云不一，可疑三也。（陸稼書年譜定本卷下載山陰陳祖法言：「梨洲與晚村買書於紹興，多以善本自與，人品可知。」正與謝山言相反，見其時鄉里傳說之無準。會稽沈清玉冰壺集黃梨洲傳，謂：「石門呂留良與先生素善，延課其子，既而以事隙。相傳晚村以金託先生買祁氏藏書，先生擇其奇祕難得者自買，而以其餘致晚村，晚村怒。又晚村欲刻劉蕺山遺書，致刻費三百金，先生受金不刻，而嗾姜定庵刻之，附晚村名於後。晚村愠甚，輒於時文評語中陰詆先生為偽學，甚且遷怒陽明，而先生亦軟之為紙尾之學。兩家子弟門人，各樹幟而爭，幾於仇讎，而先生之名亦為之稍減。」（據李慈銘書沈清玉先生冰壺集殘本後，收越縵堂文集卷六。）此皆與鮚埼一集異辭者。）據楊園年譜，晚村於康熙三年甲辰冬始招楊園館其家，屢請屢辭。後晚村虛席待之二年，始就。則晚村心契楊園，尚在丙午前，不得謂其主張程朱，全從淡生堂書案激起，可疑四也。（又按：陸譜記萬季野語謂：「晚村之所以怨梨洲者，以梨洲曾有書檄其失；又一日衆坐中語及羅念菴，晚村不知何人，梨洲之子唐突之，所以怨益深。」其說不及買書事，又與謝山異。梨洲與晚村書，南雷集今不收，讀晚村集與黃太冲書，蓋梨洲有此書而未寄也。又萬貞一言：「晚村攻陽明，即所以攻梨洲」，稼書辨其不然。兩人各有門戶之見，然疑稼書之辨為允。）余謂黃、呂當時，皆未脫文士習氣。即謂有如謝山云云之事，亦不足以抹殺其將來之所詣。晚村推奉朱

子，實有創見，卓然輩流之上，爲有清一代講朱學者別開生面。謝山謂「石門之學一敗塗地」，正是石門有價値處。是殆呂家既得禍，而鄉里賤民，未知高下，徒以震於異族淫威，轉譏呂氏之妄誕，因此肆其誣蔑。謝山不免輕信，乃爲此一筆抹殺之詞也。謝山於明季遺民，表章不遺餘力。其在雍、乾之交，已高出流輩萬萬矣，而於晚村猶不免隨俗，則甚矣朝廷刑寵之足以轉天下之視聽。而君臣之位，夷夏之防，晚村之所畢生懇懇者，所爲其不可以已也。

張楊園

呂晚村之尊朱闢王論

晚村與梨洲兄弟交游，其時固一詩文之士。其後自丙午棄諸生，己酉，招張楊園館其家，乃一意治程朱學。楊園亦問學於蕺山，而頗不滿梨洲，曰：「此名士，非儒者也。」晚村既交楊園，而持尊朱闢王之論益銳。施愚山與晚村書，規其痛抹陽明太過，晚村答之云：

> 平生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

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著含糊，卽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從孔、孟、程、朱，必以辨明是非為學；卽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捷痛快，直指朱子為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卽陽明而在，亦以為失其接機把柄矣。（文集卷一與施愚山書。）

又曰：

某尊朱則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闡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耳。（文集卷一答吳晴巖書。）

晚村與陸稼書

其態度之斬截如此。晚村嘗與陸稼書交游，論學甚洽。其後稼書議論，頗多蹈襲晚村。

稼書與晚村子無黨書，謂：「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飢渴。」又謂：「惟到處勸人讀尊公書。」其祭奠晚村文，謂：「壬子、癸丑，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其推挹晚村如此。今三魚堂集凡遇及晚村語均剗去。又沈湝玉冰壺集張楊園傳後附記，云：「清獻之壻曹宗柱，述清獻與石門投分最契，不啻一人。及石門事敗，乃改修年譜，盡滅去之。」（據李慈銘引，見上。）又稼書松陽講義十二卷，其間稱引晚村者不下三四十處，跡尤顯也。王琰呂陸四書繹註，亦清廷禁書，然今猶有傳者。

而晚村所以尊朱，實別有其宗旨，與稼書絕不同。嘗曰：

晚村提倡朱學之特殊精神

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所講朱子之徒，如平仲、（許衡）幼清，（吳澄）辱身枉己，而猶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為非。此道不明，使德祐（宋帝㬎年號。）以迄洪武，其間諸儒，失足不少。……故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為法。……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蓋緣德祐以後，天地一變，亙古所未經。先儒不曾講究到此。時中之義，別須嚴辨，方好下手入德耳。（文集卷一復高彙旃書。）

呂陸之出處

然則晚村之闡朱學，其意在發揮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為主。實非康、雍以下清儒之仰窺朝廷意旨，以尊朱闢王為梯榮捷徑者所獲夢想於萬一也。晚村以康熙丙午決意棄諸生，以不應試除名，而陸稼書即於是年舉鄉試。閱四年庚戌，稼書成進士。又二年壬子，始與晚村相識。其後又三年乙卯，稼書得授嘉定縣知縣，商出處於晚村，晚村勸其勿出，稼書不能從，故其與晚村子無黨書曰：「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飢渴，所不同者出處。」及晚村卒，稼書在靈壽，為文致弔，猶及其事。（文中引程明道語，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

有所濟。靳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先生出處殊途。」此乃稼書自爲之辭。而呂無黨爲其父行略，至引其語爲晚村勸陸出仕語，大謬。無黨仕清廷，得大戮，蓋非肖子矣！稼書身後，清廷褒崇有加，從祀孔廟，儼然一代儒宗。而晚村闔門駢誅，戮及屍骨。今三魚堂集涉及晚村語，皆剗削不敢存一字。實則稼書尊朱抑王議論，多襲晚村。惟晚村宗旨在戒人爲許衡、吳澄，稼書則不免教人爲許衡、吳澄耳。今陸子全書問學錄卷二引晚村此論，而大意全失，又加駁議。即此一節，足見呂、陸兩人學術異點。又三魚堂文集卷七，答陳世兄，謂：「晚村既歿，愈覺孤寂，以晚村之學，昌明於廊廟，舍先生其誰望哉？」此又明白勗人爲許衡、吳澄也。然則處於異族淫威之下，國已亡，政已失，而言學術思想，其事不可悲之甚耶！

晚村之批點八股文

晚村既以發明朱學爲務，而其入手用力，則以批點八股文爲主。

> 嘗歎曰：「道之不明也久矣，今欲使斯道復明，舍目前幾個識字秀才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故晚年點勘八股文字，精詳反覆，窮極根柢，每發前人之所未及。文集附錄行略語。

或疑時文小藝恐不足以講學，晚村則謂：

> 理之明、不明何從辨？必於語言文字乎辨之。……蓋言者心之聲，字者心之書也。心有蔽疾隱微，必形於語言文字。故語言文字皆心也。況以程朱之說，上求

孔、曾、思、孟之指，能體會其義而發明焉，則為佳文，不則相與辯駁極盡以期有合，此亦格致之一道。何以「藝」之一字抹擻之哉？（文集卷四與吳玉章書。）

批點八股與復社

蓋以時文八股講學，其事亦始於晚明，張溥立復社，即謂：

>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幸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復社紀略卷一。）

復社者，在當時固羣推以為東林之宗子，東林以語錄，復社以八股，其見之於文字雖異，其有意於以講學而干政則一也。浙有澄社，晚村兄季臣主之。晚村年十三，即預社事。（詳見呂用晦文集卷五東皐遺選序。）凡社必選刻文字為囮媒，故晚村之留情選政，其來也夙。陳臥子、艾南英辨朱王異同於張溥之七錄齋，臥子至手批南英頰，（見社事始末。）則朱王門戶之爭，亦八股家舊案耳。惟晚村乃藉朱子義理明夷夏之防，辨出處之節，卓然成異彩。及曾靜之獄興，清廷於晚村書焚燬嚴烈，然卒不能絕，今其書流布仍多，則當時之遍行可知。然則晚村以八股文明道之苦心，要亦未可輕識矣。

呂晚村四書講義

晚村評時文三書

晚村批點四書文，其語保傳迄今者，有四書講義四十三卷。編次於晚村卒後，其門人陳鏦（字大始。）之手。鏦謂：

> 先生當否塞之後，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於諸儒語錄、佛老家言，無不究極其是非。而於朱子之書信之最篤，好之最深。……又以爲欲使斯道復明，舍此幾個讀書識字秀才，更無可與言者；而舍四子書之外，亦無可講之學。是以晚年點勘文字，發明集注章句，無復剩義。……近覩坊間有四書語錄之刻，謬戾殊甚。（四書語錄共四十六卷，大梁周在延龍客編。周亦晚村弟子，書刻於康熙甲子六月，乃晚村卒後一年也。大體與陳編講義，無甚懸殊，疑當時以晚村書風行甚廣，故不免爲抑彼揚己以爭行也。）……用是不揣固陋，編爲講義一書。間與同學蔡大章雲就、嚴鴻逵庚臣、董采載臣及先生嗣子葆中無黨更互商酌。自春徂夏，凡六閱月而後成。

時爲康熙丙寅，則晚村卒後之三年也。（楚邵車雙亭編刻晚村呂子評語正編四十二卷，餘編八卷，在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後陳鏦編講義三十年，兩書大體亦相同，而車書較詳，采留晚村批點面貌較顯。今三書惟講義最易得，蓋語錄已爲講義所掩，評語問世未久，即有曾獄。獨講義布於世間者既久，故最難絕耳。）余讀其書，其發明朱子義理，誠

晚村之政論

有極俊偉爲他家所未及者，而尤在其政論。茲摘其大旨如次。晚村謂：

論秦漢以來王者施政之心理

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都只為天下後世人類區處。……不曾有一事一法從自己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取之心。……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本心卻絕是一個自私自利，惟恐失卻此家當。……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議禮，都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事，……如所謂「封建、井田不可復」，……種種謬論，皆從他不仁之心揣擬。卷二十九。

又曰：

自三代以後，習成一功利世界，……凡禮樂刑政、制度文為、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責難於君，必以正心誠意，非迂闊也。卷三。

又曰：

功利之惡，浸淫人心，孟子以後，千載猶熾。學士大夫於此不曾分明，安得有學術事功乎？陳同父以漢文帝、唐太宗接統三代，而朱子力辨之，正為此也。卷三十一。

朱子與陳同甫辨王霸之精義

朱子與陳同父辨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為這一點天懸地隔耳。卷三十一。

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痒關切處也。卷二十七。

論儒者之曲學阿世

自秦幷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擧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務之學。……王者之興，制度文為，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連根刻絕，又復何望乎？卷三十四。

封建、井田之廢，勢也，非理也；亂也，非治也。後世君相因循苟且，以養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復反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憂而必爭者正為此耳。雖終古必不能行，儒者不可不存此理以望聖王之復作。今托身儒流，而自且以為迂，更復何望哉！若因時順勢，便可稱功，則李斯……叔孫通……曹丕……馮道……趙普……皆可以比隆聖賢矣。此所謂曲學阿世，孔孟之罪人，學者不可不慎也。卷三十四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引黃淳耀文：「古制宜復，而悍違流俗之言，其弊也，井田裂，封建廢，而民生不聊。今法宜變，而恐咈世主之意，其弊也，淫樂作，慝禮興，而風俗大敗。」此見呂氏議論，已有先端。

後世儒者，亦習於功利詐力之事，自先信仁政必王不及，只在時勢利害上商量。

直謂王道難行，貶損以就後世苟且之術。旋且張大以為此即三代之意。……此永康事功之害，朱子闢之，與金谿同。凡熟講史學經濟，未有不墮此坑塹者。卷三十四。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世，無不可為之君。……然其道斷不可貶。……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為諂媚之言？卷三十六。湖南曾靜，即為晚村此等議論激發。見大義覺迷錄。

又曰：

後世事君，其初應舉時，原為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卷十八。曾靜知新錄云：「科舉詞章之習，比陽明之害更大更廣。陽明尚依傍道理，科舉之習公然講名講利，卑污苟賤而不知恥，直把道理一筆勾消，人類盡滅。」即從晚村此等處出。當時欲講革命，不得不先打破士人應舉心理也。

又曰：

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此宋太祖與趙普語。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卻無干涉。卷三十七。

論君臣體制

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遞降相去，只一間耳。三代以後，……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直弄成一個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宇隔絕。卷六

自三代以後，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治天下，一切於人欲上修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數為事。……總忘却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由「天降下民」起義。卷六

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汚。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卷二十七。

論爵祿代耕之義

又曰：

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卷三十九。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庶人始，直

論君臣去就

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卷三十九。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卷三十七。

忠信重祿，是天理上事。……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卽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交譎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為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仕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也？卷二十七。

又曰：

君臣以義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為後世封建廢為郡縣，天下統於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為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幷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為之一變。卷三十七。按：曾靜知新錄有云：「封建是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卽是禦戎狄之大法。」曾靜獄起之年，又殺廣西陸生柟。生柟作通鑑論十七篇，頗主復封建。雍正諭謂：「大凡叛逆之人呂留良、曾靜、陸生柟輩，皆以宜復封建為言，蓋此種悖亂之人，自知奸惡

傾邪，不見容於鄉國，欲效策士游說之風，意謂不見容於此國，則去而之他國，殊不知狂肆逆惡如陸生枬者，實天下所不容也。」雍正所指摘，正是晚村此條所言之義。其時顧亭林、王船山言封建，謂衆建勢力不致速亡，晚村此條，則謂封建可削君權，皆有激而言也。

論人倫尤有大於君臣者

又曰：

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人倫之至大。若此節一失，雖有勛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于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卷十七。曾靜知新錄云：「如何以人類中君臣之義，向人與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又云：「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皆從晚村此論出。

晚村思想與黃氏待訪錄

凡晚村論政之意見具如此。自朱子卒至是四百餘年，服膺朱子而闡述其學者衆矣，然絕未有巨眼深心用思及此者。自此以往，朱學益發皇，然無慮皆熟軟媚上，仰異族恩威之鼻息，奉以為古聖先賢之淵旨。窺帝王之意嚮，定正學之南針。極其能事，尚有媿夫吳、許，更無論晚村所云云矣。然則晚村良不媿清初講朱學一大師，於晦菴門牆無玷其光榮。而余觀其說，頗似梨洲明夷待訪錄所論。待訪錄成於康熙壬寅、癸卯間，而癸卯梨洲至語溪，館於晚村家。蓋當時交游議論之所及，必有至於是者。故梨洲著之於待訪錄，而晚

晚村深斥功利之微旨

村則見之四書講義。其後三年丙午，晚村則決意棄諸生，不復應試。然則此數年間，梨洲、晚村之交誼，其思想議論之互爲助益，必甚大矣。此後兩人雖隙末，要其當年之一段往還，實至有價值，可供後人想味。惟梨洲待訪錄，自晚清以來，極爲一時傳誦，而晚村四書講義則注意者尠。身後聲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威之深摧嚴抑，足以使學者精神長埋至於數百年而終不顯白。卽觀於晚村之事，不足爲論清初學術者一至可悲而可畏之例耶！（同時顧亭林日知錄議論與黃、呂頗相似，卷七「周室班爵祿」一條，亦闡述代耕之義，與晚村全同。亦力主復封建。當時諸儒於政治原理上頗多感慨發明，其後清廷屢興文字之獄，此等理論乃絕。）

且余觀晚村所以發明君臣之義，其寓意至深隱。蓋世之爲君者既專爲一家謀私利，而爲之臣者亦惟其身家溫飽之是圖，則復何論乎胤姓，何論乎種族！彼爲我君而我之身家得託庇以溫飽焉者，則我亦君之焉耳矣。故君臣之義旣昧，出處進退之節旣失，則夷夏之防必且大潰，而黃冑華種長淪於夷狄狐貉，士大夫猶且彈冠而相慶，蹈舞稱臣，恬不知恥。此勢之所必至，而有心者之所深憂也。故晚村所大聲疾呼而斥者，厥惟曰功利。功利之毒淪漬於人之心髓，則君臣之義無可託，夷夏之防無可立。晚村身爲亡國遺民，於此雖耿耿，若骨鯁之在喉，不吐不快，而終有所顧忌不敢一吐以爲快者。故於論「微管仲」一節獨表其意曰「春秋大義，尤有大於君臣之倫」者。此卽夷夏也。而晚村

晚村論作用權變

又繼之曰「原是重節義，不是重功名」。蓋夷夏之防，定於節義，而搖於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見，則夷夏之防終隳。人惟節義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其意在是。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永嘉不諱言功利，姚江力排功利而言良知，然從事於功利者每借良知爲藉口。惟謹守朱子之所謂義理，則顯與功利背馳。而言良知者，其根極歸趣亦無以自外焉。（其後媚清趨榮者不爲永嘉、姚江而爲建安，則又晚村所不料也。）故晚村言出處事業，一以理判，而深不喜言權變。其言曰：

> 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為作用權變，……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為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澹薄，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
>
> 但觀今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為者也。（卷三十七。）

又曰：

> 聖賢於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為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這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為兩截。更

英雄與光棍

晚村論宋儒

宋儒不迂

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為本體。（晚村所謂「作用」、「本體」，卽近人所謂手段與目的也。）引得一輩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為，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總歸於小人。卽諺所稱「光棍」耳。（卷三十八。曾靜知新錄謂：「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甚者老奸巨猾，卽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該孟子做，秦以後該程、朱做，明末皇帝該呂子做。」亦從晚村此等議論引出也。又云：「檄卿（張熙字）、景叔（廖易字，亦曾徒。）推崇過量，把某看做莫大人物，心心念念望世變事革，想某乘運起來復三代。」此可以見當時彼等抱負也。）

夫至於天下之自命豪傑者，皆靡所不爲之光棍，則更何論於君臣之義，更何論於夷夏之防！以若是之人心，講若是之學術，而宛轉踐踏於異族股蹄之下，亦惟有不惜搖尾乞憐，永淪地獄而已耳，復何與復振起之望耶！其時社會已有宋腐之誚，而晚村獨深喜宋人，曰：

宋人之學，自有軼漢唐而直接三代者。（文集卷一答張菊人書。）

有謂儒家好論理，至於空虛而必入於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先生曰：「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腐正是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者？」（卷三十九。）

宋儒不苛

又曰：

人每怪宋儒苛論，古無完人，以為好譏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為己求精，亦以憂天下後世耳。……好譏彈者，私也，惡也。析辨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卷三十九。

蓋晚村之意，亦曰宋學主義理斥功利。惟此一端足以警惕人心，復明夷夏之大防，以脫斯民於狐貉耳。梨洲自爲待訪錄，其後卽一意理學，絕口不及政治。而其言理學也，又曰「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是本體」，折而歸於陳乾初、潘用微一邊，與晚村意見大殊。時河北有顏習齋，感慨世故，力斥宋學，盛言功利。以爲宋、明之不免淪於夷狄，皆空言義理不重事功之故，亦與晚村意見懸絕。繼晚村之後而言程朱宋學者，上之爲陸稼書，下之爲李光地。稼書已不能過吳、許，至於光地，程朱有鬼，不食其祭。然陸、李稱榮於當時，黃、顏見推於後世；惟晚村之說，晦霾不鮮，故爲表而出之。若使晚村復生於今日，又不知將若何爲說也！

戴田有

繼晚村而以科舉文名世者，有桐城戴名世田有。其批選時文，極推晚村。謂其「爲學者分別邪正，求講指歸，由俗儒之講章而推溯之至於程、朱，由制義而上之至於古文，維挽風氣，力砥狂瀾，其功有不可沒」。（潛虛先生文集卷四九科文總序）然田有亦以史獄遭極禍，與晚村同其荼毒焉。

附錄

陳乾初大學辨

此文無刻本，特再錄全文於此。海昌叢載刻乾初遺集，一鱗片爪，無以見乾初論學之大體。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謂乾初有遺稿鈔本四十餘卷，丁氏八千卷樓書目有鈔本陳乾初文集十八卷、詩集十二卷、別集十九卷，蓋即一物，聞其稿現藏南京國學圖書館，恨未得見。

陳確氏曰：大學首章，非聖經也。其傳十章，非賢傳也。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未始質言孔子。朱子則曰：「右經一章，蓋夫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古書「蓋」字皆作疑詞。朱子對或人之問，亦云「无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以自釋「蓋」字之義。程朱之說如此，而後人直奉為聖經，固已漸倍於程朱矣。雖然，程朱之於大學，恐亦有惑焉而未之察也。大學，其言似聖，而其旨實竄於禪。其辭游而無根，其趨罔而終困，支離虛誕，此游、夏之徒所不道，決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終信為孔、曾之書，則誣往聖，誤來學，其害有莫可終窮者，若之何無辨！客曰：若此則程朱之誤甚矣。以程朱之

賢而暴其誤，可乎？曰：君子固可欺，程朱之誤，君子之過也。夫君子未嘗無過，孔子嘗信宰予之言，程朱偶惑大學之說。程朱之賢，如日月之經天，大學之誤，如雲翳之虧蔽，於程朱奚損焉？而終覆之，損程朱乃大耳。故敢卒辨之。辨曰：首言「大學」云者，非知道者之言也。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夫學，何大小之有？大學、小學，僅見王制，亦讀「太」。作大學者，疑卽本此，亦猶宋人之作小學也云耳。雖然，吾又烏知小學之非卽大學也？吾又烏知小學之不更勝大學也？夫道，一而已矣，故易稱蒙養卽聖功。古人爲學，自少至老，只是一路，所以有成。今迺別之爲大學，而若將有所待也，則亦終於有待而已矣。古學之不可復，其以此也。其曰「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皆非知道者之言也。三言皆脫胎帝典。帝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時雍」，凡七句。此以三言括之，似益簡切，而不自知其倍也。新民卽在明德之中，至善又卽在明、親之中，故帝典「克明」句下貫一「以」字，便文理燦然。而此下三「在」字，若三事然，則不通矣。古人之學，雖不離乎明，而未嘗顯言明。推之易、詩、書可見，惡其逃於虛焉故也。而大學首言「明明」，固已倍矣。且古之君子，非有所親疏於民也。而有以民飢民溺爲己責者，有以一夫不被澤爲恥者，又有簞瓢陋巷以自樂

者，而其道則靡不同。此古人之學所以能善因乎時乎勢而莫之有執也。今使推高禹、稷、尹爲大人之學，而貶絕顏子爲小人之學，則可笑矣。故君子之學不言新民而新民在，言新民而新民或反不在。亦猶吾向之論學也，不言大而大見，言大而大或不見也。至善，未易言也；止至善，尤未易言也。古之君子亦知有學焉而已。善之未至，旣欲止而不敢。善之已至，尤欲止而不能。夫學，何盡之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畿、丘隅之可以息而止者也。而傳引之，固矣。故明、親、至善之言，皆末學之夸詞，僞士之膚說也。而又曰「知止」云云者，則愈誣矣，辟適遠者未啓行，而遙望逆旅以自慰，曰「吾已知所稅駕也」，知止則知止矣，其止故未有日矣。故未至而知止，如弗知而已，而何遽定、靜、安、慮、得之可易言乎？且吾不知其所謂知止者，謂一知無復知者耶？抑一事有一事之知止，事事有事事之知止；一時有一時之知止，時時有時時之知止者耶？如其然也，則今日而知止，則自今日而後，而定、靜、安、慮、得之無不能，不待言也。脫他日又有所謂知止焉，則他日之知，非卽今日之所未知乎？是定、靜、安、慮、得之中，而又紛然有所爲未定、靜、安、慮、得者存，斯旨之難通，固已不待其辭之畢矣。大學之所謂知止，必不然也。必也，其一知無復知者

也。一知無復知，惟禪學之誕有之，聖學則無是也。君子之於學也，終身焉而已。則其於知也，亦終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之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聰明知識可以臆而盡之也。清心寡欲，兢兢焉，業業焉，勤諮而審察焉，而僅而知之耳，而猶懼有失也。稍怠肆焉，蔑勿懵矣。是故以堯、舜之神焉而猶病，文王之聖焉而「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此二帝一王者，豈故爲此虛懷以示宏廣云爾哉？所謂「猶病」則眞猶病；所謂「如傷、未見」，則眞如傷、未見也。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爲吾無遺知焉者，則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貫通而釋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舜之問、察，終身以之。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使舜既知之，而又好問、察焉，則是舜之僞也。夫舜之非僞，則雖確之愚蒙，有以知其必然也。然而問、察無已，則是雖大聖人之智，而果無一知無復知之日也，而又誰欺乎？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聖人有不知，不害其爲聖人也。以不知爲知，斯下愚之甚者矣。「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有不能，不害其爲聖人也。以不能爲能，斯不肖之尤者矣。「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猶有憾，不害爲天地之大也。以有憾爲無憾，斯誣天地之至

者矣。君子之於道也，亦學之不已而已，而奚以誇誕爲哉？學之不已，終將有獲，而不可以豫期其效。豫期其效以求知，則浮僞滋甚。今卽所謂知止者，眞知止矣，然猶知之而已耳，於道浩乎其未有至也。而遽歆之以定、靜、安、慮、得之效，長夸心而墮實行，必此焉始矣。禪家之求頓悟，正由斯蔽也，而不可不察也。其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云云者，尤非知道者之言也。古人之愼修其身也，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而家以之齊，而國以之治，而天下以之平，則固非吾意之所敢必矣。孟子之釋恆言，提一「本」字，何等渾融？大學紛紛曰「欲」、曰「先」，悉是私僞，何得云誠？寧古人之學之多夾雜乃爾乎？聖人之言之甚鄙倍乃爾乎？至「正心」以往，益加舛繆。既言正心，不當復言「誠意」。既先誠、正，何得又先格、致？夫心之與意，固若此其二乎？故大學之所謂「誠」者非誠也。凡言誠者，皆兼內外言。中庸言「誠身」，不言「誠意」。誠只在意，卽是不誠。朱子之解「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心之所發者，欲正也，欲修也，欲齊、治、平也。而苟有未正、未修、未齊治平焉者，則是心之所發猶虛而不實也，而何以謂之誠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並兼物言。是故言誠可不更言正、修、齊、治、平，而分別若此者，

則是所謂誠者非誠，所謂正者非正，所謂修者非修也。而所謂致知、格物云者，非即以吾心致之，吾心格之乎？心者，身之主也。存心公恕，然後能知己之過，知物之情。知己之過，故修之而無弗至。知物之情，故齊、治、平之可以一貫也。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後，正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鮮不殆矣。心之不正，必且以未致爲已致，未格爲已格，又孰從而定之？傳不云乎：「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況能致知格物云爾乎？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正」亦可釋「敬」，易「君子敬以直內」是也。心惟敬，故致知而無不致，格物而無不格。山陰先生曰：「主敬之外，更無窮理。」至哉師言！程子亦曰：「入道莫若敬」，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固已知正心之先於格致矣。又曰：「致知存乎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非正心乎？而大學之序如彼，而曾不疑其罔，則固非確之所能解矣。故程子之言主敬也，陽明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愼獨也，一也，皆聖人之道也，無弗合也。而以之說大學，則斷斷不可合。欲合之而不可合，則不得不各變其說。各變其說，而於大學之解愈不可合。不可合於大學之解，而又未始不可合於聖人之道，則諸儒之言固無有弗合也。而有弗合者，徒以大學之故而已矣。孟子曰：「心之所同者，理也，義

也。」象山曰：「千百世之聖人，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友張考夫曰：「惟理不可損也，不可益也。」今獨格致之說，言人人殊，雖以朱子之尊信程子，而補傳之不能無異同於程子已如此矣，況後儒乎？山陰先生稱「前後言格致者七十有二家。說非不備也，求其言之可以確然俟聖人而不惑者，吾未之見」。何則？惟大學之誣而不可以理求焉故也。是故以諸儒之言合之聖人之道，則無不合；合之大學之說，則必無合。豈惟諸儒之必無合，將歷千秋萬世之久而終莫之合也。莫之合而又莫不求其合，猶之合儒於佛、於老，而曰「三教無不合」也。夫合則無不合矣，而誣已甚矣。蓋大學言知不言行，必爲禪學無疑。雖曰親民，曰齊、治、平，若且內外交修者，並是裝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學。書有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大學之意若曰「行之非艱，知之惟艱」。玩「知止」四節文氣，不其然乎？聖學之不明，必由于此。故大學廢則聖道自明，大學行則聖道不明。關係儒教甚鉅，不敢不爭，非好辨也。至複說「物格」一節，詞益支蔓。蔣書升云：「使我學子作時文若此，猶惡其蕪而刪之矣，曾聖經而然乎？」予甚韙其語。其「本亂」一節，文勢亦同，此並是後儒靡靡之習，聖言無是也。知聖經之非聖，則賢傳之非賢，不待言矣。客曰：子之辨誠

快矣。雖然，亦有本乎？曰：程子之聖是書也，亦有本乎？抑余則有本矣。大學兩引夫子之言，則自「于止」、「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由是觀之，雖作大學者絕未有一言竊附孔、曾。而自漢有戴記，至于宋千有餘年間，亦絕未有一人謂是孔、曾之書焉者。謂是千有餘年中，無一學人焉，吾不信也。而自程、朱二子表章大學以來，至於今五百餘年中，又絕未有一人謂非孔、曾之書焉者。謂是五百餘年無一非學人焉，吾益不信也。嗟乎！學者之信耳而不信心，已見於前事矣，而又奚本之足據乎？故君子之聽言也，不惟其人，惟其言。使其言是，雖愚夫之言，其能不聽？使其言非，雖賢者之言，其能不疑？向使確幸得親承孔、曾之教，而于心有未安，猶當辨而正之。況如大學之說之甚倍于孔、曾者，而欲使確終信而不疑，則確無人心者而後可，而確則安敢以自昧也？故陽明先生之言致良知也，山陰先生之言愼獨也，以疏「格致」而非以疏「格致」也，皆以吾學之所得而救大學之敝焉云耳。而救之而無可救，弗如黜之而已矣。學者言道，不苟爲異，亦不苟爲同，而惟中之從。故水火非相戾也，而相濟也。堯用四凶，舜皆誅之，不爲畔堯。春秋善五伯，孟子黜之，不爲畔孔子。程朱表章大學，後人駁之，豈爲畔程朱哉？

使程朱而可作也，知其不予咈也已。吾信諸心而已。亦非敢信諸心，信諸理而已。雖然，心非吾一人之心，理非吾一人之理也，吾其又敢以吾之說爲必無疑于天下後世哉？其敬以俟之知道者，而確之罪已莫逭矣。予懼以沒世已矣。

第三章　王船山

傳略

王夫之，字而農，又字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居湘西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生明萬曆四十七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七十四。父修侯，少從遊伍學父，又問道鄒泗山，承東廓之傳，以眞知實踐，爲湘南學者。張獻忠陷衡州，招先生，執其父爲質，先生引刀自刺，爲重創狀，舁往易父。賊見其徧創，不能屈，遂父子以計俱得脫。時先生年二十五。清師下湖南，先生舉兵衡山，戰敗，軍潰。遂至肇，瞿式耜薦之桂王，爲行人司行人，時年三十一。以劾王化澄，化澄將構大獄陷之死地，會降帥高必正救之，得免。遂至桂林依瞿式耜。清兵克桂林，式耜殉難。先生間道歸楚，遂決計遯隱。時年三十三。嗣是棲伏林谷，隨地託迹，以至於歿。劉繼莊稱之，謂「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綫」。廣陽雜記卷二。全謝山於鼎革諸老，汲汲表章，而先生姓名，僅一

見於劉繼莊傳，蓋不能詳也。道、咸間鄧湘臯始蒐其遺書，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已佚者猶多。蓋先生著述之豐如此，而聲光闇晦，亦視並時諸儒爲尤甚。

學術大要

明末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學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爲大家。然梨洲貢獻在學案，而自所創獲者並不大。船山則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卽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今撮敍其要旨如次。其論道則曰：

船山之惟器論

> 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無其道則無其器，人類能言之。雖然，苟有其器矣，豈患無道哉？……無其器則無其道，人鮮能言之，而固其誠然者也。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弔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未有弓矢而無射道，未有車馬而無御道，未有牢醴璧幣、鐘磬管絃而無禮樂之道。則未有子而無父道，未有弟而無兄道，道之可有而且無者多矣。故無其器則無其道，誠然之言也，而人特未之察耳。故古之聖人，

船山之惟用論

能治器而不能治道。……如其舍此而求諸未有器之先，亙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而不能為之名。而況得有其實乎？老氏瞀於此，而曰道在虛，虛亦器之虛也。釋氏瞀於此，而曰道在寂，寂亦器之寂也。淫詞輠炙，而不能離乎器。然且標離器之名以自神，將誰欺乎？周易外傳卷五繫辭上傳。亭林日知錄卷一「形而下者謂之器」條，亦謂非器則道無所寓，與船山持論略同。兩家均極斥晚明王學流弊，其論學出發點，亦頗相近也。

又曰：

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豈待疑哉？用有以為功效，體有以為性情。體用胥有而相需以實。……故善言道者，由用以得體。不善言道者，妄立一體而消用以從之。「人生而靜」以上，既非彼所得見矣。偶乘其聰明之變，施丹堊於空虛，而強命之曰體。聰明給於所求，測萬物而得其景響，則亦可以消歸其用而無餘。其邪說自此逞矣。則何如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觀化而漸得其原也？故執孫子而問其祖考，則本支不亂。過宗廟墟墓，而孫子之名氏其有能億中之者哉？此亦言道者之大辨也。周易外傳卷二大有。

船山之日生日成論

船山體用、道器之辨，猶之此後習齋、東原諸人理氣之辨也。顏、戴不認理在氣先，猶之船山不認道在器外，體在用外也。要之則俱爲虛實之辨而已。惟船山主觀化而漸得其原，其論尤精。後此焦里堂孟子正義頗見及此，顏、戴似猶未及也。船山之論性則曰：

> 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幼而少，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爲胎孕，後以爲長養，……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故天日命於人，而人日受命於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異。抑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侀，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食谿水者癭，數飲酒者齇，風犯藏者喝，瘴入裏者厲。治瘍者肉已潰之創，理瘵者豈已

蠃之肌。形氣者，亦受於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尚書引義卷三太甲二。

又曰：

天地之生人為貴，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故無速見之慧。物之始生也，形之發知，皆疾於人，而其終也鈍。人則具體而儲其用。形之發知，視物之不疾也多矣，而其既也敏。孩提始知笑，旋知愛親。長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也。君子善養之，則耄期而受命。思問錄內篇。

又曰：

不達其說者，曰：「天惟以其靈授之有生之初而不再者也」，是異端「迴脫根塵，靈光獨露」之說也，是抑異端「如影赴鐙，奪舍而栖」之說也。夫苟受之有生而不再矣，充之不廣，引之不長，澄之不清，增之不富。人之於天，終無與焉已矣。是豈善言性者哉？古之善言性者，取之有生之後，閱歷萬變之知能，而豈其

然哉？（詩廣傳卷四。）

船山論性最精之詣，在以日生日新之化言，故不主其初生，而期其日成。梨洲謂「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庶與船山論旨差近。然梨洲發此於晚年，未及深闡，不如船山之透明也。又其論道與性之關係，則曰：

> 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道生善，善生性。道無時不有，無動無靜之不然，無可無否之不任受。善則天人相續之際，有其時矣。善具其體而非能用之，抑具其用而無與為體。萬彙各有其善，不相為知，而亦不相為一。性則斂於一物之中，有其量矣。……道者，善之所從出也。惟其有善，是以成之為性焉。……孟子之言性善，推本而言其所資也。猶子孫因祖父而得姓，則可以姓繫之。而善不於性而始有，猶子孫之不可但以姓稱，而必繫之以名也。……性則因乎成矣，成則因乎繼矣。不成未有性，不繼不能成。……天無所不繼，故善不窮。人有所不繼，則惡興焉。……至於繼，而作聖之功蔑以加矣。（周易外傳卷五。）

船山此論，以今意譯之，道爲天演之現象，善則天演淘汰中繼續生存之適應，而性則僅是生物於適應中所得之幾種生理也。故性貴於養而期其成，而所以爲養者貴於擇之精而執之固。若一任其自然，則其所性必有君子之所勿性焉者。然船山此論，與荀子性惡所謂「化性起僞」者不同。船山言善先於性，並不言性本不善，故其養性而期於成也，亦主導而不主抑。船山又因性而推論及夫情與才，其言曰：

船山之反懲忿窒慾論

> 君子之用損也，用之於「懲忿」，而忿非暴發不可得而懲也；用之於「窒欲」，而欲非已濫不可得而窒也。……性主陽以用壯，大勇浩然，亢王侯而非忿。情賓陰而善感，好樂無荒，思輾轉而非欲。而盡用其懲，益摧其壯。竟加以窒，終絕其感。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廢才而處於錞。一以爲寒巖，一以爲枯木，滅情而息其生。彼佛、老者，皆託損以鳴其修，而豈知所謂損者，……豈並其清明之嗜慾，彊固之氣質，概衰替之，以游情爲否塞之歸也哉？故尊性者必錄其才，達情者以養其性。故未變則泰而必亨，已變則損而有時。既登才情以輔性，抑凝性以存才情。損者，衰世之變也。處其變矣，而後懲窒之事起焉。若夫未變而億

損爲衰世

之變

船山之主動論

其或變，早自貶損以防意外之遷流，是懲羹而吹虀，畏金鼓之聲而自投車下，不亦愚乎！（周易外傳卷三損。）

又曰：

為治水之術者曰：「陻其所自溢」，是伯鯀之術，而白圭襲之者也。則為安身利用之術者曰：「杜吉凶悔吝之所從生」，亦猶是而已矣。天下固有此涬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國自足以勝之。驚其無涯，而陻以徼幸。禁其必動，窒其方生，汩亂五行，而不祥莫大焉。知吉凶悔吝之生乎動也，則曰「不動不生。」……而以逍遙乎蒼莽，解脫乎火宅」。無以勝之而欲其不生，則將謂「稻麥生夫饑，絲麻生夫寒，君師生夫亂，父母生夫死」，亦奚為而不可？其云「大盜生於聖人，無明生於知見」，猶有忌而不敢昌言。充其所操，惟乾坤父母為古今之大害，而視之若仇讎。乃要其所挾，則亦避禍畏難之私，與禽獸均焉而已矣。……且夫欲禁天下之動，則亦惡從而禁之？……莫如舍君子而野人；野人之吉凶，不出乎井廬者也。莫如舍野人而禽魚；禽魚無所吉，而凶亦不先覺也。莫如舍禽魚而塊土；至

船山之心物合一論

於塊土，而吉凶悔吝之端泯，終古而頹然自若。乃天既不俾我為塊土矣，有情則有動，且與禽魚偕動焉。抑不俾我為禽魚矣，有才則有動，且與野人偕動焉。抑彼自謂絀才去情以偕乎野人，而抑以擅君子之實，思以易天下。有道則有動，必將與君子偕動焉。姑且曰：「胡不如野人之貿貿，胡不如禽魚之狉狉，胡不如塊土之冥冥？」以搖天下葸畏偷安者，而自命為道。嗚呼！勿憂其無冥冥之日也。死則亦與塊土同歸，動不生而吉凶悔吝之終離，則虛極靜篤，亦長年永日而宴安矣。周易外傳卷六。

蓋船山以日生日成言性，故不喜言損滅，而喜言變動。習齋亦喜言動，然習齋惟本虛實言之，似尚未窺宇宙演化之妙，不如船山之深且大。船山精研老莊，所謂「觀化而漸得其原」者，途轍有似於莊生。船山蓋入室而操戈。船山最尊橫渠。二人皆精於佛、老，而能闢佛、老以返諸儒，此亦其學術相似之一端也。其後以自然進化之理闡性善者有焦里堂，外此則殊少見。船山又繼此而言心，則尤船山學說之勝場也。其言曰：

心無非物也，物無非心也。尚書引義卷一堯典。

敬之二弊

執一廢百爲一弊

拒物而空之爲又一弊

以靜治心說之來歷

夫衆所以飽，帛所以煖，禮所以履，樂所以樂，政所以正，刑所以侀。民碞之可畏，實有其情。小民之所依，誠有其事。不以此為「所」，而以吾心勤敬之幾、變動不居、因時而措者，謂之「所」焉。吾不知其以敬以無逸者，將拒物而空有其「所」乎？抑執一以廢百而為之「所」也？執一以廢百，拒物而自立其區宇，其勤也，墨氏之胼胝也；其敬也，莊氏之心齋也。又其下流，則恃己以忘民碞之險阻，而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如王安石之以亂宋者矣。墮民依之坊表，而謂「五帝不可師，三王不足法」，如李斯之以亡秦者矣。下流之慠，可勝道乎！如其拒物而空之，則別立一心以治心，如釋氏「心王」、「心所」之說，歸於莽蕩，固莫如叛君父，芟須髮，以自居於「意生身」之界。而詭於人曰：「吾嚴淨也，敬以為所也；吾精進也，無逸以為所也」，其禍人心，賊仁義，尤酷矣哉！（尚書引義卷五無逸。）

此深斥夫敬之爲病也。又曰：

心無相續之因，則固可使暫澄者也。自好之士，厭飫於惡而思返，矯慠於已末，

及其際限

分析人心之動機，嗒然喪據，因劃滅以觀其靜。則人心之下游，壅閉停洄，如隔日瘧之有間也。斯其時非無清朗虛涵之光影，如蕉空中，如水映月，迷留玩悅，因以爲妙道之攸歸。終身處堂以嬉，於人心之中，而信濱危之可保。是猶秦兵南向，而田建墮防，拖雷北返，而似道奏功。其固本保邦之術，近取之國中者，覿面而自失之。……則共城松柏之歌，皋亭潮水之恨，終與桀、紂均亡，斯亦可哀也已。（尚書引義卷一大禹謨一。）

此深斥夫靜之不可恃也。其言深得心病癥結，於釋氏離物治心之害，抉發精透，得未曾有。前之爲橫渠，下之如習齋，其闢佛說，砭心妄，皆不如船山之剴切而精微。又曰：

船山之身心合一論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於五藏，待感於五官。肝脾肺腎，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靈已損矣。無目而心不辨色，無耳而心不知聲，無手足而心無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靈已廢矣。其能孤扼一心以絀羣明而可效其靈乎？（尚書引義卷六畢命。）

船山之己物合一論

此言夫心之不能離身以爲靈也。又曰：

以為絕物之待而無不可者，曰：「物非待我也，我見為待而物遂待也。執我以為物之待而我礙，執物以為待我而物亦礙。……莫若絕待。內絕待乎己，外絕待乎物。絕己絕物，而色相以捐。寂光之照，無有不文也。參證之悟，無所容『思』也。行住坐臥，如如不動，亦『恭』也。貲財妻子，喜舍不吝，亦『讓』也。乃以廢人倫，壞物理，握頑虛，蹈死趣，而曰吾以安於所安也。」此無他，不明於

物不可絕

物之不可絕也。且夫物之不可絕也，以己有物。物之不容絕也，以物有己。己有物而絕物，則內戕於己。物有己而絕己，則外賊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賊，而害乃極於天下。況乎欲絕物者，固不能充其絕也，一眠一食而皆與物俱，一動一言而必依物起。不能充其絕，而欲絕之，物且前却而困己，己且齟齬而自困。……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尚書引義卷一堯典。）

此言夫心之不容絕物以爲明也。其言與梨洲所謂「盈天地皆心」者相似。自陽明、蕺山頗發其趣，然終不如船山之言爲深透，其後習齋、東原詆排宋儒，單據理氣之辨，而於

船山之反逍遙自在論

前後際斷之妄

心物一邊少所發揮，亦不如船山圓宏。船山既深著此理，謂我心不能離身絕物而獨爲靈明，遂本此而斥言後世治心學者蹈虛落空之病，其言曰：

相續之謂念，能持之謂克，遽忘之爲罔，此聖狂之大界也。奈之乎爲君子之學者，亦曰聖人之心如鑑之無留影，衡之無定平，已往不留，將來不慮，無所執於忿恐憂懼而心正？則亦浮屠之無念而已，則亦莊周之坐忘而已。前際不留，今何所起？後際不豫，今將何爲？狂者登高而歌，非有歌之念也；棄衣而走，非有走之念也。盜者見篋而胠之，見匱而發之，不念其爲何人之篋匱也。夫異端亦如是而已矣。莊周曰「逍遙」，可逍遙則逍遙耳。不攖於害，所往而行，蔑不利也。固罔念夫枋榆、溟海之大小也。浮屠曰「自在」，可自在則自在耳。上無君父，下無妻子，蔑不利也。固罔念夫天顯、民祗之不相離也。故異端者，狂之痼疾，蹠之黠者也。（尚書引義卷五多方。）

又曰：

當近取而驗之，人之有心，晝夜用而不息。雖人欲雜動，而所資以見天理者，舍此心而奚主！其不用而靜且輕，則寤寐之頃是也。旦晝之所為，其非寤寐之所得主，明矣。寐而有夢，則皆其荒唐譎謬而不可據。今有人焉，據所夢者以為適從，則豈不傎乎？彼徒曰：「言出於不言，行出於不行，而以是為言行之主。」……是人之將言，必默然良久而後有音；其將行也，必凝立經時而後能步矣。此人也，必斷續安排之久，如痃瘧之間日而發也。……夫理以充氣，而氣以充理。理氣交充而互相持，和而相守，以為之精，則所以為主者在焉。而抑氣之躁，求理之靜，如越人熏王子而強為之君，曰不言不行，言行之所出也。今瘖者非無不言，而終不能言；痿者非無不行，而終不能行。彼理著而氣不至也。……夫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今曰其始立則杳冥恍惚以為真也；其方感也，則靜且輕者以為根也。是禹……周公……孔子……日動以負重，將且紛膠瞀亂而言行交詘。而飽食終日之徒，使之窮物理，應事機，抑將智力沛發而不衰。是圈豕賢於人，而頑石飛蟲賢於圈豕也。（周易外傳卷四震。）

此皆深斥夫後世言心者蹈虛落空之病也。船山又本此而言有無，則曰：

船山論有無

言無者，激於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於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思問錄內篇。）

繼此而言動靜，則曰：

船山論動靜

與其專言靜也，無寧言動。何也？動靜無端者也。故專言靜，未有能靜者也。性之體靜而效動。苟不足以效動，則靜無性矣。既無性，又奚所靜邪？性效於情，情效於才，情才之效，皆效以動也。然而情之效喜留，才之效易倦，往往不能全效於性，而性亦多所缺陷以自疑。故天下之不能動者，未有能靜者也。（詩廣傳卷一鄭風。）

又言內外，則曰：

船山論內外

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既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

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讀通鑑論卷十一。）

凡此言有無，言動靜，言內外，皆一本於其言心性道體所持之見解。其言雜而不越，廣而條貫，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大體言之，可謂屬於顯眞明體之部，釋以近世哲學術語，卽船山對於「本體論」一邊之主張也。船山學風，本近橫渠。長精思，重力踐，儼然關學氣象。又旁治老、莊、佛理，皆能得其深趣。故於諸家得失利病，凡所辨詰，動中窾要。而能於心理入微處推見癥結，尤爲獨到精處。故論船山學之精神，所長不僅在於顯眞明體，而尤在其理惑與辨用焉。其推現至隱，闡微至顯，皆能切中流俗病痛，有豁蒙披昧之力。故其言「性」也，卽因而及於「習」。其言性與習之關係，則曰：

人之皆可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為善者，習也。習之於人大矣。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目限於所見，則奪其天明。父兄熏之於能言能動之始，鄉黨姻亞導之於知好知惡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見，雷霆不聞。……故曰：「習行性成。」成性而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醲賞重罰不能匡正矣。（讀通鑑論卷十。）

又曰：

末俗有習氣，無性氣。其見為必然而必為，見為不可而不為，以婞婞然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惡者哉！皆習聞習見而據之氣，遂為之體者也。習之中於氣，如瘴之中人，中於所不及知。而其發也，血氣皆為之懣涌。故氣質之偏，可致曲也；嗜欲之動，可推以及人也。惟習氣移人，為不可復施斤削。俟解

此言習氣流俗之昧失性眞也。習齋重「習行」，謂習以成其能；船山言「習氣」，謂習以昧其性；兩家之重視「習」同，而兩家之所以重視「習」者不同。故習齋治禮樂，以規乎其當習；而船山明心性，以超乎其所習。故聞習齋之風者篤於務實，而淑船山之教者極乎研深，此兩家之異趣也。船山既言習，又言「知」，曰：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勿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為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曾聞而識之，謂有名之

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者執名以起用，而芒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知名而不知實，以為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惝恍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為性。蓋不知何如之為知，而以知名當之。」……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薑齋文集卷一知性論。）

此言虛知浮解之無當本體也。其後東原亦重言「知」，然其所以重知者復與船山不同。蓋東原之重知，務以達用；而船山之重知，則無寧謂其重於明體焉。故治東原之說者，先主乎解析事理，而遵船山之趣者，必本乎發明道眞。此又戴、王兩家之不同也。船山言習氣，言虛知，而二者每互出於一源。深而論之，小人下愚之爲流俗，其遺害於學術者猶小而易知；而浮解虛知，播爲風尚，蒸爲習氣，則爲害至深且鉅，抑又隱微而難辨

也。故船山既致謹乎習，而尤嚴辨乎知焉。因此而言「知、能」，曰：

船山論能

> 夫能有迹，知無迹。故知可詭，能不可詭。異端者於此，以知為首，尊知而賤能，則知廢。知無迹，能者知之迹也。廢其能，則知非其知，而知亦廢。周易外傳卷五。

又言「知、行」，曰：

船山論行

> 且夫知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為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為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為歆，失不以為恤，志壹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為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贍，俟之他日而行乃為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尚書引義卷三說命。

蓋船山之旨，必以「行」、「能」衡其「知」，而後「知」之眞僞、虛實、深淺、得失

自判，而其所謂「行」、「能」者，則不外乎綜實理，切實事，以榮生而淑世。故曰：

夫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无妄而不可謂之妄也。……既已為人矣，非蟻之仰行，則依地住；非螾之穴壤，則依空住；非蜀山之雪蛆不求煖，則依火住；非火山之鼠不求潤，則依水住；以至依粟已饑，依漿已渴。其不然而已於饑渴者，則非人矣。粟依土長，漿依水成。依種而生，依器而挹。以荑種粟，粟不生；以塊取水，水不挹。相待而有，無待而無。若夫以粟種粟，以器挹水，楓無柳枝，粟無棗實。成功之退，以生將來，取用不爽，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無毫髮疑似之或欺。而曰此妄也，然則彼之所謂真空者，將有一成不易之型。何不取兩間靈蠢姣醜之生，如一印之文，均無差別也哉？是故陰陽奠位，一陽內動。情不容吝，機不容止。破塊啓蒙，爍然皆有。……殊形別質，利用安身，其不得以有為不可依者，其亦明矣。……物情非妄，皆以生徵。徵於人者，情為尤顯。跽折必喜，箕踞必怒，墟墓必哀，琴尊必樂。性靜非無，形動必合，可不謂天下之至常者乎！若夫其未嘗生者，一畝之田，可粟可莠；一罌之水，可沐可灌；型範未

受於天，化栽未待於人也。乃人亦不得而利用之矣。不動之常，惟以動驗。既動之常，不待反推。……其不得以生為不可常而謂之妄，抑又明矣。夫然，其常而可依者，皆其生而有。其生而有者，非妄而必真。……故賤形必賤情，賤情必賤生，賤生必賤仁義，賤仁義必離生，離生必謂無為真，而謂生為妄，而二氏之說昌矣。（周易外傳卷二無妄。）

賤形思想之病害

此則言實理之可依而無妄也。又曰：

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人之所以為人，不能離君民親友以為道，則亦不能舍人倫物曲以盡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靜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墮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

人心靜境之眞際

易簡事外之無當

天理人欲之同行異情

大。斯二者，乍若有所覩，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大學補傳衍。

此則言實事之不容已而必盡也。故曰：

天下之志亦淺矣，而求其通則深也。天下之務亦大矣，而淵所成則幾也。……故不曰我高以明，而天下之志不足知；我靜以虛，而天下之務不足為。極天下之固有，攘君辭母，皆志之所必悉；極天下之大有，酒漿瓜棗，皆務之所必勤。……推之近遠，抵之幽深，會其參伍，通其錯綜。然則深可極而幾可研，要豈立易簡於事外，以忍於不知而敢於不為也哉？周易外傳卷五。

又曰：

形之所成斯有性，情之所顯惟其形。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夫理自性生，欲以形開。其或冀夫欲盡而理乃孤行，亦似矣。然而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異情者，異以變化之幾。同行者，同於形色之實。則非彼所能知也。周易外傳卷一屯。

船山之縱慾論

此皆發明性道之幽玄，本於人事生理之實也。凡此所言，與習齋、東原之論大體相似。惟習齋偏主事功，東原專察物理，而船山則溯源心性，精神之趨注有不同，則立說之規模自異耳。船山既一本心性為說，故謂流俗不肖者之所為，亦由於昧其性眞。其言流俗之縱欲也，實非縱而惟遏，其論尤精闢。其言曰：

> 不肖者之縱其血氣以用物，非能縱也，遏之而已矣。縱其目於一色，而天下之羣色隱，況其未有色者乎？縱其耳於一聲，而天下之羣聲閟，況其未有聲者乎？縱其心於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況其不可以求求者乎？……無遏之者，無所不達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無形者宣，色其色而無色者顯。……縱其所堪，而晝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惡之幾、吉凶之故，不慮而知，不勞而格。無遏焉而已矣。一朝之忿，一念之欲，一意之往，馳而不返，莫知其鄉，皆惟其遏之也。詩廣傳卷四。

此船山推原習俗，謂縱欲由於愚昧無知，因以多所壅遏，不得暢遂其性情之正，而遂若乎縱也。故欲求正俗，必先明學；欲轉移習氣，必先開立眞知。此船山辨知所以尤謹乎辨習之微旨也。然船山言欲不可遏，固非主縱欲也。其論衣食、廉恥之辨曰：

船山論衣食廉恥先後

衣食足而後廉恥興，財物阜而後禮義作，是執末以求其本也。……夫末者，以資本之用者也，而非待末而後有本也。待其足而後有廉恥，待其阜而後有禮樂，則先乎此者無有矣。無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利者，無不為也。於是廉恥刓而禮樂之實喪。追乎財利盪其心，慆淫驕辟，乃欲反之於道，……末由得已。且夫廉恥刓而欲知足，禮樂之實喪而欲知阜，天地之大，山海之富，未有能厭鞠人之欲者矣。故有餘不足，無一成之準，而其數亦因之。見為餘，未有餘也，然而用之而果有餘矣。見其不足，則不足矣，及其用之而果不足矣。官天地，府山海，而以天下為家者，固異於持贏之賈、積粟之農，愈見不足而後足者也。通四海以為計，一公私以為藏，徹彼此以為會。消息之者道也，勸天下以豐者和也，養衣食之源者義也，司財物之生者仁也。仁不至，義不立，知不決，道不備。操足之心

而不足，操不足之心而愈不足矣。奚以知其然也？競天下以漁獵之情，而無以長也。由此言之，先王以裕民之衣食，必以廉恥之心裕之；以調國之財用，必以禮樂之情調之。其異於管、商之末說，亦辨矣。（詩廣傳卷三。）

蓋欲之不可縱，猶乎其不可遏。惟眞知乎性天之道者，則無所謂縱，亦無所謂遏矣。由船山之論，仁義廉恥禮樂之於民生衣食財用，皆一本之於心性。既與蔑事物而空談心性者不同，亦與重功利而忽棄心性者有別。至其繩律之嚴，懸格之高，則一見而知其仍是宋明儒家矩矱也。故曰：

船山之庶民禽獸論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小人之為禽獸，人得而誅。庶民之為禽獸，不但不可勝誅，且無能知其為惡者。不但不知其為惡，且樂得而稱之，相與崇尚而不敢踰越。學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之，其異於禽獸者，百不得一也。營營終日，生與死俱者何事？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若將不及者何心？芳春晝永，燕飛鶯語，見為佳麗。清秋之夕，猿啼蛩吟，見為孤清。乃有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則相鬬已耳。不則畏死而震懾已耳。庶民之

終日營營，有不如此者乎？二氣五行，摶合靈妙，使我為人，而異於彼，抑不絕吾有生之情，而或同於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異。負天地之至仁，以自負其生。此君子所以憂勤惕厲而不容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明倫察物，居仁由義，四者禽獸之所不得與。壁立萬仞，止爭一線，可弗懼哉！俟解

是其對流俗之繩律，可謂極嚴厲之至；對君子之懸格，可謂極高峻之至矣。曰「壁立萬仞，止爭一線」，此船山講學與東原之所以絕異，亦即船山講學與習齋之所由歧趨也。習齋已不嚴此一線之爭，而東原則漫此一線，故皆與船山分路。船山所以必爭此一線者，並不如東原所識離人之情欲而求理，亦並不如習齋所斥歸咎於氣質而責善。船山之意，苟有真知灼見於斯人性情之真者，自必嚴此一線之爭而勿敢懈耳。嗚呼，此船山之學之所由閎深博大而不可幾及歟！船山既嚴此一線，故論學常重修為而深斥老莊自然反樸之說。其言曰：

樸之為說，始於老氏。後世習以為美談。樸者，木之已伐而未裁者也。已伐則生理已絕，未裁則不成於用。終乎樸，則終乎無用矣。……人之生理在生氣之中，

原自盎然充滿，條達榮茂。伐而絕之，使不得以暢茂，而又不施以琢磨之功，任其頑質，則天然之美旣喪，而人事又廢。君子而野人，人而禽，胥此爲之。若以樸言，則惟飢可得而食，寒可得而衣者，爲切實有用。養不死之軀以待盡，天下豈少若而人耶！自鬻爲奴，穿窬爲盜，皆以全其樸，奚不可哉？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者，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死者，木之伐而爲樸者也。俟解

船山與橫渠

由此觀之，船山論學，始終不脫人文進化之觀點，遂以綜會乎性天修爲以爲說，其旨斷可見矣。曰「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可謂船山論學主旨。而曰「養其生理自然之文而修飾之以成乎用者，禮也」，推極於禮以爲教，則橫渠關學之遺意也。習齋、東原亦好言禮，然習齋汩於習行，東原溺於情恕，所見似落邊際，亦不如船山之圓通。以上所引，乃船山論學關於辨用、理惑之部，以近世哲學術語說之，則關於「修爲論」一邊之見解也。余觀船山平生蹤跡所及，止於湘、桂之間。其師友往還極少，聲光甚闇。著書亦至晚清始顯。然考其議論，同時如浙東梨洲、乾初，河北顏、李，稍後

如休寧戴氏，所以砭切宋明理學走入玄虛之弊者，大略皆相一致。可見學術思想，到必變之時，其所以爲變者，固自有豪傑大智爲之提倡，而風氣轉動，亦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存其間。故得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有如是之巧。而船山之博大精深，其思路之邃密，論點之警策，則又掩諸家而上之。其用意之廣，不僅僅於社會人事，而廣推之於自然之大化，擧凡心物、人天，種種現象，皆欲格通歸納，冶之一爐，良與橫渠正蒙之學風爲近。而流風餘韻，視夫顏、李尤促，則信乎近三百年之學風，與甚深義理爲無緣也。

大義覺迷錄，曾靜供所爲知新錄，乃倣橫渠先生「心有開明，即便札記」之說。船山平日持論最重民族之見，不知曾氏亦曾私淑及之否？

船山政治理想

船山著書，惟讀通鑑論最流行。其書泛論史事，而時標獨見，雜論政治、社會、人生種種問題，而運以一貫之精思，非泛作也。今據其中論及政治原理者，摘錄一二，以見船山對於政治理想之一斑。蓋船山論政，其議論主要者，厥有兩點。一則曰法制之不能泥古也。其言曰：

法貴因時

三代之法，不可挾以為名。治後世之天下，非一端而止。（讀通鑑論卷二十九。）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未有慕古人一事之當，獨舉一事，雜古於今之中，足以成章者。……法無有不得，亦無有不失。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浮慕前人之一得，夾糅之於時政之中，而自矜復古，何其窒也！（卷二十一。）以治衆大之法治寡小，則疏而不理；以治寡小之法治衆大，則潰而不行。……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吾說。（卷十六。）

此謂法貴得其意。即所謂知人安民之精意，而因地變動以制其宜。「一切之法，不可齊天下。」船山本此而論封建與郡縣之不同，推及於井田、取士、兵農分合諸端。極指昔人慕古之病，而平心考覈各時代法制之利弊得失。其立論精密，多合於人情時勢。其識蓋超出同時梨洲、亭林、習齋之上矣。更進則論為治之不可恃於法。其言曰：

法貴因情

立說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激而為不必然之慮，以鄙夷天地之生人，而自任以矯異。於是刻覈寡恩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荀卿性

泥古非今之害

惡之說，一傳而為李斯，職此故也。且夫樂道古而為過情之美稱者，以其上之仁而美其下之順；以賢者匡正之德，而被不肖者以淳厚之名。使能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取僅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實，則堯、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澆、貞淫、剛柔、愚明之固然，亦無不有如躬閱者矣。……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卷二十。

宋學與申韓

又曰：

言治者之大病，莫甚於以申、韓之慘覈，竄入於聖王居敬之道，而不知其病天下也。……夫儉勤與敬，治道之美者也。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無以持其一往之意氣，則胥為天下賊。儉之過也則吝。吝則動於利，以不知厭足而必貪。勤之亟也必煩。煩則責於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以己之所能為，而責人為之，且以己之所不欲為，強忍為之，而以責人；於是抑將以己之所固不能為，而徒責人以必為。如是者，其心恣肆，而持一敬之名，以鞭笞天下之不敬，則疾入於申、韓，而為天下賊也甚矣！宋論卷三。

船山之尚簡論

為君子儒者，亟於言治，而師申、商之說，束縛斯民而困苦之。乃自詫曰：「此先王經理天下大公至正之道也。」漢、唐皆有之，而宋為甚。宋論卷二。有宋諸大儒，疾敗類之貪殘，念民生之困瘁，率尚威嚴，糾虔吏治。其持論既然，而臨官馭吏，亦以扶貧弱、鋤豪猾為己任。甚則醉飽之愆，簾幃之失，書箑之餽，無所不用其舉劾，用快輿論之心。……聽惰民無已之怨讟，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摘，辱薦紳以難全之名節，責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貧。矜纖芥之聰明，立難攖之威武。……當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幾也？……後世之為君子者，十九而為申、韓，鑒於此，而其失不可掩矣。卷二十二。

船山因此而主為政最要之綱領曰「簡」。其言曰：

八口之家不簡，則婦子喧爭。十姓之閭不簡，則胥役旁午。……簡者，寬仁之本也。卷二十二。

捐其疑忌之私，忍其忿怒之發，戢其奢吝之情，皆求之心，求之身。人之或利或病，或善或不善，聽其自取而不與爭治。德蘊於己，不期盛而積於無形，不謂之

威德也不能。求之己者其道恒簡，求之人者其道恒煩。煩者政之所由紊，刑之所由密。而後世儒者恒挾此以為治術，不亦傷乎！（宋論卷一。）

又曰：

慈也，儉也，簡也，三者於道貴矣。而刻意以為之者，其美不終。……簡以行慈，則慈不為沾恩之惠。簡以行儉，則儉不為貪吝之謀。無所師，故小疵不損其大醇。無所倣，故達情而不求詳於文具。……不忍於人之死則慈，不忍於物之殄則儉，不忍於吏民之勞則簡。斯其慈儉以簡也，皆惟心之所不容已。雖粗而不精，略而不詳，要與操術而詭於道、務名而遠於誠者，所由來遠矣。（宋論卷一。）

船山論治論學，旨多相通。惟論學極斥老莊之自然，而論治則頗有取於老莊在宥之意，此尤船山深博處。其取精用宏，以成一家之言者，至爲不苟。其論宋儒流弊，頗與東原意見相似。而與其所謂「止爭一線」者不類。此皆船山之所由成其爲博大而閎深也。船山有噩夢、黃書，專言經制，略似梨洲待訪錄，而黃書於種姓夷夏之防尤謹謹。其論治極不滿於秦、宋。稱之曰「孤秦陋宋」，而蔽其罪於私天下。其言曰：

船山之孤秦陋宋論

無為與者，傷之致也。交自疑者，殊俗之所乘也。……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禍速者絕其胄，禍長者喪其維。非獨自喪也，抑喪天地分建之極。嗚呼，豈不哀哉！（黃書古儀第二。）

又曰：

中國財足自億也，兵足自彊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養厲精，士佻粟積，取威萬方，濯秦愚，刷宋恥，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帶，仁育義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而無憂矣。（黃書宰制第三。）

此意梨洲原法亦暢論之。亭林郡縣論亦激於此而起。然諸賢之論，在其及身，盡為虛發。而迄茲三百年，猶使讀者慨乎想見其情，不啻為吾覯面當境之大聲而疾呼矣。

第四章　顧亭林　附馬驌

傳略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初名絳，國變後易名炎武，或自署蔣山傭。學者稱亭林先生。生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七十。少耿介絕俗，與里中歸莊玄恭同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顧氏爲江東望族，嗣母王氏未婚守節，養先生於襁褓，得朝旌。乙酉夏，先生起兵吳江，事敗，幸得脫。母王氏避兵常熟，遂不食卒，遺言後人勿事二姓。次年，閩中唐王使至，以職方司主事召。以母氏未葬，不果往。庚寅，有怨家欲陷之，變衣冠作商賈出遊。世僕陸恩，叛投里豪葉帽初。先生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禽之，數其罪，湛之江。僕壻復投葉氏，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於曹而繫之奴之家，危甚。玄恭求救於錢牧齋。牧齋欲先生

稱門下。玄恭知不可，而懼失援，私自書一刺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謁通衢自白。牧齋亦笑曰：「寧人之卞也。」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是年爲順治十三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四。翌年北遊，往來魯、燕、晉、陝、豫諸省，遍歷塞外，而置田舍於章邱長白山下。然以其地濕，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遂又與富平李子德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而又苦其地寒，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身復出遊。戊申，年五十六，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詩詞悖逆，案多株連。又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作。先生自京馳赴山東請勘，訟繫半年，始白。自是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又十年。己未，年六十七，始卜居陝之華陰。先生嘗六謁孝陵，六謁思陵，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淸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乃定居焉。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崑山徐乾學兄弟，先生甥也。未遇時，先生振其乏。及貴，累書迎南歸，爲買田以養，拒不往。或詢之，先生答曰：「昔

歲孤生，漂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尚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復遊晉，其夫人卒於崑山，先生寄詩挽之而已。壬戌正月，卒於曲沃。全謝山神道表謂先生卒華陰，誤。此據張穆年譜。

學術大要

亭林論學宗旨

亭林論學宗旨，大要盡於兩語，一曰「行己有恥」，一曰「博學於文」，其意備見於與友人論學書。略曰：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為學，則曰「好古敏求」。……聖人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

弟子之賢於子貢，……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

博學於文　行己有恥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亭林行己之教

明末諸老，尙多守理學藩籬，究言心性，獨亭林不然，（日知錄卷一「艮其限」條、卷十八「心學」條，對晚明所謂心學，皆有極深刻之評論。）此亭林之卓也。

亭林性格與行誼

亭林持守方嚴，行己整峻，眞所謂有恥無愧者。即如前學列謁通

徧，自白不列錢謙益門下，及居華陰答人書，申說不還江南兩節已可見。其他行誼，亦多類此。清廷開明史館，大學士孝感熊賜履主館事，以書招亭林。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熊懼而止。戊午詞科詔下，亭林同邑葉方藹及長洲韓菼，爭欲以亭林名應。致書固辭，卒不屈。次年，大修明史。葉又欲招致，亭林貽書却之，曰：「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遂得免。自是絕迹不復至京師。或曰：「先生曷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亭林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婦人失所天，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曷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則吾未之聞矣。」此立身之大節也。其在京，徐乾學兄弟嘗延夜飲，

亭林處世之訓

亭林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飲者乎！」（漢學師承記。）亭林之自守然，其教人亦靡不然。嘗與潘次耕書曰：

亭林與潘

原一（乾學字。）南歸，言欲延次耕同坐。在次耕今日食貧居約，而獲遊於貴要之門，常

次耕師弟子之切磋

人之情，鮮不願者。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完而已，況次耕以少年而事公卿，以貧士而依廡下者乎？夫子言：「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子貢之為人，不過與不若己者游，夫子尚有此言。今次耕之往，將與豪奴狎客，朝朝夕夕，不但不能讀書為學，且必至於比匪之傷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今以百金之脩脯而自儕於狎客豪奴，豈特飢渴之害而已乎！荀子曰：「白沙在泥，與之俱黑。」吾願次耕學子夏氏之戰勝而肥也。「吾駕不可迴」，當以靖節之詩為子贈矣。（餘集與潘次耕札。）

中材涉末流之戒

又曰：

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處鈍守拙。……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疏，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文集卷四與次耕書。）

其志意之切摯，風格之嚴峻，使三百年後學者讀之，如承面命，何其感人之深耶！次耕爲亭林門人，其與亭林書，亦勸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師弟子以道義相勸勉，可謂兩難矣。

亭林評當世風俗

亭林自守既卓，評人亦嚴，嘗爲朱明德廣宋遺民錄作序，有曰：

存人類於天下

> 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絕也。文集卷二。

其正聲厲色如此。又曰：

南北俗弊

> 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

其深切中微又如此。又曰：

行僞而脆

>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

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文集卷四與人書十五。）

閹然媚世

其亢傲自喜又如此。故曰：

某雖學問淺陋，而胸中磊磊，絕無閹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文集卷四與人書十一。）

亭林自處狷者

亭林常自處爲硜硜踽踽之人，（文集卷六與友人辭往教書。）蓋自比於古之狷者。故又曰：

枉道講學

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徇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夫道之隆污，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文集卷三與友人論文書。）

凡此所學，皆可見亭林「行己有恥」之精神也。此雖不談身心性命，而足爲一輩高談身心性命者樹一至堅實之模範矣。亭林之發而爲此，蓋不徒其狷介之性，亦深感於世變而然。其與人書有云：

>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文集卷四與人書九。

風俗教化與世道治亂之關係

故亭林論史，尤重風俗，其意備見於日知錄卷十三。大意在重節義而輕文章，於東漢特斥蔡邕。

亭林論歷代風俗

>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嘆，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爲人，其戒之哉！

節義與文章

於明末極詆李贄與鍾惺。見卷十八。本此而主嚴別流品。

以禮飭躬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自萬曆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詩字頒於輿皁。至于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州陸沉，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引獎厚重。

風流通脫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伍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偶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以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倡耿介。

同流合汚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汚

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

貶鄉愿。

和光同塵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歟？

而歸極於尚廉恥。

士大夫無恥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立名教。

以名救積汚之俗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惟賴詐偽，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惟盜惟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賂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鐘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卽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惟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卽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于肆然而為利者。……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

振清議。

清議亡而干戈至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故曰：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

亡國與亡天下

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故晉之亂歸罪於林下，而明之亡溯源於陽明。而曰：

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以上俱見日知錄卷十三。

亭林人格不見知於身後

蓋天下之治亂，本之風俗，風俗之盛衰，由於一二賢知之士。天下興亡，匹夫固宜有責。亭林所唱行己之教，大體如是。然自亭林當身，已見稱狷介，於世不諧，及其身後，能領解其旨者益尠。李光地爲亭林小傳，至謂其「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刺切，徑情傷物，以是吳人訾之」。光地固不足道，然其言可代表當時一輩人見解也。陸稼書亦謂亭林「不免傲僻之病」，見年譜定本卷上，李、陸均清初程、朱正學也。全謝山深慨之。謂：

乃以博學多聞見推

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為立傳者，以先生為長洲人，可哂也。（此即指李光地。）……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結埼亭集卷十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全氏斯言，可謂能闡亭林志節矣。然三百年來，亭林終不免以多聞博學見推，是果為亭林之辱歟！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將於何歸依？今謂亭林乃清學開山，亦僅指其多聞博學，而忘其「行己有恥」之教者，豈不更可痛之甚耶！

亭林深斥講學亦未是

然亭林單標「行己有恥」，而深斥講學，意亦可商。亭林嘗以論學書示張蒿菴，蒿菴頗持異見，謂：

張蒿菴之商榷

論學書特拈「博學」、「行己」二事，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言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之己。強

歸玄恭論講學利弊

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萬菴文集卷一答顧亭林書。蓋亭林別有書致萬菴，而以論學書附往者。今亭林原書已不傳，而編刻萬菴文集者，卽以論學書為亭林與萬菴之原書而附刻之，誤也。其後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三，亦許亭林「但當辨辭受、取予，不當言心性」之說，並謂「稷若平實，亭林所不逮」。）

其言極足相箴砭。亭林學侶歸玄恭論講學，其言亦較亭林爲正。歸氏曰：

漢、唐諸儒，不過辨經文之同異，較訓詁之得失。至宋儒始知講聖賢之學。鵝湖、鹿洞之論說，與石渠、虎觀不同日而語矣。本朝儒者之講學，前則姚江，後則錫山為盛，而天下之謗議亦叢焉。於是數十年來，士大夫遂安於不學，而以講學為諱。安於不學，而人才壞矣；以講學為諱，而人心日喪矣。以致海內分崩，兩都淪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夫世變至今日，而以講學為事，誠駭世俗之觀聽，……然流俗後進，惟知以五經、四子為干祿之具，馳騖於浮名，沈溺於聲色貨利，委瑣齷齪，與聖賢之言往往背馳。正誼明道之論，耳未嘗聞，念不到此。一旦聞先生長者，稱聖人之遺訓，演先儒之眇旨，知人倫之不可苟，名教之不可犯，天理之不可滅，人欲之不可縱，能無惕然動於中乎？故……謂有補於人

心也。吾黨固當有志聖賢之學，然或溺於燕朋，或廢於孤陋，自畫自滿，考其所至，未及古人遠甚。今……則德不孤而氣益奮，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者，何容復自諉乎？故……謂有補於人才也。人心正而天下知學術，人才出而天下有事功。氣運之亨，國家之興，恒必由之。然則講學又曷可少哉？（歸玄恭遺著靜觀樓講義序。）

玄恭自謂始聞講學，亦以為迂，及陸桴亭、陳言夏會講靜觀樓，至者百餘人，玄恭亦與焉，乃知講學於世道人心良有補。事在順治十六年己亥，尚在梨洲復興證人書院前八年。今觀其說，可謂卑之無甚高論。然較亭林以明之亡國歸罪陽明之講學者，實為公允。亭林以狷介之性，發為斬截之議。抑其為此，開其為彼。雖後之專趨考證，不講身心，未必亭林一人之言可以為之主持；而後人推尊亭林，謂為考證學作開山者，要知在當時，亭林知好學侶如張蒿菴、歸玄恭，固並不盡以亭林見解為然。即居今平心論之，亭林人格之兀岸，與其言論之斬截，固是互為表裏。然其間是非，則當分別而論，不得混為一談也。

南昌彭士望躬庵有言：「陽羽曠代完人，在濂溪、明道伯仲之列。不幸心齋、龍溪，不務格致，空談良知，毳更披猖，無復顧忌。一再傳而為羅近溪、周海門、趙大洲、鄒南皋之倡率，鄧定

亭林博學之教

兩大著作

以明道救世爲學問綱要

宇、管東溟、陶石簣、袁伯修、中郎之附和，又歧而爲顏山農、何心隱、鄧豁渠、李卓吾之猖裂放肆，遂令天下不惟無眞儒，並無眞禪。醜博通達，堅行雄辨，適以助其橫流之人欲，深其傾危之習氣。少年駭其奇爽，樂其放誕，內不去紛華之實，而外坐收道學之名，一鳴千和，牢不可破。馴至啓、禎之間，性命、氣節、經濟、文章，愈出愈幻，而無一不歸於虛。夬上不決，天怒鬼尤，乃至有甲申之事。」（樹廬文鈔卷二與陳昌允書。）又曰：「堯、舜有丹、均，文、武有管、蔡，孔子有冉求，程門有邢恕；而不遠晦翁之世，服習其學者，有吳澄、姚樞、許衡之屬，身自陷於不義。蓋學不在於師傳，而在其人之自力。人顧以龍溪罪陽明，獨不聞以日仁、惟乾、緒山、念菴諸公功陽明，何也？」（文鈔卷一與謝約齋書）躬菴爲「易堂九子」之一，固皆深推陽明者。近人章炳麟菿漢昌言謂：「顧亭林深懲王學，然南交太冲，北則尤善中孚。太冲固主王學者。中孚且稱『一念萬年』，其語尤奇，且謂『寧人拋卻自心無盡藏』，然交好固不替也。則知寧人所惡於王學者，在其末流昌狂浮僞而已。」然亭林之言方爲後世藉口，則亦不得而不辨也。

以言夫亭林博學之教，則最著者有兩書：一曰日知錄，一曰音學五書。亭林嘗自言之，曰：

>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

是知亭林平生著述，著意專在二書矣。然亭林既高唱明道救世，而曰：

愚不揣，……凡文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卷四與人書三。）

亭林音學五書之用意

乃其自述編纂音學五書也，則曰：

予纂輯此書幾三十年。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矣。（音學五書後序。）

則試問此書與明道救世之關係固何若？蓋亭林嘗謂：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

經學即理學

又以為：

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

考證學家之理論與方法

故治音韻為通經之鑰，而通經為明道之資。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證學，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經，即以治經工夫為明道，誠可謂得亭林宗傳。

一辨流變

抑亭林此書，不僅為後人指示途轍，又提供以後考證學者以幾許重要之方法焉。撮要而言，如為種種材料分析時代先後，而辨其流變，一也。亭林謂：「三百五篇乃古人之音

書，自秦、漢以下，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及梁沈約作四聲譜，不能上據雅、南，旁撫騷、子，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為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為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為準。至宋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為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亭林此書，用意在「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音學五書序。）此為亭林治音學之根本方法，亦即乾嘉考證學一最重要之方法也。亭林自知音進而考文，乃知三代六經之音，久失其傳，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有改經之病。亭林謂：「古文之經，自漢以來，不絕於代。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衞包改為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及朱子正大學繫傳，徑以其所自定者為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此經之又一變也。」（文集卷四答李子德書。）於是亭林所論考文之工夫，與其言音之先後流變，同條共貫，其所指陳，又以

二求證佐

後考證學派校勘經籍一大例也。其次則每下一說，必博求佐證，以資共信，二也。四庫全書日知錄提要謂：「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語必博證，證必多例，此又以後考證學惟一精神所寄也。

考證學派二大法門

亭林之治音學，其用思從明其先後之流變而入，其立說在博求多方之證佐而定。此二者皆爲以後乾嘉考證學最要法門，既如上述。

亭林治古音之淵源

而其事實不始於亭林。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陳第季立之遺緒。陳氏有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其書取徑即與亭林詩本音、易本音相似。陳氏毛詩古音考序，自謂「爲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其據古求證之方法，豈不已先亭林而爲之乎？梁氏學術概論，誤以陳氏「本證、旁證」一語爲亭林自述，因謂亭林爲漢學開山，證據既誤，斷案自敗。

清儒考證學之來歷

其後閻百詩爲尙書古文疏證，亦承明季梅鷟古文尙書考異，非自創闢。今疏證卷八有列引明人疑僞古文諸條，可參看。特後來居上，繼事加精耳。梨洲、西河、竹垞、朏明諸人辨易圖，亦沿元、明而來。梨洲弟晦木周易尋門餘論自序，謂：「一閱郝仲輿敬九經解，始有白首窮經之意也。」清儒言考證，推本顧、閻者，乃以本朝自爲限斷，亦不謂其事由兩人特造，更無來歷也。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八）謂：「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梨洲、亭林二君實啓之。」黃、顧並舉，亦較單推亭林爲允。楊愼用修治古音，猶在陳第前，而不如陳之精密。

然亭林唐韻正猶有取於楊氏轉注古音略之說。四庫提要子部雜家論方以智通雅云：「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按：焦氏筆乘有「古詩無叶音」一條，考證精確，不下陳第。焦、陳同時，未知孰爲先唱？此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卷五及陳蘭甫東塾集卷四跋音論，均擧及。又焦爲陳書作序，已自言之。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此清廷館閣詞臣，序清儒考證之學，亦謂沿明中葉楊慎諸人而來，不自謂由清世開闢也。焦里堂亦言之：「南宋空衍理學，而漢儒訓詁之學幾卽於廢。明末以來，稍復古學。在前若楊升菴，在後若毛大可」云云。雕菰樓集與某論漢儒品行書。里堂在野，親值漢學極盛，推溯來歷，亦謂起明季，與四庫館臣之言相應。此自清儒正論，謂考證由顧、閻開山，其說起晚近，按實固無據也。

余又考方東樹漢學商兌序謂：

> 近世為漢學考證著書闢宋儒，以言心、言性、言理為厲禁，究其所以為之罪者不過三端：一則以其講學標榜門戶分爭，為害於家國。一則以其言心、言性、言理

清儒治考證之三派

墮於空虛心學禪宗，為歧於聖道。一則以其高談性命，束書不觀，空疎不學，為荒於經術。而其人所以為言之指亦有數等。若黃震、萬斯同、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弊，意有所激，創為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楊慎、焦竑、毛奇齡輩，則出於淺肆矜名，深妒宋史創立道學傳，若加乎儒林之上，緣隙奮筆，忿設詖辭。若夫好學而愚，智不足以識真，如東吳惠氏、武進臧氏，則為闇於是非。

經學即理學論之來源

其言分漢學為三派，亦良有見地。如其所擧，漢學家闢宋儒三罪，苟依梨洲明儒學案序所闡，流弊皆可免。亭林「經學即理學」之論，雖意切救時，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誠有如方氏之所譏者。惟以亭林與毛氏、惠氏之儔，一例以考證學者目之，亦方氏所不取也。抑「經學即理學，舍經學安所得理學」之說，亦非亭林首創。

錢牧齋

牧齋初學集卷二十八新刻十三經註疏序（文作於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已謂：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卽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

牧齋此言，卽亭林「經學卽理學」之說。兩人立身制行，固不可擬，然言思轍迹之同，皎然有不可掩者。又初學集卷七十九與卓去病論經學書謂：

> 六經之學，淵源於兩漢，大備於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聖賢之門猶未遠也。學者治經，必以漢人為宗主。漢不足，求之於唐；唐不足，求之於宋；唐、宋皆不足，然後求之近代；庶幾聖賢之門仞可窺，儒先之鈐鍵可得。

此則儼然乾嘉漢學家理論矣。牧齋乃當時南方文史冠冕，經學非其所長，顧其對經學議論已如是。亭林與牧齋雖疏，然亭林友好如歸玄恭、潘力田、吳赤溟諸人，皆與牧齋有雅，梨洲、晚村與牧齋過從亦密，其後閻百詩並推牧齋、黃、顧為「海內三讀書人」，清初經史之學，牧齋不能絕無影響，又可知矣。（參閱有學集卷十七賴古堂文選序論明末經學三繆、史學三繆。）

牧齋與震川

牧齋於理學不深談，而極推陽明，（參閱初學集卷四十四重修維揚書院記。）其論明末學弊，頗詆王、李，與帖括、語錄並舉，目為俗學。（參閱初學集卷三十五贈別方子玄進士序。）而自述學問途轍，則溯源震川，謂：

> 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閩之學，而追遡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

確有指授，古聖賢之緼奧，未必久晦於漢、唐而乍闢於有宋；儒林、道學分為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以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於千載之下。有學集卷十六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則震川在當時，先已有決破南宋以下理學藩籬，而直窮經籍之志矣。故曰：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震川集卷九送何氏二子序。

「講道」、「講經」之分，其言爲牧齋所襲，見上引。卽亭林「經學」、「理學」之辨也。而清初學者治經諸大端，如辨易圖、辨尚書今古文、辨詩風淫正、考春秋氏族土地、辨周官郊丘祀典，震川皆已及之。參閱震川集卷一易圖論、尚書敘錄，卷二經敘錄序諸篇。特震川專力古文，於經學未能自赴其所見。至牧齋亦以文史自負，然其述途轍，辨趨嚮，爭儒林、道學之分合，平反漢、宋經義之失得，則昭乎確乎其爲震川之遺說也。梨洲文史之業，接踵牧齋，步趨未變。而亭林漫遊河、淮，於江左文史夙習，滌棄若盡，要其辨經學、理學，分漢、宋疆

漢學考證與科學八股

界，則終亦不能遠異於其鄉先生之緒論耳。近人既推亭林爲漢學開山，以其力斥陽明良知之說，遂謂淸初漢學之興，全出明末王學反動，夫豈盡然？或乃謂淸初經學復興，乃受明代文人王、李復古之影響，是亦考之於常熟、崑山之兩集而未見其合也。

植之既爲商兌，陽湖李申耆兆洛貽書討論，謂：

> 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束縛於集註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鑿空造奇，一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註範圍。漢學興，於是乎以注攻注，以為得計，其實非為解經，為八股耳。

此則謂漢學之興，全從八股反動，較之方說，似爲偏擧，然視今日全以淸初學術爲王學反動者，猶爲得之。且李氏此意，桐城姚薑塢已先言之曰：

> 元、明以來，以程、朱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為其學者，以為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其所以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今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攻駁程、朱為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

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惜抱軒文集六復蔣松如書。

又曰：

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更有甚於流俗者。文後集一程綿莊文集序。

是皆以清代漢學爲激起於八股也。此不僅姚、李言之，卽治漢學者亦言之。王昶爲惠棟作墓誌銘，亦謂：

自孔、賈奉敕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並廢。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先生生數千載後，耽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祕，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

> 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

此亦以乾嘉經學發軔，針對當時之時文應擧言也。江藩亦云：

> 有明一代，囿於性理，汩於制義，無一人知讀古經注疏者。漢學師承記卷八。

則謂乾嘉經學考古之風，爲有激於擧業，固淸儒之公言矣。亭林亦謂：

> 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所坑。日知錄卷十六。

閻百詩亦謂：

> 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潛邱劄記。

則即謂淸初考古博雅之風，乃有激於當世之時文擧業而然，亦不爲過。集注束縛人既久，而八股亦遂有不依注以爲高者，此風盛於明末。淸初如呂晚村、陸稼書盛唱尊朱，其實只求爲八股者一字一句反之朱注，與亭林諸人之求反之漢、唐注疏者，取術雖不同，其爲針對當時時文八股之風尙習俗而發則一也。故亭林治經學，所謂明流變，求證佐，以開後世之塗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經之

論，謂經學即理學，捨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幟者，亦非亭林獨創。考證博雅之學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峻絕之姿，爲斬截之論，既謂經學即理學，因以明經即明道，而謂救世之道在是。至欲一切反今以復之古，其於音韻，至謂「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此何以免「迂而難行」之誚？四庫提要評日知錄語。歸玄恭遺著有與顧寧人書，亦謂：「友人頗傳兄論音韻必宗上古，謂孔子未免有誤，不亦迂怪之甚！」此則尤評騭亭林學術者之所當知也。

日知錄

然亭林著述之盛，要當首推日知錄。亭林自謂日知錄一書，「意在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與楊雪臣書。又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與人書二十五。其門人潘耒爲之序，亦謂先生之學：

> 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出必載書數麓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

經世與考訂

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日知錄最用意處

後人對日知錄評價之轉移

是亭林此書，最所用意，如潘氏所稱述，實在第十三卷之論風俗，即上述所謂亭林行己之教者，既已不為後世重視。至其撥亂滌污，博考治道，欲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者，後儒亦捨棄不道。故四庫提要評此書，意見乃與潘氏正相反。以為：

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務，殆非篤論矣。

近人章炳麟檢論哀焚書謂：

自明之亡，一二大儒，孫氏則夏峯集，顧氏則亭林集、日知錄，黃氏則行朝錄、南雷文案，及諸文士侯、魏、丘、彭所纂述，皆以詆觸見燼。其後紀昀等作提要，孫、顧諸家稍復入錄，而頗去其貶文。或曰朱、邵數君子實左右之。

今本日知錄因詆觸見刪

今考亭林與人書，既言「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與楊雪臣。）又謂「未敢爲今人道。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與人書二十五。）又曰：「惟多寫數本以詒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與友人論門人書。）又初刻日知錄自序亦曰：「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則亭林日知錄在當時實多避忌。刻本流傳，既非日知錄之全。而今傳三十三卷足本，亦復有所去，非亭林絕筆之眞，斷可想矣。（今刻本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有錄無書，卽因語有詆觸而去之未盡，乃猶誤存其條目也。近人黃侃季剛有日知錄校記，據傳鈔本有此條，文長六、七百字，又他所刪改處甚多。）而當時館臣所以深貶日知錄之經濟無當，其爲媚清取容，更無俟深論。故於原書論政諸端，全不一及，而獨拈音學五書序一語輕致譏彈，顯見其爲遁辭。（道光十三年癸巳，陽湖李兆洛申耆、嘉定黃汝成潛夫爲日知錄作箋注，始謂「中言時務八卷，乃全書精華。亭林所云爲王者取法也。欲於漕運、河務、鹽政諸大端，皆博采名臣奏議及時賢論議，與相發明」。（語見蔣彤李申耆年譜。）先是涇縣包世臣愼伯，於申耆處得讀日知錄，亦謂「其書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爲之防；惟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據，猶未免經生射策之習」。而同時邵陽魏源默深爲賀長齡編經世文編，亦多採此書。日知錄評價遂又一變。）要之亭林論

治之見，其是非可無論，至其經世之志，爲日知錄一書之本榦者，其後亦未爲清儒所紹續，則即此可見也。何義門菰中隨筆序，謂「亭林身後遺書，悉歸其甥東海徐氏，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亭林有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何氏於徐處見一帙，言治河事，皆細書，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亭林，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今其書已失。又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大旨似日知錄，而經世時務之略，概不一及。即此可徵學術精神之轉嚮也。

纂輯之學風

然則清儒所重視於日知錄者何在？曰：亦在其成書之方法，而不在其旨義。所謂日知錄成書方法者，其最顯著之面目，厥爲纂輯。亭林嘗自述先祖之教，以爲：

著書不如鈔書

「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文集卷二鈔書自序。

亭林為肇域志，自言閱志書一千餘部，其勤於鈔書之精神可見。阮元揅經室三集有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謂：「肇域志乃稿

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亂離，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鈔。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略，始歎古人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姚椿通藝閣文集卷五，有顧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跋，謂：「此稿藏德清許宗彥，深惜阮氏官浙撫時，不以付詁經精舍諸人士一編校。」又謂：「吳江吳兆宜輯一統志案說，其鄉人顧我錡作序，謂徐乾學奉敕著書時多采用亭林說。」今案：案說雖間引用肇域志中語，然甚希略，語意又不類，其書蓋不盡本顧氏。至於日知錄尤爲鈔書工夫之至精細者。亭林又自言之曰：

>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與人書十。

以後清儒率好爲纂輯比次，雖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廣，結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爲聞其風而起者，則不可誣也。

亭林學之流行

蓋亭林論學，本懸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爲日知錄，又分三部：曰經術，治道，博聞。後儒乃打歸一路，專守其「經學卽理學」之議，以經術爲明道。餘力所涯，則及博聞。至於研治道，講救世，則時異世易，繼嚮無人，而終於消沉焉。若論亭林本意，

則顯然以講治道救世為主。故後之學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師其「博文」之訓，已為得半而失半。又於其所以為博文者，棄其研治道、論救世，而專趨於講經術、務博聞，則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輕。取捨之間，亦有運會，非盡人力。而近人率推亭林為漢學開山，其語要非亭林所樂聞也。然亭林論學，其斬截峻整處，固足與其人格行誼相輝映。其曰「捨經學無理學」，曰「著書不如鈔書」，曰「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曰「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凡所云云，開其為此，而戒其為彼。其氣厲，其指晰。而其治學所採之方法，尤足為後人開無窮之門徑。故並世學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峯，如習齋，如蒿菴，聲氣光烈，皆不足相肩並。而卒為乾嘉以下考證學派所羣歸仰，縱其議論意見未必盡是，或不免於甚誤，要其意氣魄力，自足以領袖一代之風尚矣。

亭林之政治理想

亭林對於政治之主張，大率備詳於日知錄卷八至卷十二之五卷。其最堪注意者，為對於

特點

風俗之重視。故論政亦多著眼於風俗人心，與第十三卷諸條精意相通，此點尤爲亭林論政特色。蓋亭林固亦染受宋明理學精神，而特不尙心性空談，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也。茲擧其較大之論點言之，則有郡縣分權及地方自治之主張。亭林謂：

郡縣分權及地方自治

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卷八「鄉亭之職」條。

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同上

故亭林於漢時嗇夫及三老之制，皆深致嚮往之意。又曰：

巡檢，卽古之游徼也。巡檢裁則總督添矣。何者？巡檢遏之於未萌，總督治之於已亂。同上

又於「里甲」、「掾屬」、「吏胥」諸條均卷八。均發此旨。又曰：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恒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傜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卷十二「人聚」條。

故其於「館舍」、「街道」、「官樹」、「橋梁」諸條，均卷十二。凡關於地方之建設與興築者，尤拳拳致其深情。亭林既着眼於地方之自治，遂連帶而及郡縣之分權。郡縣分權，固爲地方自治之先步也。故曰：

辟官、涖政、理財、治軍，郡縣之四權也，而今皆不得以專之。……是以言涖事而事權不在於郡縣，言興利而利權不在於郡縣，言治兵而兵權不在於郡縣，尚何以復論其富國裕民之道哉！必也復四者之權，一歸於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裕，而兵農各得其業矣。卷九「守令」條。

亭林又暢論其意曰：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而權

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有大姦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同上

又引葉水心之言以見旨，曰：

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為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

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禦，讐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卷八「法制」條。

亭林之郡縣論

亭林本此而創爲郡縣論。凡論九篇，收於文集卷一。大意在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大權。罷監司之任，行辟屬之法，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而設爲久職。其言皆有見。惟欲寓封建於郡縣之中，復世官，任終身，擧子若弟爲代，則未免矯枉過直。

封建與氏族之提倡

然明夷待訪錄方鎭篇有「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埸寧謐者，許以嗣世」之論。許方鎭以嗣世，禍必至於割據。亭林惟縣令設世官，已斟酌變通矣。此後如趙翼陔餘叢考、戴望謫麟堂集諸書，對顧議均致駁難。

亭林又謂封建不能復，則莫如重氏族。其言曰：

> 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文集卷五裴村記。

故曰「宗子次於君道」。日知錄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條。凡此所言，在上則慕封建，在下則睎宗法。雖激於世變，然懷古之情既深，而不悟世運之不可反，則終爲書生之見也。惟主分權，重

亭林論官俸

自治，固不失爲正論。又其論俸祿則曰：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白居易爲盩厔尉，詩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宮足以穴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日知錄卷十二。）

與其卷十三論名教獎廉之議，（見上引。）可以互參。潘氏曰：「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此雖一端，可見亭林立論，針對時弊，博徵史實，而又斟酌人情以出之。雖有一二偏激過正之論，要以見其一家之獨見，非苟偶而已也。

亭林與梨洲兩人之異同

亭林著書年歲

亭林成學著書，大率在四十五歲北遊以後。此亭林與黃梨洲書亦自言之，曰：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為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見梨洲思舊錄。

此實語，非謙辭也。亭林著述之大者曰音學五書，曰日知錄。音學五書著手較早。崇禎癸未，亭林年三十一，已有詩本音之輯。曹學佺爲之序。謂：

吳門顧寧人，家傳詩學，……一日，出其所著詩本音示予，喟然為之嘆服。……往者吾鄉陳君季立，依吳才老之書，為毛詩古音一編，焦澹園先生以為獨得古人之傳。而一字數音，未有條理。至寧人則秩然不紊，而博學旁通，至當歸一。

是亭林音學五書，最先成者爲詩本音，而啓途開疆，實自明之陳、焦諸人，曹氏已言之。四庫提要稱亭林音論三卷，成書於崇禎癸未，蓋係詩本音之譌。其後亭林以四十五歲北遊，始交任子良唐臣，得假吳才老韻譜，讀而校之。越後十年，亭林五十五歲。始開雕音學五書於淮上，張力臣父子任校寫之役。其後又十三年，亭林六十八歲。有音學五書後序，自言：「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若自崇禎癸未計之，則得三十八年也。亭林譎觚自序謂：「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

亭林南北交遊

可證亭林三十一歲所爲詩本音，曹學佺爲之序者，乃亭林最先筆記初稿，其後必多改定。而亭林又言音學五書「爲三百篇而作」，（語見後序。）亦見詩本音乃亭林著五書最先主源也。然則亭林音學五書，雖發軔遠在崇禎癸未，而成書大業，則全屬其北遊之後。（王國維觀堂別集音學五書跋謂：「此書卷首曹學佺序，署崇禎癸未，亭林此時實尚未爲音均之學，無所謂詩本音，并無所謂音學五書也。此序蓋出假託。亭林前後三序皆不署年號，乃假爲曹序於前，一若此書爲明季所刊者，蓋以避文字之禍。參閱姓名，列徐氏兄弟三人，意亦猶是。」梁氏學術史謂：「亭林交任唐臣，得假吳氏韻譜，自此始治音韻學。」若梁、王之說果信，則亭林音學五書亦全部起業於北遊之後。茲以亭林自言「纂輯此書三十餘年」，又云「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故未敢遽以梁、王之說爲定，而附著之於此。）至日知錄初刻八卷，則亭林五十八歲，已在音學五書開雕後三年。又閱三年，（六十一歲。）自稱「續錄又得六卷」。（此據張穆年譜。）又三年，（六十四歲。）作日知錄自序，謂：「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自是迄於其卒，日知錄又續有增益，凡得三十二卷。亭林自謂：「自三十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譎觚序。）又曰：「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鈔書自序。）又曰：「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大抵亭林爲日知錄，應在五十後。今考其五十前後交游，四十五至萊州，得任子良；至青州，得張稷若（爾岐）、徐東痴（夜）。四十六至鄒平，得馬宛斯（驌）；至長山，得劉果菴（孔懷）。五十一至太原，得傅青主（山）；至代州，得

李子德天生；至華陰得王山史宏撰；至盩厔得李中孚顒。凡此諸人，惟東痴以能詩鳴，二曲以理學著，其他皆精考覈爲博古之士。而亭林四十五以前朋友，如歸玄恭莊，如萬年少壽琪，如潘力田檉章，如吳赤溟炎，則皆文史之材也。是亭林學侶，在南者多尙藻采而貴通今，在北者多重質實而務博古。亭林自四十五北游，往來魯、燕、秦、晉二十五年。嘗自謂「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跨鞍」。見漢學師承記。然豈止舟鞍、稻麥之辨哉？其學亦北學也。雖其天性所喜，亦交游濡染有以助之矣。梨洲著書成學，亦在四十六歲入山以後，蓋二人遭際差似也。梨洲五十九歲自謂：「始學於子劉子，志在擧業，不能有得，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天移地轉，殭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見文案卷一惲仲升文集序。此亦非謙辭，乃實語。然梨洲致力於義理，而亭林轉嚮於考據。此雖學人之異性，亦交遊之殊尙。雖以豪傑，莫能自外爾。又梨洲五十四歲成明夷待訪錄，其後即不談政治，專究性理。而亭林日知錄始終以「撥亂滌汚，法古用夏，待一治於後王」爲意。蓋梨洲自中年以後，蠖居浙東，輕易不渡錢塘。身値姚江、山陰故里，流風猶在，故以闡承道統、發明心性自負。而亭林栖栖京國，朝政時事，感觸者多，故亦以治道、經濟爲念也。比觀梨洲、亭林兩人，早年皆身入社

會，名列黨籍，吳應箕所編復社姓氏目錄，崑山入社者亭林名列第六。一似也。皆承家學，擅詩文，注意當朝典章人物，二似也。中年皆出入軍旅，獻身故國，志切興復，三似也。及以屯邅艱險之餘生，畢意撰述，著書成學，皆在五十以後，四似也。惟梨洲近於狂，而亭林近於狷，爲二人性格之不同。梨洲終於里門，晚年足迹不越浙江兩岸，而亭林則東西南北，爲四方之人。一老於南，一老於北，爲二人環境之不同。而學術之異，亦若由此而判。是雖以豪傑命世之姿，其早年之性習，與夫入世後之薰染，皆足以範圍其意趣學問於不自覺之間，有如此矣。則亭林所懇切注意於風俗盛衰之間者，其爲深心巨識，不亦卽此可證也耶！

附　馬驌傳略

馬驌，字宛斯，濟南鄒平人。生明泰昌庚申，一六二〇——卒清康熙癸丑，一六七三。年五十四。順治十六年進士，爲靈壁知縣，有政績。

著述大要

繹史之取材及其體例

宛斯著繹史，起上古，迄秦亡，每卷一篇，為一百六十卷。卷首有徵言一篇，大意謂：

少習六藝之文，長誦百家之說。……於左氏春秋篤嗜成癖。爰以敘事易編年，（篇目一百，各附以論。）辨例圖譜，悉出新裁。讎正舊失，數易藁而成書。（辨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坊刻左傳事緯多缺去。））……庸復推而廣之，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秦以上事，謀為繹史。是分五部：一曰太古，二曰三代，三曰春秋，四曰戰國，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凡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紀事雖止於秦末，而采書實下及梁、陳，事則無徵不悉，文則有長必收。）除列在學官四子書不錄，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爾雅、孝經、大戴禮記、國語、戰國策、鬻子、老子、列子、莊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韓非子、商子、慎子、尹文子、公孫龍子、鄧析子、墨子、呂氏春秋、孫武子、吳子、三略、司馬法，以上全書具在。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錄，或節鈔。若屈原、宋玉諸騷賦，則取之楚辭、文選等書。）傳疑而文極高古者，亦復弗遺。（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陰符經、風后握機經、山海經、周髀算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竹書紀年、越絕書之類，皆未必果出當年，要亦先秦遺事。）真贋錯雜者，取其強半。（如鬼谷子、尉繚子、鶡冠子、家語、孔叢子之屬，或原有其書而後世增加，或其書脫遺而後人補竄，又如管、莊之書，亦非盡出管、莊之手。）附託全偽者，僅存要略而已。（如三墳、六韜、亢倉子、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之類，皆近代之人依名附託，鑿空立論。膚淺

不倫，姑存一二。漢、魏以還，稱述古事，兼為采綴，以觀異同。史記、漢書、後漢書、白虎通、風俗通、淮南子、賈誼新書、陸賈新語、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王充論衡、桓譚新論、劉晝新論、王符潛夫論、徐幹中論、顏氏家訓、吳越春秋、華陽國志、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任昉述異記、東方朔神異經、劉向列女傳、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揚雄法言、桓寬鹽鐵論、焦氏易林、抱朴子、許氏說文、文心雕龍、刀劍錄、鼎錄、十洲記、高士傳、列仙傳、神仙傳、列異傳、錄異記、異苑、方言、釋名、文中子，以上諸書，去古未遠。采取詳略不同。自隋以後，例概不收。若乃全書闕軼，其名僅見，如黃帝內傳、出軍訣、泰壹雜子、軒轅本記、大禹岳瀆經、師曠占、歸藏、尚書大傳、太公金匱、太公陰謀、周春秋、汲冢瑣語、師春、春秋少陽篇、韓詩內傳、元中記、列士傳、丹壺書、衡波傳、子思子、公孫尼子、申子、尸子、范子計然、纏子、隨巢子、胡非子、田俅子、魯連子、燕丹子、王孫子、闕子、金樓子、正部、孝子傳、三將錄、劉向別錄、氾勝之書、喪服要記、琴操、琴清英、古今樂錄，此等或真或偽，今皆亡矣。緯讖諸號，尤為繁多，七緯者，易則乾鑿度、精覽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詩則含神霧、推災度、氾歷樞；尚書則璇璣鈐、考靈曜、刑德考、帝命驗、運期授；春秋則元命苞、文耀鉤、演孔圖、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助佐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則援神契、鉤命訣。以上並立名詭異，而託諸孔子。起自漢哀、平之際，皆附會也。此外又有尚書中候、春秋內事、命歷序、論語摘輔象、撰考讖、河圖握拒、玉版挺輔佐、括地象、洛書靈準、聽龍魚、河圖遁甲、開山圖、論語隱義。名目紛紜，不能悉載。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帙，雖非全璧，聊窺一斑。十三經注疏、史記索隱、正義、漢書注、後漢書注、三國志注、王逸楚辭注、酈道元水經注、六臣文選注，以及左、國、世說等注，其旁證尚論，存古最多。至類書則杜氏通典、白孔六帖、初學記、藝文類聚、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獻通考、鄭氏通志、玉海、說郛、事類合璧、天中記、事文類聚、錦繡萬花谷。其引用古書名目，今多未見。或聯載數語，或單存片言，今皆收之。又百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同人異，

卽如左、國、公、穀，序事各別，是事同文異也。麥丘邑人之祝，或曰桓公，或曰景公；舟人鴻鵠之對，或爲晉平公，或爲趙簡子；是文同人異也。劉向、韓嬰等所記，尤往往相亂。至諸書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腶脩」，穀梁作「鍛脩」；「無駭卒」，穀梁作「侅」；「齊人殲于遂」，公羊作「瀸」。此類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禮「偏」多作「辯」。呂覽「僅」或作「覲」，「期」或作「旗」。莊子「居」或作「姬」。此各書用字之異，不可更也。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事屢見而辭不同，亦並收之，如楚莊王大鳥之喻，介子推龍蛇之歌，皆四五見矣。或謂事雖甚異，不必兼存者。然如公、穀二傳，其不同在隻字之間，將何者可廢？且管、韓著書，亦多有一事兩載者。古之人固有取乎爾也。積思十年，業已譔集成書，獨是僻處下邑，學識固陋，未免搜羅有限。……海內博雅君子，或家傳鄴架，或……曾見遺書，或從館閣中祕鈔來副本，幸郵致以篇章，及指示以名目。卽如世本一書，後人不過轉相引用，蓋必失之久矣，至若皇甫謐世紀、譙周古史考，宋、元人猶及見之，豈今已亡？且天下不知名之書多矣。至金石遺文，今所習見，不過考古圖、博古圖諸銘，及石鼓詩、詛楚文、岣嶁、堯母、孫叔敖、季札等碑而已，恐不及見者尤多。與夫碎細小品，若師曠禽經、甯戚相牛、朱仲相貝之流，大凡有助此書者，並求教益。倘獲一言之贈，奚啻百朋之遺。

繹史與以後之考證學

其書體例，據是可見。宛斯此書，王崑繩兄汲公（名潔）嘗爲參訂，其名與序，嗣後刊書時爲人削去，見居業堂集卷十八。又清末仁和譚獻，深嗜其書，悉心校讎，條列凡例。引用書目一，（仍分存、逸、輯三類。）古書眞僞二，（馬氏闢閻潛邱言，卽欲分別尙書今、古文，一一注明。或以爲當時已有改定本，卽以此旨辨正羣書。）羣經正字三，（用陸氏釋文、宋本注疏，並采王氏述聞以下諸家精確之論。）諸書善本四，（皆據先正校讎定本。）要刪補正五，（爾雅、素問、管、荀之屬，多有竄增補者。）除重去複六，（兩晉、三書及紀載異同。）改定分注七，（推究事實改定，下一格爲附錄，大書分注，一一審正。）以後從前八，（如國語

之於左傳，國策之於史記。他書類推。）見復堂日記卷五，惜其書未成。後此漢學家所爲主要工作，如校勘、辨僞、輯逸，宛斯此書均已發其大例。即後此漢學家目光所注，從事整理研討，以成學名家者，宛斯此書，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極清儒成績所至，最要者不過爲古史作發明，則宛斯此書，豈不已牢籠範圍，而爲之大揚搉乎？

崔東壁考信錄

後大名崔述東壁，爲古史考信錄，亦多有從宛斯所謂「事同文異」、「文同人異」處著眼者，則宛斯此書，影響有清一代經史考訂之學，厥功至偉。

梁氏學術史附馬氏於初期史學家之末，謂「經史搜羅極富，可算一部好類書，惜別擇不精」，此非篤論也。宛斯已自言之，曰傳疑，曰眞贋錯雜，曰附託全僞。其所隸諸目，雖不能一一允當，然不得謂其無別擇。其兼采漢、魏以下，旨在觀異同。其不惜互見疊出者，旨在廣見聞。其意惟章實齋能言之。所謂「著述」與「比類」不同，爲比類者，當「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曰：「藏往欲其賅備無遺，知來欲其抉擇去取。」宛斯此書，正欲求賅備，而譏其無抉擇，可乎？稍後有奉天李鍇鐵君，著尙史七十卷，其書於賅備、抉擇兩無取，意若欲爲著述，而識力不能及。梁氏謂其體例近繹史，亦非也。

亭林宛斯交遊蹤跡

王漁洋池北偶談，稱「宛斯此書，最爲精博，時人稱爲馬三代。崑山顧亭林尤服之」。考亭林、宛斯相見，在順治十五年戊戌，亭林年四十六，而宛斯年三十九。宛斯即以是年舉於鄉，翌年成進士。其成書當在後。然亭林音學五書、日知錄諸作，亦均未有。宛斯卒在康熙十二年，亭林年六十一。時音學五書已成，日知錄亦得十四卷。論兩人學術，固若並轡齊蹤，無所先後。而余頗疑其時稽古樸學，本已盛於齊、魯之間。亭林渡江而北，歷交蕎菴、宛斯諸

亭林薰染於北學

人，乃一變往昔詩文華藻之習，而轉歸於考索。則無寧謂亭林之薰染於北學者深也。亭林自謂「年過五十，始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而盛推蒿菴之儀禮鄭注句讀一書可傳。（亭林集答汪苕文書。）余觀其究音韻，考金石，皆在北遊後。而蒿菴集又謂「時重諸子」，（蒿菴文集卷二日記又序。）故山東如張蒿菴、馬宛斯，山西如傅青主，皆亭林交遊，用意於斯學。而亭林於此致力蓋淺。此見北學淵源，自有來歷，不得謂盡受亭林影響。惟亭林治考索，體大思精，所造特卓，故後人羣致推崇耳。

南北學風之共同點

且當時南北學風，固有其共遵羣趨之一境，而亭林亦始終以之者，則其所守家訓，所謂「著書不如鈔書」之說是也。肇域志無論矣，日知錄、音學五書，皆鈔書之至精卓，而幾幾乎超脫鈔書面貌者耳。北方如宛斯之繹史，南方如梨洲之學案，顧非鈔書之至精卓者乎？鈔詩文者如梨洲之明文海，晚村之宋詩鈔。推而至於經籍，有朱竹垞之經義考；地理，有顧祖禹之方輿紀要，皆鈔書也。即稍後閻百詩、胡朏明一輩，其著書亦猶不脫鈔書痕迹。

清代經學從鈔書工夫中來

即謂清代經學皆自鈔書工夫中來，亦非不可。此即章實齋所謂「纂輯」之學也。纂輯之風，已盛於明中葉以後，特至是而漸趨精卓耳。故亭林得自庭訓，而出門合轍，非亭林之自闢戶牖，亦可見矣。

分類鈔書法

近世盛推清代漢學家尚證據，重歸納，有合於歐西所謂科學方法者。其實此風源於明代，由一種分類

鈔書法，而運用之漸純熟，乃得開此廣囿也。余又考施閏章所爲靈壁縣知縣馬公驌墓誌銘（收碑傳集卷九十一。）謂：「宛斯於繹史外，又集十三代緯書，篇帙倍富。疾將革，語子弟以左傳事緯及緯書二編未鏤版爲遺憾。」（其後輯緯書者蠭起，歷城有馬國翰竹吾以輯逸成名，或頗淵源於斯。）輯逸亦鈔書之漸臻精眇而始知者，亦猶證據之即鈔書之漸臻於精眇而始富也。余因論亭林學風，附及宛斯，以見當時南北學術風流趨尚之大同焉。

輯逸

第五章　顏習齋李恕谷

習齋傳略

顏元，字易直，又字渾然。河北博野縣北楊村人。生明崇禎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年七十。父昶，爲蠡朱翁義子，先生初名朱邦良。戊寅，年四歲，滿洲兵入關，其父以不樂朱家虐待隨軍去，母改適。甲申，明烈皇帝殉難。癸巳，年十九，爲諸生。先生幼學神仙導引術，娶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折節爲學。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翁妾有子，疏先生，更譖害謀殺之。先生不知非朱氏，孝愈篤。媼卒，泣血哀毀幾殆。或憐之，私告曰：「若父乃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問之嫁母所，乃信。翁卒，遂歸顏氏。初，先生居朱媼喪，時年三十四，守朱子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刪去「無算」句，先

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先生亦遵之，凡哀至皆制不哭。旣覺其過抑情，校以古禮，非是。自是遂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乃正學也。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先生旣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不可往。久之，乃如關東，時年五十，所至徧揭零丁道上。越一年，始得其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旣歸，棄諸生，卒三年喪。五十七歲，先生將出遊，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南至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所至訪友論學，明辨婉引，人多歸之。六十二歲，應肥鄉漳南書院聘，爲立規制，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會大雨，漳水溢，堂舍悉沒，乃辭歸。越八年而卒。

學術大要

習齋，北方之學者也，早年爲學，亦嘗出入程、朱、陸、王，篤信力行者有年，一旦翻

孔孟程朱判然兩途

宋學兼訓詁清談禪宗鄉愿之弊

然悔悟，乃并宋明相傳六百年理學，一壁推翻，其氣魄之深沉，識解之毅決，蓋有非南方學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諸人所及者。據年譜，習齋五十八歲告李塨恕谷云：

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為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

其斬截痛快如此。又嘗與桐鄉錢曉城書，謂：

僕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僕竊謂其禍甚於楊、墨，烈於嬴秦。每一念及，輒為太息流涕，甚則痛哭。

習齋記餘。按：陳臥子時文「子所罕言」，謂：「聖人既沒，其流益深，言利極於戰國之縱橫，言命極於魏、晉之玄言，言仁極於宋儒之講學。嗚呼！使聖人復起，將何以廓清耶！」晚明八股文，乃與習齋語調相似。

其鋒鋩嚴峻又如此。而其所謂孔孟、程朱，判然兩途者，習齋又為之明白分辨。年譜載：

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觽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亦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帶，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研、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此可謂爲孔孟、程朱劃一極清晰之界線，其情形眞可畫，使人千載如覿面也。習齋又言之曰：

> 入其齋而干戚羽籥在側，弓矢玦拾在懸，琴瑟笙磬在御，鼓考習肄，不問而知其孔子之徒也；入其齋而詩書盈几，著解講讀盈口，闔目靜坐者盈座，不問而知其漢宋佛老交雜之學也。

不從心性義理上分辨孔孟、程朱，而從實事實行爲之分辨，此梨洲、亭林、船山諸家所未到。習齋謂卽此是程朱、孔孟眞界限，其實卽此是習齋論學眞精神也。

宋學惟一大病曰無用

習齋分辨孔孟、程朱者在此，則習齋所以反對程朱者亦可見。**習齋反對程朱，只有一意，曰「無用」**，習齋於此尤痛切言之，曰：

> 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而出必為天地建平成之業，……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仲弓、子路之輩，不可多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兄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兩手以少帝付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存學編性理評。）

宋儒高自位置，每以道德純備，學術通明，自負為直接堯、舜、孔、孟之傳，而漢、唐君相大儒，事功赫奕，宋儒輕之曰「雜霸」。習齋評量宋儒，則不從其道德、學術著眼，即從其所輕之事功立論。蓋宋儒之所輕，正即習齋之所重也。習齋又曰：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艱，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悽然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嘆，為生民愴惶久之。同上。按：崇禎末，有人書一儀狀云：「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拜。」貼於朝堂。語見呂晚村何求老人殘稿。宋、明儒學，未必真禍國誤國，禍國誤國者乃科舉八股耳。清代諸儒，詆排程、朱宋學者，其意頗多激於八股，顏、李尤甚。讀者於此下所舉，若以八股舉子之情形為之體味，當益覺所言之真切也。

宋學無用之兩大端

然則宋明儒學之無用，宋明儒者自知之，自言之，又自愧之矣。為天下生民著想，究當孰重孰輕？憑諸儒良心之嘆，又究孰重孰輕乎？此不煩言而決矣。儒學之無用，其為害最大者，在靜坐，在讀書，習齋言之尤痛切，曰：

靜坐讀書

……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鉅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牀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起一才。王五公山人集偶記：「鹿先生（伯順）幼有大志，欲盡讀古人書。夏月納足甕中，冬擁絮讀，半夜漏至五鼓。」可證北方學者尚博之風亦已有漸。……祁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夜明。……

讀書脆弱人體魄

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

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同上

習齋痛論讀書無用，不徒證之以目擊，又歷考之於史事。謂：

讀書耗損人神智

古今旋乾轉坤，開物成務，由皇、帝、王、霸以至秦、漢、唐、宋、明，皆非書生也。讀書著書，能損人神智氣力，不能益人才德。其間或有一二書生，濟時救難者，是其天資高，若不讀書，其事功亦偉。然為書損耗，非受益也。言行錄教及門。

然則書之於人，不惟無益，抑且有害，當身之目擊，前史所詔告，至彰彰矣。故曰：

讀書病天下禍生民造成章句浮文之局

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讀書者之禍，讀書者自受其禍。而世之名為大儒者，方且要讀盡天下書，方且要每篇讀三萬遍以為天下倡，按：此指朱子。歷代君相，方且以爵祿誘天下於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聖賢、大豪傑，不能破矣。言行錄禁令。

習齋又以讀書比呑砒，但見才器，便勸勿多讀書，謂：

讀書如呑砒

僕亦呑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至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

周、孔之道。但於途次聞鄉塾羣讀書聲，便嘆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人把筆作文字，便嘆曰：可惜許多心思；但見場屋出入人羣，便嘆曰：可惜許多人才。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志人，便勸之多讀；近來但見才器，便戒勿多讀書。（朱子語類評。）

教人讀書罪在朱子

而以教天下多讀書歸罪於朱子，曰：

> 朱子論學，只是論讀書。（存學編卷四。）

> 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朱子語類評。）

讀書所得之智識不足恃

且習齋所以深不喜於多讀書者，不惟謂其無益於事功，抑且謂無益於知識。蓋習齋論學，一以事功為主，知識之無益於事功者，不足為知識。今讀書既無益於事功，則讀書得來之知識，自亦不足為知識也。故曰：

> 率古今之文字，食天下之神智。（四書正誤卷四。）

> 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朱子語類評。）

讀書人便愚，多讀更愚；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四書正誤卷二。

又曰：

以讀經史、訂羣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為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為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存學編卷三性理評。

習齋既譬之於琴，又譬之於醫，曰：

> 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為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以為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為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為醫也。（存學編卷一學辯。）

又譬之於走路，曰：

> 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言，便當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蕩蕩周道上，鮮見其人也。（存學編卷三性理評。）

又曰：

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年譜）

著書無用而有害

習齋既不喜讀書，因亦不喜著書。故曰：「空言相續，紙上加紙。」（習齋記餘大學辨業序）深識其無用焉。且讀書如吞砒，則著書應無異於販砒，不惟無益，亦且為害。故曰：

虎豹已鞹矣，猶云寧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言已盡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年譜）

又曰：

文墨世界

文章之禍，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同上）

孫夏峯門人張天章見習齋存學編，曰：「何不著禮儀、水政書？」習齋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又觀李塨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

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習齋評之，曰：「見確如此。乃膺當路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故其誡恕谷曰：

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儒者本業哉？均見年譜。

身世與紙筆

又曰：

諸儒之論，在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則言之悖於孔孟者墜也，言之不悖於孔孟者亦墜也。習齋記餘未墜集序。

誤認孔子

而後儒所以翠重著書爲文者，習齋謂是誤認孔子而然。故曰：

漢、宋之儒，但見孔子叙書、傳禮、删詩、正樂、繫易、作春秋，誤認纂修文字是聖人，則我傳述注解是賢人，讀之熟、講之明，而會作書文者，皆聖人之徒

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虛花無用之局。（四書正誤卷三。）

又曰：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宋儒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卽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存學編卷三。）

靜坐無用

習齋既反對讀書，更反對靜坐。嘗謂：「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於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試問一日十二時，那一刻是堯、舜、周、孔？」（朱子語類評。）又嘗與張天章辨，張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書亦不容已。」習齋均非之，曰：

孔子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為之也。如做富翁者，不學

其經營室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徙、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無與於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年譜）

習齋早歲習靜坐，學神仙，故深知其境界。而所以反對之者，亦惟一點，曰「無用」。其言曰：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如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為，不雜以旁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為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為有道矣。予戊申三十四歲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為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

地、不見泥沙、不見風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卽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編。）

習齋又爲之擧實證云：

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仙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覓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北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卽使其靜功綿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愈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其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吾性廣大親明之體哉？（存學編卷二。）

且習齋之斥靜坐，不徒爲其無用，抑且有大害焉。故曰：

靜坐之害使人病弱

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生民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朱子語類評。

使人厭事

又曰：

為主靜空談之學久，則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賢豪且不免，況常人乎？故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年譜。

敬字壞於禪學

習齋既斥靜，又斥「敬」，宋儒言「敬」本無異於「靜」也。故曰：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卽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審固、磬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虛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存學編卷四。

故「讀書」與「靜坐」爲宋儒以來爲學兩大綱，而習齋均非之，曰：

> 朱子歎近日學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爲當時設有眞佛、老，必更歎朱子之講讀訓解爲耗神粗迹；有眞管、商，必更歎朱子之靜坐主敬爲寂守無用。（存學編卷三。）

又曰：

> 甯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雜佛、老章句之學；甯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認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眞學，聖則眞聖云爾。（同上。）

以上習齋評宋學

三事六府三物

習齋所謂眞聖、眞學者，則本之左氏（文公七年。）之所謂「六府三事」。（又見僞古文尚書大禹謨。）與周官之所謂「鄉三物」。故曰：

> 唐、虞之世，學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別有學術，便是異端；周、孔之時，學治只有個三物，外三物而別有學術，便是外道。（言行錄世情第十七。）

「六府」謂金、木、水、火、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三物」爲六德、六行、六藝。「六德」謂知、仁、聖、義、忠、和，「六行」謂孝、友、睦、婣、任、卹，「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習齋論學，必得之於習行，必見之於身世，必驗之於事功，此三者，乃習齋論學大經也。嘗曰：

驗之於用

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年譜）

又曰：

得之於習

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存學編）

各專一事

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聖賢一流。試觀虞廷五臣，只各專一事，終身不改，便是聖；孔門諸賢，各專一事，不必多長，便是賢；漢室三傑，各專一事，未嘗兼攝，亦便是豪傑。（言行錄學須第十三）

人於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

終身司空，棄終身教稼，皋終身專刑，契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聖矣；如仲之專治賦，冉之專足民，公西之專禮樂，而已各成其賢矣；不必更讀一書，著一說，斯爲儒者之眞，而澤及蒼生矣。

以上習齋論從事之方法

又嘗戒恕谷以三減，曰：

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卻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年譜

實學三大綱兵農禮樂

蓋習齋所提倡習行有用之學，舉要言之，惟三端爲習齋所常道：一曰兵，二曰農，三曰禮樂。其言農，則尤主於水利，故其謂張文升曰：

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年譜

習齋言水

嘗與門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

利

又曰：「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祗此三事。」均見年譜。其言農田水利，與同時劉繼莊所論略同。惜乎習齋未著書，今不得其詳矣。張天章勸習齋著禮儀、水利書，知習齋於水利常所稱論，故人勸其著書也。其於尚武習軍事一端，尤常常慨切言之。謂：

習齋言武事

> 朱子重文輕武，……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存學編卷二。

又謂：

> 宋、元來儒者，却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存學編卷一學辨。

又謂：

習齋言禮樂

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習齋記餘卷一泣血集序。）

年譜謂：習齋八歲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蓋先生自蒙養時已不同。又二十三歲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嘗徹夜不寐。復學技擊。五十七歲至商水，訪李子青。子青固大俠，館先生。見携短刀，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耳，技至此乎！」遂深相結。是習齋固精武事。至於禮樂，尤爲所重。謂「宋儒胡子安定外，惟橫渠爲近孔門教學」，（存學編。）因其主以禮爲教也。又謂：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生，俗情亦不入。（年譜。）

又曰：

人心，動物也，習於事，則有所寄而不妄動。故吾儒時習力行，皆所以治心。釋氏則寂室靜坐，絕事離羣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故置數珠以寄念。言行錄刪峯第七。

又曰：

習行禮、樂、射、御之學，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情性，長人仁義。……為其動生陽和，不積痰鬱氣，安內扞外也。言行錄刁過之第十九。

習齋之性善論

習齋治兵農，所以為富強，習六藝禮樂，所以為教化，內聖外王，胥於實事實行見之。而欲求習齋講禮樂之精意，則不可不及於其性善、性惡之辨。最要者在駁正氣質之非惡。其言曰：

氣質非惡

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卽理之氣，理卽氣之理，烏得

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能視卽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固善，卽略且近亦善，第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然後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編卷一。）

習齋謂惡之由來皆在習，不得因習而歸咎於氣質。氣質無惡可言，捨氣質亦無義理可言也。故曰：

渾天地間一性善也。……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貪營鄙吝。以至於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為不義，愛無節文而為無禮，愛昏其明而為不智，皆一誤為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使篤愛於父母，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

惡起於引蔽習染而誤

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水、火、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途，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為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遠人以為道矣。（存性編卷二。）

習齋既謂氣質無不善，所以不善者由於誤，誤由於引蔽，引蔽之而終於誤者在習染。然引蔽不可拒，而習染則可正也。何以引蔽不可拒？以引蔽吾者本亦無不善，因我之誤而遂見其不善也。故習齋持論最重於「習」。曰：

孔孟以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禮樂以去引蔽

而所以正我之習，使勿爲引蔽所誤者，即禮樂也。

與門人習禮畢，謂之曰：「試思周旋跪拜之際，可容急躁乎？可容暴慢乎？禮陶樂淑，聖人所以化人之急躁暴慢，而調理其性情也。致中致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卽在此。」言行錄學問第二十。

禮樂之擴大，則爲三事、六府、六德。故曰：

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累害，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存性編卷二。

禮樂見於事物

三事、六府、六德之擴大，則曰事物。故曰：

「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事物在於習

宋儒主理在事先，故重理而輕事；習齋主理由事見，故即事以明理。其言曰：

> 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存學編卷二。）

習則須動

習齋既謂孔子只教人習事，又謂周孔教天下以動。教天下以動，即教人以習事也。其言曰：

> 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動之聖人也，皆以動造成世道之聖人也。漢、唐襲其動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晉、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無，周、程、朱、邵之靜坐，徒事口筆，總之皆不動也。而人才盡矣，聖道亡矣。吾嘗言：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自信其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矣。（言行錄學須篇。）

故性道正於禮樂，禮樂著於事物，事物通於習行。習齋之意，在使天下皆習行於實事，

而由習行以自明性道，卽謂不明，亦已在性道之中矣。故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百世不易之成法也。……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卽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為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為至乎？（存學編。）

性道既在禮樂之中，亦惟賴禮樂而性道始得完成其作用。

韓子垂問：「道卽在六藝乎？」曰：「子臣弟友，道之歸宿；禮樂射御等，道之材具。若無之，則子臣徒具忠孝之心，而無其作用。如明末死節諸臣，不可見乎？」（言行錄刁過之篇。）

故性道與禮樂，習行與作用，習齋皆一貫言之。合「事」與「動」而為習行，由習行而明性道，由性道而見作用，建功業，合內外，成人己，通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此習齋論學要旨也。故曰：

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合內外，成人己，通身世，打成一片，一滾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廊廟；粗自灑掃，精通燮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德全矣。

然則習齋論學，雖徹頭徹尾側重功利，而亦未嘗忽性道。性道、事功交融互洽，而會其歸於禮樂。禮樂者，內之爲心性之所由導而達，外之爲事功之所由依而立。故曰：

聖人……畫衣冠，飭簠簋，制宮室，第宗廟，辨車旗，別飲食，或假諸形象羽毛以制禮，範民性於升降、周旋、跪拜、次敘、肅讓。又鎔金琢石，竅竹糾絲，刮匏陶土，張革擊木，文羽籥，武干戚，節聲律，撰詩歌，選伶佾以作樂，調人氣於歌韻舞儀，暢其積鬱，舒其筋骨，和其血脈，化其乖暴，緩其急躁。而聖人致其中和以盡其性、踐其形者在此，致家國天地之中和，以為位育，使生民、天地皆盡其性、踐其形者亦在此矣。（習齋記餘與何茂才千里書。）

是禮樂也，事物也，功利也，自習齋論學之系統言之，皆一也。而此諸端，又皆本乎身而發乎動，合而言之則曰「善」。故曰：

為絲毫之惡，皆自點其光瑩之本體，極神聖之善，始自踐其固有之形骸，而異端重性輕形因而滅絶倫紀之說，自不得以惑人心，喜靜惡動因而廢棄六藝之妄，自不得以蕪正道。（存性編卷二。）

此習齋論學大體也。

顏學之地位

以言夫近三百年學術思想之大師，習齋要為巨擘矣。豈僅於三百年！上之為宋、元、明，其言心性義理，習齋既一壁推倒；下之為有清一代，其言訓詁考據，習齋亦一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王崑繩語，見居業堂集卷八與壻梁仙來書。）遙遙斯世，「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以為習齋詠矣。

顏學之淵源

習齋與孫夏峯

然習齋論學，亦非平地拔起，殆亦有其因緣。以余所見，習齋要不失為當時一北方之學者。其學風蓋頗似孫夏峯，其講學制行，蓋有聞於夏峯之風聲而起也。夏峯論學，樸樸無所奇，以視習齋傲睨千載，獨步一世，若遙為不倫；然以夏峯人格之堅實，制行之樸

茂，則習齋所論，正爲近之。習齋嘗謂：「身遊之地，耳被之方，惟樂訪忠孝恬退之君子，與豪邁英爽之俊傑；得一人如獲萬斛珠，以爲此輩尚存吾儒一線之眞脈也。凡訓詁章句諸家不欲問。」（習齋記餘泣血集序。）今夏峯忠孝之大節，禮樂兵農之素行，正習齋四存編中理想之人物，所謂「吾儒一線之眞脈」者。惟夏峯不斥宋儒，不廢著述耳。

習齋之交游

習齋之與夏峯，地相望，時相接，烏得謂習齋不受夏峯影響哉？據年譜：習齋年二十四、五，弟子交游間頗有夏峯門人。三十歲，約王法乾（習齋同學至友。）訪夏峯，以事不果。而同年稍後，即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其後又屢往不一往。

王介祺

五公山人者，王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受業於夏峯，學兵法，究當世之務，習騎射，擊刺無弗工。甲申，闖賊陷京師，山人父子建義旗，起兵討賊，與夏峯共恢復雄、新城、容城三縣，後竟隱不仕。習齋弟子李恕谷、王崑繩亟稱之，以比諸葛武鄉。習齋又謂生平父事者五人：刁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李孝慤。孝慤，即恕谷父也。

刁蒙吉

刁包，字蒙吉，祁州人。李闖躪畿西，包散財糾衆禦之，祁州得免。居父喪，哀毀月餘，須髮盡白，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及母卒，號慟嘔血數升，遂病，不數月而卒，年六十七。初聞夏峯論學而好之，後篤嗜高攀龍書。年譜：習齋年二十七，入祁拜謁刁包，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

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是習齋當時，亦深受刁包影響也。後爲存學編，乃云：「愚嘗上書刁文孝，其答書亦不問人之疑與否，只自己說盡，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見，蓋素日所學，原是說話作文，更無他物與人耳。」卷三。此已爲不滿之辭，要其平日感受，不在文字議論而在樸實爲人處也。張公儀，習齋稱其「檢樸篤實，眞忠眞孝」。張石卿，稱其「品近幼安，心同思肖，廉潔似孺子，甘餓凍似袁安，謙抑樂接後學似郭有道，觀書詳密，講解諄切，雖甚疲病而不倦似朱晦菴，其於秦漢以降二千年間之書，聞見博洽，則未審何若」。又云：「王介祺稱其經濟不可量。」見習齋記餘祭兩氏文。習齋又以張石卿、刁文孝兩人讀書同識。見前引。要之當時北學自成一種風氣，習齋惟反對讀書著述，其他無遠異也。

李孝慤

李孝慤，名明性，字洞初，又號晦夫，亦從學於夏峯。明末，天下大亂，孝慤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植侯比耦，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酹酒祭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年譜王源語。

孝慤與習齋之往返

習齋三十一歲，訪之問學，兩人居伊邇，然孝慤不往報。習齋與王法乾爲學會，邀孝慤，孝慤拒之。復法乾書曰：「足下與易直結道義交，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英浮者其將渾融

乎？矯强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沉潛乎？愚於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睿智之毫不露也。」又復習齋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資不露，浮俗全銷。」又復書略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王五公山人集有回朱易直、王法乾三札，謂：「讀書為格物之大端，須自古今人物涉歷而下，固不止宋代諸賢也。」此規諷兩人排詆宋儒、不主讀書之見解也。又曰：「兩賢力追古道，獨挽頹風，可謂荒萊之特苗，狂瀾之砥柱，然須平以近人，和以惠物，使吾道近洽而遠布，庶幾樂易可親，久而與化。若夫孤高寡與，使人畏而遠之，指而異之，雖一身一家，孤燈獨照，恐久而易危也。愚謂行古道以勇，復古道以漸，成古道以久，傳古道以寬和，輔古道以博雅，則內外兼修，文行備舉，萬物一體之意，在吾襟抱間矣。」此則箴藥之意，大體與孝慤甚似矣。又特引顧涇凡語，謂：「吾輩發念舉事須於太極上有分，若但跟陰陽五行上走，便不濟事。」此則嫌習齋講學太重事物，不根柢心性本原而發也。凡此等處，均可見當時河北學者先輩對顏學之意態。

毛奇齡為孝慤墓表，謂：「顏習齋，博陵儒也，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為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為節目究竟，彷彿班氏、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乃謂先生實學與其說合，齋宿過先生，先生不與見。既而見，不答。先生於諸客之過，未嘗不答，而獨不答於習齋。即習齋亦不以先生不答而不之過。嘗過先生，值他出，見案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先生姓字於屏，每出入必拱揖焉。習齋籍博陵，而寄僦於蠡城

之東村，先生由里居之鄉，由鄉之里居，必經習齋門，不一入也。然而先生遇雖疏，終以其學切實，遣子塨與遊，塨雖秉家學，然亦學其所學云。」西河所述，當親聞於恕谷，其言與恕谷所爲習齋年譜合。惟識習齋闢心學，恕谷嘗面辨之，（見恕谷年譜。）而毛氏仍著其說，非恕谷意。據年譜，習齋三十三歲謁孝慤，約翌日再會，及至，則孝慤以事出

習齋之性氣

矣，見其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云云，習齋歎息而去。王法乾亦告習齋（在前一年。）云：「李晦夫言吾子欠涵養，且偏僻。」則當時孝慤所以拒習齋、法乾之會而與之書，不答習齋之訪，約晤而他出，留示日記以婉規習齋者，皆在此。即習齋亦自言之，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闇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雖有猛勵方強，是暴也，非剛也。」其後孝慤終遣其子學於習齋，乃爲其學之切實。以是而觀，當時北方學者，厲忠孝之節，究兵、農、禮樂，爲風尚之大同，習齋亦莫能外。夏峯巋然爲之倡，王五公、

習齋對夏峯之欽仰

李孝慤之徒，皆足以影響習齋於風聲意氣之微。故習齋三十六歲，既成存性、存學兩編，郵書夏峯論學，自謂「髮未燥，已聞容城孫先生名，己亥二十五在易水，得交高弟王五修，連年來，與高弟介祺，尤屬莫逆，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之一是，而

習齋與同時河北學者之異同

復孔門之舊」云云。是習齋於夏峯，始終敬仰。康熙五年丙午，夏峯講學內黃，舉論語「學而時習」，謂：「一部論語，皆時習之功。」越後四年，習齋始更「思古齋」曰「習齋」。習齋四存編中人物，其實是夏峯、五公一路。四書正誤述孫語「赴的湯，蹈的火，纔做的人」，而云：「畢竟此老好！」時在丁丑二月，則習齋已六十三，而夏峯之卒已踰廿年矣。而其持論之高亢，意度之激厲，所謂「及時發明前二千年之故道，以易後二千年之新轍」者，上夏峯書中語。則習齋之所以成其為習齋也。李孝慤之致疑於習齋者，亦在此不在彼。其後恕谷於習齋，亦頗有獻替，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時恕谷年三十三，習齋年五十七。蓋習齋論學，始終不脫高亢之氣，對宋、元、明理學諸儒，雖排擊已甚，而並世學者交游，為習齋所敬信，如孫、王、李諸人，則仍是理學門中人物，亦即習齋四存編中所理想之人物，當時北方學者氣象率如此。習齋平日精神意度，亦不能遠踰乎此。其持論之高亢，則習齋個人性氣為之。顏、李之學，仍未能劃然與宋、元、明理學分疆割席，此乃習齋講學精神本如此，不得盡以後無繼承為說也。清末譚獻復堂日記謂「習齋門徑略似蘇門孫先生」，可謂知言。

習齋與陸桴亭

其次影響習齋論學者，為太倉陸桴亭。年譜於己酉三十五歲正月著存性編，七月書「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為主」一條，同歲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旨謂孔門教

習齋與王陽明

人，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能謂與桴亭講學，絕無風聲啓召之跡也。故於壬子三十八歲，與陸桴亭書，自述存性、存學大旨，而云「在故友刁文孝座，聞先生有佳錄，即指思辨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嗣刁翁出南方諸儒手書，又知桴亭有人性之善正在氣質之論，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當今之時，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之說。習齋記餘卷三上陸桴亭書在甲寅，此據年譜在壬子三月。又同卷答許酉山御史書，亦謂「聞太倉陸道威學識似得孔、孟本旨，終未謀面，已爲深憾，至欲讀其遺書，竟不可得」云云，此已在丁卯，習齋年五十三矣。恕谷亦云：「明季盱眙馮慕岡著經世實用編，即重六藝；淸初太倉陸桴亭有思辨錄，講究六藝頗悉，皆與習齋說不謀而合。」語見後集一醒葊文集序。今習齋上夏峯、桴亭兩書，同列存學編首卷。桴亭、夏峯，同爲斟酌朱、王，調和折衷之學者，習齋氣象近夏峯，議論近桴亭，學術大體，實不出斯二人之間。其後恕谷卽欲以桴亭思辨錄主敬之說，補習齋講學對於心性一部之偏缺。則習齋四存編議論，雖對宋、元、明以來理學諸儒高論排擊，而其精神意趣，仍不能有以遠踰乎彼者，其間消息，亦卽此可悟也。

習齋論學，在北如夏峯，在南如桴亭，於其思想議論，皆有影響染涉，既如上列。而據余所見，習齋種種持論，更似頗有近陽明者。四庫提要評習齋存性編，亦謂「其學大概源出姚江而加以刻苦」，是當時館臣，已有見及此者。方望溪鹿忠節公祠堂記（文集卷十四）謂：「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余論習齋學風，淵源夏峯，其蹊徑之近陽明，自可推見。惟

習齋平日，於程朱極呵斥，陸王則不復置辨矣。謂其頗近陽明，人或不信，然文字具在，可以覆按。習齋每言：「吾人有生後皆因習作主。」習齋早年深喜陸王，其後轉治周、程、張、朱，又轉而排斥之，不自悟其所以排斥周、程、張、朱者，乃頗有幾許論點源於其最先所深喜之陸王，潛滋暗長，盤據心中，還爲根核，雖已經幾度之變化，要爲其先存之故物，正是習齋所云「因習作主」之一例。惟身習易見，心習難知，可以微論，難以確說；亦有自不承認，而旁觀默察，灼然可見者。習齋尙習行，輕講誦，謂：「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此等正是象山以朱子爲支離之意。反對讀書，亦象山當日已然。故習齋謂「『六經皆我註脚』，乃陸子最精語，亦最眞語」也。（習齋記餘閱張氏王學質疑評。）而文盛實衰之弊，陽明言之尤慨切。曰：「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又曰：「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尙重、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至於重習行，所謂「必有事焉」之教，則卽陽明「知行合一」之論也。陽明常提「事上磨練」，其意始終未改，其卒前一月答聶文蔚書，猶謂：「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又曰：「盡天下之學，未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梨洲

明儒學案，於陽明重行之意，再三發明，謂：「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卽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只在知上討分曉之非。」所論良爲有見。四書正誤卷六引錢緒山解「操則存」，謂：「操如操舟，其妙在柁，不是死操，又如操軍、操國柄，必要運轉得；今操心却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習齋云：「予嘗如此解法，不意緒山已先得吾心。」其實緒山所云，亦陽明「事上磨練」之旨耳。習齋論學大體無以異之，習齋自不覺耳。且習齋深惡紙墨講誦，其意實由目擊當時八股應舉之害而起。故其評宋儒，謂：「在當日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卽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纔能揣摩，皆務富貴利達。」存學編。故曰：「爲治去四穢：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又曰：「宋儒是聖學之時文。」凡習齋所譏文章之禍，紙墨講誦之害，實皆可謂其有感於並世之八股舉子業而發。此一層亦與陽明合轍。參讀本書第七章。故習齋弟子朱主一有言：「明之亡天下，以士不務實事而囿虛習，其禍則自成祖之定四書五經大全始。三百年來，僅一陽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舉俗學入人之蔽已深故也。」戴望顏氏學記卷十。李恕谷平書訂，亦謂：「明代大學士，卽相臣也，不用歷練禮樂兵農親嘗民事之官爲之，而但以科舉高第選入翰林，弄筆磨墨，坐至館閣。」此所謂「科舉高第」，雖必誦朱子書，然究不能謂卽朱子學，治顏、李者，於此必當熟辨。由斯觀之，王、顏兩家，自其反虛文、重實事之一節言，實有共通之點。其所抨彈，或及於朱子，其觀感所發，實由於朝廷之功令，學子之俗業也。此卽以後漢學家反宋，亦不脫此意。參讀本書第四章。習齋又常比論朱陸兩家，謂：「章句之惑，陸輕於朱；禪寂

之妄，朱減於陸。」又曰：「朱子看陸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張烈著王學質疑。看王子之弊又甚透。」又曰：「王學誠有近禪，僕亦非敢黨王者。」其攻陸王語皆隨分無氣力。且其書攻朱多，攻王少。而攻朱語多似王說。習齋以遵行朱子家禮，遂悟宋儒講學不可靠，正與陽明格庭前竹子故事一例。習齋雖決不肯自認近於陽明，然持論實多相近。其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至引陽明有云：「與愚夫愚婦同底便是同德，與愚夫愚婦異底便是異端。」以折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課，此決非習齋有意袒王攻朱，乃其意徑思理之流露於不自覺也。又陽明教約，亦有習禮歌詩以存心之說，與習齋論禮樂意相似。凡此比附，非謂顏學必來自陽明，特見論學之家，雖己所力斥，而轉不免有精神相類之點，甚難以文字言說判其違合耳。

習齋平日最要理論，莫如習行六藝，以爲古人皆各精一藝，後世思兼長，乃自欺欺世。言行錄載：

問果齋：「自度才智何取？」對云：「欲無不知能。」先生曰：「誤矣！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後世菲資，乃思

兼長，如是必流於後儒思著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無能，其實一無知也。」言行錄刁過之。李恕谷平書訂，謂：「天下當為不可不為者，皆正途，不可言雜。謂歷象、太卜、考工、岐黃為雜，猶是宋、明書生習氣，非古也。」顏、李論學，不避粗，不避雜，皆其見精神處。

陽明拔本塞源之論

此其意，陽明於答顧東橋書所謂「拔本塞源」之論者曾詳言之。此為王學絕大理論，惜乎發之晚年，未及深闡；王學後人，亦少能光大之者。即以習齋痛言慨論，其深切著明，似猶少遜。今備錄其說以相比，亦足見王、顏兩家議論異同之一斑也。其言曰：

>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而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
>
>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有我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

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

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幷力以求遂其仰事俯畜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易學易能，而易成才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昌，孔孟既歿，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

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及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鬭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

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以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

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

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凡此所言，自漢以來，訓詁、記誦、詞章之學，習齋所深斥者，陽明已先及；虞廷盛治，禮樂政敎、水土播植，習齋所力倡者，陽明亦同之；各就其性分之所近，專治一藝以成才，而靖獻於天下，陽明、習齋所論無異致。習齋之見，何以自別於陽明？惟陽明深非功利，習齋則澈骨全是功利，此爲兩人之所異耳。魏禧冰叔謂：「文成功蓋天壤，一洗千古道學空疏之恥。」陽明非不重功業，惟立說與習齋自異。

習齋之功利主義

郝公函問：「『正誼』、『明道』二句，似即『謀道不謀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曰：「世有耕種而不謀收穫者乎？有荷網持鉤而不計得魚者乎？抑將恭而不望其不侮，寬而不計其得衆乎？這『不謀』、『不計』兩『不』字，便是老無釋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難後獲』、『先事後得』、『敬事後食』三『後』字無弊。蓋正誼便謀利，明道便計功，是欲速，是助長；全不謀利謀功，是空寂，是腐儒。」公函曰：「請問謀道不謀食。」曰：「宋儒正從此誤，後人遂不

謀生。不知後儒之道，全非孔門之道。孔門六藝，進可以獲祿，退可以食力，如委吏之會計，簡兮之伶官可見。故耕者猶有餒，學也必無饑。夫子申結不憂貧，以道信之也。若宋儒之學，不謀食，能無饑乎？」言行錄教及門。

習齋議論如此，而恕谷已言之，曰：

思學術不可少偏。近聞習齋致用之學，或用之於家產，或用之於排解，少不迂闊，而已流雜霸矣。故君子為學，必慎其流。李恕谷年譜。

陽明「拔本塞源」之論，惜乎發之晚年，未及深闡，遂使後之治王學者，仍墮入身心性命重霧之團，於陽明拔本塞源論大旨，不聞有所提撕警策，於陽明所陳易從、易學、易能、易成才之道，似未著意。及習齋激於宋、明以來理學諸儒之流為空虛無用，而矯之惟恐其不正，凡所高論排擊，固已極痛切無蘊蓄矣，然全尙功利，流弊亦不免。其後浙東有章實齋，著文史通義，深斥經學家訓詁考據之無當於實事實理，議論時與習齋相會通；而謂學術功力必兼性情，卽王氏良知遺意，則與習齋功利異趨矣。今人方盛倡功

利之論，習齋四存之旨，極爲潮流所重，然若補之以實齋性情之說，而溯之於陽明拔本塞源之教，以習齋所謂「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爲天地造實績」者，見上陸桴亭審。合之於陽明易知、易從、易學、易能、易成才之說，而無惟以功利爲首倡，或者乃有合於恕谷所謂「學術不可少偏」之微意也。

顏學之流衍

夫學術之異同，難言之矣，而學術之流變，尤爲難言。習齋論學，慨然欲以改易二千年之舊轍，而一傳爲恕谷、崑繩，不聞繼起，斬焉遂絕；且恕谷、崑繩，其精神意氣，亦復與習齋當日所想望者若有不類。何也？蓋習齋雖對宋、元、明以來理學諸儒，高論排擊，而其爲學大體，仍自與宋、元、明以來諸儒走上同一路徑，未能劃然分疆割席，則其結果，自祇限於此而已也。習齋力斥誦讀紙墨工夫，然極尊古，持論必以堯、舜、周、孔爲歸，所倡六府、三事、三物、四教，皆根據古籍；則其學術根源，初與其排擊之諸儒非有異致，惟諸儒言大學、中庸，習齋言僞尚書、僞周禮耳。習齋又曰：

習齋之尊古

僕謂古來詩書，不過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真僞可無問也，卽僞亦無妨也。今與之辨書册之真僞，著述之當否，卽使皆真而當，是彼爲有弊之程朱，而

我為無弊之程朱耳，不幾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習齋記餘寄桐鄉錢生曉城。）

習齋不尙誦讀著述，意則然矣，然習齋所謂經濟，意在隆古乎？抑在當時乎？若在當時，則習行路徑，當求之實事實物，不必求之古詩書也。若意在隆古，古書眞僞未辨，當否未判，奈何遽奉以爲習行之譜？今習齋言經濟，多混之於禮樂；言禮樂，多本之於古昔；言事物，亦以揖讓升降、弦歌舞佾、衣冠金石爲主，並未深發當時切用之意，則烏從閉學者誦讀考究之功？故恕谷初從學於習齋，習齋規恕谷，策多救時，宜進隆古；恕谷亦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恕谷年譜。又習齋力主復封建，恕谷頗不以爲是，師弟商榷者數年，未能合一。見恕谷存治編跋尾。）夫盡執古法，而戒人爲誦讀紙墨工夫，則不知古之果如何也。故恕谷又言之，曰：「思向論禮，未能考古準今，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又有戒恕谷者，曰：「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將蹈宋、明書生覆轍。」恕谷答之曰：

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缺，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髣髴，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非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

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自我定禮以為習行者也。矧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宜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制釐然也，修之家，獻之廷，無變易者，然殷輅、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為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僨蹟。其考議之當急，為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復；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質誰？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恕谷年譜。）

自習行折入考究為顏學自身一歧點

是則恕谷早年雖曾規習齋盡執古法之非是，（時年二十七。）其後乃不得不自習齋之習行折而入於考究。（時年四十五。）自此河北實踐之學，終與南士博雅同流，卒亦不出誦讀紙墨之外。吳、皖考經之學既盛，章實齋始創「六經皆史」之論，謂：「『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眞知古制者。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謂可以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文史通義史釋。）故習齋重習行而必則古昔，不免為其學術自身所含之歧點者，一也。（習齋泥古之病，朱蓉生無邪堂答問論之極析。）

又習齋既盛倡事物功利之學，而仍不免心性禮樂之見，故平日持論雖甚激昂，其制行則

仍是宋、明諸儒榘矱。（孝慤之終命其子恕谷從學者亦由此。）尤著者，習齋力斥靜坐之非，而自有一番工夫，名曰「習恭」。

習齋之習恭與宋儒靜坐之異同

> 杜益齋問：「習恭即靜坐乎？」曰：「非也。靜坐是身心俱不動之謂，空之別名也；習恭是吾儒整修九容工夫。媿不能如堯之允，舜之溫，孔之安，故習之。習恭與靜坐，天淵之分也。」（言行錄王次亭篇。）
>
> 游馬生學，教之習端坐功，正冠整衣，挺身平肱，手交當心，頭必直，神必悚；如此則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則諸妄自退聽矣。（言行錄學人篇。）

凡此所謂「習恭」、「習端坐」者，縱謂與靜坐不同，却不能不說與宋儒所謂「敬」者相似，故習齋於宋儒論敬，亦謂是好字面。若真如習齋所教習恭、習端坐功夫，便已是朱子「主敬」三法：伊川之「整齊嚴肅」，上蔡之「常惺惺」，和靖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也。「正冠整衣，挺身平肱，手交當心，頭必直」，即伊川「整齊嚴肅」法也。「神必悚」，即上蔡「常惺惺」法也，豈有神必悚而昏惰不常惺惺之理？「天理作主，諸妄退聽」，即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法也。不容一物，本只是不容諸邪，故又曰

「主一之謂敬」，「一」卽天理矣。則習恭、習端坐，又便是延平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龜山所謂「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矣。夫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本只是說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外，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高景逸語。）故宋、元、明儒者主敬主靜，其實出於一源，敬、靜工夫，到底還是一色，惟字面不同耳。今習齋所謂習恭、習端坐，與彼亦復何異？而云有天淵之別耶？（西山眞氏教子齋規：一曰學禮，二曰學坐，三曰學行，四曰學立，五曰學言，六曰學揖，七曰學誦，八曰學書。習齋之所謂「習」，正是西山之所謂「學」。）年譜載習齋三十歲有「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一條。王崑繩說之曰：「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自今觀之，「脫去窠臼」之說，似未全是。變靜坐爲習恭，正又其所論「有生後皆因習作主」之一例。習齋於此等處，既未能擺脫，又不顧深談，而只架空過去，轉成其學術之疎漏。故其後恕谷又規之，曰：

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窺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力也，（時恕谷年四十一，習齋年六十五。）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實。先

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於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於日記首，日服膺之。（習齋、恕谷年譜均見。）

自經濟折入存養為顏學自身之又一歧點

習齋稱恕谷「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乃外出得之者，恕谷前年（四十歲。）南遊，得見陸桴亭思辨錄，論體驗未發一節，始悟此意，歸告習齋，習齋服膺其說。是年冬，習齋始閱桴亭思辨錄，蓋亦由恕谷處得之也。恕谷三十九歲遊越，問樂於毛奇齡。奇齡謂：「習齋好言經濟，恐於存養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恕谷面辨之，謂：「顏先生省心之功甚密。」然恕谷於毛氏語，不能無耿耿。後得桴亭書，自謂存養之功稍進，又以是規習齋。故恕谷答邵念魯書，（在四十二歲。）自述為學經歷，謂「少承家學，弱冠從習齋先生遊，年幾四十，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而存養之功亦稍進」也。此習齋論學，事物經濟與心性存養並重兼顧，又為其學術自身之歧點者，二也。（梨洲雖力闢王學，然於靜坐養心諸法，實少用力。若以此點觀之，習齋倘守舊，而梨洲已趨新，不得徒以文字言說判兩家學術之境詣矣。）

習齋又言之曰：「端坐習恭，則扶起本心之天理，天理作主，則諸妄自退聽。」（語見前引。）此所謂「本心之天理」者又何物乎？明道嘗云：「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

本心之天理

伊川亦云：「人只有個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天理」二字，正是宋明理學家惟一最上宗主，六百年來深思苦索，强探力辨，只求所以體貼此天理而存守之耳。習齋若主理由事見，則惟論事物習行，更不須此本心之天理；習齋若主理由功著，則惟求效用功績，亦不須此本心之天理；若謂事物功利之外，而吾心自有天理，則此處大須體會，不得謂習恭端坐，即自扶起也。若謂本心之天理，與事物功利交濟互成，實屬一體，則下手工夫，將自事物功利以認識本心之天理乎？將自本心天理以完成其事物功利乎？凡此於習齋書中均未詳及。故恕谷規其師，謂養心功少，而自有取於桴亭。此爲顏學仍不免折入宋學心性之一途。又習齋論習恭端坐，推本古禮，又謂禮樂所以存心盡性，而於心性一邊實少闡發。苟不能推明我之心性以興禮樂，則不得不講求古人之禮樂以範我之心性，而年遠代湮，所以講求古之禮樂者，又不得不借途於考據。恕谷之自有取於季野、西河以補其師之缺憾者在此。此又顏學所以仍不免折入漢學考據之一途也。

顏學之根本病

習齋論學，雖欲力反自來漢、宋諸儒之病，然其學術自身，仍有歧點，未能打併歸一，成嚴密之系統，爲精細之組織。一傳爲恕谷，於習齋精神已有漏走，已見散漫。自習行轉入於考究，則以後三百年漢學考據訓詁之說也；自經濟轉及於存養，則以前七百年宋

禮樂之兩面

學心性靜敬之教也。宋學既不能振拔，故存養一端，終歸冷落，而考據遂成獨步。顏學亦自此消失矣！今考顏學體系，以習行代訓詁誦說、著述紙墨之功，以事物代心性義理、靜敬玄虛之談，其議論本甚粗猛，甚痛快，帶有革命之氣度，而終歸於與舊傳統相妥協、相消融者，則厥在其講禮樂之一端。習齋講學，以禮樂與習行、事物爲鼎峙之三足，而尤以禮樂爲大厦之獨柱，以禮樂打併內外，貫通古今，功利與性天，亦於此交融，最爲習齋制行講學精神所寄，而實亦顏學未能超出舊傳統卓然自拔之所由也。夫禮樂貴乎當時，而習齋泥於隆古；禮樂本古代政治上一種已陳之芻狗，而習齋以之爲個人性命惟一之寄托。故禮樂之一面爲習行、爲事物，習齋所欲以痛砭舊傳之病者；而禮樂之又一面則爲性天、爲古聖賢堯、舜、周、孔，仍是漢儒訓詁考據、宋儒心性虛玄之見解爲之作用、爲之調遣。舊日之病根，盤踞已深，習齋未能斬伐驅逐，空言呵斥，雖言之已厲，亦復何補？間日之瘧，去而復來，亦其宜也。然言北宋以來千年之學術，習齋之氣魄力量，要不失爲一豪傑。恕谷言：

思顏先生之強不可及。恕谷年譜。

習齋爲北方之强

知師莫如弟子，恕谷可謂眞知其師者。習齋，北方之學者也，其强不可及者，亦不失爲一種北方之强也。

恕谷傳略

李塨，字剛主，別字恕谷。保定蠡縣人。生順治十六年，卒雍正十一年，（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七十五。少從學習齋，後世稱曰「顏李」，習齋聲光，由先生而大也。康熙二十九年庚午舉於鄉。至都，左都御史吳涵聘主其家，命子弟從學六藝，且爲刊所著大學辨業，一時顯達皆過論學。安谿李光地爲直隸巡撫，聞先生名，欲延致，命門人徐元夢道意，欲持先生所著書往，曰：「李公虛左以待，先生寧不往見？」曰：「都民也，往見非義。」卒不往。時三藩平，四方名士，競會都門，無不樂交先生，鄞縣萬季野負重名，稱先生「聖學正傳」，慕從益衆。先是，宛平郭金湯子堅爲浙桐鄉令，一歲使者三至，聘先生往，擧邑以聽，期年，政教大行。及晚年，楊勤愼修令陝西富平，亦敦請先生往，曰：「學施於民物，在人猶在己也。」應之。先生曰：「富邑，亂國也，治須嚴，然嚴

不傷寬乃得。」教之禁鬬爭，斷賭博，勤聽訟，減催科，抑強恤弱，行之如桐鄉時，民俗遂變。乃語以旌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桑，興水利。愼修從先生言，百廢俱舉。關西學者聞風而至。既歸，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以召學徒，從游日盛，年龔堯用兵西陲，以幣再來聘，皆力辭，稱病篤。隱居治農圃，卒於家。

學術師友大要

恕谷論學大體

恕谷從學習齋，論學大體相似。曰：

> 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

因深斥明末學風，謂其：

> 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八比應試，高者談性天、纂語錄，卑者疲精亂神

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利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蠭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為之慚且慟也。（書明劉戶部墓表後。）

善人書生之學

又曰：

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尋之經書，……而習行少，講說多。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寔、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夫、霍光等；而專箋註傳經為儒者，……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線。……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而沿流既久，尋源為難。知訓詁不足為儒，而內益之以心性，外輔之以躬行，……退處則為鄉黨自好，立朝願為講官諫臣，所稱特開門戶以轉世教者，不過如是。……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猷，則拱手推之粗悍豪俠，其自負直接孔孟者，僅此善人書生之學而已。……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辨事之官。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此指孫爔。）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

方面，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以致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嗚呼！誰實為此！無怪顏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與方靈皐書。）

其痛論漢以下儒學疲軟空虛，與習齋如出一口。其對宋、明以來理欲之辨所持見解，亦守習齋論旨。謂：

「理」字聖經甚少。中庸「文理」與孟子「條理」同，言道秩然有條，猶玉有脈理。……理見於事，……今乃以「理」代「道」，而置之兩儀人物以前，則鑄鐵成錯矣。（傳注問。）

夫事有條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是理別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離事物何所為理乎？（同上）

即以「理」代「道」字，而氣外無理。……未有陰陽之外，仁義之先，而別有一物為道者；有之，是老莊之說，非周孔之道也。（同上）

此辨理字視習齋尤明晰，謂理在事中，不在事先，與以後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言理，如

出一轍，其實亦自明儒理氣之辨來也。又曰：

> 陽明有格去物欲之說，近宗之者，直訓「物」為私欲。……己之物，耳目是也，今指己之耳目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外之物，聲色是也，今指工歌美人而卽謂之私欲可乎？其失在「引蔽」二字，謂耳目為聲色所引蔽而邪僻也。不然，形色天性，豈私欲邪？猶人羨人金玉而盜之，始謂之盜，始稱之贓。豈人與金玉，並未染指，而卽坐以盜名，定為贓物邪？是昭烈之指有酒具者而誅其犯酒禁也。（大學辨業卷三）

此卽習齋「義理在氣質之中，氣質無不善，引蔽而始有不善」之見也。又曰：

> 聖門專重學禮，宋儒專言去私。學禮則明德、親民俱有實事，故曰「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祇在與私欲相爭，故訓「克」曰「勝」曰「殺」，訓「禮」曰「天理」，而履中蹈和之實事，程子四箴皆不及焉。遂使二氏「剪除六賊」之說得以相雜。始以私欲為賊而攻伐之，究且以己之氣質為賊而攻

伐之，是戕賊人以為仁義也，其害可勝道哉！（傳注問。）

所謂戕賊人以爲仁義，猶東原「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之說也。又曰：

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概棄擲為粗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執理自強，遂好武斷。（惲氏族譜序。）

此則東原「宋儒以意見爲理」之說也。凡此皆本之習齋，亦有與習齋持論稍稍相出入者，大體已詳習齋學案，此不具。惟習齋以博野一老儒，窮死獨守，聲光甚闇；恕谷則歷游南北，交遊既廣，名譽藉甚。使當世知有顏氏之學者，胥恕谷爲之。而習齋當日精神，亦僅恕谷一傳而止，是顏氏之學至恕谷而大，亦遂至恕谷而失，略述恕谷師友往還之間，可以見其微。而習齋、恕谷師弟子之間，其相處尤多足以風末俗者：

習齋恕谷之交誼

據年譜，恕谷年二十一，始訪習齋，深以學習六藝爲是。翌年，聞習齋責側事，往諫，

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使之欺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媒還原銀，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目瘡，昏則惰，惰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既是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卽同恕谷尋媒，出原銀十九兩贖女，出之其父。恕谷服習齋改過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時恕谷年二十二，習齋年四十六。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瘼矣，尙忍膜外？」恕谷泣下。自此常與習齋會質日記，互致箴規。自言：「思每會，顏先生諍譏，致愧赧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三十一。而恕谷於習齋亦時有所獻替：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恕谷主通功易事。二十四。

與習齋曰：「人有囊無一文，而不害其為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小

者。」習齋曰：「足下家貧累衆，不謹將致變操，宜小之，愚勉大之。」二十五。

習齋規恕谷策多救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盡執古法，宜酌時宜。同上

恕谷年三十一歲，始執贄習齋正師弟禮。

習齋過恕谷，見諸友歡聚，謂曰：「吾當勉于狎足成歡，子當勉于莊足成禮。」三十二。

習齋南遊，教恕谷強立，減誦讀。恕谷規習齋勿多言高亢浮躁。三十三。

恕谷規習齋，道大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習齋書於日記之首。顏五十九。

恕谷南遊歸，謁習齋質學。習齋曰：「此行歷練可佳，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三十七。

恕谷第二次南遊歸，往拜習齋，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窺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習齋曰：「然。」四十一。

恕谷之重視交游

師弟子之相處如此，洵足感矣！而恕谷生平，於交遊尤重視，嘗言：

自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兄事之；漢儒甚重游學，至於擔簦、都養、司掃除，不告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多聲氣。塨於先正無能為役，少年食糠覈，衣鶉結，貧甚，然不敢自棄。入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嘗步往。既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儁，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愚至陋，而於身心頗有功力，經濟頗有見解，禮樂、兵農、經史頗有論著，考古幾過萬卷，皆朋友力。……人僅欲為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盡性至命，參贊化育，繼往開來，舍友其何以哉？（答馮樞天書。）

又與王崑繩書曰：

塨滯都門，實非所樂。兼之顏先生年邁無與，見則促以歸里，然尚未能者，以今世如李中孚、竇靜菴，皆卓然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戶庭而可

爲矣。如塨者，竊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則繼往開來，責難謝焉。當此去聖既遠，路岔論厖，非遍質當代夙學，恐所見猶涉偏固，不足聞道。又挽世嚮衆，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誰聞之？（時年四十三。）

又與馮辰言正學難合，辰曰：「宜弢晦。」恕谷曰：

如守習齋之道而專弢晦，覆蔽澌滅矣，何以明行於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通聲氣、廣交遊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此道亦傳。此顏先生意也。（時年四十九。）

顏李絕不同之一點

習齋窮壤一老儒，而恕谷汲汲於通聲氣、廣交遊，實爲師弟子絕不同之點。恕谷之汲汲於此，求以明行習齋之道，意誠慨切矣，然恕谷自稱考古幾過萬卷，顯背師門之旨。而恕谷之移情考古，則自南遊始。

恕谷南遊及其思想之轉變

年譜：恕谷三十七歲，以郭子堅招往桐鄉，遇王復禮草堂，（山陰人，陽明五世孫。）爲恕谷言太極圖本道家說，今本大學、孝經係朱子改竄，考辯甚博。恕谷由是始聞南方考訂之學。歸謁習齋，習齋戒以勿染南方名士習，然尚未溺情於著述也。

恕谷與毛西河

翌年，毛大可寄其駁太極圖、駁河圖洛書二種至，（大可子姬潢，與恕谷爲同年。）明年（三十九。）恕谷以郭氏兄弟堅邀，再如浙，習齋囑以無作無益詩文；而恕谷是年上習齋書，論宋儒學術之誤始周子，以太極圖及河圖洛書爲說，顯已走上南學考訂路徑，與習齋精神歧出矣。是年選陶淵明集，選韓昌黎文，亦與習齋叮囑之意正反。大可又書至論學，遂如杭問樂，訪王草堂，又見姚立方，蓋皆精於考訂，有以動恕谷之心。毛氏論習齋好言經濟，恐於存養有缺。在毛氏之意，蓋欲搖恕谷，使捨習齋而已從，恕谷雖力辨顏先生省心功甚密，然其後恕谷又自以缺存養規習齋，恕谷思想之轉變，實肇於此。又明年四十，恕谷投受業刺於毛氏，又與論易，自後恕谷治易諸書，皆自王、毛二氏發之。又恕谷初至桐，有錢曉城者，名煌，首以弟子禮來謁，曉城亦習考據，有壁書辨僞、中庸辨、孟子疑義諸書，蓋有聞於閻百詩、姚立方之說者。（恕谷論學卷二，有「錢丙不講學問，不講持行，專以明理爲言。年來加以狂怪，將大學、中庸、古文尚書、易繫辭、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有見者，有未見者，望風而詆」一條，其人疑卽錢曉城，其學蓋不足道。）恕谷於考核本非長，挾其師「六府、三事、（見僞古文尚書。）三物」（見僞周禮。）之說而南，聞曉城之論，不能無辨，而無以窮搜博考爲自信，成書一卷，呈大可。大可故喜名，不欲人出己右，已心妒百詩辨僞古文獲盛名，務欲凌出之，得恕谷說則大喜。乃急爲古文尚書辨白，先成定論四卷，後乃爲寃詞八卷。大可自負博才，

恕谷欲以考訂爲衞道

不免以急名忌前爲恕谷所誤，而恕谷乃欲借大可之博辨爲習齋作護符，則又轉自誤也。

其上毛氏書謂：

> 今人辨尚書有僞之說，先生旣有駁正，此事所關非小。……閻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略觀之，錢生曉城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尚書不已，因駁繫辭；駁繫辭不已，因駁中庸，不至揚矢周、孔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患，豈能坐視不言？塨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

知恕谷於考辨之學，所入未細，故不能深爲別擇。立脚不定，乃欲效當時南方學者藉考訂爲衞道，以求明行其師習齋之學於天下，而精神乃與習齋顯背。其後恕谷北返，以曉城告習齋，習齋移書曉城，力言書生文人之非儒。而曰：

> 離此經濟一路，幼而讀書，長而解書，老而著書，莫道訛僞，卽另著一種四書、五經，一字不差，終書生也，非儒也；幼而讀文，長而學文，老而刻文，莫道帖括詞技，雖左、屈、班、馬，唐、宋百家，終文人也，非儒也。……但得此義

一明，則三事、三物之學可復，而諸爲儒禍者自熄。故僕謂古來詩書，不過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眞僞可無問也，即僞亦無妨也。今與之辨書冊之眞僞，著述之當否，即使皆眞而當，是彼爲有弊之程朱，而我爲無弊之程朱耳，不幾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

習齋論書籍眞僞可無問

此論痛快斬截，蓋亦屢以告恕谷，若恕谷受其說，可不折入南學考據之途矣。今恕谷務欲廣聲氣，納交游，而當時南方學風，早已走上考訂一路，恕谷亦不得不委曲追隨，以自墮於書生文人一類，良可惜也。

恕谷後集與方靈皐書亦云：「周禮，人方疑爲僞書，何有三物？但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惟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五倫爲行，禮樂兵農爲藝，請問天下之物，尙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尙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議論亦與習齋一氣，惜乎恕谷不能緊守此見，而終以考辨自溺也！

恕谷再度南遊與思想之再變

又恕谷在桐，戊寅四十。有餽以陸桴亭思辨錄者，讀其論人心未發，遂悟「有事無事、有念無念皆持以敬」之說，自謂「自幼爲學，惟戊寅年即四十歲之年。功頗密」。此證恕谷以後論存養、論敬，亦自南方學者間得之，蓋恕谷隱以此補毛氏駁習齋之缺也。恕谷復自言，「思向論禮，未能考古準今，今頗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向以道心無私欲，今知無私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此自戊寅至今。己卯所歷者。」恕谷學問轉變，由其兩度之南

恕谷生平大著述大學辨業亦南遊後見解

遊，恕谷亦自言之甚晰矣。恕谷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大學辨業，亦始戊寅。其論自習齋「鄉三物」之說外，古本之辨，取之王草堂，毛大可，主敬之意，得之陸桴亭，亦南遊後見解也。其後毛大可著四書逸講箋，乃謂：

> 蠡吾李塨受大學去，……著大學辨業四卷，……其文則猶是所受古本，而格物大指頗乖舊義，同門發其書以爲叛教。

蓋大可好名忌前，內敬恕谷，必欲其出己門下爲名高，乃往往故抑習齋，以相挑撥。然恕谷大學辨業一依古本，自南遊交毛、王諸人始知之，亦實事也。

翌年，四十一。恕谷北返，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其明年，有書寄大可述其事云：

> 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邱，因論及古文尚書。塨曰「毛先生有新著」云云。潛邱大驚索閱，示之。潛邱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耶？」塨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塨曰：「不然，聖經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門戶者，況學殖如先生，惟是是從，何論人己？」已而再面

辨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尚書事，想已屈服矣。

恕谷在都交遊

恕谷既內慕南學博辨，而涉之未深，故於閻、毛兩家得失不能判，又不能效其師之超然而強立，徬徨歧途，則恕谷之柔也。恕谷既歸，見習齋，即以讀陸桴亭論存養之見進，謂習齋恐於心性更宜力，習齋深是之。其實此亦顏學一歧途，惜乎習齋已老，時年六十五。不能深剖之。恕谷四十二歲入都，又交萬季野、胡朏明，此皆南方博辨士，恕谷從此益移情考古不自覺。是年見胡氏易圖明辨，言太極先天河圖洛書之非，上書毛氏，以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郊社及經義。毛氏答書，盛稱恕谷英雋，蓋世一人，且言已鐫學樂二卷入西河合集。大可必欲拉攏恕谷以自重，而恕谷又續著禘祫考辨、郊社考辨諸文，與萬季野過從漸密。

恕谷與萬季野

恕谷自記其事云：

時吳都憲涵稱予論學。季野聞予名，又知予與毛河右遊，先是萬氏叔季在史館纂修，為河右所折，嗛之。金德純特筵招胡朏明、季野及予，年譜在庚辰四十二歲四月，恕谷與胡、萬初見。予後至。季野酒餘，赫然曰：「河右全集序為先生撰，稱許太過，將累先生。」予謝手曰：「敢拜直言！然序文，先生未深讀也。序以躬行自勵，以讀書歸毛先

生，方慙虛大，非以屈訣。且聖道恢廓，詎一說而已？」胡子曰：「然。」因罷去。旣而謂予曰：「先儒訓學錯出，愚謂祇是讀書耳。」予不答，但叩其長。（年譜在庚辰九月，謂「季野言禘及宗廟制甚析」。按：恕谷著禘祫郊社考辨，在十一月，似亦受季野之助力。）歲辛巳，（恕谷四十三。）都憲及徐少宰秉義謀梓予大學辨業。予思季野負重名，見不合，或詆諆，不如先事質之，袖往求正。踰數日，季野見，下拜，曰：「吾自誤六十餘年矣！（季野卒康熙壬午，年六十五，則與恕谷語爲六十四歲時也。）吾少從遊黃梨洲，聞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陸子禪』，怪之，往詰其說，有據；同學因轟言予畔黃先生。先生亦怒，予謝曰：『請以往不談學，專窮經史。』遂忽忽至今，不謂先生示我正途也。」（年譜在辛巳二月。）自此情好日密。一日，季野講會，衆拈郊社，季野曰：「未也，請先講李先生學。」因舉辨業所論格物即學六藝，歷歷指示，曰：「李先生續周、孔絕學，非我所及，諸君有志，勿自外。」並延予登坐講郊社，予辭謝去。（年譜在辛巳四月。）嗟乎！吳、越文人，爭尚浮誇，季野耆宿，褎然厭於上，公卿趨其餘風，今忽聞野人一言，傾心折服，舍己從之，是一端也，幾於大舜矣！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尚缺表志，無助者，與予雜論經史聲韻。季野曰：「夾室並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南向敷席，晉立古文尚書不

可廢。」予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稱『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為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西序授醢醬薦豆乎？古文尚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祕尚存，惟無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尚書也。」曰：「何見？」曰：「見隋書。」按：此層即毛西河本之以衍成古文尚書冤詞者也。程綿莊青溪集古文尚書冤詞辨及沈彤果堂集書古文尚書冤詞後均有辨；後山陽丁晏著尚書餘論，又別有說明，可參看。予又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周顒。古惟分宮商五均，不分平入四類。」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歸檢之，信，攜手曰：「天下惟君與下走耳，閻百詩、洪去蕪未為多也。」王懋竑朱子年譜別錄原序，有洪璟序一篇，稱「家兄去蕪」，即王譜所稱洪譜之作者也。乾隆歙縣志文苑：「洪嘉植，字去蕪，洪源人，以布衣而談理學名，公卿嘗上章薦舉，辭以親老不就。著有易說十五卷、春秋解二十卷」，惟未及其朱子年譜。去蕪與王崑繩交最密，互相序其文集，（見居業堂集）崑繩又稱「去蕪極服閻百詩博雅精識，虛心服善」。（居業堂集卷七與閻書）今恕谷年譜，改稱「太原閻生」，削去洪去蕪名，疑馮辰輩已不詳洪去蕪其人。至梁氏學術史，乃即以洪去蕪為洪璟，尤誤。又按：洪璟乃陽湖洪亮吉曾祖，曾官大同知府，見惲敬洪編修遺事述。從史王尚書鴻緒來拜，意招予同修明史，予辭謝不願也。無何，季野卒，予亦不往尚書家，事遂寢。年譜在辛巳十月。萬季野小傳。

恕谷此文，亦極引季野為己重，而又於季野頗致微詞，可知恕谷一瓣心香，固永遠在習

齋也。然古文尚書一辨，恕谷先以告大可，今又述於季野，恕谷終不自悟其非。其辨夾室方向，辨四聲五均先後，亦非習齋講禮論學之旨。謂季野謀延同修明史，而謝不願，其後年譜載朝臣欲徵恕谷修明史，方望溪言其老病不能出而止，（癸卯，六十五。）恕谷弟子劉調贊極惜之，痛斥方氏，至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古今同慨」，與師門往日所以謝季野者異矣。蓋季野在當時負盛名，（徐立齋謂：「焉有爲薦紳可不識萬季野者！」（見黃百家所爲墓誌銘）方望溪爲作墓表，亦謂：「季野至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方氏自稱）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並要之爲作身後之傳。」其後大爲謝山所譏，以季野死京師史局中，而方氏誤謂卒於浙東，欲弔之而無由，其言大可怪。（見全氏季野傳跋語））一時學人，好牽引爲重，恕谷筆墨之間，亦未能免。其爲大學辨業，遍請當時名士爲之題辭，而無毛大可，蓋已成嫌隙矣。（恕谷寄辨業於大可，在康熙丙戌（四十八），是後卽無往回；大可之死，亦不見於年譜，則兩人固隙末也。）然如閻潛邱、胡朏明輩，亦僅以考據家眼光，論程朱改竄大學之非，以及大學不必曾子作，於習齋「鄉三物」之說均非能傾心，獨年譜載季野一序，始扼要發揮習齋「鄉三物」宗旨。而恕谷萬季野小傳顧不及其事，則恕谷之請季野序其書者，固亦僅以免紛爭，而非眞心相契重耶？（今刻辨業諸題辭仍無季野，殆以季野成文遲，不及待。）然則恕谷之所得於諸君者亦至廑矣。要之，習齋北方一老儒，而其驅邁之氣，實欲掃除千古壁障，今恕谷求以明行習齋之道，而不免沾染南方學者考古窮經之習，卽已不脫書生氣局矣。移步換形，貌存神離，自信

不堅，引外爲重，宜不足以轉捩一世之視聽也。

恕谷嘗自述其爲學經過云：

恕谷一生為學轉變

> 予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為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瘳忘編、閱史郄視，今大半匯之平書訂者也。而無暇治經義。經義大率閱宋儒所注今世通行者，即閒及十三經注疏以及漢儒諸書，忩忩未深考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樂餘力，受其經學；後復益之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皆學窮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尚無違為傳注計。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耄，功之不建，於是始為傳注。恕谷後集詩經傳註題辭。

此恕谷自言一生學術轉變極清晰。言孔孟不得不牽連而治經義，治經義不得不爲考覈訓詁而走上南方學者之路。政治事業既無發展，則晚年仍不得不爲傳注著述，此亦當時情勢使然，不得盡責人事也。

壬午，四十四歲。恕谷歸里，往見習齋，習齋曰：「吾素可子沉靜淡默，而此見微有浮驕之

恕谷與王崑繩方靈皐

氣，宜細勘改之！」恕谷竦然。習齋之所以規恕谷者深矣！大抵恕谷交游，在南遇毛大可，在北遇萬季野，二人之影響於恕谷者特大。故恕谷有「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離，吾道之孤，復將誰質」之嘆。（年譜，癸未，四十五。）而恕谷在都交遊，其暱近者厥爲王崑繩、方靈皐。恕谷、崑繩初見在庚辰，（四十二歲。）崑繩自負奇氣，不可一世，而極推恕谷，嘗曰：「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也。」（文集卷八，復姚梅友書。）一日，崑繩與恕谷同榻，中夜呼恕谷曰：「吾自少聞道學言不慊，乃學經濟，無所用，學古文，自謂必傳於世；近聞吾子言顏先生學，又知文詞亦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業習齋決矣！」越三年，癸未六月，恕谷爲崑繩作价，如楊村執贄於習齋；而是年正月，崑繩介恕谷與方望溪論學。恕谷自謂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繩、方靈皐，然望溪與恕谷學術終不相合。恕谷既卒，望溪爲作墓誌銘，誣其死友，恕谷門人深致不滿。而望溪謂：「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其言頗得崑繩之情。顏、李本近陽明，故與崑繩相投。（其後德清戴望子高治顏、李，劉師培作傳，謂其雖嫉宋學，然力崇王陽明；其詩有曰：「艱危觸處見經綸，周漢而還有幾人？怪雨盲風江路濕，陽明古洞自生春。」）

此亦顏、李精神與王學相近之一證也。而恕谷與望溪書，亦謂：「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才子文人，非從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次而入者，故其氣盛，其情浮。」恕谷於崑繩，時有微辭。恕谷後集三，與方靈皋書謂：「崑繩夙學，原從豪傑入，故共學經濟，更其所長。」頗欲以究心性之功者望望溪，而望溪終不契也。

恕谷交游所得不如所期

顏門有王崑繩，以爲聲氣之宣傳，則爲益實大，若求切實負荷，崑繩非其人。恕谷之東西南北，皇皇栖栖，求以明行顏氏之學於天下，而所得不能如其所期。蓋當時學術文采，盡在南方，恕谷告黃宗夏有曰：

> 天地之道，極則必返，實之極必趨於虛，虛之極必歸於實。當其實之盛而將衰也，江、淮迤北，聖賢接踵，而老聃、列禦寇之流，已潛毓其間，爲空虛之祖。今之虛學，可謂盛矣，盛極將衰，則轉而返之實者，其人不必在北，或即在南。送黃宗夏南歸序。

恕谷蓋隱以北方實學自負，而欲廣聲氣、大宣傳，則不得不望之南士。然恕谷又常自慨，曰：

> 思北人多忮，忮，強象也；然散而不一，其勢常弱。南人善求，求，弱象也；

然集而為黨，其勢常強。年譜，丁亥。又書明劉戶部墓表後，謂：「當披廿一史，漢、唐、北宋名臣，率在北方；及南宋而北人寥寥。南好浮華，北習固陋，毋怪史傳之南多而北少也。」

其殆有所深感而發也。同時又曰：

> 思家務上事下畜益繁，學問此思彼辨益多，交游應酬益廣，天下萬世之慮益奢，一日忙如撲火，視習齋當日所處又不同。年譜，丁亥。

恕谷之忙

方恕谷入京，習齋規之曰：「勿染名利。」恕谷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塨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塨於地方利弊，可陳於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耳。」習齋首肯。此其師弟子制行之不同也。然習齋精神，重在一身之習行，老死戶牖，光氣則凝；恕谷東西南北，持習齋千古一發之獨見，求以共信於天下，其光耀而弱，其氣流而散。當時言理學者既率宗程朱，否則務考據，其精神意趣皆與顏學迴殊。恕谷踽踽獨行，掉臂於羣紛之中，宜乎其艱矣。我嘗

習齋晚年之衰

細誦顏、李兩年譜，習齋意氣，自恕谷遠遊以後，日見其衰；恕谷精神，自習齋逝世以後，日見其歧。當日師弟子以發明聖道，逆轉漢以來二千年積非爲己任，其志誠大，其任重而道遠，其求所以勝任愉快者，良匪易也。謂習齋自恕谷遠遊而意氣日衰者，恕谷遊浙歸，習齋年六十五，日記屢書「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此見其意氣之衰也。然庚辰（習齋六十六。）評塨日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辛巳，又教塨：「今即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於儒者本業？」其叮嚀甚切至，而恕谷著述之情方濃，自稱：「上問古人，豈得已哉？」（癸未，習齋卒前一年語。）習齋卒，毛大可來書，稱其：「於禮樂大事，皆洞徹原委，實先聖先王所繫賴一大人，勉之勉之！」恕谷覆書，自謂：「學樂書已成六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冠、昏、喪、祭各有論著。」（丙戌，四十八。）同年，又註易繫辭，辨周子太極圖之誣，辨陳摶河圖洛書之妄，辨本義筮法之非古，辨先後天圖之爲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易卦配以五行之非。又翌年，（戊子，五十。）重著學樂卷三、卷四。丙午，（六十八。）又註春秋。翌年，（六十九。）望溪來邀入京，恕谷自言：

念老矣，天下良友，惟皋聞、惲鶴生。靈皋。皋聞之會不可必矣；靈皋尚近，向者論學尚未盡言，若及今而不一剖，恐留畢生之憾。

乃入京晤之，而首辨「庶子爲君，尊母爲夫人」云云，則恕谷固不免力求爲一不誤解之書生矣。次乃及顏先生學，方氏憮然曰：「顏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學退矣。」在方氏固爲遁辭，在恕谷正自入歧途也。故曰恕谷自習齋之死而精神日歧也。

恕谷精神之歧出

綜觀恕谷一生學術，言義理則兼斥宋、明，尚不失習齋宗旨；言考據則並信周官、古文尚書、易傳，實爲時流之逆轉。以舊傳統言，反程朱兼反陸王，若幾於叛道；以新潮流言，信周官並信古文尚書，亦不免不智。宜乎恕谷之終不能大信其說於天下也！

自恕谷遊浙，後百五十年，德清戴子高以十四齡童子，於其家敝簏中得恕谷贈其先五世祖所藏顏先生書，遂知愛好，後乃著顏氏學記，爲晚清顏、李學重光之端。其事仍起於恕谷之遠遊，其業仍成於南方之學者，是亦一奇！

恕谷未脫宋儒窠臼

且恕谷爲學，亦終未全脫宋儒窠臼也。年譜己亥，六十一。「思年老學習功難，當益純於內地。」此實與習齋一色。習齋亦以晚年衰病，常習恭，恕谷之益純於內地，蓋即習齋習恭之教，其實無大殊違於宋儒之所謂敬、靜也。恕谷七十歲，戊申。語黎長學以「顧諟明命」之功曰：

反顧此心湛然在內

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為之有道。每日夙興，卽為所當為之事，作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接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貪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除省察前日所為得失、今日所為興除外，被衣直坐，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始，以為「顧諟」，則誤矣。前功旣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

不悟吾心之仁義禮智，豈卽收攝存心所能顯？若不然，卽仍須程朱格物致知工夫，否則仍是陽明良知見解。細繹恕谷所言，實無以遠異於陽明在貴陽所謂「以靜坐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之意也。其論禮樂，自習行轉爲考古，固與師門意趣大異，然習齋亦自有其不可行。惲皋聞與恕谷書，自稱「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卽耳目亦未見」。今習

顏李湮沉後學術遂完全走入書生紙墨一路

齋乃欲以舉世所身手不涉、耳目不見者強人習行，亦徒見其迂闊而遠於事情。故習齋習行之教，不能以當身為務，而以復古為說，宜其一傳而變為恕谷之考古；而恕谷復拘牽於習齋「六府、三事、三物」之教，遂以周官、古文尚書為真古，而考古之業亦入於斷港絕潢而不可通。顏、李之學，終於湮沉，不能大其傳，而自此二百年學術，遂完全走入書生紙墨一路，吁！可悕也！黃榦朱子語類門目學條，謂：「近世逞虛言而不實踐，乃學者之罪，正原於知之未致，非教之失也。苟或懲此，別立一法，後致知而先行事，則其始雖若有近效，而其終之弊，必致廢書而流於異端。不然，所見不充，規模狹隘，不過於循默自守而已。所謂經綸大經則無矣。」此條發揮朱學精神，極平而極透。習齋力斥讀書，正犯「規模狹隘」之病；恕谷微變師傳，不可謂失，只是其時南方學者，已走上博雅一途，又屢經清廷之獎掖，遂使此後學術，全成文字紙片。此亦時風衆勢所會湊，不得怪恕谷。

顏李志節

至恕谷生平行誼，雖與習齋窮老戶牖不同，而硜硜自守，不失師門志節。近人黃節為恕谷年譜跋，謂：

> 恕谷用世之志，老而未衰，故南遊江、浙，西歷秦、晉，以及嵩、河、濟、洛之間，汲汲以得所措施為事。……顧……恕谷既志於用世，而王顓菴以學行薦，辭；李安溪以知律呂達之當道來召，辭；十四王西陲用兵，以車馬來聘，辭；竊恕谷之志，則若就之有浼者然。嗚呼！何為其然也？讀此編者，苟明乎恕谷之志，……庶幾不至以言學之事，而騖於急功希進之心。嗚呼！斯則恕谷之所為

教。

斯亦恕谷之所由終異於南方博雅之士也。

第六章　閻潛邱毛西河

附　姚立方　馮山公　程綿莊
胡東樵　顧宛溪

潛邱傳略

閻若璩，字百詩，潛邱其自號也。先世太原人，五世祖始居淮安山陽。生明崇禎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一六三六——一七〇四。）年六十九。少口吃，六歲入小學，讀書千百過，字字着意猶未熟，又多病，常闇記不出聲。年十五，多夜讀書，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臥沈思，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云：「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讀尚書，卽疑古文二十五篇爲僞，沈潛三十餘年，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爲畢生著述最大者。又有毛朱詩說一卷、四書釋地六卷、潛邱箚記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學紀聞注二十卷。康熙十七年，應博學鴻儒科不第。後入徐乾學崑山一統志局。晚以清世宗

召，至京而卒。潛邱平生專長在考證，其子詠先府君行述謂：「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辨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潛邱亦自謂：「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潛邱劄記卷六。）又言：「有志之士，務在審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譽也。」此潛邱畢生最確之自道矣。（劄記卷五與戴唐器。此語出杜濬于皇變雅堂文集卷一徐藎臣詩序。杭世駿閻先生傳，誤謂潛邱自創語，然實可為閻之品評也。）

潛邱之考據及其制行

當世稱傳潛邱考據逸事

潛邱為世稱道，皆在其考據。嘗歸太原故籍，適顧炎武遊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潛邱為改訂數條，顧虛心從之。（時年三十七。）應博學鴻儒科在都，交汪琬。汪著五服考異成，潛邱糾其謬數條，汪不懌，謂：「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潛邱應之曰：「

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按：此乃李義府、許敬宗。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餘唾？」徐乾學因問：「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潛邱應之曰：「按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夫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汪無以應。都下盛傳之。徐氏盛賓客，而重潛邱踰常等，每詩文成，必俟裁定。嘗云：「書不經閻先生過眼，譌謬百出，貽笑人口。」又嘗錄其考證辨析議論，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潛邱自言：一日在徐寓邸夜飲，徐云：「今日直起居注，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思之不可得。」潛邱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知出何書耳。」徐極稱其博。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

「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箚記卷二。）又自惜此條，不及見錄於徐氏之碎金。蓋潛邱爲閒閒一語，肯留心二十年外，終爲檢得出處，無怪其深自矜許矣。

昔人對潛邱之批評

杭大宗爲潛邱作傳，稱其生平所服膺者有三人：曰錢牧齋，黃梨洲，顧亭林。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曰「太冲之徒麤」，黃氏待訪錄指其誤謬者，不一而足；於顧之日知錄，亦加補正。時閻、顧猶未定交，謂其「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四庫提要論潛邱箚記亦云：「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讎釁，頗乖著書之體。」今考箚記卷四南雷黃氏哀辭，稱：

潛邱眼中之讀書人

> 當吾髮未燥時，即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曰錢牧齋宗伯，顧亭林處士，及先生梨洲而三。錢與家有世誼，余不獲面；顧初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至先生則僅聞其名。……
>
> 蓋自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

潛邱與亭林

潛邱以牧齋與黃、顧並尊，殊爲不識高低；於亭林亦非能推敬，特以「久乃屈服我」自

潛邱與梨洲

喜。即以考據言，顧、閻實遠非等倫。顧書著眼學術風俗、民生國計，有體有用；閻則只是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極其至亦不過一讀書人耳。顧氏自稱日知錄乃採山之銅，而閻之考證則稱碎金，其氣魄精神之迥異，即此兩語可見。閻氏獲交亭林，不能挹其撥亂滌汚之深情，顧乃以讀書人淺見，駁正小節，以為亭林之屈服，亦徵其自處之狹矣。其於梨洲，自比聶雙江之於陽明，於梨洲沒後稱弟子。然謂：「先生愛慕我，肯為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又曰：「下逮小子，有書一卷，古文疏證，悉翦譌亂。遠蒙嘉賞，賜序以弁，如此窮經，經神重見。」則潛邱之推服梨洲，明白言之，正推服其能推服我耳。抑余考梨洲序疏證，僅云「如此方可謂之窮經」，非以「經神」相許也，而潛邱乃借託自況，何哉？且潛邱有與戴唐器書，（箚記卷五。）駁正梨洲待訪錄，似已在梨洲身後，故有「乞設身處南雷先生地，一一駁我以歸一是」之說，然其所辨如「屠毒」當書「荼毒」，講學應稱「東面」非「南面」之例，是豈不可以已？潛邱於黃氏書，絕不能發揮其大義，或加以糾正，仍不過以讀書人見解自炫博辨，潛邱果未為能知黃氏之學者。且梨洲為潛邱序疏證，潛邱感激不忘，及其身後自稱弟子，乃今疏證後四卷，直呼黃太冲，並不正師弟子之稱，是自師之又自背之矣。尤甚者，至拈其序文一『

人心道心』十六字出荀子，爲道學之蠹」一語，按之梨洲往日議論，謂：「大禹謨『人心道心』之言，豈三代下可僞爲？」笑其先後互異，（見疏證卷八第一百十九條下。）若藉此自誇其識解之遠出梨洲上者，而不悟其有乖往昔感激自稱弟子之意，且非學者襟度，方且見笑於通人也。全謝山有云：「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末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張石洲爲潛邱作年譜，謂：「譏爲陋儒，似覺太過。」然觀此等處，潛邱之深自矜負其博者，正彌見其陋矣。

潛邱不脫學究氣爲陋儒

抑潛邱雖自負，而失意於鴻博，（康熙十八年，潛邱應鴻博薦與試，報罷。）乃暮齒心熱，不忘榮寵。歲癸未，（潛邱年六十八。）玄燁巡河過山陽，問：「此中有學問人乎？」或以潛邱答，謂其長於考據，最爲精核。隨傳旨召見，以御舟行速，不果。潛邱不勝拳拳，遂命其子詠恭呈萬壽詩八首，（今見劄記卷六。）四書釋地一帙於暢春園，蒙恩見收。玄燁並語侍臣：「閻若璩學問甚優。」詠聞之感泣，馳書報父。潛邱因書屬詠曰：「皇上天章雲爛，草野布衣，皆得望見，汝且勿歸，爲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當親來。」適玄燁自口外回京，詠跪迎石匣口山邊河干，懇乞御書。玄燁親問其父子姓名履歷，行數十步，潤水湍急，龍舟飛渡，不獲再奏。事聞於胤禛，遂以書召潛邱。書到，正値小恙，霍然而起，欣然告其子若孫曰：「

潛邱之晚節

吾績學窮年，未獲一遇，今賢王下招，古今曠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據張穆潛邱年譜引閻詠所爲行述。遂以六十九歲力疾至京，竟以不起。張氏譜：「康熙四十二年癸未，胡朏明詣行在獻平成頌及所著禹貢錐指，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潛邱垂老諄諄，以求御書爲言，蓋有感於朏明之事。」今按：朏明獻書頌得賜御書事在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五次南巡時，潛邱已先一年至京病歿，不及見矣。胡會恩錐指紀恩，（文作於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卽朏明獻書得賜御書之下一月。）謂：「禹貢錐指鋟以問世，上方表章六經，內廷燕閒，問：『當世有潛心經學，著述可傳者否？』侍講學士臣查昇以禹貢錐指進，（按：事在是年正月，詳錐指卷首李振裕序，及南山集代錐指序。）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及法駕南進，叔感九重特達之知，特詣行宮」云云。（參看近人夏定域德淸胡朏明先生年譜，文刊文瀾學報二卷一期。）是朏明錐指之達內廷，在潛邱進釋地後也。潛邱自爲歆動於玄燁之欲召見而求榮遇耳。其乞求御書者，據東華錄，「康熙四十一年甲戌，諭予告大學士王熙卿：『近日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時不在朝中，故特書匾對各一，並臨米芾書一幅賜卿』」云云。又同年五月丙午，「傳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餘員至保和殿，頒賜御書有差」云云。故潛邱於四十二年亦命其子乞御書。潛邱竟未得見宸翰之下頒而賫恨沒世，朏明乃轉於老友身後得此意外之榮寵也。然李恕谷曾至京視其病，語以老當自重。恕谷論尚書，固不如潛邱通徹能辨眞僞，以言立身制行，畢竟進退有守矣。大抵明末諸遺老，激於世變，力斥心性空談，認爲禍殃，然其制行立節，實仍是宋明理學家矩矱，潛邱與亭林、梨洲身世相接，而意氣精神竟全不同，殆已不復知亭林、梨洲一輩人爲學眞血脈所在。此種變遷，洵可歎也！箚記與戴唐器書又云：「崔元暐少頗屬詞，晚以爲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不悟此種所謂「經術」，與亭林通經明道之旨何若？從知亭林「經學卽理學，捨經學無理學」之論，在亭林氣魄大，得天厚，故爲無病，而一再流傳，本意全非。若使亭林眞見以後所

謂經生讀書種子，恐亦不復爲此斬截之說。而宋、明人治學，自有其不可及處，亦復於此可見。惟潛邱平生所得意者，本在考據，所謂「審己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譽」者。其自處如此，其所造詣，亦足以副，固不必以理學家陳義相準繩。而世之矜大漢學，盛推考訂，以爲言心性理學詬病者，則亦可以稍息爾。

潛邱與毛西河

潛邱考據最著者，爲尚書古文疏證，而同時有毛西河，亦以考據名家，即起而與潛邱持異議。杭大宗謂：「閻氏書多微文刺譏，時賢如王士禎、魏禧、喬萊、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藝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爲古文尚書著冤詞，專以攻擊疏證，氣懾於其鋒餤，而不敢出聲，喙雖長而才怯也。」（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九跋潛邱劄記，亦謂：「潛邱詆訶汪氏鈍翁，不留餘地。汪氏於所指駁處，輒改己從人，亦非護前自是，何事逼人太甚！西河毛氏爲冤詞攻疏證，昌言排擊，不遺餘力，使移其詆汪者以禦毛，豈不足以伸其旗鼓相當之氣？何以遇大敵則瑟縮不前，遇小敵則鼓勇直前也？」）是亦當時考據家一件有趣味之公案也。

西河傳略

毛奇齡，蕭山人，字大可，晚歲學者稱西河先生。生明天啓三年，卒清康熙五十五年，（一六二三——一七一六。）年九十四。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順治三年，清師下江南，西河依保定伯毛有倫。江上師敗，西河走山寺爲沙門。或構之清帥，亡命山谷閒，卒得脫。乃徧游齊、楚、梁、宋、鄭、衞，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過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作白雲樓歌。事侵尋聞於北都，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儒徵，授翰林院檢討，預修明史。吳世璠死，爲平滇頌以獻。在館七年，告歸，又十有餘年而卒。著書數百卷，有西河全集行世。

西河軼事及其著書之道德

全謝山評毛西河

四庫提要稱：「西河著述之富，甲於近代，其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之，然議論多所發明，亦不可廢。其詩又次於文，不免傷於猥雜，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然極見斥於全謝山，爲蕭山毛檢討別傳，（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深識其著書之不德。謝山述其先人遺言，謂毛氏集中「有造

姚薏田評毛西河

爲典故以欺人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文舊本，考之宋槧釋文亦並無有，蓋揑造也。）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尚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邯鄲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爲陳壽魏志原有邯鄲寫經之文。）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曾立石經之類。）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經春秋並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欒肇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並或問、語類亦似未見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稱秦檜，而遂謂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五峯之大節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爲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冏命、甫刑耶？）有改古書以就己者」，（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因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其書今不傳。而集中有答朱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書、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均引中前擧第一、第三諸條言之，均見外編卷四十一。）又述當時歸安姚薏田秀才語，謂：「西河目無古今，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而毛氏同時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先教諭者，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其論文自歐、蘇下俱不屑，而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按：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西河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時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人皆以諸生老。」包二、沈七，殆卽包秉德、沈禹錫。）竭二千餘年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觀此所論，西河以德性之未醇，影響及於學術，雖愛西河之才者不勝爲之辨。而

西河之內行

西河平日制行，尤有可議者。謝山謂其：「前亡命時，其婦因於杭者三年，其子痍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樂，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

西河才奇行卑

全浙詩話謂：「西河有妾曼殊，夫人性妒悍，輒詈於人前。西河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列圖史，右住夫人，中會客。詩文手不停筆；質問之士，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在室中詈罵，西河復還詬，殆於五官並用。」西河才固奇而行則卑，以視往者顧、黃、王、顏一輩，誠令人有風景全非之感也。章太炎檢論卷八，楊顏錢別錄，謂：「毛氏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媚於旃裘。全祖望藉學術以譴呵之，其言特有爲發。自是以後，士大夫爭以獻諛爲能事，神聖之號，溢於私家記錄。」此指其爲平滇頌也。黃梨洲規侯方域有言：「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曼殊事，不啻河東君，文采風流，豔傳一世，所以亭林深斥文士。

西河潛邱兩人對理學之態度

西河辨道學

顧西河制行雖卑，而好高論理學，其辨道學曰：

西河辨易圖

……六經……不稱道學。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書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按：此據隋志。雖傳布在世，而官不立學，祇以其學私相授受，以陰行其教，謂之道學。是以道書有道學傳，專載道學人；分居道觀，名為道士。……而琅書經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順理，惟道之從，是名道學，又謂之理學。」逮至北宋，陳摶以華山道士，與种放、李溉輩張大其學，竟搜道書無極尊經及張角九宮，倡太極河洛諸教，作道學綱宗。而周敦頤、邵雍、程顥兄弟師之，遂篡道教於儒書之間。至南宋朱熹，直匄史官洪邁為陳摶特立一名臣大傳，而周、程諸子，則又倡道學總傳于宋史中，使道學變作儒學。凡南宋諸儒，皆以得附希夷道學為幸。如朱氏寄陸子靜書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祿，遂為希夷直下孫，良以自慶！」又答呂子約書云：「熹再叨祠祿，遂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勝慚懼！」是道學本道家學，兩漢始之，歷代因之，至華山而張大之，而宋人則又死心塌地以依歸之，其為非聖學，斷斷如也。西河集辨聖學非道學文。

其言近似潘用微所謂「朱子道陸子禪」者。西河往往剽竊他人議論，而能以其才爲之穿

西河詆朱子

西河辨大學

西河四書改錯

穴。易圖之辨，自朱子同時袁樞、薛季宣皆有異論，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爲道家假借易理以爲修煉之術；吳澄、歸有光諸人，相繼排擊。及黃梨洲作易學象數論，其弟宗炎作圖書辨惑，西河亦作圖書原舛編，攻駁易圖，遂成當時風氣。至胡渭易圖明辨，始窮溯本末，歸於論定。而西河於朱子尤痛詆，爲論語稽求篇、四書賸言、大學證文、聖門釋非錄，大抵皆攻駁朱注。而其尤所張大自矜者，則爲大學古本之辨。自謂避仇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苦無書，夜起徬徨，假寐而泣，夢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陽問之？」踰月，過嵩陽廟市，無書，惟高笠僧貽書一帙，則古本大學也。憶夢心動，叩所自來，曰：「吾遼人也，天啓末，全家死於兵，遂祝髮竄海濱，少受學義州賀凌臺先生，凌臺爲賀黃門欽之孫，講學醫巫閭，以大學古本授予，曰：『古學之失傳，由不知本也。大學不云乎：「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本該體用而統心意，及天下國家。必正心、誠意而學乃有體；必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摶之學，講性命而略事爲，則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則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此亦猶是當時捨虛就實一路議論，而西河好奇，託諸神夢，謂受之於高笠僧，其事荒怪，可喜而不必盡可信也。其晚年，更集平生講四書諸書爲四

書改錯，分三十二門，四百五十一條，合二十二卷，大意謂：

四書無一不錯；……然且日讀四書，日讀四書註，而就其註義以作八比，又無一不錯。人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喪祭錯、禮樂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句讀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註錯、添補經文錯、自造典禮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聖門錯，（陳臥子已謂「豈有孔、孟皆下材，而濂、洛之教過孔子，故無病」之說，西河考據議論亦蹈襲晚明，非全自創。）真所謂聚九州四海之鐵鑄不成此錯矣。

西河四書改錯之用意

朱注四書，自南宋以來五百年，元、明兩朝，奉爲取士之準，晚明以來學者雖有述朱、述王之異，然未有大張旗鼓以肆攻擊如西河此書之烈也。其傲睨之氣，縱橫之辨，良足以振聾發聵，轉移一世之視聽矣。而在西河之意，則將起而奪兩廡朱子之席，故曰：

他日皇上南巡，當躬進此書以旬聖鑒，否則藏于家，以俟門生兒子之入獻焉。

四書改錯卷一。

蓋西河謂：

> 聖天子知其然，已於甲辰、丁未兩科，直廢八比，而惜諸臣依徊，無能為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還故轍。然猶特頒敕諭，搜天下經注之與學官異者，悉收入祕府。其神鑑卓然，深知學官經注有誤如此。四書改錯卷一。

在西河以為朝廷有可搖之隙，方欲以攻朱新說上邀聖天子神鑒。先已為聖諭樂本解說及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三種，於康熙三十八年，玄燁三次南巡時呈進，特蒙宣諭獎勞，使之頒行，一代禮樂，垂為典則。西河狃於前榮，乃欲以義理繼禮樂，續邀聖眷。不謂玄燁初政，意在廣羅兼取，藉為牢籠，及見中國士夫已俯首一氣，惟朝廷爵祿之趨，乃復宏獎理學，專尊程朱，以一天下之議論，而箝異口。謝山謂：「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固非初望也。今考朱子配享孔廟，在康熙五十一年，其前一年，即戴名世南山集獄起之年也。西河四書改錯，編於康熙四

十七年戊子，（胡氏禹貢錐指得獎在康熙四十四年。）時西河年已八十六歲，（據李恕谷年譜甲申毛年八十二推。）自稱「老病臥床，日呼兄孫能書者口授使記」，又曰「皇上南巡，當躬進以句聖鑒」，蓋不忘己卯進樂之寵。然西河卒年九十四，（據清史館本傳。李氏先正事略稱其卒年八十五，不可信。）在康熙五十五年，後此尚八年。而康熙丁亥六次南巡，正值西河成書之前年，此後聖駕卽不復南，西河竟未償躬進此書之願。而朱熹升祀，昏老懼禍，至於自斧其書版，意亦良可哀矣！今西河全集所收書數百卷，獨四書改錯不敢編列，則謝山之言非無據也。（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有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一篇，記西河爲盧宜序續表忠記，盧宜卒，西河爲之志墓，既而京師有戴名世之禍，西河急札盧子，囑收其書勿出，又作此辨，幷改其志墓之文，曰「盧之續表忠記，假予亦序」。其畏禍反覆之情，與自斧四書改錯版事正一例，而當時清廷之高壓嚴摧，所以影響於學術思想之自由者，爲可概見。）然則西河、潛邱，其博辨縱橫傲睨自喜之概，讀其書者，固見其呵叱先儒，譏彈前賢，上下千古，若無足置胸懷間，意氣甚盛；而其晚節之希寵戀獎，俯首下心於朝廷聖天子之前，亦復何其衰颯可憫憐之相似耶！

然潛邱較謹飭，於宋人理學未敢輕譏，謂：「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長夜。」又曰：「周元公三代下之伏羲，程純公三代下文王，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或問：「子於宋儒理學，既若是推崇，而於其經學反多未合，何也？」曰：「近代奉宋儒經學者太過，而貶剝之者亦太過。間考朱子平生傳註，所最得意者四子書，然多未盡；所拳拳屬意不置者，儀

潛邱對理學之態度

禮經傳通解，止成得一稿子。所以元黃楚望氏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蓋以朱紫陽猶不足以當也。嗚呼！豈易言哉？」（劄記卷一。）

潛邱之意，僅欲以漢儒之博物考古，與宋儒之理明義精者相闡證，對宋儒義理，未敢異同，較之崑山「經學卽理學」之語，固遠爲謙抑也。又曰：

> 近代儒者有言，雖使游、夏復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蘊奧。……然猶幸有朱子註在。愚童而習之，長而遵之，莫敢異說。……年滿四十，甫敢出臆見，集衆聞。……或謂愚輕議先儒，愚曰：輕議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聖賢之旨不明於天下後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劄記序。）

然潛邱攻朱，只在名物考據，故後人謂四書釋地，曲護紫陽，至於義理，固不變其遵信之態。故曰：

> 近代文士，務博而不明理，好勝而不平心，未有過乎楊用修愼者也。楊用修生平，不喜朱子，遂幷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諸大儒，一一排詆，甚至以

孟子為無稽，朱子為不識字。以不喜宋儒，遂并宋人之文章議論為繁冗，為不公不明，宋人之功業品行為不及前代。遂并宋帝王之統系為偏安，為似晉。尚可謂讀書識字者耶？噫！亦可哀已！潛邱劄記。

是潛邱尚以爲讀書識字者不可背朱子，其考證之精，雖開以後漢學之先河，其對義理之見解，仍是傳統舊見，並不得與亭林「經學卽理學」之論相擬，無論以後戴東原諸人也。至其以反朱之說推源楊用修，全謝山似遵之，謂西河之學：

清儒反朱與明代文人之關係

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為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

謂西河承明代文士摹古之習而排宋，恐亦未是。夫潛邱以尊朱而斥陽明，西河以尊王而斥晦庵，此隱然猶是述朱、述王之見爲之門戶也。其時漢學考據，雖已確立基礎，然尚

未與宋學顯然劃界。清初反向古學之風，與明七子之提倡古文，固不能謂絕無閒接之關係，然西河、潛邱，同事考據，同治古經，而一排朱，一尊朱，則不得謂西河獨是明代文士摹古輕朱之習氣爲之。

西河講理學來歷

惟潛邱見解狹，對理學實尠聞悟；西河才氣豪，其攻駁宋儒性理之談，雖未能出自躬行實踐之所得，而筆鋒所及，犀利悍銳，有使理學宿儒不能解脫，而亦時若有見道之言者。謝山謂「西河補諸生時，蕺山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輒却步不敢前。其後入施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又由愚山得通於其鄉先達姜定菴」。時浙東講學之風未衰，姚江故里，乃良知學產地，西河非無所聞。

毛西河與邵念魯

邵念魯思復堂集載：「康熙六年，董瑒請蕺山高第弟子張奠夫、徐澤蘊、趙禹功等集古小學，敷揚程、朱、王、劉家法，於是黃宗羲、宗炎、毛奇齡、蔣大鳴等皆挈其弟子自遠而至。」東池董無休先生傳。而念魯於七年見西河於古小學，謂其「抗言高論，出入百子，融貫諸儒，雖無所識知，已心儀而目注之」，謁毛西河先生書。時西河年四十六。前三年，康熙四年，西河客廬陵，偕愚山講學，歸浙蓋在七年、八年間，旣預證人講會，其論學推尊良知而斥晦菴，不能謂其絕無師友之淵源。惟西河逞才好怪，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其言荒誕，宜爲謝山所乘；而謝山於西河亦未能刻劃悉如其分，於西河講學推尊王

學良知一點，全部抹摋，乃謂其攻朱係少年慕爲二李古文之薰習，又謂全得之於愚山，此亦末由得西河之心服也。又其後李恕谷從西河學樂，西河蓋得聞習齋緒論，而西河好勝忌前，欲使恕谷捨習齋專己師，乃故斥習齋，謂「好言經濟，缺於存養」。見恕谷年譜。恕谷欲進習齋四存編，西河遽阻之。今西河論學，往往有近似習齋語，是西河隱取其說，而變易其貌，又陽棄之若不屑也。念魯以篤信良知，於康熙三十八年懷刺謁西河，自稱門下，時西河年七十七矣。念魯極推信西河，謂：

「致良知」三字，實合致知存心一功，吾師直標宗旨，卽今無第二人。

又謂：

本朝大儒，如孫徵君、湯潛菴，皆勤勤陽明，至先生而發陽明之學乃無餘蘊。天下之人，或以微議朱學為先生病。竊見先生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於朱子家法，特欲揭陽明一原無間之學以開示後覺，淺識之徒，拘於舊而未能入，又佐以時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為左朱右王者有矣。

西河集之顯晦

其盛推西河，乃謂「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於朱子家法」，若未爲深知西河者。王昆繩與毛河右書，（文集卷八）亦謂：「顏先生逝，所恃高山之仰爲斯道之依歸者，舍先生更何人？」西河得時譽浮慕如此，固不能專怪念魯一人也。全祖望鮚埼亭集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於念魯頗輕視，謂其「學究固陋」。即兩人對西河之態度，亦已絕殊。此後全氏集大行，思復堂不爲衆知，西河聲光亦闇。及戴東原力攻朱子，後之治漢學者，乃始復及西河。阮元督浙學，爲西河集作序，深致推重，揅經室二集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文係焦里堂作，見鄦齋叢書里堂先生逸文中。又里堂讀書三十二讚有毛西河聖門釋非錄，亦深致推許。書乃大行。而章實齋又表章思復一集，謂史識出鮚埼亭上。然朱昀爲念魯墓表，詳敍行事，而載師友淵源，不及西河，則實齋、二雲尚爲之諱也。及道、咸後學者，則幷以東原、西河並譏。今平心而論，西河制行，固未修飭，而其論學，伸王抑朱，於姚江、蕺山浙東一脈，不得謂全無地位。惟陽明良知，首重立誠，西河未透此關，即已根本不足稱道。雖才氣足以跨駕一時，尚不如考證所得，確有成績，可不以人見廢耳。故潛邱尊朱，已爲隨逐；西河伸王，亦是趕趁；均之非躬行實踐，從自身自心打熬透悟，與同時黃、顧諸君子異矣。兩無足取，可勿斤斤爲之置辨也。

潛邱西河辨古文尙書眞僞

閻毛兩家之治學精神

今言潛邱、西河學術精神，實在考據而不在義理。潛邱考據之大者，莫過於辨古文尙書之僞。西漢古文尙書較今文多十六篇，魏晉以來，絕無師說，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竝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

閻以前疑古文尙書諸家

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無知其僞者，宋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竊，而見聞較狹，蒐採未周。至潛邱乃引經據故，一一陳其矛盾之故，而古文之僞始大白。所列論證一百二十八條，（四庫提要。）其精要者，謂：

閻辨古文尙書諸要點

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多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詳疏證卷一，言兩漢書載古

文篇數與今異。

杜林、馬、鄭皆傳古文，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汩作、九共、典寶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評疏證卷一，言鄭康成註古文篇名與今異。

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宅嵎夷」，鄭作「宅嵎鐵」；「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刵劅剠」，鄭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與真古文既不同。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饗國百年，與今書五十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為先後，碑則以傳序為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為一家之學者也。疏證卷二，言晚出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故有明見西漢以前舊書所引而晚出書無之者，如言：

古文伊訓見三統曆及鄭注者今遺。（疏證卷二。）

晚出泰誓獨遺墨子所引三語為破綻。（同上。）

古文畢命見三統曆，以與己不合遺末句。（疏證卷五上。）

諸條是也。有西漢、先秦舊書所引，東漢、魏、晉人皆目為逸書，而晚出書有之者，如言：

左傳、國語引逸書皆今有。

禮記引逸書皆今有。（均見疏證卷一。）

諸條是也。晚出書既剽劉西漢以前舊書所引以為贗，而其來歷猶可考，如言：

大禹謨句句有本，泰誓、武成句句有本，襲用論語、孝經，襲用周易、尚書、毛詩，襲用周禮、禮記，（大戴禮記附。）襲用左傳、國語，襲用爾雅，襲用孟子、荀子，襲用老子、文子、列子、莊子。（目見疏證卷三，文全逸。）

諸條是也。且其剽剟行僞，有痕迹昭然，不難確指者，如：

左傳莊八年，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杜注以「皋陶邁種德」一句為逸書，「德乃降」一句連下文，乃左傳語。今幷誤入大禹謨。

論語：「孝乎惟孝」為句，「友于兄弟」為句，今君陳篇誤斷為「惟孝友于兄弟」作句。

孟子引書：「徯我后，后來其蘇。」（「齊人取燕」章。）「徯我后，后來其無罰。」（「宋小國」章。）本出一處，偶為引者所更易，今「后來其蘇」竄入仲虺之誥，「后來其無罰」復竄入太甲中篇。墨子引仲虺之誥於非命三篇，上篇曰：「襲喪厥師。」中篇曰：「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僞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孔安國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為王也。」（均見卷一。）

諸條是也。亦有證以史事而不合，知其爲剽剟而誤者，如言：

泰誓有族誅之刑，爲誤本荀子。

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均見卷四。

諸條是也。亦有律以文體而不類，知其爲後世之語者，如言：

五子之歌不類夏代詩。疏證卷五下。

胤征有「玉石俱焚」語，爲出魏、晉間。卷四。

諸條是也。又如言：

安國傳就經下爲之，漢武時無此。卷五上。

漢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國傳突有。卷六上。

晉省穀城入河南，安國傳已然。同上。

濟瀆枯而復通，乃王莽後事，安國傳亦有。卷六下。

諸條，亦以同一方法證孔傳之晚出。孔傳既僞，則古文尚書之僞，亦可推也。又如言：

史記多古文說，今異。

說文皆古文，今異。

安國註論語與今書傳異。均見卷二。

諸條，亦以先後所謂孔安國說者，其間有不同，證孔傳之僞，亦間接證成古文之僞也。

四庫提要云：「史記、漢書但言安國上古文尚書，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潛邱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又按：論語孔安國註，其實亦僞，潛邱亦未見及。

凡潛邱所以證古文之僞者，大具如是。而其書繁稱博證，反覆釐剔，源源本本，有條有據，洵足以祛千古之大疑，而立不敗之定讞。提要推之，謂「考證之學，未之或先」，洵不虛也。

提要評疏證體裁未善

然又謂：「其書編次先後，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亦有未核及疏略處。而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劄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删其前說，雖倣鄭玄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而余考潛邱此書之可議，實有不僅於此者。其書先成四卷，黃梨洲爲之序；後四卷又次第續成。而今第三卷全卷凡十六條並缺，前九條存其目，後七條並目無之；又第二卷缺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條皆有目；卷七缺一百二、一百

關於今本疏證闕文之硏究

若傳寫佚之不應目文並失

八、九、十，四條；卷八缺一百二十二至二十七，六條，並皆無目。提要謂是「若璩沒後傳寫佚之」，惟其所佚諸條，有並目而佚者，有其文雖失而條目仍存者。若今疏證目錄一百二十八條，由潛邱生前自爲，則不應卷中佚其文，而目錄並佚其條下之目也。若今疏證目錄一百二十八條之目，並是潛邱後人刻其書者按文所加，則如卷三諸條原文已佚，亦無從獨存其目矣。依理言之，疏證原目，應出潛邱親筆，則何以卷中所佚，目卽不存；卷中所有，目並無恙？竊疑潛邱當時，本未有文，非卷中佚之，乃虛張其目耳。疏證卷一記蘇東坡宿海中，以所撰易、書、論語自隨，世無別本，禱天求濟；自稱癸亥秋，（康熙二十二年，潛邱四十八歲。）北上，攜疏證第一卷定本，泊舟武進郭外，舟忽覆，謂當邀東坡例以濟。又稱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太華山頂王宏撰，（王宏撰山志二集，黃州葉封序，在壬戌。志有尚書一條，歷引方密之子方素北辨古文尚書語，尚在閻書第一卷成書前。王與閻父友善，而論辨僞古文不及閻，是方辨古文，猶前於閻。閻成書，欲藏之王，亦由王平日曾稱述古文之僞而閻闢之也。）一寄羅浮山屈大均，所謂「藏之名山」；其二本則寄千頃堂、傳是樓主人宦長安者，又所謂「副在京師」也。

潛邱生前疏證不應有佚

潛邱生前重惜其書如此。又恐所著劄記或不傳，仍復寫入疏證。其子詠所爲行述，載潛邱沒命，餘書未刻者，當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傳者。及其後四十年，其孫學林始刻於淮安，自謂「求刻此書，憂思徘徊無所措手者已二十年」。潛邱有子有孫，皆

潛邱身後疏證稿亦不應有佚

知愛謹先書，疏證雖稱未成之書，然實潛邱畢生最大著述，不應四十年中即傳寫多缺。今觀卷三所缺各條有存目者，如：

第三十三言大禹謨句句有本。第三十四言泰誓、武成句句有本。第三十五言襲用論語、孝經。第三十六言襲用周易、尚書、毛詩。第三十七言襲用周禮、禮記。（大戴禮記附。）第三十八言襲用左傳、國語。第三十九言襲用爾雅。第四十言襲用孟子、荀子。第四十一言襲用老子、文子、列子、莊子。

以疏證闕文證其書

其內容多已分見於今存諸卷。疑潛邱疏證，雖前四卷先成，後或復多增易。今卷三各條，或已散併其文於他卷，故遂空留其條目；其並目而缺者，潛邱當時或本有此條，及後削去，以所論不足存，故並目滅之，而仍留其條數，未及更定。然則今卷三一卷全佚，亦由其文全已散入他卷，或削去不留，非由潛邱身後之俄空也。否則何以佚其文又並佚其目，而其文之全者其目必存，有如是之巧哉？張穆月齋文集卷四，沈果堂鈔尚書古文疏證五卷本跋：「此本五卷，凡四册。第三卷仍缺。其第二册無篇第之數。以今本校之，自第十七題至第二十八題，沈鈔本同。以下言古人文字多用韻篇，今本爲第七十四；言古人字多假借篇，今本爲第七十五，而鈔本第五卷又皆有之，次亦與今本同；言書小序篇，今本爲第一百五；言詩大序篇，今本爲第一百七；言朱子未及疑安國傳篇，今本爲第一百十四；言孔安國從祀篇，今本爲第一百二十八。蓋全書規模，約略已具，此後但觸類引申，錯綜整比之耳。」今按：是書五卷四册而缺卷三，是一

乃潛邱未定稿本

册爲一卷也。鈔本在第二册，而今散入下四卷者凡七題，而今本卷三缺題恰恰爲七，明見此七篇本先成在前四卷，後乃改散入後四卷中也。此七篇既改散入後四卷，而前四卷篇第之數未改，第五卷篇數卽續四卷篇數而下，故前四卷乃缺其七題。此證閻潛前四卷本無缺，由散入後四卷而遂若有缺。又閻書每卷十六篇，八卷共百二十八篇，顯見有意爲之，其題闕者，實多本無其文也。又閻書第一卷、第四卷皆有跋，二、三兩卷無之，竊疑沈鈔本第二册，卽是閻書第二、第三卷原稿耳。又按：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古文尙書疏證跋，謂「疏證五卷，世鮮傳本」。杭氏得見第一卷及四、五兩卷，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迄四十八，竟無由獲睹。當時閻書第二、第三卷，多所改定，故傳於世者特少，亦據此可見。 然則潛邱雖不欲示人以璞，而其書草創之迹不可掩。又其矜多炫博之情，仍自與其所以駁正黃、顧者，見解不殊，潛邱之博，正足以見潛邱之陋也。

附辨梨洲授書隨筆

江藩漢學師承記載顧千里言，亭林初刻廣韻，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而若璩書中不稱亭林爲師，疑亭林歿後背之。張穆潛邱年譜爲之辨，是矣。余觀全謝山爲梨洲神道碑，稱有「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尙書而告之者」，江藩師承記因之，錢林、王藻、李元度所爲傳均同。朱竹垞經義考，有黃宗羲書經筆授二卷存，無序說，書名卷數均異；蓋亦得之傳聞。淸史藝文志作三卷。 而其書亦有可疑者。考梨洲年譜，於他書著作年月率詳列，而此書獨不著。卽梨洲所爲尙書古文疏證序，見南雷文約。 亦僅謂「淮海閻百詩寄尙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而繼以論大禹謨『人心道心』十六字，謂得吾說而存之，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亦無一語道及筆授尙書事。潛邱爲南雷黃氏哀詞，則謂「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慕我，肯爲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以聶雙江師事王文成例，拜哭稱弟

子」，亦不及授書一字。今疏證卷六上引「黃宗羲，字太冲，亦今知麻法者」云云，與旁引並世諸人等耳，不見有所謂授書者。即南雷三集，載當時問學書夥矣，亦無潛邱問書事。潛邱子詠所爲先府君行述，且謂梨洲見疏證而奇之，歎曰：「吾一生疑團見此盡破矣。」若梨洲眞有授書事，詠亦不敢僞造此說於行述，以來其時不滿於其父辨僞者之口。且又問書在初成四卷之前，梨洲序決不如此作；若在四卷後，潛邱引並世諸人如胡朏明、姚立方語皆甚詳，於梨洲不應沒其授書事，而僅云「黃太冲今人知麻」也。余疑潛邱哀詞有云：「下逮小子，有書一卷，古文疏證，悉翦譌亂，遠蒙嘉賞，賜序以弁，如此窮經，經神重見。」所謂「小子有書一卷」者，即指古文疏證，其翦譌亂，乃潛邱自詡翦昔人之譌亂也。豈當時乃誤會文旨，謂梨洲有一卷書爲潛邱悉翦疏證之譌亂乎？若果如是，以潛邱之矜才自負，決不肯坦白云爾矣。謝山去梨洲、潛邱不遠，而已有此誤傳，何也？要之梨洲授書，與受業亭林同一不可信，因爲附辨於此。

毛西河之古文尙書寃詞

尙書古文之僞，昔人疑者已多，非潛邱首創。然潛邱爲疏證，當時頗招疑怪。其竭力與潛邱辨者，爲毛西河。西河好勝，仗其才辨，不欲人之得美名以去，而求以出其上，於是乎有古文尙書寃詞。古文之僞，已成不諍，西河辨之雖力，皆費話也，然西河寃詞

西河考證學得自潛邱

西河初見閻疏證時之態度

西河著冤詞之動機

雖不足重，而其所以爲冤詞，則頗有可記者。全謝山爲西河別傳，謂：「西河亡命游淮上，得交閻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何秋濤又爲之證，謂：「西河四十以前，未見潛邱時，率以賦詩、塡詞、選制藝、評傳奇爲事，集中經解，雖卷帙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鳥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賸稿耳。白鷺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邱說，時方與潛邱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邱，良信。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眞僞，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尚未細考，迨李剛主以尙書非僞之說進，而冤詞始作。始末詳其再與潛邱書中。可見西河固心折於潛邱，而必欲强與爭勝，此其所以爲西河也。」（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九謂：「毛氏古文尙書冤詞，其意不過好與朱子爲難。若朱子無疑僞古文之說，則必於當時諸家，有水乳之契矣。」此亦一說。）秋濤之說如此。余又考潛邱癸酉遊西泠，西河介姚立方與相見，則其時西河於古文之僞未持異議可知。及後四年丁丑，恕谷始來杭，見西河、立方，又與桐鄉錢曉城辨，屢以古文非僞之意告西河。又二年己卯，恕谷過淮上，見潛邱，乃云「毛先生有新著」，則西河成冤詞在戊寅、己卯間也。西河與黃梨洲論僞尙書書：「近保定李恕谷來，與桐之錢生曉城辨古文尙書眞僞，并來取信。僕向雖蓄疑，然

兩家辨古文尚書之另一公案

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云云，則秋濤之言定信矣。而潛邱見西河冤詞，乃曰：「僞古文尚書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尚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與毛氏辨，而但付之閟默爾。」又曰：

> 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劄記

張穆潛邱年譜所舉謝山謂「西河得交閻徵君，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即此引何邵公語亦可徵會。今亦不事瑣瑣爲兩人爭上下，要之當時考證家於自己德性多有未修，西河恃才而肆，病乃益彰；而潛邱生平，輕詆時賢，獨置毛氏冤詞於閟默，亦無怪杭氏以才怯致譏也。

而余謂潛邱、西河兩人辨尚書眞僞一案，其間猶有可說，而爲謝山、堇浦、顧船、石州諸人所未及者。余讀西河冤詞，其間歷引朱熹、吳澄、郝敬、梅鷟諸人之說以爲辨。又有稱「甲曰」、「或曰」者。「甲曰」即指桐鄉錢曉城，本與李恕谷辨尚書古文眞僞，

寃詞中或曰乃閻說之證

恕谷著書一卷示西河，西河爲恕谷所誤，乃繼起與潛邱辨，而恕谷與曉城所辨亦采錄西河寃詞中，故稱「蠡吾李塨有與桐鄉錢甲辨詞，并載於此」也。「甲曰」既得其人，「或曰」亦可推，蓋均以並世，故諱其名，而「或曰」實即潛邱也。姑舉一例證之：如寃詞卷四引梅鷟曰：「大禹謨，僞書也。左氏莊八年引夏書『皋陶邁種德』乃書詞，『德乃降』三字乃莊公自言，今乃連襲其文，以魯莊語爲書詞，此非僞乎？」或曰：「左傳『降』音『杭』，與古文音『絳』迥然不同。」此條見閻氏疏證卷一第九，潛邱蓋本之梅鷟，而「『降』音『杭』」則潛邱自爲說也。然潛邱此條並不明引梅氏，閻書譏論與梅氏同者極多，而多不明引。張穆年譜：「順治十八年辛丑，潛邱年二十六，從兄泂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疏證卷一：「余著此未匝月，而從弟從旌德歸，授余以縣志。有縣人梅鷟百一者，正德丁丑進士，未仕卒，撰述頗夥，亦疑今古文，亦謂『人心道心』本出道經，與余向辨君陳事相類。」卷二又云：「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疑潛邱當早見梅書也。西河則奪其分別左傳引書及莊公語歸之梅，而別出「音杭」一義著之「或曰」，亦隱以攻潛邱。即此推之，知寃詞「或曰」即對潛邱發。故西河寃詞八卷，本爲與潛邱興難，而顧無一語明及潛邱也。今以寃詞中「或曰」諸條，校之潛邱疏證，明其的是一說。而復有寃詞「或曰」云云，今疏證中不見其說者，余疑此由西河據所見疏證而駁，及潛邱見寃詞，見其說有據，乃還滅己說，今疏證八卷有缺文並缺其條目，而猶留其條數者，殆即是也。

今本疏證有閻氏見

冤詞後改定處
兩家著書之不德

於是去瑕汰弱，更爲不可勝，潛邱之智亦狡矣！故西河之駁閻說，沒其名字而稱「或曰」，固是輕薄，而潛邱亦沒其所攻駁，遂欲使我書無不是，毛說無足取，亦非從善服義之公心也。今考西河冤詞卷四有云：

檢舉實例

或曰：序云：「承詔作傳，傳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此則僞也。何也？以安國未嘗遭巫蠱事也。按：漢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而史記一書則終之太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也；乃史記世家已云：「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在太初年已無安國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間越天漢、太始三號，而後巫蠱起，而謂安國遭巫蠱事，信乎？

此一節乃西河著冤詞前所見疏證原文

此處所引「或曰」，蓋亦潛邱說。西河之辨，謂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私言，漢藝文志、儒林傳、荀悅漢紀、劉歆移太常博士、隋書經籍志皆然，史記亦不終太初，其記天漢、太始事，歷歷可指，即征和巫蠱事亦在在有之。又引：

此亦然

此一節乃西河據其所見疏證而加駁難

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吳中陳仁錫刻史記，凡列傳遇巫蠱事，皆註曰褚先生所續。若年表至太初以後，則直删之，而未之聞也。

西河之冤詞則曰：

此則焚書矣。夫欲攻古文而間闢孔序，已屬波及；而乃闢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記以實己說，則凡書俱危矣。夫褚先生……所增補，……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無其書，如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諸傳，……並無增續一二句者。且諸列傳中，其及巫蠱事，皆連翩之文，前後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綴當中也。……又況史記全書多征和事，雖無巫蠱字，而其事實在巫蠱之後。……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乎？……而實則史記之作在天漢後。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司馬遷傳復改七年為十年，……則當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後。……夫謂史記為訖于太初者，自序也；謂史記為終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謂太初之後又七年而遭患難，始發憤作史記者，亦自序也。……史記不必終太初，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征和

此據讀書人一詞證前引冤詞一節定指閻百詩

之後。……蓋從來毀尚書者，自朱、吳以後，歷元迄明，皆信口聒聒，惟此為讀書人所言，而一舉不勝，即思易他文以實己說，則又無賴強暴所不為矣。故此一節，雖祇攻書序，而實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學者當慎思之。

西河此條，謂「惟此爲讀書人所言」者，「讀書人」即指潛邱也。潛邱以讀書人自詡，謂：「髮未燥即愛從海內讀書者游，自牧齋、亭林、梨洲卒，而海內讀書種子盡。」潛邱目無餘子，而不意觸西河之怒。西河即反唇相稽，目潛邱爲讀書人，蓋潛邱歷舉海內讀書人不及己，故以此洩憤也。故西河與潛邱書有曰：

某向不愜偽古文一說，宋人誕妄最巨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後，始怏怏，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謬，遂置不理。（寄潛邱古文尚書冤詞書。）

此明指潛邱爲「讀書人」之證也。史記究訖何時，至今無定論，惟考匈奴傳李廣利降匈奴，事在征和三年，顯出史公手筆，則謂其他諸傳事出太初後即係後人增補，自屬勉強。然辨晚出古文眞僞，此非要點。西河洋洋博辯，謂「此一節雖祇攻書序，實刻於攻

古文者之用心」，此謂乘瑕蹈隙，避堅攻脆，乃兵家之詭譎，非辯難之正宗。然今考潛邱疏證，並無西河冤詞「或曰」云云，而謂：

此一節今本疏證乃轉駁毛氏冤詞之語

> 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煞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案：湯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為之師者，年又長於弟子。安國為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獻書，即甫獻書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謂「蚤卒」乎？疏證卷二。按：安國由博士為諫大夫，官至臨淮太守。諫大夫初置，在元狩五年，見百官表；臨淮郡，元狩六年置，見地理志；下距征和巫蠱尚二十六年。

閻氏見毛書後自改疏證舊說之鐵證

則正針對冤詞「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後」一語而發，本爲冤詞難疏證，今轉成疏證難冤詞。又疏證並不主史記定不及征和事，只安國決不及征和年耳。若西河先見疏證此條，決不再迻「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後」之難。且若疏證並不主史記凡及征和

者皆僞，則西河爲寃詞，豈有爲疏證憑空揑造一說，加以駁辯，而又親致其人以自白其憑空揑造之無賴？西河雖甚愚不出此。故知寃詞所引，乃西河所見之疏證，而今疏證所載，則潛邱見寃詞後改爲。其事昭昭，雖不可以確指，而實可以微辨也。夫書經他人駁正，或自悟其失，滅而不存，此乃著述通例，不足爲病，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謂：「日知錄初本第八卷『九州』二則，因閻百詩駁正，今刻全本日知錄不載。」又全謝山經史問答謂：「亭林初刻日知錄八卷，有『七七之實本於易七日來復』一條，及晚年重定則芟之，蓋自知其失也。」潛邱劄記亦謂：「汪氏琬臨沒，刪其稿爲堯峯文鈔，爲余所駁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駁而未及聞之彼者，承譌如故。」是亭林、堯峯兩人，亦皆曾得潛邱之駁正而自改其稿者。而余觀潛邱之於疏證，則有不得以是爲說者。疏證又云：

> 余嘗疑安國獻書，遭巫蠱之難，計其年必高，與馬遷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記「蚤卒」，則漢書之獻書必非安國；信漢書獻書，則史記之安國必非蚤卒。然馬遷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卒必不誤。竊意天漢後，安國死已久，或其家子孫獻之，非必其身，而苦無明證。越數載，讀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謂「作

傳畢，會國有巫蠱」，出於安國口中，其偽不待辯矣。（疏證卷二。）

今觀冤詞辯安國未必不及巫蠱事，歷引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及荀悅漢紀諸書，則其時西河所見疏證，尚未有此條也，故西河歷引諸書而曰「安國不必不死征和後」。今疏證重據漢書兒寬傳推斷安國定死征和巫蠱前，乃卽據荀悅漢紀謂古文尚書乃安國家所獻，非安國親獻。此漢紀一語，明是潛邱讀西河冤詞後所悟，利矛堅盾，遂步鬭殺，遂得奇采。然潛邱滅其己之前說，而謂「夙疑如此，苦無明證」，又謂「越數載讀漢紀」云云，全不肯認是見西河冤詞後所追改，則又何也？（又按：朱竹垞經義考卷七十六孔安國尚書傳下按語，辨安國生卒及其家獻書事，措語亦似未見今本閻氏疏證。其引「或曰」，卽毛氏說；其證「安國卒征和前」論證，不如今本疏證之精，而云「安國家獻」，則與閻今說同。以文長，不具錄。）夫學者捨己之短，從人之長，正是美德。且潛邱自謂：「古人學以年進，晚而觀書益博，然於前此所注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復改定者。」（疏證卷一。）又自謂：「盡心鄭氏之學，慕其先後異說不復改定，以見學以年進之盛。」且今疏證八卷歷引同時朋好商訂討論之言夥矣，獨於西河冤詞不及一字。而凡西河冤詞所辨，潛邱認為己說之誤者，則沒其前說，改造新論，不復效康成「不復改定」之美，亦不著得見西河冤詞舍己而從之眞，顧曰：「此余所以不

與毛氏辨，而但付之闕默爾。」則潛邱之所以不與毛氏辨而卒於闕默者，實其爲辨之術益精益巧，而西河於是乎乃眞得其寃矣！何秋濤有言：「西河固心折於潛邱，而必欲强與爭勝，此其所以爲西河。」又曰：「西河之於閻、姚，（立方）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則其强項之習，務與人爭名耳。」（均見張穆閻潛邱年譜卷三。）今比觀疏證、寃詞兩書，兩人之所以辨尚書古文眞僞者，知潛邱亦未嘗無所心折於西河，而顧深隱嚴諱，而曰「付之闕默」，此其爭名好勝之心，亦何以異？而堇浦僅以才怯譏之，亦正爲潛邱所笑矣。故自此後漢學家考據言之，則尚書古文眞僞，潛邱是而西河非，已成定論；自宋、明以來理學家所謂心性義理言之，則兩人之著書相往復，皆有可譏，均不得爲學士之雅度也。余之辨此，亦非好爲掎摭，多毀前賢，良以此後漢學家一意考訂，而於心性義理，容多忽略，類此之事，數見不尠，學者之不德，其事影響於學術，即逮近世，時賢蹈其病者，亦復時有；故特發之於閻、毛兩氏之爲漢學開山者，非敢以薄前賢，乃所以勉今賢也。

考據家之不德

與潛邱同時辨尚書古文之僞者，有姚立方。疏證卷八稱：

姚立方

癸酉冬，薄遊西泠，聞休寧姚際恆，字立方，（經義考作錢塘姚善夫。）閉戶著書，攻僞古文。蕭

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按：廖偁見歐陽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

姚氏著述

惜其書已不傳，惟疏證所引，可覩片爪而已。姚著九經通論，今惟詩經通論有刻本；又小戴禮散見杭大宗續禮記集說中；儀禮、春秋有傳鈔本。春秋已殘，余均在顧頡剛處見之。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僞書考。今惟僞書考傳世，庸言錄亦不可見。錢林文獻徵存錄稱其「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本於顏元」。考立方與恕谷相見，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立方年五十一，時已著書經及儀禮，就質於恕谷；儀禮通論自序在康熙三十八年，則見恕谷時尚未成書。其與潛邱相見，尚在前四年，立方年四十七，而潛邱見其辨僞古文者亦已有書十卷。武林道古錄稱其：

少折節讀書，汎濫百氏，旣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遊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五經。」遂屛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

謂自五十後始注九經，未爲得實也。立方卒年無考，據道古錄知其當踰六十四歲。（春秋通論序在康熙四十六年，姚年六十一。）至庸言錄所論「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議論是否出之顏、李，亦不可知。時浙人如陳乾初、潘用微、毛西河皆排擊朱子，立方辨僞，深以未見陳乾初辨大學爲憾，則其風聲相摩，意氣相通，固當在彼不在此。浙東王學流變，自有此一派，雖梨洲嚴嚴，晚歲亦不免折而同歸，其議論頗有與北方顏、李相會通者。故余論顏、李，謂其近王，而徵存錄所謂「立方庸言本之習齋」者，轉或不必然也。同時桐鄉錢曉城，著壁書辨僞、中庸辨、孟子疑義諸書，已見顏、李兩傳。又錢塘馮景，字山公，爲淮南子洪保二卷，攻僞古文，而與潛邱議論相異，（又駁潛邱四書釋地十事，時謂幾於潛邱之駁亭林日知錄也。）潛邱頗致譏詆。謂：

姚與顏李

馮山公

淮南洪保辨

> 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真謬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劄記卷五與劉超宗書。）

又云：

> 洪保主人亦云信古文非真，所論斷者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同上）

今洪保收解春集八、九兩卷，其文亦為章實齋所譏，謂：「其中無所得，而全務矜張誇詡，類於趨風好名者之所為。」（章氏遺書，淮南子洪保辨。）是山公助閻，與西河駁閻，事異意近。又杭世駿為馮景傳，稱：「毛著古文尚書冤詞，景益所未備者五事。」今西河集有復馮山公論太極圖說古文尚書冤詞書一首，有云：「至若古文尚書之冤，凡能救正，即是聖人之徒，況直窮隋志，抉致誤之由，尤得要領。」是山公見西河冤詞，似為所動，潛邱所謂「信亦不透」，非無徵也。

程綿莊

潛邱稍後有程廷祚綿莊，本歙人，遷江寧。少時見西河古文冤詞，作冤冤詞攻之，既刪定其稿為晚書訂疑，又推拓之，別成尚書通議二十卷。（其書未見。）綿莊聞顏、李學於惲鶴生，康熙庚子，恕谷南遊，綿莊屢過問學。（康熙五十九年，綿莊年三十。）讀顏氏存學編，題其後云：「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推習齋為五百年間一人。謂「其勢難於孟子，而功倍於孟子」，尊信之如此。又說論語「克己復禮」一節，謂：

> 恕谷云：「聖門惟重學禮，宋儒惟重去私。學禮則明德、新民俱有實功，故曰

『天下歸仁』；去私則所謂至明至健者，只在與私欲相爭，故履中蹈和之實事，絕無一言及之，去聖經之本指遠矣。」蒙按：去私欲卽孟子寡欲之說，不可謂非聖賢所重，然以為克己正解則不可。且天下之為仁禮害者，又豈惟私欲哉？凡性質之過剛過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均足為害，而目曰非禮，則舉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盡也。

又云：

「『天理』二字，始見於樂記，猶前聖之言天道也。若大傳之言理，皆主形見於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與『窮理』，與『理於義』，皆文理、條理之謂，無指道之蘊奧以為理者。宋人以理學自命，故取樂記天理、人欲之說以為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禮與非禮以告顏子，乃唐、虞以來教學之成法，實有所事，而與言渾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應混以樂記之說。豈諸君子於夫子言禮而不言理之故猶不能無疑也與？」論語說。

此兩條措辭雖簡，含義則富。謂理只作條理解，此後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自矜創獲，而顏、李、毛諸人及綿莊皆已言之。謂「害仁禮者豈惟私欲」，其語尤精。惟性質之過剛、過柔與智識之浮游昏塞者皆足爲害，故去私欲雖亦當重，而其事決不止於去私欲。後戴氏以去私、解蔽兩者爲說，亦與綿莊說近。至以「禮」代「理」，尤爲戴氏以後傳學者所樂道，如凌廷堪、焦循、阮元其著也。惟綿莊在當時，能推服顏、李，而不陷於尊信古文尚書，既通考證家法，又能識宋儒長處，青溪集卷三漢宋儒者異同論、卷九與劉學稼書、卷十上雷翠庭督學論宋儒書兩首，皆能爲漢、宋持平，而議論得其大體，並無顏、李矯枉之論，亦不入惠、戴門戶之習。則尤爲通識可貴也。再上雷公論宋儒書有云：「經學之弊，在於專門，欲以一師之言箝天下之口，何異於指一目所見而以爲周天之徑也。」此意尤足爲嘉、道以下公羊今文學者作針砭矣。

與綿莊同時稍前，辨古文尚書之僞者有惠棟定宇，著古文尚書考。自稱先已爲辨，在甲寅以來，雍正十二年。嗣見閻氏書，乃在癸亥，乾隆八年。時閻書尚未刻。綿莊始見疏證在丙子，亦已先成訂疑四年矣，因別爲尚書古文疏證辨，誌其異見。文在青溪集卷四。是皆所謂不謀而合者。自此尚書古文之僞，幾於定論，蓋非一人之力所能強，而一人之智亦不足以盡其蘊。故先乎潛邱者遠自南宋，而繼起者亦往往所獲超潛邱上，今則推辨古文尚書之僞者必先潛邱，身後之名，各有其遇，而西河之強爭急辯無與焉。然潛邱以辨古文尚書益推朱子，西河以攻朱子因護古文，其後戴學大盛，西河遂重

以攻朱見推，阮、焦兩人，於西河集鼓吹頗力，西河亦終得其身後之名。以兩人之才辨，各務於好勝喜譽，蓋亦均可以無憾也。

胡朏明

顧景范

與潛邱同時交好最密，以考證稱者有德清胡渭朏明，別字東樵。（生明崇禎六年，卒清康熙五十三年，年八十二。）與潛邱及常熟黃儀子鴻、無錫顧祖禹景范（生明崇禎四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年六十二。）同客徐乾學家，協修一統志。潛邱為四書釋地，東樵有禹貢錐指，子鴻為水經注作圖，於輿地之學皆有述作。而宛溪（顧景范別號。）方輿紀要百二十卷尤傑出。其書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寧都魏冰叔推為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以與梅文鼎歷算全書、李清南北史合抄並稱。然論者猶頗嫌李書之不得相鼎足焉。東樵又有易圖明辨，論者謂出梨洲兄弟及西河諸人上。其洪範正論，於「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一掃廓除」。（提要語。）而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又後之盛尊漢儒者所未知也。（禹貢錐指亦列宋、元、明諸家說，當時漢、宋疆界尚未判劃。胡氏又有大學翼真。魯曾煐序正論，謂：「古經之厄，莫甚於大學、洪範。改古本大學，極於宋而流衍於元；改古本洪範，極於元而胚胎於宋，皆經之陽九、百六也。先生所著翼真、正論，綜核異同，皆因其當因，革其當革。」翼真頗宗朱子，時風尚已崇考訂，而尚未顯分漢、宋，胡氏亦其間一過渡之人物也。）然諸人讀書雖博，考古雖勤，要皆受豢於貴寵，一志於文字。朝廷之鴻博，與夫卿相之館職，皆足以羈縻而牢籠之，其意氣遠非梨洲、亭林、船山、習齋之比矣！朏明雖未膺鴻博之選，而

顧景范與徐狷石

晚年以禹貢錐指進呈御覽，得殊寵，尤爲一時豔稱。詳胡會恩錐指紀恩。又戴褐夫禹貢錐指序（文集卷四）：「車駕南巡狩，臨幸浙西，胡君匍伏道左，恭進是書，並獻頌一篇。天子覽之稱善，賜膳，賜御書詩扇，賜御書扁額。一時士人嘖嘖嘆羨以爲榮。夫以布衣之士，幽隱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澤之癯，皆得以其所業上達天子，褒寵並加，恩賜備至。仰見我皇上右文之至意，礪世磨鈍，鼓舞激勸，眞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奮袂而起，思出其奇，以求得當？行見博學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潤色太平，不獨胡君一人之榮遇而已。」此文乃褐夫代當時朝士作，眞能道出一時學人心理及將來學術變化趨勢也。惟宛溪最深心，三藩起事，宛溪棄家南游，欲藉手耿氏，不得志而歸。宛溪南游事，詳國風半月刊四卷十期膠山黃氏宗譜選錄。其撰方輿紀要，備載山川阨塞，詳論南北兵事强弱形勢，蓋以待時變。所爲自序，於宗國之痛，尤流露不自禁。寄食書局以成其業，而確然不仕，猶守志節。徐狷石最善之，曾有事欲就商，會宛溪在徐乾學館中，狷石徘徊門外不入，適宛溪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乾學聞之，亟遣人出迎，則狷石已解維疾去矣。全謝山題徐狷石傳後。姚椿通藝閣文集卷五顧處士祖禹傳，略謂：「徐乾學修一統志，開局包山，知祖禹精地理學，固延之，三聘乃往。書成，將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於投死階石，始已。」宛溪客徐家久矣，不俟洞庭設局時。姚說固誤，要亦知宛溪之節概矣。故自狷石一轉而爲宛溪，自宛溪再轉而爲朏明、子鴻，自朏明、子鴻又轉而爲潛邱、西河，出處之間，逐步推移，如走峻坂，陵夷及於平地而止。當身者不自知，而地維既絕，天軸亦折，無論潛邱以讀書人自負，西河以讀書人相輕，要之同爲讀書人，別成一種風氣。學者心術之變，而學術人才全非故昔，亦余所謂可悲而可畏之一例也，故以並著於篇云。

第七章 李穆堂 附 萬孺廬 王白田 朱止泉 全謝山 蔡元鳳

傳略

李紱，字巨來，學者稱穆堂先生。生康熙十二年，卒乾隆十五年，（一六七三——一七五〇。）年七十八。籍江西臨川。少貧甚，讀書五行竝下，落筆數千言，而無以爲生。嘗自其家徒步負襆被之徽，又之吳，吳人或異其才，而未能振也。以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入翰林，益勵於學。自言：「小時看書，日可二十本，字版細密者，猶不下十本；今來館務分心，餘力無幾，或一二本而止。七閱月中，看三國志、晉書、南北史及李白、子美、義山、飛卿、子瞻、放翁詩各二遍；爾雅、孝經、儀禮、論、孟諸註疏，史記、前後漢、隋唐書、五代史各一遍；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諸書及宋、遼、金、元史不及一遍。」其强力如此。先生既博窺，於朝章國故，抵掌而談，如決潰隄。不學之徒，望風

不敢前席。先生又未嘗肯少接以溫言，擧朝皆畏憚。然愛才如不及，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計。辛丑會試充副考官，用唐人通榜法，知名士網羅殆盡。榜發，下第擧子擁邸舍喧鬧，被論罷官，發永定河效力。雍正元年，召復職。時隆科多、年羹堯貴顯用事，先生抗禮不屈，竟以言河南總督田文鏡被譖。初，雍正二年，先生署廣西巡撫，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廣撫追劾先生措置不善，詔使前往捕賊自贖。事旣解，仍以排擠下獄，當死，並籍其家，取及夫人之簪釧，視之皆銅器也。獄成，世益爲先生危，先生處之泰然，在囚中日讀書，晝飽啖，夜熟眠，同囚甘撫胡期恆，嘆爲鐵漢。時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必置之死。曾兩決囚，先生縛至西市，刑部郎楊某，欲試之，於押赴市曹時，故問經史疑義，先生應答流利如平常。楊退語人曰：「李公眞鐵胎人也。」特旨免死，在八旗志書館效力行走。先生敝車羸馬，即日赴館，閉門葺平生所著書，如是者八年。及乾隆即位，召見，即日授戶部侍郎。會擧博學鴻詞，先生已薦六人，束於例，乃揭所知廣託九卿。吳江王藻無擧主，浼門下士孫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先生大怒責，孫跪謝允薦乃已。語聞，坐左遷。然先生雖屢黜，意氣如故不少衰。嘗曰：「內省不疚，生死不足動吾心，何況禍福？禍福不足動，何況得

失？以此處境不難矣。」又言得力在二語：處境則居易以俟命，處事則行法以俟命也。會以丁憂歸，嗣得大病，乃致仕。先生故剛大，生平學道，以陸子爲宗。及卒，全謝山爲碑銘曰：「世方以閉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廟堂意旨，隨聲附和，是爲不傳之祕，則公之道，宜其所往輒窮也。」所著書有穆堂類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論八卷、陽明學錄若干卷。章炳麟書李巨來事，（文見華國月刊一卷十期）謂：「穆堂獲譴，由雍正四年督直，胤禎欲其希旨殺塞思黑，穆堂不肯。胤禎既殺塞思黑，欲殺穆堂滅口，又恐臨刑宣泄，故不得不赦。彈擊田文鏡事，特借以發端，謝山以事關皇室，故碑文不能正其辭。」並謂：「處胡廣之朝而果於用世，遇賊害之主而不能先幾引避，使周、程、陸、楊處之必不然。」事雖隱昧，章氏歷引東華錄說之，恐或然也。

清初之朱陸異同論

朱陸異同論之來歷

「朱陸異同」之論，遠起明世。休寧趙汸子常對策，謂：「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幷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是爲「朱陸早異晚同」說之始倡。其後河間程敏政篁墩著道一編，分朱

陸異同爲三節，纂鈔朱陸二家往還書，各爲之論斷，見其始異而終同。自是遂有陽明之朱子晚年定論，專取朱子論學書牘與象山合者三十餘通爲說。同時羅欽順整菴卽遺書辨難，謂：

> 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

清初尊朱排陸諸家

後東莞陳建。清瀾著學蔀通辨十二卷，乃大詆「朱陸早異晚同」之說。其書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辯詆甚峻。而書初不顯，東林顧憲成頗加稱說，乃爲人知。明儒學案無陳建。及清初宛平孫承澤。北海著考正晚年定論二卷，持論

孫承澤

益偏。書始宋孝宗淳熙甲午，朱子時年四十五，其後乃始與陸氏兄弟相會，依次編其文集、語類諸書，謂「實無一言合於陸氏，亦無一字涉於自悔」。又深毀陽明，謂其「惟事智術籠罩，乃吾道之莽、懿」。據四庫提要。門戶之見，持之者過甚，亦足徵其立身居心之

魏裔介

大概矣。四庫提要云：「承澤初附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國朝，自知爲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爲重。」同時有柏鄉魏裔介，石生論學與孫

熊賜履

承澤相沆瀣，編周程張朱正脈，自序謂「周海門所輯程門微旨，王陽明所輯朱子晚年定論，未足發蒙啓迷，於微旨取十之五，於陽明所輯則盡刪之，而取北海考正定論。其他尙有聖學知統錄、論性書、希賢錄諸書」。夷考生平，於崇禎壬午中舉，越四年，清順治三年成進士，言其出處，宜與孫氏同屬貳臣，而裔介仕清尤忠藎，畫進取滇、黔之策，竟如所規以覆明。又建言「宜擇大將領滿洲兵駐防滇、黔、川、楚間形勢以銷姦萌」，議雖不行，然裔介爲滿洲謀宰割漢人，其因事納忠，固可嘉矣。故裔介仕宦極得意，蒙恩眷。卒康熙丙寅，二十五年。年七十一。稍次有孝感熊賜履，青岳。得意略後於裔介，而亦以講理學爲顯宦名臣。著閑道錄，力闢陽明尊朱子。謂朱子兼孔、顏、曾、孟之長，詈象山、姚江爲異類。又謂：「學不聞道，雖功彌六合，澤及兩間，止是私意。」以抑姚江之事功。又著下學堂札記，引其友蕭企昭性理譜語，詈陽明爲賊。自謂：「當今日而有衞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其自負如是。清聖祖讀其閑道錄，稱爲「正大精醇，斯文嫡派」。又曰：「錄中崇正闢邪，極透切，有功聖道不淺。」遂親題其籤曰熊學士閑道錄，置之御几，一時羨爲異數。卒康熙己丑，四十八年。年七十五。諸人皆以高宦講正學，爲朝廷褒奬。而明末南方有黃梨洲，北方孫夏峯、李二曲，海內稱三大儒，

論學皆尊陽明。既爲羣士慕仰，又皆不肯屈節受祿。而顧亭林、王船山之儔，激於愛國忠世之意，感憤時變，溯源搜根，深痛晚明士習，歸罪王學，謂種學術亡國之大禍。尤甚如顏、李，則更引益遠，蔽獄宋儒，謂朱子教人讀書，乃禍國害民之尤大者。船山、習齋聲光皆闇，亭林雖栖栖，名字重於京國。其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一條，以王夷甫清談、王介甫新說、王伯安良知，三王並擧，而稱說羅整菴、陳清瀾以及孫承澤之書，則以在野大儒，亦主正學，儼若與朝貴相桴鼓矣。（沈清玉冰壺集謂：「孫退谷、陸稼書以張弧文成者集矢蕺山。承澤固蒙面賊庭者也，平湖集中有上孫退谷先生書，何啻碩儒魁德，豈喜其意見之同，忘其立身之汚乎？」（據李慈銘引，詳呂晚村下。）余觀日知錄此處殆與稼書同一見解也。）

張烈

同時有大興張烈，武承，以博學鴻詞纂修明史。著王學質疑，書成康熙辛酉二十年，（即亭林卒前一年也。）謂：「弘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院災。蓋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

陸隴其

其書大見賞於平湖陸隴其稼書，以與陳氏學蔀通辨並擧。稼書爲有清一代正學宗師，持尊朱黜王之見益堅。其爲問學錄，至稱「論語固能興起善意，而其言簡略，不若小學、近思錄、朱子行狀」。陸王則比之楊墨。然稼書之學，實自呂晚村；晚村得之張楊園。楊園亦明遺民，與梨洲、亭林諸老相輩次，曾受業於蕺山，與陳乾初交游甚密，而論學則黜王崇朱，不隨聲阿師友也。然楊園以苦節隱，晚村以放言

敗，而稼書獨以俯仰得高譽，後之崇正學者，羣推稼書爲醇儒，因稼書而推楊園，於晚村則不屑道焉。（熊氏經義齋集謂：「以某輩而表章朱學，祇足爲朱子之一大厄。」「某輩」即指晚村，時晚村尚未敗，熊已深詆之，則以出處大節不同，自難訢合也。）其後及於乾隆之朝，一時學士大夫專向考據，守程朱義理者深不悅。而歙縣程晉芳魚門著正學論，言此極慨切，謂：

> 昔呂留良有私憾於梨洲，注釋諸書，力攻陸王學；而陸清獻爲一代大儒，亦過信陳清瀾之說，附和呂氏。於是海內士大夫，以宗陽明爲恥，而四十年來，並程朱之脈亦無有續者，此則非愚意料所及也。（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三。）

然稼書雖懇懇於崇朱黜王，而出處固循謹，先後治嘉定、靈壽爲良吏，僅得位監司，一年即失職，其官不達。自稼書卒後，而朝廷乃務於獎正學焉。先是安溪李光地（晉卿）以藉手耿（精忠）、鄭，（錦。）效忠清室，得殊寵，自編修擢內閣學士，上書謂：

> 臣觀道之與治，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

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生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皇上，又五百年，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維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於大猷。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時爲康熙十九年庚申。翌年，張烈著王學質疑；又兩年，二十二年癸亥，稼書始至京師見張氏書，補靈壽知縣。及二十四年乙丑，張烈卒。(年六十四。)三十一年壬申，陸稼書卒。(年六十三。)而光地位望益高，寵眷益渥，遂以宰輔耆碩，爲正學領袖。自稱「晚年學問始進，得於聖訓爲多」，而康熙亦目光地爲知己，君臣相孚如此。康熙五十一年，(稼書卒後二十年。)特升朱子配享孔廟殿上，命朝臣纂朱子全書。翌年，光地又承纂周易折中；又二年(康熙五十四年。)承纂性理精義。時明孽反側者，既已剗薙無留，故國遺老，亦死亡俱絕，光地所謂治統與道統合一，開堯、舜、文王以下未有之盛業，重見純王之太平者，乃竟及其身

見之。光地卒於康熙五十七年，年七十七。聖帝爲堯、舜，光地則稷、契、臯、夔矣。然光地實小人，富貴烜赫，不足掩其醜。全謝山稱「其初年賣友，中年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劄子。賣友事可參看錢林文獻徵存錄李光地、陳夢雷兩傳，又濤文匯卷二十五陳夢雷與某同年書，「某同年」即光地也。惟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三有安溪蠟丸疏辨，平反其事。光地頗詆黃石齋，其從弟光墺廣卿嘗述其言曰：「石齋之人則經也，其書則緯也。」謝山告之曰：「君家相公之書，其貌則經者，其人則純乎緯者也。」光墺失色而去。亦見謝山論榕村學術劄子。自光地在位，衆多誚之，及其既歿，詆訐尤甚。語見方苞望溪集安溪李相國逸事。雖如方望溪之徒，受其私恩，爲之袒護，見上引篇中。然無以勝公論。清廷既特尊朱子正學，以見聖朝治道之隆，又求表彰本朝正學名儒相輝映，而光地非其選也。求其持身無疵纇，講學尙醇謹，能持門戶之見，而名登清之仕籍者，陸稼書實推首選，陳梅廬以梨洲弟子，出光地門下，然論學不屈，及見稼書所著書而服，亦以稼書之躬行醇也。事見全謝山鮚埼亭集卷十六陳碑。於是稼書遂以雍正二年從祀兩廡。光地卒後六年。故清初言朱學者，顧亭林、王船山、張楊園、呂晚村諸人持於野，孫承澤、魏裔介、熊賜履、李光地諸人唱於上，獨稼書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先得兩廡之祀，此乃清廷操縱之得其道。稼書同時稍後，有儀封張伯行孝先，亦循吏著政聲，刻正誼堂叢書，有功正學，亦得從祀聖廟。然刻程朱書爲之流傳，亦呂晚村先爲之。朝廷之意，從我者乃正學，背我

陸稼書之從祀兩廡

張伯行

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爲之幌。是則正學之興，未必稼書之功；其衰，亦未必稼書之罪也。惟稼書論學持門戶甚摯，並時學者亦復多致不滿。

陸稼書力持門戶及並時之評難

李恕谷記其一軼事云：

邵子昆

> 陸稼書任靈壽，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書以子昆宗陸王，遂不相合，刊張武承所著王學質疑相詬厲。及征噶爾旦，撫院將命稼書運餉塞外，稼書不知所措，使人問計子昆。子昆答書云：「此須小事，便爾張皇！若遇宸濠大變，將何以處之？速將王學質疑付之丙丁，則僕之荒計出矣。」（中庸傳註問。）

湯潛庵

此固滑稽非莊論，亦以稼書平日，詆排陽明過甚，遂來此反唇之誚也。稼書同時有睢州湯斌潛菴，從學孫夏峯，講學能勿持門戶。稼書嘗上書論學，極言陽明之學不熄，朱子之學不尊，潛菴覆書謂：

當時治程朱學者之眞相

> 姚江之學，……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可謂有功聖道矣。然海內學術之澆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

版，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閑邪之功。……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嫚罵為能者也。陸原書見三魚堂文集卷五，並附湯答書。

錢子仁

此可見當時正學之風氣矣。稼書同時有嘉定錢民子仁，從稼書論學不合，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孔子入也。」嘗與友人書，辨朱子論學不合大學、中庸、孟子、二程處，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相鬭是務，聖學必亡。」語詳錢林文獻徵存錄卷四，又江藩宋學淵源記。亦稼書諍友也。稼書極推張烈王學質疑，而毛西河有折客辨學文揭其私，謂：

張烈著王學質疑之動機

往在史館時，同官尤悔菴鬮題得王文成傳，總裁惡傳中多講學語，駁令刪去。同官張武承遂希意極詆陽明，並進三劄，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東林非君子，三曰陽明非道學。同館並起而譁，總裁遽毀劄。

王崑繩

則張氏著質疑動機亦可見。以若是之人才，若是之心術，相與鼓譟而言正學，結帝王之權固有餘，服豪傑之氣則不足，宜乎非難之蜂起也。（沈清玉冰壺集謂：「南方之學者，自孝感、平湖兩先生提倡，專以尊朱黜異爲第一義，顧應之者多場屋科舉之士，於說書評尾之外，茫然無覩也。」可知當時程、朱正學派之實際。）故彭定求南畇（父瓏，受梁谿高氏學，定求又事湯潛菴；其曾孫彭尺木治佛說，卽與東原論學者也。）遂有陽明釋毀錄之作。而王源崑繩言之尤慨切。崑繩（生順治五年，卒康熙四十九年，年六十三。）先雅慕諸葛武侯、王文成，有心功業，晚不得一舒意，遇李恕谷論學，乃折節顏門，稍稍變其說。而其先論當時所謂朱陸異同者，頗激宕可參證，其言曰：

> 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僞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眞也，言不顧行者僞也。眞則言或有偏，不失爲君子；僞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爲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墦閒，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狺狺焉罵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爲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

行亦可也。否則尊程朱卽程朱之賊，尊陸王卽陸王之賊，僞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不止。一識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淚否？」其人慚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焉。久之，其夫死，約以為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嗚乎！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狂！……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則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阸爾！居業堂文集卷七與朱字綠書。

又曰：

今之詆陽明者，行僞而品陋，識暗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干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為風氣，亦何足與深辨！同上

又曰：

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僞之禁。……凡為虛言以欺天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

而寘之法。同上與李中孚先生書。

其言激切有如此，可見當時正學之實不足以服人也。及朝議既定，正學大顯，而虛僞之風氣，痲痺之人心，益有以激豪傑而起反抗者，其人則爲李穆堂。

穆堂之朱陸異同論

穆堂論學大旨

穆堂生平不以理學家自居，而好辨朱陸異同，其意亦有激而發也。穆堂論學，極重人倫實務，謂：

教莫古於唐、虞，……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亦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已。……會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遂詳。教之以佃以漁，教之以耒耨，教之以懋遷交易。教之以衣裳，教之以舟楫，服牛乘馬，斷木爲杵，

掘地為白。教之以重門擊析，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教之以上棟下宇，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無道外之人，……無人外之教。（初稿卷十八又原教。）

故曰：

聖賢為學，雖不廢書，實不專在於書。……子路「何必讀書」之對，夫子雖惡其佞，亦未有以折其非也。……尋章摘句，……是明道程子所呵為玩物喪志而已。（別稿卷九古訓考。）

穆堂深不喜專以讀書講論、尋章摘句爲學，而謂其事由於朱子。故曰：

古未有以學為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物之理為格物。又以大學未詳，……為傳以補之，於是古人為學之法乃一變。尋章

摘句之弊，流為玩物喪志。斷斷口耳之間，舉古人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矣。初稿卷十八原學上。

又曰：

朱子門人，平日專以讀書講論為工夫，……不知聖賢之學，不如是也。初稿卷四十五書朱子語類後。

朱子中年，亦以讀書教弟子，至於晚年，則專以求放心、敦踐履為主，而深以徒倚書册為戒，……惟語類有勸人讀書之說，則皆門人以意為記錄者耳。……善學朱子者，毋惑于門人譌誤之詞，而細觀其晚年所著述，庶不為世俗爛時文、破講章所誤也。別稿卷九古訓考。

穆堂以此斥朱子，亦即以此推象山、陽明，謂：

陸子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真得聖賢為學之法者。初稿卷四十五書朱子語類後。

自象山陸子之教不明，士墮於章句訓詁者三百餘年，洎王陽明先生倡明絕學，然

後士知有躬行實踐之功。初稿卷二十六，文學劉先生墓誌銘。

而穆堂謂躬行實踐則本於一心，故曰：

聖人之學，內聖外王，皆不過一心。或乃分心性為二，疑心學為近禪，不知心卽性，性卽心也。……舍心學又烏有所謂聖學哉？……象山陸子，專以求放心教人，蓋直接孟氏之傳者，……世之人以訓詁章句為學，失心久矣。別稿卷二十四，過洛齋先生訓語序。

然穆堂之所重於心者，亦不過曰躬行心得而已。故曰：

學必躬行而後心得，得於心而後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而楊子所謂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與於斯。別稿卷二十四學言稿序。

至於空談心性，則為穆堂所深戒。故曰：

義理與氣質為定名，心與性為虛位。……學者茍有志於聖賢之學，躬行實踐可已，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與仁則罕言之。子貢亦謂：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孟子因告子論性而誤，故反覆與辨耳，其教門人則止曰孝弟而已，義利而已，未嘗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從學者不敢望子貢，實行不修，而空言心性，妄也甚矣！初稿卷十八心體無善惡說。

此其言極似亭林。然亭林極斥心學，而穆堂乃謂「舍心學又烏有所謂聖學哉」，與亭林「舍經學安所得理學」一語，正相照映。穆堂斥朱子以讀書講論爲學，其論極似習齋。然穆堂固又是博聞强識，絕非束書不觀，游談無根者流也。學者觀於三氏立言之異同，知論學各有本末，可勿爲古人爭門戶耳。而穆堂辨朱陸，尤每以言有依據，能抉本眞自喜，頗有似於此後乾嘉考證派之所爲者。羅有高謂「穆堂議論偏激，好以記問勝，豪者也」，其評頗中穆堂之失。見尊聞居士集卷三答楊邁公書二。故嘗謂：

六、七年來，細閱周、程、朱、陸、陽明六子之書，各不下十數過。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編修畫堂書。

陸非頓悟

而遂以辨陸學之非頓悟，其言曰：

朱子因陸子教人有發明本心之說，遂以頓悟目之，而其實非也。陸子全集二十八

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嘗繙閱數十過，絕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為主。……卽鵝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海，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至於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論乍見孺子入井，卽所以發明惻隱之心；論嘑蹴之與不受，卽所以發明羞惡之心。……陸子發明之義不過如此，非如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為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經目，而道聽塗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為頓悟之禪。……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同上卷十八發明本心說。）

又象山語錄有「家有壬癸神，日供千斛水」二語，陳建學蔀通辨謂出佛書，穆堂謂：「余嘗盡閱全藏經、律、論，並無此語。」（見陸子學譜卷十一「章從軒節夫」條。其後全謝山謂：「二語大略當在道經，今巫祝家禳火，嘗用此語。」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答臨川先生雜問。）又如陽明傳習錄有「照心」二字，或疑為禪語，穆堂謂：「佛書余嘗遍閱，並無此二字。」（見初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閱傳習錄問目。）世之譏陸王者，率謂其近禪，謂其尚頓悟，病其游談無根，

束書不觀；自穆堂言之，彼之所以斥陸王者，正坐游談無根、束書不觀之病，皆未嘗細讀陸王書而姑意測之如是也。雷鋐翠庭經笥堂文鈔象山禪學考，謂：「世目象山爲禪學，以象山教人閉目靜坐不讀書者，非也。象山語錄多近禪，然未嘗言不讀書，亦罕靜坐。文集中並『靜坐』二字無之。與劉深甫書云：『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訓詁章句，苟能從容不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與傅聖謨云：『已知者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此與朱子教人無以異。」今按：雷氏力主朱、陸之辨，至此等處則亦受穆堂影響也。

陸王流弊

然何以陸王常受世俗譏摘？穆堂則謂一由陸王之有傳而失眞者，如黃梨洲謂象山以「覺」爲入門，慈湖以「覺」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見初稿卷十八發明本心說。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並謂「慈湖亦不以一悟爲究竟」。又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外編卷三十三）謂：「陸學流弊，乃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又謂：「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今觀穆堂集亦並不主「陸學絕無流弊」之說，疑謝山自據當時相從談論言之也。陽明良知之教，如鄒文莊、東廓。羅文恭。念庵皆粹然無疵；而龍谿王畿首爲狂論，純任自然，心齋王艮亦多怪異，二王之學數傳益甚，此二王之失其傳也。見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說下。學術之傳有得有失，固不可以末流一二人之失，上累其立教之師，而世俗所以好謗陸王，則由元明以來，朝廷科舉，以朱子書取士，俗士習於時文講章，有道學之美名，有富貴之實利，而又熟於章句訓詁之先入。故攻陸王者每不讀陸王書，則又安從得陸王之眞？穆堂於此尤慨乎言之，曰：

只有攻陸

世止有摘陸王之疵者，未聞有摘朱子之疵者，非陸王之多疵，而朱子獨無疵也，

勢也。自有明以朱註取士，應科舉者，共守一家之言，為富貴利達之資，大全、講章而外，束書不觀，道聽塗說，成為風俗。大學改本，雖棄孔子以從朱子而不遑恤，孰敢為陸王而議朱子哉？吳文正公澄。生平信奉朱子，晚始略舉尊德性、道問學為調停之說，其言本出朱子，而論者已譁然攻之矣。南宋至今六百餘年，止有一陽明先生，追尋古本大學，而攻之者至今未已。初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問傳習錄問目。孔尚任湖海集卷九廣陵郡學會講序（戊辰）謂：「今制舉家皆知尊朱，問其所以尊者，曰：『朱子有註解也』；皆知攻陸、王，問其所以攻者，曰：『陸、王無註解也。』夫朱子豈註解之可盡，陸、王豈無註解之足累？其所謂尊與攻者，皆不過為制舉言耳。」

故穆堂於凡攻陸王者，率致非難，嘗曰：

陳建、呂留良輩，妄附朱子，著為謬書，詆諆陸王，至不可堪忍。引同上節。

穆堂有學蔀通辨辯，於陳氏書條析其說。見初稿卷十八心性說，其書未見。其論孫承澤云：

孫北海承澤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論，蓋從未讀陸子、陽明子之書，亦未嘗細讀朱子之書，徒欲鈔竊世俗唾餘以附於講學者也。所載朱子之語，止取其詆諆陸子之

言，其論學之合於陸子者，則概不之及。其所辨年歲亦不甚確，如鵝湖之會，謂各賦一詩見志，是全未見陸子語錄者也。（初稿卷四十五書孫承澤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後。又謂：「孫承澤在明朝，官至九卿，家居京師，親見闖賊之亂，國破君亡，偷生忍死，晚年沉酣於富貴利達之場，耄而不止，蓋患得患失之鄙夫，本不足與論學。」）

論張氏質疑

其論張烈云：

> 王學質疑，……不惟不知王學，亦從未讀朱子之書，特剽竊講章訓詁之俗說，而妄有著述，以求附於講學之末者。（初稿卷四十五書王學質疑後。）

時人爭朱陸公案，自穆堂言之，不徒未讀陸王書，抑又未細讀朱子書，特剽竊世俗講章、科舉訓詁為之也。穆堂既一一斥其空疏淺陋，而自出手眼以辨朱陸之異同者，則在即就朱陸著述全部以求其眞相。其著作之重要者有二：一為朱子晚年全論，一則陸子學譜也。其為全論也，曰：

朱子晚年全論

> 余嘗盡錄朱子五十一歲至七十一歲論學之語見於文集者，一字不遺，共得三百七十餘篇，名曰朱子晚年全論，其言無不合於陸子。（初稿卷四十五書孫氏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後。）

又曰：

朱子與陸子之學，早年異同參半；中年異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則符節之相合也。朱子論陸子之學，陸子論朱子之學，早年疑信參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至晚年則冰炭之不相入也。陸子之學，自始至終，確守孔子義利之辨，與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鑽研於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猶有異同，而晚乃符節相合。……早年二君子未相見，故學有異同而論有疑信；中年屢相見，故所學漸同而論亦漸合。朱子與項平甫書，欲兼取兩長，陸子與朱子書，謂「康廬之集，加款於鵝湖」，此其證也。考康廬之集，朱子年五十二歲，陸子年四十三歲，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陸子下世。此十一年中，兩先生不及再見，始啓爭「無極」不急之辨，繼附益以門人各守師說，趨一偏而甚之。其兼學於兩家者，往來傳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矯枉過正。如包顯道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而朱子教劉敬夫考索周禮，陸子頗不然之。於是朱子指陸子為頓悟之禪宗，而陸子指朱子為支離之俗學，而實則兩先生之學皆不爾也。朱子晚

年定論，陸子旣不及聞其說，陽明先生抄爲一編，凡三十四條，中間因詞語相類而誤入中年之語者，特何叔京三書耳。羅整菴摘以相辨，而無知之陳建，遂肆狂詆，其實晚年所論皆然，雖百條不能盡也。……今詳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論學之書，確有年月可據者，得三百五十七條，其論與陸子相合；而年月無可考者，又幾十幾條，附贅於後，共爲一編。……論學之書，片紙不遺，名曰朱子晚年全論。曰「晚」，則論之定可知；曰「全」，則無所取舍以遷就他人之意。庶陳建之徒，無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於學者，恍然知兩先生所學之同而識所從事，不終墮於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補乎！（初稿卷三十二朱子晚年全論序。）

朱子不惑錄

朱子爲學四變

穆堂此書，蓋爲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擴大，穆堂又有朱子不惑錄，謂：

朱子生平之學凡四變：自言十六歲時在劉病翁所，會僧妙喜，始爲禪學；十九歲應禮部試，依妙喜說作文，說動試官，得中進士；二十二歲築室修煉，讀道書，手定牧初淨稿，始辛未，止乙亥。蓋三十歲以前，專爲二氏之學者也。至三十歲，爲紹興三十年，……師事李延平先生，屢以其所言爲不是，始將禪學權時倚

聞，三十三歲再往就教，於是學益純正，一變至道；三十五歲時，延平先生卒，謹守師說猶四、五年。故自三十一以至四十，此十年中，粹然儒者，與林擇之、何叔京等書可考也。四十歲以後，始棄延平之教，如與林擇之書論中和，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之類是也。專意著述，欲擬孔子刪定纂修之業，偏重於語言訓詁，此又一變也。四十六歲為鵝湖之會，陸子指其學為支離，而朱子守其說不變；又六年，五十二歲，陸子相訪於南康軍，講義利之章，始有悔心，親題講義之末，欲守陸子所講為入德之方；五十四歲答項平甫書，自謂持守不得力，當兼取陸子所長，漸有向裏切己之意；五十九歲與陸子論「無極」不合，因力詆陸子之學；然自六十歲以後，至於終身，所以為學與所以教人者，悉依陸子尊德性、求放心之說，故雖詆陸子，而詆浙學之務末者為尤切，其詳見答呂子約、鄭子上諸人之書，至終身不改。此一變，則朱子之定論也。余……抄其三十一歲至四十歲恪遵延平之教者，別為一卷，名曰不惑錄。

初稿卷三十二朱子不惑錄序。其書今不傳。

元明以來之朱學

凡朱子學說自身之轉變與其晚年之定論，穆堂所以條理抉發之者如此，而後世所以誤會朱學之眞相者，穆堂則以爲皆出元、明之陋儒，與夫科擧之俗見。其言曰：

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緦緦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於章句訓詁之煩，而駕其說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詡詡然自以爲講學。……蓋自大學補格致傳文，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雖然，朱子晚年，固已盡覺其悞，……而元、明陋儒，專取其中年未定之書，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編爲大全。科擧之學，因陋就簡，朱子全書未嘗寓目，遂以講章訓詁之學爲足以師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初稿卷十八原學下。

又曰：

自科擧取士，世俗之人，富貴利達之外，無所用心。稍有志者，沉沒於明人大全所撮語錄陋書，傲然講學，自謂尊朱，不知其於聖賢之學，毫無所見，卽朱子之

學，亦百未知一也。穆堂別稿卷三十五復濟東道陳副使書。

夏炘評晚年全論

然穆堂所言，亦有激而然耳，未足以服眞爲朱學者之心。當塗夏炘嘗論之云：

晚年全論一書，……不過爲學蔀通辨報仇，無他意也。……所引朱子之書凡三百五十餘條，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靜坐收斂」等字，便謂之同於陸氏，不顧上下之文理，前後之語氣，自來說書者所未有也。述朱質疑卷十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穆堂對朱子言行之掎摭

且穆堂不徒於朱陸異同懇懇力辨，又於朱子言行，多所掎摭。今集中如書東見錄後，譏朱子爲煥章閣待制，趙汝愚謫永州，朝權悉歸韓侂胄，朱子草書萬言，爲趙明寃，筮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退焚諫稿，自號「遯翁」。（按：焦里堂易餘籥錄卷九辨無其事。）而呂伯恭弟祖儉、象山門人楊簡，皆以訟汝愚罷詘。朱子平生，痛詆江西、浙江之學，此事反逡巡，貽書祖儉，深爲愧歎。又書靈寶畢法後，言朱子少築鍊室，老註參同，自稱「空同道士」，題賀當壁詩，以「金丹歲晚，此志不就」爲嘆恨。靈寶畢法乃世俗方士陋書，而序文首引朱子詩「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謂「晦翁紫陽朱先生必不我欺」。因譏「朱子平時詆韓子爲文人，試取謝自然詩較之，識量何其相遠！」又書贋作昌黎與大顛三書後，譏朱子作考異，附會世俗僞譔歐公題跋，反疑子瞻未見歐陽跋語，曲爲緣飾。又書眞西山文集後三則，謂朱子譏陸子爲禪，而自於佛學極推崇，乃至稱「佛爲大事因緣出世，聖人繼天立極意亦如此」。捐館之前，以香茶貧黃蘗僧，稱「爲悟公故人」，固宜西山等於釋氏歡喜讚歎」。又跋朱子再定太極通書後序，以朱子爲濂溪事狀，削去蒲氏所爲墓碣載濂溪稱頌新政語。而如邵氏聞見錄所記「荆公居鍾山，恍惚見其子雱枷杻」云云，生死輪迴之說，至妄陋，而名臣言行錄備載之，不免好惡之偏，爲世俗轉移。（以上均見初稿卷四十五。）則

其事已出乎異同之外，所謂「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矣。穆堂又爲王荆公辨誣，爲吳草廬持平。（初稿卷二十四吳文正公從祀記）要之，豪氣俠情，一入門戶，未能超然。穆堂於朱學議論，具如上述。其治陸學，則備見於陸子學譜，謂：

陸子學譜

>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先生之行者也，言與行分而為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間矣。……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沉溺於利慾，不泛濫於章句，不參錯於佛、老，庶幾斯道有絕而復新之日。（初稿卷三十二陸子學譜序。）

陸子年譜

又爲陸子年譜，謂：

> 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剿襲舊聞，詆陸子為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傅子淵等，過為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為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為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指。其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書之

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譌舛；而五劄之譏，則屢見於筆札，所宜備載，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並觀，且亦陸子經國之大猷，不可略也。初稿卷三十二陸子年譜序。

穆堂講學路徑

蓋就其遺敎全體，合之於行事之實，以考其學說之眞意，而若有以想見乎其人。此已與世之徒守科擧俗學，嘵嘵浮辨，而目不覩朱陸全書者不同；亦與牢守道學字頭，專以訓詁家法，爭心性、理氣之辨者有異。其路徑之直捷，意趣之眞切，誠可謂得陸學之眞傳也。穆堂自言：「早歲爲學，略去疏節，止守大綱，全用力於經濟文章。……二十四歲復思向上。」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編修書。其治學路徑如此，故得有體有用，不與專治訓詁講誦者同科。又嘗謂：

>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自程子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語，世儒藉口，輒欲以空言傲實績。……內聖外王之學，一變而為迂疏無用，至今天下以儒相訾謷，皆此等謬說啓之也。……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始著儒者之效，唐韓子、宋歐陽子用之不盡，濂溪、明道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餘則雖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有明王文成公出，始大著儒者之效，……而世俗無知小人謬附講學者，

輒以空言詆之，不知此輩何所用於天地間也！人極之不立，豈可徒咎溺於嗜慾之人也哉！（初稿卷四十五書程山遺書後。）

又曰：

自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天下之士靡然從之，名臣修士不可勝計。其道聽塗說，起而議之者，率皆誦習爛時文、舊講章，以求富貴利達之鄙夫耳。間有一二修謹之士，闇然媚世，而自託於道學者，稍相辨論，不知其未嘗躬行，自無心得，不足以與於斯事，而考見其是非之所在也。當時首與陽明辨者為羅整庵，然……當時親炙如鄒文莊，（東廓。）私淑如羅文恭，（念庵。）皆粹然無疵，一出於正。……若徐文貞、（存齋，聶雙江弟子。）李襄敏、（見羅父遂。）魏莊靖、（時亮，字工甫。）郭青螺（子章，字相奎。）諸公之勳業，陳明水、（江右王門。）舒文節、（國裳，江右王門。）劉晴川、（江右王門。）趙忠毅、（南星，字夢白。）周恭節、（用，字行之。）鄒忠介（南皋，歐陽南野弟子。）諸公之風節，鄧文潔、（定宇，王龍溪弟子。）張陽和、（王龍溪弟子。）楊復所、（羅近溪弟子。）鄧潛谷、（東廓弟子。）萬思默（念庵弟子。）諸先生之清修，其因致良知之說，躬行心得，發名而成業者，未易更僕數，豈不猶賢於整菴輩訓詁章句，闇然媚世而一無所建立者乎！

又曰：

平心論之，整菴與陽明，同在武宗之時，天下多故，身為大臣，離事自全而已。能抗劉瑾乎？能誅宸濠乎？能靖粵西之亂乎？此實學與虛說之辨。初稿卷十八心性說。

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說下。

又曰：

陽明先生勳業塞穹壤，名聲貫古今，世豈知有所謂大興張者？人雖自絕，何傷日月？初稿卷四十五書王學質疑後。

躬行與功業

蓋陸王之學，既以躬行實踐為主，而躬行實踐，必歸鵠於功業濟世，乃為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足以證其踐行之圓滿而庶幾於無憾。此與從事章句訓詁，卽於文字講論爭是非者絕不同。故穆堂盛推陽明，以其功業之發見，徵學說之虛實，此正陸王言本心、言良

穆堂與顏李

知最精最高之詣，決非陷溺功利，偏心雜霸，空為此畔援之勢論也。余嘗謂顏、李講

學，深斥程朱，謂書生紙筆講誦之無益於天地，而力唱「六藝、六德、六行」之說，以實用爲本，其意趣路徑實近陸王，以穆堂證之，可益信矣。惟顏、李尚有習恭存心之學，而穆堂無之，是顏、李猶守舊規，而穆堂已入新趣也。厥後章實齋論學頗采穆堂，故亦與顏、李近，而自謂推本於陽明。此爲清學一伏流，要之與尚訓詁考訂書本之學判然不同，而清初程、朱正學，轉與乾嘉吳、皖攻朱者同爲以讀書訓說爲學也。然躬行實踐，固以功業濟世爲歸，而不必展功業濟世之效，則時命限之，雖窮而在下，不得盡其意，而無害乎性分之全量。此又非陷溺於功利，偏心於雜霸者之所與知；而內省不疚，實爲眞血脈所關，又非章句訓詁之所能爭也。相傳：

> 有中州一巨公，自負能昌明朱子之學。一日謂公穆堂曰：「陸氏之學，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公曰：「君方總督倉場而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是在陸門，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全祖望閣學臨川李公紱神道碑銘。

此卽發明本心致良知之實例，穆堂所謂陸王之躬行實踐，所由與章句訓詁講誦虛說者不同也。故穆堂又言之，曰：

> 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實行不修，於陽明子無能爲役，而高言心性者也。

初稿卷十八心體無善惡說。

穆堂論學之背景及動機

此眞穆堂論學眞背景，亦穆堂論學眞動機矣。故擴之爲功業，約之爲踐履，穆堂之所謂躬行實踐，所以修之己而責之人者，惟問實事，不爭虛辨。此固陸王講學精神之一端，而穆堂則特以爲當時之箴砭也。故穆堂之所以評騭朱陸之異同者，其事是非當別論；而穆堂爲人之俊偉，以博聞强記之學爲陸王本心良知作發明，以考史論世爲心性義理作裁判，學術、經濟、文章冶於一爐，其在當時，雖意有所激，語有所偏，然磊落俊偉，光明簡切，以有淸一代陸王學者第一重鎭推之，當無媿矣。

穆堂學說與時代之衝突 謝石霖

雖然，當穆堂世而言踐履功業，談何容易！先是，雍正四年，謝濟世石霖以翰林改御史，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雍正擲還其疏，石霖伏地不肯起，爭益力。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之，並加刑，問：「指使何人？」曰：「孔孟。」問：「何故？」曰：「讀孔孟書，自當忠諫；見奸勿擊，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旨免死，發往阿爾泰軍前效力。邊臣希旨搜其書，得古本大學注，劾以毀謗程朱，廷議坐諷刺朝政，復下獄。將刑，縛至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受祭邸舍中。已而宣旨得赦，歸舍，炷

香未燼，酒尚溫也。在戍九年，及乾隆朝始召復原官。而穆堂亦以論奏田文鏡坐朋黨獲罪，諭旨煌煌，屢受顯斥，鉤黨排陷，鑽營行私，穆堂固不免爲聖朝負恩一小人。以雍正四年，詔使隻身往廣西，捕前署巡撫時安插罪苗後在逃者，不得携廣中一吏卒，並降旨「若不能拏獲，即將李紱在廣西正法」。穆堂至，叛苗束身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公。」事幸解。旨令「李紱在廣西無可辦理，著令來京，現在應行質問案件甚多」。

穆堂二十一大罪

遂下刑部聽訊，廷臣議穆堂大罪二十一款，律應斬決，兩縛往西市，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曰：「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卒以天子聖明，宣旨赦還，仍置講室。

學問尙好免死

嗣奉特旨：「李紱學問尙好，著免死。」（時在雍正五年。）越年，（雍正七年冬。）或追供前穆堂參田文鏡事，又大集廷臣召穆堂，親詰責，色甚厲。穆堂不吐乞憐語，惟言「臣罪當誅，乞即正法，以爲人臣不忠者戒」。廷臣遵旨訊，請交刑部治罪，又以天子聖明得寬免。然則穆堂之在聖朝，得保首領已萬幸，尙何高言踐履功業！謝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濟時爲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嘗少衰，浩然之氣亦未嘗少減；然而霜雪侵尋，日以剝落，菁華亦漸耗。」又曰：「公有萬夫之稟，及中年百鍊，

血肉之軀

芒彩愈出，豈知血肉之軀，終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盡。」嗟乎！是可謂深識穆堂之志

（清學自義理折入於考據之所以然）

氣遭遇者矣。湯潛菴、全謝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義理、經濟，幾何其不折入於訓詁考據之業者！聖天子在上，惟有遵聖旨，守聖法，努力報稱，尚何紛紛辨朱陸異同爲！

附　萬孺廬

（萬孺廬）

穆堂著陸子學譜，有共相考證上下其議論者一人，曰萬字光，號孺廬，江西南昌人，學譜附錄所稱「本朝翰林院編修萬子承蒼」者也。李集有墓志，謝山集有墓碑銘。其答順德陳守論陸子文集書，議論與穆堂一轍。自謂：「嘗客東莞，其邑人言陳建素無行，爲其鄉先生所不齒。鄉先生故多宗陳、王之學，建乃竊爲此書以媚上官，而陰謗其鄉先生。」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卷五十端溪講堂策問一，亦謂：「東莞陳清瀾，則俗儒也，巧徇政府之意而攻陽明，並隱譏白沙以自附於河汾之統。蓋有窺見其底裏，直斥爲小人者。」其後有吳鼎易堂著東莞學案一書暢論之。又謂：「朱子平日議論太多，自孔、顏、曾、思而外，皆若其所不滿，不獨陸子而已。於孟子則謂其麤，謂其露才，謂其英氣害事，謂學之無可依據。於二程子之言多所牴牾，謂伊川未能無我，節目尙疎，每事三說，決有兩說不是。程門弟子則概目以禪學，嘗云：『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又云：『諸公雖親

（孺廬論陳建）

（孺廬論陸朱）

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龜山尤傳道所自，謂其做人苟且，謂其隨衆鶻突，謂其說道理無收煞，謂其氣質弱。延平語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雖親受業，亦皆斷之爲禪。同時如張宣公，則所與往還書，詆斥甚切，其後南軒集多刪改以就己之說。呂成公則謂其杜撰，謂其看文字粗，謂其不理會經，謂其弊在於巧。今觀朱子文集疑陸子爲禪學者凡數條，不過如論上蔡、廣平、龜山之意。而其推尊陸子，則不在二程子下，嘗曰：『陸子靜表裏不二。』又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而已。』又曰：『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又曰：『子靜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觀此則其位置陸子於張、呂二公之上，章章如矣。今讀朱子之書者，推崇張、呂無異辭，即上蔡、游、楊諸公，亦不因朱子目爲禪學而盡擯之，獨於陸子曉曉不已，豈朱子之心哉？」又曰：

考亭朱子似伊川，象山陸子似明道。元世陸子之教，僅行東南。趙江漢闇記朱子所為傳註以授北方學者，後遂用以取士，明代因之不改，由是言聖人之道獨歸朱子。然士子特用其說弋取科第而已，卽或高談性命，博攷禮樂制度，亦不過法朱

子之解經，未嘗期其身之必行之。一旦試之以事，非回惶失措，則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反不若任意直行者之足以有濟。於是聖人之道，常無用於天下，而儒者之為世所詬厲，不足怪矣。獨陽明先生負卓絕之姿，兼承朱子、陸子之學，磨礱浸潤以完其德性；故其平大寇，定大難，不動聲色，而勳德成於反掌，可不謂儒者之明效歟？穆堂集卷十一王陽明先生畫像記。

觀此，知鼒廬議論，實與穆堂一致。既激於當時是朱非陸之徒門戶之見操之過甚，而又有志於事功踐履，不甘徒資科舉利祿為借徑。此則李、萬所以特提陸、王以箴世之意也。

王白田與朱止泉

然當時治朱子學者，亦非盡持門戶之見，如穆堂所譏，未讀陸王書，亦未細讀朱子書，徒以罵陸尊朱為風氣也。亦有篤學謹行，實細心讀朱子書而求為之發明者，其人則如王

白田，諱懋竑，字予中，寶應人，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六年，（一六六八——一七四一。）年七十四。以精治朱子學名。康熙五十七年成進士，正李光地卒歲。雍正元年，以安慶府儒學教授特旨召見，改官翰林，稱一時知遇。其頌朱子書謝恩呈看詳云：

> 我皇上欽崇正學，表章真儒。溯道統之源流，爰升從祀，匯羣言之條貫，俾纂全書。學惟定於一尊，理同歸於皆是。黜德性、問學調停之私說，敢云朱陸之並稱？斥冰炭輔車謬悠之狂言，誰曰中、晚之異論？（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白田治學態度

白田蓋值朝廷褒崇正學之時，而篤信謹守，心欲有以爲之宣揚發明者也。焦里堂有言：「他人講程朱理學，皆浮游勦襲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於朱子之書，考訂精核，乃眞考亭功臣。」（見雕菰樓集卷十二國史儒林文苑傳議。）其爲後世通人見重如此。其論朱子爲學次第曰：

白田論朱子爲學次第

> 朱子早年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往同安歸，此以前所謂出入於老、釋者也。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而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沒而往問

之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為已發，而未發為性體，自以為無疑矣。「人自有生」四書，向以為在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羅參議兩書，則在乙酉、丙戌間，蓋未至潭州前也。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為不然，見南軒書廖子晦錄。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朱子酬南軒詩可考。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答程允叔、何叔京。戊子諸書皆主此論。乙丑春，乃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與林擇之書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答宋宗洛書，「及見延平」以上一節采其子箴聽等所為行狀。

朱子年譜

而白田生平用力，則在朱子年譜一書，蓋積二十餘歲四易稿而後定。見其子箴聽所爲行狀。其書大意亦承陳建、孫承澤之緒，而考訂精詳，遠非陳、孫之比。議論與穆堂適相反，而編纂亦一本朱子手筆之書爲主，謂文集、語錄多有不可據，語見行狀。與穆堂晚年全論專錄論學書札，不載語錄及他雜文之意相似。惜年譜所收朱子五十以後論學書，不過五、六十首，刪汰既多，卽無以定朱子晚年思想全部之眞態，此蓋爲年譜體例所限。後附朱子論學切

年譜剪裁處未脫主觀

年譜解釋處頗多迴護因人說法應病與藥

要語二卷，雖並選書札、語錄，又編年寫錄，似更足以推見朱子思想先後大體，而書未竟稿，尚有缺失，且亦與穆堂全論通體俱鈔，一札不逸者異意。故自五十以後所收論學書亦不過百十餘首，較之穆堂全論所錄僅亦三之一耳。其取捨之間，仍不能無主觀之偏。四庫提要謂其書「於朱子生平著述，皆一一縷述年月，獨於陰符經考異、參同契考異兩書，不載其名，似有意諱之」。提要又擧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年譜置之不言。而如穆堂所擧早年會僧妙喜、築室修煉讀道書，及捐館前以香茶奠黃蘗僧諸端，亦均削不載，並無一字致辨。蓋其書列於孫承澤、張烈之流，則卓出遠甚，若以示穆堂、孺廬諸人，恐仍不足以悅其心，且亦不足以服其口也。又其書謂：「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爲而發，不可泥看。如與象山書：『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因象山譏其支離故云爾。」見年譜考異卷一。而推此類言之，頗多勉強。如朱子丙午五十七歲答劉子澄云：

>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

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白田說之云：

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見年譜附錄卷一。

此以朱子自道謂專爲子澄言之，其屬牽强，不辨可見。且前書云：

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前日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豈得謂此處「前日看得不切，亂道誤人」亦爲子澄言乎？且白田謂「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語氣特譏指象山。不知象山講學，正如朱子此書所謂「聖門德業，初不在日用之外」，故曰「文字語言外別有用心處」，正是用心於日用倫常，並非以不言不語爲用

心處也。然則白田此等處，仍蹈穆堂所譏「未讀陸子書，亦未細讀朱子書」矣。又同年朱子有答潘恭叔書云：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白田說之云：

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即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亦見附錄卷一。

然朱子若向來並不先後緩急果有倒置，儘可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某向來不以爲先急」，此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之義何害？何以並不有倒置之病而必自誣爲

向來倒置，又詐自恨其誤人不少，今方自悔，乃爲「應病與藥」乎？其屬牽强，又甚易見。是則王氏此書，仍守孫承澤考正定論，朱子四十五歲後絕無一言合於陸氏，亦無一字涉於自悔之意。用力雖勤，成見未祛，雖免嫚罵之習，仍未出乎門戶之錮也。陳蘭甫謂：「王白田朱子切要語專爲排陸、王而作」，眞一語破的。陳語見嶺南學報四卷一期汪宗衍陳東塾先生年譜。故其譜雖頗重李果齋原編，而又曰：

> 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見年譜考異卷四。

不悟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自得，自孟子已然；發明性善之指，豈僅在說出地頭名目，不必令人深思自得乎？若只是說出地頭名目，至多不過「察識」一邊，更何與乎「涵養」？朱子四十以後對於中和舊說之悔悟，豈晚年復背之乎？今旣謂「陽明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開之」，又何以證其必乖於大義？王譜於紹熙五年甲寅僅書「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於縣庠」，並不詳錄玉山講義，加以疏說，惟於文集有詳辨。存稿卷六玉山講義考。

然講義臨了有云：

> 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纔尊德性，便有個「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兩事也。……故君子之學，旣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

今以合之朱子答項平父書，謂：「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則朱子明明說象山所說是尊德性事，而晚年乃云學者固當以尊德性爲主，朱子之意，決不斥象山爲異類，顯矣。白田於此不能別爲分說，而僅曰「可謂明白而無疑矣」。其懇懇致辨者則在「回頭轉腦向自己心中識認」之說，不悟講義固不主徒向心中識認，亦並不謂只須從外面求。朱子明分尊德性、道問學兩邊說之，不能抹去「尊德性」一語不理，又不能抹摋象山功夫全不是尊德性，則講義

臨了一節，其語固是「明白無疑」，而必欲以抑陸爲尊朱者，終不免爲勞而難安之事也。又按：顧涇陽學蔀通辨序，謂：「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嘗讀朱子之書，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己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嘗讀陸子之書，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夷然而安之。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謙語，亦遜語也。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朱子歧德性、問學爲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今按：清儒辨朱陸異同，絕無如涇陽此序之深劇者，卽此見清儒言義理，遜於前人者多矣。

朱止泉

白田同時學侶有朱澤澐，字湘淘，別號止泉，亦寶應人，生康熙五年，卒雍正十年，（一六六六——一七三二。）年六十七。爲學亦專治朱子，篤謹之風，近於白田。與無錫顧畇滋交好，又親至共學山居，蓋有得於東林遺風者。其議論與白田頗有出入。其朱子未發涵養辨云：

止泉朱子未發涵養辨

> 自程子發明平日涵養之旨，傳之龜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聖學大明。朱子之涵養，雖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統性情、貫動靜之奧，……實發龜山、豫章、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書具在，可考而知也。……然朱子未發涵養一段工夫，原極用功，後儒為之諱者，其防微杜漸之意，自有所在。特以

朱子涵養工夫爲後儒諱言

陽明晚年定論一書，取朱子言收放心存養者，不分早晚，概指為晚年，以明朱陸合一，……若更言涵養，是羽翼陽明，無以分朱陸之界，故概不置詞，可謂用意深遠矣。然朱子涵養原與陸王兩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顯明指示，不惟無以闡朱子涵養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義之識，而自為道問學之分途矣。……朱子從事延平十餘年，相見不過三次，後來追叙當年授受之旨，屢見於答何叔京、林擇之及中和舊說序，答林、中和舊說序在己丑後，提敍於此。其中詞旨井然可見。當見延平時，方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學，延平雖授以未發之旨，而朱子不以為然。十餘年而延平沒，未達其旨，故與叔京輩叙說，以為「孤負此翁」。及與張南軒往還，以未發之旨再三質證，所以有人自有生四書，皆自竊究此旨而未達之時所諄諄問辨者也。是朱子不以體驗未發為然者，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己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諸書，無日不以此旨未達為念。而其考程子書，及前輩名言，只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無時不是已發，而未發在其中，因以察識端倪為用功之要。……迨己丑春而恍然。……於季通辨論之餘，疑而悔，悔而悟，反覆於程子諸說，而自覺其缺涵養一段工夫。……始悟心兼體用，而有涵養於未發，貫

通乎已發之功。……答呂伯恭、周叔謹輩，往往從涵養中自見支離之失而不諱，固所以教友朋，箴來學，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淺而深，亦層進而有驗。蓋涵養而略於理者易，涵養而精於理者難；涵養而處事不盡當者易，涵養而事理合一者難；涵養而偏於靜者易，涵養而動靜合一者難。朱子自四十後，用許多工夫，……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語，至庚戌有「方理會得恁地」之語。……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說，即「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也。……或曰：……彼援朱入陸者，方為晚同之論，以混於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所欲言？……曰：不然。……朱子如答度周卿、曩亞夫、潘子善、孫敬甫諸書，皆六十以後筆，皆以涵養、致知為訓，咼嘗單指本體，……與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單指本體，不惟理不能窮，中無所得，即所養者亦無理之虛靈知覺，正朱子所云「一場大脫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朱子未發涵養辨一，見文集卷七。文成於康熙庚子，是年初識顧畇滋。又按：彭尺木南畇先生遺書後序，謂：「朱子未嘗離德性道問學也，而後之道問學者，諱言德性矣。朱子未嘗不以虛靈不昧為心也，而後之言心者，且以虛靈為大戒矣。夫不虛不靈，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學問之務，以是名朱子之學，豈不陋哉！曾大父南畇先生，生平服膺高子（攀龍）之學，由高子上溯朱、王，得宗會極。病世之託朱攻王者，踵陸子（隴其）之說，日出不休也，於是著陽明釋毀錄。」此與止泉持論略似。惟止泉仍辨朱、陸之異，則為彭氏所不取。要之，二人皆淵源東林高、顧遺緒則一也。

止泉論朱子語類

止泉論朱學，既著眼於涵養未發，又極重語類，謂：

> 語類一書，晚年精要語甚多。五十以前，門人未盛，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浙東歸，來學者甚衆，誨諭極詳。凡文詞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懇精神，洋溢紙上。……在當日諸門人，前後各得一說，彼此各聞一義，而後人讀之，反聚前後彼此之各聞者，彙萃參伍，這處那處，表裏始終，真有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漸進漸高遠之妙。是安可不細心審思，而……概以門人記錄之不確而忽之耶？（文集卷四答喬星渚，作於辛亥，在卒前之一年。）

止泉於語類別有選讀之本，其宗旨亦專在闡明朱子尊德性之教。其選讀語類目錄後序云：

> 朱子之學，原是尊、道齊頭用功，雖有「道問學工夫多了」之語，實從德性上著力，且明以訓詁詞章無益於性情之病深戒學者。後儒吳草廬輩遂從而分之，以尊

德性屬陸氏，以道問學屬朱子，歷今五百餘年未有定論。正、嘉間，陽明倡為格物徇外之說，以議朱子。……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為吾徒者，……於此等切要精透處，亦不力加發明，闡明其蘊，且以心學為諱，是無異於藉寇兵而齎盜糧也。文集卷八。

故止泉謂：

朱子聖學，主敬、窮理、力行三者齊頭用功，未嘗缺一。而尤以主敬、涵養為先，以為知行之主。與王予中。文集卷四，辛亥。

而止泉論朱子涵養工夫，則據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諸篇，以主靜爲歸，其議論蓋受無錫共學山居一派影響。集中有與王予中書五通，卷四，自庚戌以至辛亥。極論其事，白田未以爲是，覆書論難，見存稿卷十一。止泉既歿，白田尙有追答之書。見存稿卷十二。所答止泉原書，今止泉集未載，蓋已失之。又有答止泉子宗洛書存稿卷十三。亦力辨此事，歸其極則曰：

自以為宗朱子之學，反墮入陸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為陸王所笑者幾希。存稿卷十

二重答朱湘淘書。

蓋止泉論朱學，既重未發涵養，則與穆堂所謂朱子晚年並以尊德性、求放心爲主者，意無大殊，故白田議其「墮入陸王窠窟中」也。然白田自言：「愚於學問全無知曉，鑽空文義，略有所窺，豈特少涵養一段工夫，卽求放心工夫是初下手事，自度當從此入手而苦未能。」（亦見重答朱湘淘書。）則白田用力，自偏於讀書考索，自止泉言之，正所謂「藉寇兵齎盜糧」，不免以章句文字見識於陸王者。今平心論之，止泉所謂涵養未發事，苟捨其文字義解之糾紛，依宋儒工夫，實下體驗，則主敬、主靜，所爭蓋微。朱陸在當時，實同有此一段工夫，而後人必欲分門別戶，說成天懸地隔，以朱子爲集聖學之大成，以陸王爲極斯文之姦邪，遂多紛紛之辨。白田於朱陸異同，雖脫嫚駡之習，仍守門戶之障，年譜用力甚勤，而識解終未豁。止泉整密不如白田，然謂朱子仍守尊德性爲主，實非無見；而穆堂以躬行實踐推陸，謂其未廢道問學，兩家之說，善學者會合觀之，本可無爭。惟象山實自有「完養精神，收拾在內，不使放散」之說，（參看學蔀通辨卷四。）穆堂僅謂象山不廢讀書，注意人倫日用，而於此不加闡述，是未得象山之全也。朱子亦自有居

敬、窮理兩路，又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白田闡述朱學，若將統居敬於窮理，於「靜」字一邊，深諱不肯著一語，亦未得朱子之全也。朱陸當時雖有異同，然同有涵養未發一層工夫，而清儒爭朱陸者，則大率書本文字之考索為主耳。此則穆堂、白田自為其同，而與朱陸轉為異。夫知人必論世，學者同時並出，縱極相異，亦自有無逃於同者。今謂朱異於陸，不必即為貶陸；謂朱同於陸，亦不必即為貶朱。學問本於性情，各有面貌，各有塗轍，亦何必如黃茅白葦，一望皆是？異同、是非各有辨，朱陸互異，可以各有其是；朱陸相同，可以俱陷於非，意氣門戶，皆無所用。惟穆堂所爭躬行實踐與章句訓詁之辨，則此意鄭重，學者所當明切自反爾！後戴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乃謂程朱詳於論敬，略於論學，朱子乃與象山同識。故後人批評點之轉移，祇足以見其時學風之傾向，不必盡當於昔人之真際也。

異同與是非

道光末，當塗夏炘心伯為述朱質疑十六卷，於白田年譜頗多糾正，今附其說於此。夏氏謂：

夏炘述朱質疑

> 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之第一

朱學三變

白田誤說朱學層次各點

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幷辨敬夫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為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與胡琡卿茂才論學帮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叟書，質疑卷五。

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如知答江元適書「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通辨不當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年譜二十四歲受學於延平之說，必三分輔漢卿之所錄，謂庚辰為受學之始，回頭看釋氏之書漸漸破綻，實無左證。朱子明明自云「從遊十年」，又云「十載笑徒勞」，以庚辰計之不過三年，與朱子自述旣大不合，而語類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者亦大相反。……「十餘年」者，謂十年之外而又有餘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釋學，則自十五歲數起已十七年，「餘」字所該，不應若是之久，而年譜所謂頓悟釋、老之非者，相懸至七、八年之遠。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界限不清，是一大轇轕也。原注：「王氏又謂：『朱子悟釋、老之非，在戊寅再見延平後。』比庚辰又早三年，其無定見如此。」初注文集，知答薛士龍書之「二十餘年」，「二」字為羨文，可謂能具隻眼矣，卻於雜著中又改答薛書為壬辰，原注：「文集注以為辛卯。」以遷就「二」字之不為羨

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實僅滿二十年，無二十餘年，況士龍卒於辛卯九月，何得有書？通辨列之庚寅，不為無據。要之此書之羨文，不僅「二十餘年」之「二」字，即「先生君子」之「生」字亦係羨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稱「先君子之餘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餘教」。答江、薛二書相為表裏，必如王氏之說，則兩書糾纏不清，是又一轇轕也。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為朱子定論，其見卓矣；卻又謂己丑仍守舊見，至庚寅以後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實悟於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實游移於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答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論學書及已發未發說、記程門論學同異諸篇，皆極言敬字之妙，又皆己丑一時之言。必如王氏之說，則中和舊說與更定舊說，主腦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延平之求未發，不免少偏，是矣；卻又謂朱子悟已發、未發之旨，仍用延平涵養之說，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謂當以程朱之言為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始斷然言之。不知悟已發、未發之旨，即悟延平之偏，楊方庚寅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後之甲辰哉？朱子己丑與林擇之書，所謂「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者，指從張敬夫

先察識言也；所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者，指靜中看未發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詞，以為不能盡記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說，則所謂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轇轕也。與胡淑卿論白田草堂雜著書。

又曰：

……王編修懋竑所輯年譜，世稱善本，然……於大節目可商者尚多。……朱子幼孤，稟學於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雜禪，故朱子十五、六歲即出入於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棄其舊，朱子答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釋、老者十餘歲」是也。年譜紹興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歲，始受業於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明簡確鑿，非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為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子癸酉初見延平，未嘗受學，直至庚辰歲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於是改癸酉為初見，而移「受學」二字於庚辰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删去。不思從遊十年，誘掖諄至，

實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誣乎？此於朱子之學問大有關繫，當攷訂一也。朱子家禮一書，易簀後始出，雖為未成之書，然綱舉目張，斟酌司馬、程氏之說而折衷不苟；黃勉齋、楊信齋、黃子耕、陳安卿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卽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為是，其序載於文集。……乃王氏忽援元應氏之說，以為斷非朱子之作，遂於乾道六年下刪年譜「家禮成」一條。此與朱子之著述大有關繫，當攷訂二也。王氏疑朱子家禮，顧訪溪悔過齋續集曾引北溪文集辨之，郭筠仙養知書屋文集卷六校訂朱子家禮序亦有辨。朱子同時之學，湖湘則張宣公，浙則呂成公，江西則陸文安公。宣公之學，最心折朱子，末乃同歸而一致。成公歿後，呂子約、潘叔昌諸公，頗為永康議論所震。朱子提舉浙東一年，與浙人往來，深知浙學之弊，故年譜於淳熙十一年下，大書「力辨浙學之非」六字，浙學不僅子約、叔昌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內，此亦必是果齋之原也。至於江西陸氏之學，自淳熙二年與朱子會於鵝湖後，朱子與朋友講習，屢言其所學之偏，非浙學比也。乃王氏忽於淳熙十二年書曰：「辨陸學之非」，又書曰：「辨陳學之非」，無論辨陸學不始於十二年，卽以為白鹿會後，由曹立之墓表起釁，亦在十年癸卯，與十二年何涉？且陳學卽浙學也，浙學之壞，實由於同甫，乃必出同甫

於浙學之外，誠不識王意之所在。此於朱子之議論大有關繫，當攷訂三也。……此於朱子之孝思大有關繫，當考訂四也。按：此處辨朱子壓墓一節，刪。李文愍。名默。為姚江之學，年譜序中，以舊譜尊朱詆陸為私家言，則於舊譜之議陸學者或有刪節，誠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嚴嵩，以致死於獄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學雖與朱子殊，至其立身大節，卓然天壤，凡學於姚江之門者，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乎其間，不得因其學而肆為排詆。沈繼祖劾朱子一疏，閩本、吳本俱載於年譜中，雖非果齋之舊，亦未必出於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見宋史，乃是陽明後人偽造以詆朱子，而載入年譜，為後人之無識。不知宋李秀巖道命錄中早已全載，何王氏竟未之攷也？嗟乎！人至偽造文字以詆先賢，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學姚江之學者，何至奸詐無良若是？不惟無以服姚江後人之心，且恐重為吾道之累，當攷訂者五也。……與朱福堂博士論年譜書，質疑卷五。

其所諍糾，與穆堂、止泉之意復不同，然可知白田一譜，頗有可商，正亦未足盡據也。

全謝山

與穆堂同時，年輩稍次而相知者，鄞縣有全祖望紹衣，學者稱謝山先生。生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卒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五十一。穆堂爲陸子學譜，謝山頗有獻替，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有奉臨川先生帖子五首，均論其事。其弟子董秉純編謝山先生年譜，謂「癸丑雍正十一年，謝山年二十九，居京師紫藤軒，與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是也。書中盛推學譜，謂「其中搜羅潛逸，較姚江黃徵君學案，數倍過之，後世追原道脈者可以無憾」。（奉臨川先生帖子二。）而凡所獻替，穆堂未能采其說，其告謝山曰：「足下天資高，倘能務爲遠大之業，則爲益於天下後世甚大；補亡訂誤，識其小者，雖不無小補於世，其爲益亦僅矣。」（別稿卷三十七答全貢士紹衣書。）蓋穆堂治學，本重文章、經濟、氣節，不屑屑爲考據。其後十許年，（據董編年譜，在乾隆十一年丙寅。）謝山修梨洲宋儒學案，自稱「予續南雷此書，旁搜不遺餘力，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鮚埼亭集卷三十載山相韓舊塾記。）其事亦

始啓於穆堂。謝山自謂自雍正癸丑之冬，穆堂招同居，萬學士孺廬亦寓焉。紫藤軒下，無日不奉明誨。時人至稱爲「具體而微之李詹事」。(具見謝山李公神道碑銘。)

永樂大典之傳鈔

而二人相約同鈔永樂大典，(據董譜，在乾隆元年丙辰。事詳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鈔永樂大典記。又穆堂初稿卷四十三有答方閣學問三禮書目，已有請朝廷設官鈔寫之議；徐健庵高詹事刻編珠序，亦有請命儒臣討論刊錄之說，則又開之穆堂者也。)又開以後清廷纂輯四庫全書之遠源。蓋四庫館之設立，其議起於朱筠條奏搜輯遺書，而開局閱校永樂大典，實爲朱筠奏中要點，(時邵二雲、章實齋等在朱幕，朱奏蓋出二雲諸人，亦聞其緒論於謝山耳。)穆堂、謝山則首闢此途也。

謝山論朱陸異同

謝山人品學術，均與穆堂爲近。其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四。)極論朱陸學術之異於發軔而同於究竟，謂：

> 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原注：「此語本之黄氏日鈔。」)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談遊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

讀書為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祇發明本心為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為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于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原注：「此語見朱子語錄。」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本節又摘入宋元學案卷十八象山學案。謝山此論，頗似穆堂，而稍持平；然二人所謂踐履，似均不注重靜坐養完精神等事，則與白田論朱學不重涵養一轍矣。

謝山又謂四明之學，「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詳碑文。其推論鄉邦文獻，溯極象山，意嚮居可知。故謝山之學，以躬行實踐爲主，以歷史文獻爲用。原本性靈，重尙情感，拳拳於鄉邦喬木之思，以易一時門戶水火之相伐。蓋眞僞之辨，虛實之不同，自與奉程朱、託道學者異趣。世第謂謝山上承南雷、二萬，下啓二雲、實齋，爲浙東史學大柱，然言其淵源切磋之所自，其與穆堂關係，實至深切。江西陸學之復興，與浙東姚江之紹述，其意境極相似，而尤相關，此亦言浙東史學流行者所不可不知也。

蔡元鳳

王荊公年譜

蔡元鳳

較謝山生稍晚，猶得聞穆堂緒論者，金谿有蔡上翔元鳳。生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一七一七。卒嘉慶十五年庚午，一八一〇。年九十四。蔡氏王荊公年譜考略自序稱「嘉慶九年，年八十八」。光緒撫州志文苑傳稱其九十四卒，上推生年，較謝山後十二年也。著王荊公年譜考略二十六卷，其書經始乾隆辛丑以後，據考略附錄王交三墓誌銘。時元鳳已年近七十，至嘉慶八年書成，據王交三墓銘後附誌。元鳳年已八十七，前後經營踰二十年矣。老當益壯，元鳳有之。又自謂：「荊公受謗七百有餘年，中間有力爲表襮者，在宋則吾邑陸象山所作荊公祠堂記，元吳澄、虞集，明臨川邑人章袞，而近者李侍郎穆堂諸稿所辨證誣罔尤切。」據考略附錄再與金式似郎中書。今考略於穆堂集辨及荊公諸篇，均加鈔錄，穆堂集辨荊公諸端，皆有關政治心術，此於辨朱、陸是非亦有係。蓋朱子於荊公，始終議論不一，或不免以愛憎徇俗見。（證論詳新城楊希閔年譜推論，楊書亦繼蔡氏而作。）而象山在當時則持平恕之論也。則元鳳此書受影響於穆堂者當甚大矣。至晚清而主變法者，爭言荊公政術，然余觀穆堂、謝山學問蹊徑，並重文章、經濟、氣節，植本於躬行，發皇於文獻，而歸極於事業功名，要之以性靈之眞，情感之

不可已者爲之基；其學由我以達之外，與博雅尙考證者異途，不得謂非淸學一大支，然固不可以外襲而驟企也。當此靡風競扇，頹波爭流，超世拔俗之士，有聞穆堂、謝山之風而起者，予日企而俟之！



第八章　戴東原

附　江愼修　惠定宇　程易田

傳略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生雍正元年十二月，卒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五十五。十歲就傅讀書，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卽問：「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周去宋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讀詩經至秦風小戎篇，卽自繪小戎圖，觀者咸訝其詳覈。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擧傳注訓解之，意每不釋；因授以許氏說文解字，大好之，學三年，盡得其節目。性强記，十三經注，能擧其辭無遺；嘗語弟子段玉裁曰：「余於疏不盡記，經注則無不

能背誦也。」時年十六、七矣。家貧，無以爲業，年十八，隨父客南豐，設塾於邵武，課童蒙自給。越二年乃歸。時婺源江永愼修，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先生與其縣人鄭牧、歙人汪肇龍、方矩、汪梧鳳、程瑤田、金榜師事之。學日進，而遇日益窮。年二十九，補休寧縣學生。翌年，休地大旱，斗米千錢，家乏食，與麵舖相約，日取麵屑爲饔飧，閉戶成屈原賦注。同學金榜稱其堅强，困窮時能日行二百里，先生自言乖於時而壽似可必，亦自以精力之盛也。三十二歲，避仇入都，行李衣服皆無有，寄旅於歙縣會館，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一日，携所著書過嘉定錢大昕辛楣齋，談論竟日，既去，辛楣歎曰：「天下奇才也。」一時金匱秦蕙田方纂五禮通考，以辛楣言，遂延先生主其邸；高郵王安國亦延課其子念孫。一時館閣通人如河間紀昀、嘉定王鳴盛、靑浦王昶、大興朱筠，先後與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三十五歲，南還，居揚州，識惠棟定宇。四十歲，始獲鄉薦，會試屢不第。應直隸總督方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又遊山西，修汾州府志、汾陽縣志。南遊浙，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及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館開，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至京師。四十年，會試又不第，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在館五年，以積勞

卒。

戴學大要

戴學與江永

江永

戴氏之學，其先來自江永。永字愼修，婺源人，生康熙二十年七月，卒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年八十二。爲諸生數十年。其學尤深於三禮，其先自周禮入，嘗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徵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鈔寫正文，朝夕諷誦。自是旁通十三經，以

江氏之著書及其宗旨

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黃氏榦、楊氏復相繼纂續，亦非完書，乃廣摭博討，大綱細目，一從周禮大宗伯「吉、凶、賓、軍、嘉」五禮舊次，名曰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書成，年四十一歲，爲江氏著述之最大者。自謂：「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六十二歲，又成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其自序盛推宋學，謂：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

蓋徽歙乃朱子故里，流風未歇，學者固多守朱子圭臬也。時清廷崇正學，纂修三禮，欲補南宋以來朱義之未備。方望溪苞擬定纂修三禮條例劄子（外集卷二）亦以宋儒「有志未逮，未經墾闢」為說。愼修曾至京晤方氏，未合而歸。其他著書，如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春秋地名考實、鄉黨圖考、四書典林、羣經補義，大率歸於禮數名物。而又精於天官星歷，其書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於樂有律呂闡微。於音韻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於步算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學所涉極博，要不出禮樂名物之範圍者近是。又有闡述宋五子書數十卷，則世皆未之見，據李氏先正事略。可見者惟近思錄集注而已。大抵江氏學風，遠承朱子格物遺教，則斷可識也。姚鼐極推江氏，謂：「婺源自宋篤生朱子，傳至元、明，儒者繼起。雖於朱子之學益遠，然內行則崇根本，而不為浮誕，講論經義，精覈貫通，猶有能守大儒之遺教

汪紱

汪氏著書及其宗旨

而出乎流俗者焉，近世若江愼修永其尤也。」（惜抱軒文後集吳石湖家傳）

與江氏同時並稱者有汪紱，字燦人，號雙池，亦婺源人。（生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卒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年六十八。）其學亦以宋五子爲歸。朱筠督學安徽，上其遺書，並爲立木主，與江永同祀紫陽書院。著書有周易尚書四書詮義、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或問、樂經律呂通解、理學逢源。多尚義解，不主考訂，與江氏異；而所治自六經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朱筠汪先生墓表。）則門路與江氏相似。其發揮朱子致知格物之意曰：

有志格物，無物無理，隨處目覩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

又曰：

吾心之知虛，而在物之理實，故欲推極吾心之知，必須實靠事物上逐件印證過來，此心之知方實在信認得定。如人家有田地萬頃，契墨冊稅，承祖以來，本皆在家，然亦須逐畝逐段，親身歷過，四至分明，與契稅符合，方始信得此畝此段是自家田地。

此亦確遵朱子格物遺訓，主從事物實地下工夫。其變而爲考徵，則重名物數度，其學風亦視江浙間辨易圖，辨尙書古文，辨大學，高談朱陸道釋異同，心性家國本末者，別有一段淳樸意味，自見其異也。尙考徽歙間講學淵源，遠自無錫之東林。

徽學淵源與東林

有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汪佑、吳愼、朱璜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又因汪學聖以問學於東林之高世泰，（詳見錢林文獻徵存錄及江藩宋學淵源記。）實爲徽州朱學正流，江永、汪紱皆汲其餘波。故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爲正。

江汪兩家歧趣

惟汪尙義解，其後少傳人，江尙考覈，而其學遂大，則有清一代尙實之風，羣流所趨，莫能獨外耳。（汪雙池年譜有與江愼修書三通，及江覆書兩首，可證兩家治學之歧趣。）

徽學之一種背景

又徽人居羣山中，率走四方經商爲活，學者少貧，往往操賤事，故其風亦篤實而通於藝。汪紱家貧困，傭於江西景德鎭，爲畫盌之役，其學自星歷、地志、樂律、兵制、陰陽、醫卜以至彈琴、篆刻、書畫諸藝皆通曉。江氏亦孤起草澤中，其旁治天官、星歷、律呂、音韻、步算，即朱子格物之旨，而亦當時徽學風尙所同也。

宣城梅氏

又自明末歐洲歷算學輸入，迄於淸初，宣城梅氏兄弟，文鼎、文鼐、文鼏以曆學震爍一時，文鼎（生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卒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八十九。）所詣尤深博，著書八十餘種，盛行於世。歙人有楊光先，（生明萬曆間，卒淸康熙初。）論曆斥湯若望，力排西法，並駁西教士利瑪竇等地圓諸說，著書稱不得已，專攻西學，自命

孟子，嗣以閏月失推論死，亦爲守舊者所推。孫星衍五松園文集爲楊氏作傳，尙力稱之。是當時徽、宣之間，好治天算格致之學，其來已舊。江氏覆汪雙池書，自稱「早年探討西學，晚乃私淑宣城梅勿菴先生，近箸翼梅八卷，寫本歸之梅氏令孫」云云，此證江學與梅之淵源矣。又有黃生扶孟，亦歙人，明諸生，入淸不仕，著字詁、義府兩書，闡明文字聲義之相因，是徽人治聲音小學之先啓也。江、汪之學，蓋皆有聞於鄉先生之風而起者。東原早歲治學，亦此一路。二十二歲，成籌算一卷。後經增改名策算。二十三歲，成六書論三卷。已佚二十四歲，成考工記圖。後附注成二卷。二十五歲，成轉語二十章。已佚二十七歲，成爾雅文字考十卷。未刊三十歲，成屈原賦注。三十一歲，爲詩補傳，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未成書。葉德輝云：「其家藏有東原詩經補註原稿，采宋人說最多，遺書及學海堂皆刪去。」此均在東原三十二歲入都前，其學尙名物、字義、聲音、算數，全是徽人樸學矩矱也。與東原同問學於江氏者，有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諸人，而玉成其事者則爲汪梧鳳。梧鳳、歙西溪人，家雄於財，有不疎園，江、戴

皆自奮於末流，常爲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

黃生

東原早歲學術路徑

汪梧鳳不疎園及同學諸人

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汪中故貢生汪君墓志銘。）

梧鳳年不永，所著有詩學女爲一種，人稱其中若律象、地理、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據該洽，考覈精審，可自成一書。（鄭虎文汪梧鳳行狀。）則學風亦與江氏近，其書體例，蓋亦江氏四書典林、鄉黨圖考之類也。

汪肇龍

金榜

程瑤田

居梧鳳不疎園最久者爲汪肇龍，字稚川，少孤貧，力食以供饘粥。長習賈，嘆曰：「是非甚巧僞，不得稱善賈。」棄而歸，習篆刻，資鐵筆以活者久之，稍稍通六書。後游江門，專力治經，於爾雅、說文諸小學書，以及水經、地理、步算、鍾律、音韻、器數、名物之學，無不博綜羣籍，考據精審，而於三禮功尤深。（鄭虎文汪肇龍家傳。）是稚川之學，雖無成書，其不失爲江氏規模，亦可見也。最稱江氏高第弟子者爲金榜，字輔之，（生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卒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年六十七。）其學專治三禮，有禮箋十卷，詳稽制度，後人推爲卓然可補江、戴之缺者。（吳定金榜墓誌銘。）又程瑤田，（別有傳詳後。）著通藝錄，有宗法小記一卷，又儀禮喪服足徵記十卷、釋宮小記一卷、考工創物小記一卷、磬折古義一卷、溝洫疆理小記一卷、禹貢三江考三卷、水地小記一卷、解字小記一卷、聲律小記一卷、九穀考四卷、釋草小記一卷、釋蟲小記

一卷，其學亦在名物、度數間，此又承衍江氏學風之可考者也。

東原論學之第一期

東原早歲論學大意是仲明

東原早歲之學同於江氏，其說可徵之於與是仲明論學書。按：是仲明名鏡，陽湖人。與顧畇滋、朱止泉同講學於無錫之共學山居。據是仲明年譜，乾隆十四年己巳（仲明年五十七）春遊徽州，翌年庚午五月之徽州，游黃山。而東原書云：「僕所爲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衆。昨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誨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僕敢以詩補傳序並『辨鄭衛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僕此書尚俟改正，未可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又云：「羣經六藝之未達，儒者所恥，僕用是戒其頹惰，據所察知，特懼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敬進於前不晚，名賢幸諒」云云。相其語氣，疑是己巳、庚午兩年是、戴相晤於徽州時事也。段氏戴先生年譜，謂：「與是仲明論學書當在丁卯，時東原在揚州。仲明江陰人，客遊於揚者，欲索先生詩補傳觀之，先生答此書，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見於此，亦以諷仲明之學非所學也。仲明築室江陰舜過山講學，其人不爲先生所重，故諷之。」段氏此說，純出推想，以仲明爲江陰人，故疑東原遊揚始晤。查是仲明年譜，丁丑已年六十五，並無客遊揚州事。且戴書引辭撝謙，明爲東原未達時語。段氏爲戴譜，年已八十，譜中謂「攜方言分寫本至玉屏，今四十餘年」，又謂「丁小疋終於寧波官舍，又將十年」諸條可證，故譜中頗有誤憶誤排者。又段編戴集與是書題注癸酉，亦與年譜違異，可證年譜不足盡據。惟段編戴集，年五十八歲，去東原之卒亦已十六年，癸酉之注，亦非有確據，特因書中有「出示詩補傳序」一語，而詩補傳序成於癸酉仲夏故也。癸酉尚在東原入都前，於書中語氣較似。然是歲仲明在舜山，仍無緣與東原相遇。竊疑今東原集詩補傳序雖明書癸酉仲夏，然或是東原後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其後丙戌，東原又改注二南，名曰杲谿詩經補注，段氏曰：「今二南箸錄，而詩補傳已成者不箸錄」，然考東原詩比義述序，謂「昔壬申、癸酉歲，震爲詩補傳未成，別錄書內辨證成一袟」，則癸酉詩補傳明明未成書。段氏戴譜：「癸酉，詩補傳成，有序，在癸酉仲夏」，此亦只據序文年月推定爾

。又考東原爾雅文字考序，謂「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袟，亦聊以自課」，語意與是書「戒其頹惰，特懼忘失」云云相似，段定此書亦在戊辰、己巳、庚午間。大抵爾雅文字考、詩補傳、屈原賦注諸書，皆先後略同時。則與是書雖不能確定其年月，謂在癸酉東原未入都前，諒無大誤。

謂：

由字通詞由詞通道

……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啓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覩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東原始從江愼修遊，當在其庚午至紫陽書院時，此書云「家貧不獲親師」，則在庚午未識愼修時語也。惟段譜謂壬戌東原自邵武歸，即就正於愼修，則背師之誚，又不俟於他日「婺源老儒」之稱矣。未知段譜果何據也。

此爲東原主從字義明經義之理論。又曰：

經學難明者若干事

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

則詛詁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韵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綫」，其「三角」即「勾股」，「八綫」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為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會通。（前云「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此云「為之又十年」，則此書年歲亦約略可推矣。）

此為東原主從名物、度數通經義之理論。又曰：

經學之三難

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僕誠不足與於其間，其私自持，曁為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審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之陳、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此乃朱、王之辨，非漢、宋之辨。）

此爲東原主從「道問學」一邊以達大道之理論。統觀全書，所論爲學門徑及其趣解，全是江氏一派。然東原自述爲學全出冥搜暗索，則江、戴乃規模闇合，非東原之必有待於江氏之啓廸矣。（此徵徽學之自成風尚。）

東原七經小記之計畫

東原畢生治學，其最大計畫，厥爲七經小記。段玉裁記之云：

七經小記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為此以治經也。所謂七經者，先生云：「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是也。」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繼以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聖人之學，如是而已矣。（戴東原先生年譜。）

又曰：

學禮篇，先生七經小記之一也。其書未成，蓋將取六經禮制糾紛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為一章發明之。今文集中開卷記冕服、記皮弁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記玄端、記深衣、記中衣褖衣襦褶之屬、記冕弁冠、記冠衰、記括髮免髽、記經帶、記繅藉、記捍決極，凡十三篇，是其體例也。

水地記，亦七經小記之一，使經之言地理者，於此稽焉。按：水地記未成書。

詁訓篇，亦先生七經小記之一。經學非詁訓不明，先生欲作此書而未及為；轉語二十章，亦未卒業；然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猶存，亦可稍窺涯略矣。

原象凡八篇，一、二、三、四四篇，即先生之釋天也；五、六、七三篇，即句股割圜記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則為矩以準望之詳也。迎日推策記亦舊時所為。成書皆在壬午東原四十歲。以前，至晚年合九篇為原象，以為七經小記之一。天體、算法全具於此。

始先生作原善三篇，繼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比類合義。古賢聖之言理義，舉不外乎是，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恉也，為七

經小記之一。先生之學上承孔、孟，於此可見。均見東原先生年譜。

戴學與朱子異同

此為東原計畫七經小記之大概。金榜嘗言：「東原發願成七經小記，余語之曰：『歲不我與，一人有幾多精神？』東原答曰：『當世豈無助我者？』」亦見年譜。蓋東原畢生盡瘁於是，而其意則備見於與是仲明書中。惟較之朱子格物補傳所謂「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一旦豁然貫通」者，則方法門徑固近似，而對象意趣實不侔。朱子格物，在卽凡天下之物而格，今則只求卽凡六經之名物訓詁而格耳。清儒自閻百詩以下，始終不脫讀書人面目，東原漢學大師，又承江永門牆，最近朱子格物一路，然亦只格得六經書本上名物，仍是漢學家精神也。

東原入都

東原以乾隆甲戌入都，時東原年三十二歲。據錢竹汀自編年譜：「乾隆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歲，移寓橫街。無錫秦文恭公邀予商訂五禮通考。休寧戴東原初入都，造寓談竟日，歎其學精博。明日，言於文恭公。公卽欣然同車出親訪之，因為延譽。自是知名海內。」按：竹汀年譜，始編在五十七歲，上距甲戌僅三十年，事屬親歷，不致遽誤。又王昶（述菴）為東原墓誌銘，謂：「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考，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此亦親歷之事，不容誤也。而洪榜為東原行述，誤謂東原以乙亥歲北上，實不足據。懋堂為戴譜，則距其事已逾六十年，又非親歷，更不能得其詳，亦定入都在乙亥，而云「蓋是年入都。冬，紀文達公刻考工記圖注成」，下一「蓋」字，正見其無確據。因是年戴館紀家，又紀刻戴書，故疑在是年，而上年甲戌，段譜不能著一字，不知東原正以是年入都也。初見錢竹汀，竹汀歎其學精博，薦之秦蕙田。蕙田聞其善步算，卽日命駕延主其邸，朝

夕講論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爲聞所未聞。（據年譜。）翌年夏，紀曉嵐初識東原，見其考工記圖而奇之，因爲付梓。（見考工記圖紀序。）是年，東原又成句股割圜記三篇，秦蕙田全載於通考。（據年譜。）一時學者，推服東原，本在名物數度。而東原與方希原書（即方矩，同居汪氏不疎闊者。其爲學自漢注、唐疏以洎宋五子之書，皆博涉徧觀。嘗謂：「孔門而後，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皆不終爲鬼魅者，程、朱之力也。」語見耆獻類徵四百三十九胡廣善所爲權厝誌。希原之學，蓋猶是愼修矩矱也。）亦謂：

方矩

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義理，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巓，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

漢儒得其制數宋儒得其義理

是時東原固猶以義理推宋，以制數尊漢。同年與姚姬傳書，謂「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法中」，亦漢宋並舉，無所軒輊。而其所欲爲之七經小記，則實偏於制數一邊也。

東原既爲時賢所知，而江先生之名，亦隨東原而顯。東原爲江先生事略狀，稱：

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為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書綱目也。戴震與太倉王光祿鳴盛言先生之學，後光祿與戴震書啓通問，必稱敬候先生。

王昶為江永墓誌銘，亦稱：

余友休寧戴君，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嘗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愼修先生。

錢大昕與東原書，亦謂：「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又曰：「豈少習於江，而特為之延譽耶？」是東原初入都，其學尚與江氏沆瀣一氣，並時學者同推江、戴，亦以二人所治相近似也。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謂：「江、戴師弟，談天巽轍。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此乃據其後東原校四庫諸古算書而言之。竊考東原論學之變蓋在丁丑乾隆二十二年，東原三十五歲。遊揚州識惠氏松崖之後。

戴學與惠棟

蘇州惠氏之學

惠、戴爲當時漢學兩大師，後世分言吳、皖，卽推溯之東原、定宇兩人也。惠氏籍吳縣，三世傳經，惠周惕字元龍。爲其祖，士奇字天牧。爲其父，定宇名棟，學者稱松崖先生，生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卒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六十二。其學尊古而信漢，最深者在易。

惠氏言易

天牧有易說六卷，謂：「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據江藩漢學師承記。其議論如此。松崖守其意而爲說益堅，著易漢學七卷，又爲周易述二十卷，專宗漢說，歷三十年，四、五易稿，猶未卒業。陳黃中所爲墓誌銘。學者推爲漢學之絕者千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復章。見王昶所爲墓誌銘。又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謂：「惠士奇易說獨申己意，其子棟周易述，則持守舊說，父子異方。」蓋確然以漢易標宗名家者，自定宇始。蓋江、浙學者言易，自黃梨洲兄弟、毛西河、胡東樵，皆致力於辨易圖，諸家之說出，而自宋以來

惠氏治學態度

易說之圖象紛紛榛莽塞路者盡闢，惠氏父子踵其後，（惠士奇生康熙十年，胡渭卒康熙五十三年，士奇年四十四，惠棟年十八。）遂棄宋易而治漢，亦一時風氣趨會之所宜有也。惠氏治他經，亦率如其治易，大意推尊漢儒，尙家法而信古訓。其意見於天牧之論周禮，謂：「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爲說。賈公彥於鄭注，如『飛茅』、『扶蘇』、『薄借綦』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違『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見漢學師承記。）故其弟子楊超曾稱之，謂：「其學大抵以經爲綱領，以傳爲條目，以周、秦諸子爲左證，以兩漢諸儒爲羽翼，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見楊超曾惠公墓誌銘，收碑傳集。）此天牧治經主從古訓，故一依漢儒，並旁求之於周、秦諸子，而不肯下取晚世唐、宋之說也。

朱鶴齡與陳啓源

先是吳江朱鶴齡長孺，號愚菴，始專力詞賦，顧亭林勖以本原之學，乃研思經義，所著有尙書埤傳、禹貢長箋、詩經通義諸書。其友陳啓源長發爲毛詩稽古編，訓詁準爾雅，篇義準小序，詮釋大義準

吳皖學淵源之不同

毛傳，力主釋經惟求合古之旨。書成康熙丁卯，時天牧尙在幼年。亦是吳人治經尊古崇漢一來歷也。及松崖守父意益堅，遂著九經古義，謂：「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九經古義述首。又朱鶴齡書尙有易廣義略、春秋集說、左傳日鈔。日鈔著錄四庫，其書多采亭林杜解補正。定宇左傳補注，卽承是書而起，爲九經古義之一部。）此所謂守古訓，尊師傳，守家法，而漢學之壁壘遂定。其弟子同縣余蕭客、江聲諸人先後羽翼之，流風所被，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發之，（王昶惠定宇墓誌銘。）而於是有「蘇州學派」之稱。今考惠學淵源與戴學不同者，戴學從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學則自反宋復古而來。顧亭林已言「理學之名，自宋始有，古之所謂理學者，經學也」。而通經則先識字，識字則先考音，亭林爲音學五書，大意在據唐以正宋，據古經以正唐，卽以復古者爲反宋，以經學之訓詁破宋明之語錄，其風流被三吳，是卽吳學之遠源也。而浙東姚江舊鄉，陽明之精神尙在，如梨洲兄弟駁易圖，陳乾初疑大學，毛西河盛推大學古本，力辨朱子，其動機在爭程朱、陸王之舊案，而結果所得，則與亭林有殊途同歸之巧，使學者曉然於古經籍之與宋學，未必爲一物。其次如

江艮庭與王西莊

閻百詩辨古文尚書，其意固猶尊朱，而結果所得，亦使人知通經端在溯古，晉、唐以下已可疑，更無論宋、明也。江、浙人物薈萃，典册流播，聲氣易傳，考核易廣，清初諸老，尚途轍各殊，不數十年，至蘇州惠氏出，而懷疑之精神變爲篤信，辨僞之工夫轉向求眞，其還歸漢儒者，乃自蔑棄唐、宋而然。又江聲字叔澐，號艮庭，（生康熙六十年，卒嘉慶四年，年七十九。）自稱：「年三十五師事同郡惠松崖先生，見所著古文尚書考，始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妄人僞作，於是搜集漢儒之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古訓，以足成之，爲尚書集注音疏。」而同時王鳴盛鳳喈，（生康熙六十一年，卒嘉慶二年，年七十六。）亦爲尚書後案，自謂鄭氏（康成）一家之學。謂：「秦火後伏生傳今文三十四篇，漢注猶在，予遍觀羣書，搜羅鄭注，惜已殘闕，聊取馬、王、傳、疏益之；至二十五篇，則別爲後辨附焉。」書成於乾隆己亥，又稱「就正於有道江聲，乃克成編」，其書乃在江氏師事定宇後二十四年也。江氏集注創始乾隆辛巳，成於丁亥；又六年而成疏，則爲癸巳。王氏後案成於己亥，尚在江書成後六年。然王氏自謂草創遠始乙丑，王氏年二十四，尚在江氏師事定宇前十年，而江書則起始於師事定宇後之六年也。故曰「就正有道，乃克成編」也。竊疑王書頗受江書影響，吳德旋聞見錄謂王鳴盛撰尚書後案，延艮庭於家，商訂疑義。其自述草創之年，可置勿論耳。又二書皆自注而自疏之，亦師定宇周易述體例。二書動機，皆由知東晉古文尚書及孔傳之僞，乃進而爲漢人二十八篇原注之搜討，其意嚮取徑，正猶惠氏父子知宋後言易圖不可信，乃進而爲漢易之搜討也。此又蘇州漢學，其淵源在辨晉、宋以來僞說，乃轉而反向上求之一證。

吳皖兩派之詆宋

故以徽學與吳學較，則吳學實爲急進，爲趨新，走先一步，帶有革命之氣度；而徽學以地僻風淳，大體仍襲東林遺緒，初志尚在闡宋，尚在述朱，並不如吳學高瞻遠矚，劃分漢、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故定宇之評毛詩註疏也，曰：「棟則以爲宋儒之禍，甚於秦灰。」（見李集敬堂鶴徵錄。）其激昂如是。而江藩宋學淵源記乃謂：

漢學家詆宋始自東原

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爲此記，實本師說。

又曰：

藩少長吳門，習聞碩德耆彥談論。……耆英彫謝，文獻無徵，甚懼斯道之將墜，恥躬行之不逮也。漢學師承記亦云：「宋儒率履有餘，考鏡不足。」

據此言之，當時吳學後起，轉不以詆宋過甚爲然矣。汪容甫好詆宋儒，其子孟慈爲汪氏學行記乃謂是凌次仲之誣譏，子幹父蠱，亦物極必反也。蓋乾、嘉以往詆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而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於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東原在四庫館，盜竊趙東潛校水經注，僞謂自永樂大典輯出，以邀榮寵，其心術可知。時紀曉嵐主館事，紀固好詆宋者，東原疏證，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東原論學之第二期

東原於乾隆丁丑二十二年，東原年三十五。南遊揚州，識松崖於鹽運使盧雅雨見曾署，自是客揚州者四年。東原論學宗旨，其時以後蓋始變，此可以集中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篇證之。其文大意謂：

東原遊揚州後論學態度之轉變

> 前九年，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於揚，……明年，聞先生歿於家。今徒拜觀遺像，……自愧學無所就，……莫能窺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義理。」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惟空凭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

故訓明則義理明

> 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

東原是文作於乾隆乙酉，（三十年，東原年四十三，見年譜。）而議論與前學已大異。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說，謂於義理、制數互有得失者，今則幷歸一途，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於故訓典制，不啻曰卽故訓卽典制而義理矣。是東原論學一轉而近於吳學惠派之證也。其後四年，己丑，（乾隆三十四年，東原年四十七。）東原為松崖弟子余蕭客序古經解鉤沉，（年譜。）謂：

> 後之論漢儒者，輒曰故訓之學云爾，未與於理精而義明，則試詰以求理義於古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是故鑿空之弊有二：

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譌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謬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今仲林（余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爲經也。

惠主求古
戴主求是
並非異趨

據是觀之，東原此數年論學，其深契乎惠氏故訓之說無疑矣。東原卒後，凌廷堪爲作事略狀，謂「東原於揚州見元和惠棟，論學有合」，決非虛語。（王昶爲東原墓誌銘，亦謂「惠、戴見於揚州，交相推重」。）王鳴盛亦言：「方今學者，斷推惠、戴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無以爲是。」（見洪榜東原行狀。）謂「舍古無以爲是」者，上之卽亭林「舍經學無理學」之說，後之卽東原求義理不得鑿空於古經外之論也。然則惠、戴論學，求其歸極，均之於六經，要非異趨矣。（江藩漢學師承記洪榜傳，稱榜爲衛道儒，又全錄其與朱笥河發明東原論學一書，可證其時不徒東原極推惠，而爲惠學者亦尊戴，吳、皖非分幟也。）其異者，則徽學原於述朱而爲格物，其精在三禮，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韻、名物諸端，其用心常在會諸經而求其通；吳學則希心復古，以辨後起之僞說，其所治如周易，如尙書，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吳學進於專家，而徽學達於徵實。王氏所謂「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卽指是等而言也。

東原言義理三書

東原言義理三書

東原言義理者有三書：一、原善，二、緒言，三、孟子字義疏證。今據段玉裁所爲東原年譜，約略考定其成書之年代如次：

> 年譜云：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東原年四十一。）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作也。玉裁於癸未皆嘗抄謄。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別有甘味。」

原善三篇初成在丁丑後

此定東原原善三篇皆癸未以前作者，由懋堂於癸未皆嘗抄謄也。至的在何年，則不可知。懋堂謂是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者，此亦約略之辭，並無確據。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約在丁丑遊揚州識松崖以後，以東原論學至是始變也。

戴氏原善與惠氏易

松崖治易，既主還復於漢儒，而漢易率主象數占筮，少言義理，故松崖又爲易微言，會納先秦、兩漢諸家與易

微言之關係

辭相通者，依次列舉，間出己見。其目爲：

元、體元、无、无、潛、隱、愛、微、三微、知微之顯、幾、虛、獨、蜀獨同義、始、素、深、初、本、至、要、約、極、一、致一、貫、一貫、忠恕之義、一貫之道、子、藏、心、養心。以上為上卷。

道、遠、玄、神、幽贊、幽明、妙、誠、仁、中、善、純、辨精字義、易簡、易簡缺。性命、性反之辨、三才、才、情、積、天地尚積、聖學尚積、王者尚積、孟子言積善、三五、乾元用九天下治義、大、理、人心道心、誠獨之辨、生安之辨、精一之辨。以上為下卷。

大抵上卷言天道，下卷言人道，所謂義理存乎故訓，故訓當本漢儒，而周、秦諸子可以爲之旁證也。當時吳派學者實欲以此奪宋儒講義理之傳統，松崖粗發其緒而未竟。松崖卒年六十二，其弟子江藩謂：「先生年五十後，始專心經術，早年頗研文詞、有漁洋山人菁華錄訓纂二十四卷。史籍，有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旁及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其精力所注，尤在周易述一書，爲之三十年，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鼎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傳二篇。」漢學師承記。

學者精力有限，松崖已靡精耗神於此，不得復深探潛索於彼，故雖抽其緒而未究厥奧也。而東原原善三篇，則其文頗似受松崖易微言之影響。張臯文評東原勾股割圜記，謂：「其書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恆不易了。」此東原早年作風如此，卽原善三篇，亦有故爲簡奧之病，而其卽故訓中求義理之意，則固明明與松崖出一轍也。

> 年譜云：乾隆丙戌，三十一年，東原年四十四歲。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云：「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後，孔戶部廣森付刻，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閫奧。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卽安，不得謂性爲理。

懋堂此年但聞東原自稱「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而實未見，及後讀孔刻遺書有孟子字義疏證，姑推以爲卽今年之所著耳，其實亦無確據。余考東原字義疏證成書尚晚，詳下。此年所著，蓋非其書也。

年譜又云：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第九合為一冊。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於戶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旣於癸未抄寫熟讀矣。至丙戌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比類合義，古聖賢之理義，舉不外乎是。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恉也。

今按：東原有原善自序，謂：

余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後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旣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今文集段氏經韻樓本。所收，卽始爲之三章，遺書本則修改之上、中、下三卷也。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而每卷首章卽文集本之三篇，惟語有改省。又文集有讀易繫

原善三卷之擴大本在丙戌

緒言草創在己丑

辭論性、讀孟子論性兩篇，又卽爲遺書本原善卷上、卷中之二章，蓋以篇幅較長，可以分別成文，故又收之文集耳。或東原當時，旣成原善三篇，又成讀易繫辭、孟子論性兩篇，遂增擴而爲原善三卷也。丙戌，懋堂入都，親見東原本原善三篇舊稿，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則東原所告懋堂「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者，實卽原善三篇之擴大本，懋堂不察，未經面質，後遂誤認爲東原所告乃指字義疏證也。今定原善三卷本成於丙戌東原四十四歲之年，則上推原善三篇，其初成亦決距此不甚遠，至遲在癸未，（因是年懋堂已抄謄及之。）至早在丁丑，（遇松崖之年。）先後不出十年也。乙酉，東原過蘇州，題松崖授經圖。原善擴大成書，卽在其翌年。東原深推松崖，謂舍故訓無以明理義，原善三卷，卽本此精神而成書。故曰：「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則東原論學著書，其受松崖之影響，居可見矣。

年譜云：孟子字義疏證原稿名緒言，有壬辰（乾隆三十七年，東原年五十。）菊月寫本，程氏易田於丙申（四十一年，東原年五十四。）影抄。

按：緒言一書，孔刊遺書未收，錢（竹汀大昕。）、王、（述菴昶。）洪、（蕊登榜。）孔（巽軒廣森。）述東原著書亦未及，惟粵雅堂叢書有之。程易田以孟子字義疏證非定本，定本改名緒言，又言於丙申影抄是

緒言完成在壬辰

書，戴本首頁有「壬辰菊月寫本」六字，自壬辰至丙申未嘗改竄。懋堂則以疏證爲定本，而緒言是其初稿，語詳經韻樓集卷七答程易田丈書。蓋懋堂之辨是也。惟謂疏證成於東原四十四歲時則亦誤，其時所成者乃原善三卷本，已詳前論。至緒言成書年月，據程易田與段懋堂札，謂：「壬辰東原館京師朱文正珪家，自言曩在山西方伯署中，僞病者十數日，起而語方伯：『我非眞病，乃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耳。』」一段氏謂：「僞病十餘日，正是造緒言。」以上俱詳經韻樓集卷七答程易田丈書。今考東原四十六歲戊子，應直隸總督方觀承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二卷，二十四册。適方氏卒，其書未竣，以卷帙之重大，故孔氏刊遺書亦未及。其後書爲吳江王履泰所竊，易名畿輔安瀾志，語詳經韻樓集卷七與方葆巖（觀承子。）兩書，又有趙戴直隸河渠書辨。蓋東原此書，亦自襲趙東潛原本也。此後五年，僕僕道途，往來燕、晉間，精力全耗於方志。己丑，會試不第，朱石君珪招遊山西，以是年五月往，而秋後又自藩署至汾州，修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庚寅乃竣。是年又還都待辛卯會試，又不第。復遊晉，修汾陽縣志。翌年壬辰，自汾陽入京會試不第，而赴浙江，主金華書院。據程易田轉述其僞病之說，緒言草㓗，應在己丑秋前客山西藩署時無疑。懋堂謂㓗始乙酉、丙戌必誤。辨詳前。惟易田影抄是書，首頁有「壬辰菊月寫本」字樣，則殆東原是年到浙，又將己丑舊稿寫定一番也。據此則緒言一書，應是㓗始於己丑秋前，而完成於壬辰之菊月，又考錢大昕孝廉胡君墓誌銘，謂：「胡亦常同謙既下第南歸，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別。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携歸，特刊之東粵」云云。東原緒言惟刊於粵雅堂叢書，而不識所自來，若即係胡氏傳鈔本，則緒言成於遊浙前，又得一證。惟程易田影抄本，與今粵雅堂刊本，是否有異同，今仍無從詳論。

孟子字義疏證最晚成在丁酉

至丙申易田影抄時未嘗改竄，而疏證尙在後，否則東原何弗示易田以疏證，而顧出其已廢之初稿耶？

年譜又云：先生丁酉（乾隆四十二年，東原五十五歲，東原卽卒是年。）正月十四日，作書與玉裁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者，卽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去語言、訓詁，而欲得聖人之道於遺經也。」

又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與玉裁云：「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於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又丁酉四月有答彭進士。（紹升）書，（洪榜作先生行狀，云：「此先生沒前一月手書也。」）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義

疏證示彭君。彭君有書與先生，（刻其文集內。）先生答此書。

今按：東原特提「理、欲」之辨，以駁宋儒，其說惟見於疏證，原善、緒言皆無之。丁酉與懋堂兩書，鄭重道及，正是初成書後語也。疏證之作，定在丙申易田抄緒言之後，而即成於是年。至翌年丁酉正月與段懋堂書，正爲「理」字義解，乃疏證最後新得，故屬草既竟，即以函告。及四月一札，乃云「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則其新著初成躊躇滿志之情也。段懋堂謂「緒言改定於丙申冬後，丁酉春前，是爲孟子字義疏證」，（亦答程書語。）其說最是。若疏證早成在前，東原極自得意，以易田與東原之交情，不應影抄其緒言而不獲見其後定之疏證，故使易田亦疑疏證之非定本，而東原若非預知今年五月將不起，亦何以疏證早成在前，久默不告懋堂，至是乃連續及之乎？（文集卷八（經韻樓本）孟子字義疏證序題下附注「丙申」二字，是懋堂亦知疏證成於丙申，惜乎編年譜時，未能據之爲定論。）其與彭允初書，由允初在京師，以二林居制義示東原，並索觀東原原善，是允初亦不知東原尚有疏證，東原乃並出新著疏證示之，允初貽書討論，東原答書謂：「南旋定於何日？」是其時允初在京師也。又吳江陸朗夫燿。有復戴東原言理欲書，（切問齋文鈔。）謂：

春杪接書，久未裁復。……足下究心典籍，高出羣儒，修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歸之語？……來教舉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為意見，自以為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可謂切中俗儒之病。

細按此書，蓋在丁酉夏東原卒前。東原於春杪致書，謂秋令假歸者，即是與懋堂書所云「足疾已踰一載，定於秋初乞假南旋」也。時朗夫在濟南，東原疏證新成，不克郵示，而特寫疏證新得理欲一辨大意告之。蓋東原言義理三書，惟理欲之辨，得之最後，在丙申、丁酉之交。今集中有與某書，經韻樓本卷九。不知某是誰人，及答彭允初書，又兩與段懋堂書，及此與陸朗夫書，可指數者已五通，大率盡在丁酉。東原固自深喜其說，故一時屢屢道之，此又足證疏證成書定在丙申也。今考與某書有云：

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傅會；晉人傅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我輩讀書，……宜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則於所言之意必差，而道從此失。……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

治經先考字義之理論始終不變

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

則東原自字義明義理之說，至此仍未變，惟謂「漢儒故訓亦有時傅會」，此在序余蕭客古經解鉤沉已微發其意，謂「經自漢經師所授受，已差違失次，其所訓釋復各持異解」是也。此東原早年亦言之，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其識自遠超乎依傍漢儒故訓者。故洪榜與朱筠書見漢學師承記。謂：

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其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

字義疏證即訓詁

固不得謂無當於東原論學宗旨也。按：戴集九乙亥與姚姬傳書，謂：「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疏證前稿取名緒言，即謂是聖人緒言耳，與字義疏證涵旨正同，惟不如字義疏證之顯豁，非有別解也。又集八原善序謂：「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緒言」之「緒」，即「振茲墜緒」之「緒」。

錢竹汀

又按：東原同時交游有錢大昕曉徵，號竹汀。（一七二八—一八〇四，年七十七。）經史淹雅，一時無兩。東原知名當世，亦由竹汀推挹。然東原謂「並世學人必以竹汀爲第二」，蓋以第一人自居也。竹汀之學，所涉甚廣，而識力不高，持論惟循惠、戴藩籬。嘗謂：「六經者，聖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詁訓必自漢儒，以其去古未遠。」（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四臧玉林經義雜識序）又云：「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文集二十四經籍纂詁序）此二文皆成於嘉慶己未，時竹汀年七十二矣。此等議論，不過爲惠、戴詁訓、義理之辨推波助瀾，無足深論。據竹汀年譜，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已在乾隆庚寅，竹汀年四十三，上距惠、戴揚州締交亦十三年矣。則竹汀治聲音、訓詁之學，實聞惠、戴而起者，宜東原之以第二人處之也。其後如方植之漢學商兌、夏卯生仲子集，詆病漢學，竹汀亦不免。而並時儕偶如周春松靄、（參讀清文滙卷二十五周春答同年錢竹汀少詹序）章學誠

實齋，（參讀下章）皆貽書竹汀，期其於漢學偏弊，有所救正。良以惠、戴而外，學足以拔趙立漢，別樹一幟者，端推竹汀也。惜其識不足以及此，輕爲隨逐，雖得一時風尚之朋，亦受後世門戶之誚焉。然觀竹汀所言，固可證一時學人意氣議論之所同湊在是矣。惟時人所以推重東原者，則並不在此。東原自癸巳（乾隆三十八年，東原年五十一。）被召入都充四庫纂修官，所校官書，（如水經注、九章算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儀禮識誤、儀禮釋宮、儀禮集釋、大戴禮、方言諸書。）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一類，即東原初入京時所由見知於時賢者，至是而時賢仍以此推東原。所謂「漢儒得其度數，宋儒得其義理」，並世自以度數推東原，不以義理也。故洪初堂榜。撰東原行狀，載與彭尺木書，朱笥河見之，曰：「可不必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戴氏可傳者不在此。」（漢學師承記洪傳。）可見當時學者見解矣。此在東原亦自知之，故曰：

東原不甘爲轎夫

> 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段玉裁戴東原集序。）

東原攻擊朱子在晚年

東原不欲以六書、九數自限，在初入都時已然，而昌言排擊程朱，則實始晚年。章實齋說之云：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則不然，……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文史通義朱陸篇。

乾隆三十八年章、戴相遇寧波道署時，東原議論已變，漸詆程朱，而為緒言猶不爾，故實齋譏其筆舌分用，又斥之為黠也。余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章氏遺書鈔本，有答邵二雲書一首，暢論其事，謂：「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時，各有變化，權欺術御，何必言之由中？戴譏躬行實踐，釋、老所同，非儒者所以自異，（按：此疑章氏見東原集與某書言之，東原字義疏證，實齋似未見。）然則戴之踐履，遠遜宋人，乃其所以求異於釋、老耶？是則闢釋、老者，固便於言是行非者也。此則戴之癥結，不可為諱。戴氏筆之於書，多精深謹嚴，至騰之於口，則醜詈程、朱，詆侮董、韓，自許孟子後之一人，可謂無忌憚矣。其身既死，誦戴遺書而得其解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益其疾者，方興未已。以僕所聞，一時通人，表表人望者，有謂『異日戴氏學昌，斥朱子如拉朽』者矣；有著書闢宋理學，謂六經、語、孟無『理』字，以易傳『窮理盡性』為後儒之言，而忘『義理悅心』已見孟子者矣。漢儒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蓋言經典存文，不如口耳之授受。今尊戴而過者，亦以其法求之，不知其筆金玉，而言多糞土，學者宜知所抉擇也。」然實齋又云：

戴君……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為戴君累。……戴君所學，深通訓

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按：緒言、疏證兩書，東原卒後十許年，實齋猶未見，故所罪論如是。）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文史通義書朱陸篇後。又北大所藏章氏遺書鈔本，有與史餘村一書，謂：「近三、四十年學者風氣，淺者勤學而闇於識，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藥。有如戴東原氏，非古今無其偶者，而乾隆年間，未嘗有其學識，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視以為光怪陸離，而莫能名其為何等學。譽者既非其真，毀者亦失其實。僕言戴氏學識雖未通方，而成家實出諸人之上。所惜心術不正，學者要須慎別擇耳。」今按：實齋屢斥東原心術，今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行世，東原攘竊趙書一案坐實，大可為實齋說添有力之佐證矣。）

是深知東原之為轎中人而非轎夫者，當時亦惟實齋。惟東原晚年之矜心勝氣，詆彈逾量，實齋深不滿。然此亦可證東原議論思想前後不同，及其言義理三書完成之先後，傳播之廣狹，與夫心術學術之隱微，所不盡傳於後者，以及當時學者對東原評價之一斑也。

東原哲學之大體

東原思想之分析

東原言義理三書之年代既定，而東原哲學之大體可繼是而求。蓋東原三書思想，雖大體一貫，而其間亦有議論詳略，意向輕重，可以徵東原學說之與年俱變者。最先為原善。

原善

道即陰陽氣化

原善先成三篇，既乃擴為三卷。三篇文極簡奧；三卷始詳，而意解無大變。今據遺書三卷本觀之，其言天道，主乎陰陽氣化，故曰：

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卷上

性即道之分化

其言性本乎形質能才，故曰：

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卷上

欲與覺為性之能事

故「欲」與「覺」皆性也，曰：

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資始曰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卷上

欲與覺得其正即仁智

善用其欲與覺則為仁、智，故曰：

欲不失之私則仁，覺不失之蔽則智；仁且智，非有所加於事、能也，性之德也。卷上

自然與必然之辨

性言乎其自然之本，仁、智要乎其必然之則，故曰：

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於德。卷上

又曰：

情欲本乎自然智巧達於必然

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卷上

欲爲自然德爲必然

又曰：

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卷上

人莫大乎智足以擇善

其循自然而達乎必然者則貴智，故曰：

懷生畏死，血氣之倫盡然，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擇善也。卷中

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惟據才質為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卷中）

理義由明智得

明智之所得爲理義，故曰：

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卷中）

老莊尙無欲君子尙無蔽

故人性之所貴，在乎動而能得夫理義，不在無欲與靜也，曰：

雖犬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也，動則蔽而罔罔以行。人不求其心不蔽，於是惡外物之惑己而強禦之，可謂之「所以異」乎？是以老聃、莊周之言尚無欲，君子尚無蔽。尚無欲者，主靜以為至；君子動靜一於仁。（卷中）

私與蔽爲二大患

仁智之反面爲私蔽，故曰：

人之不盡其才，患二：曰私，曰蔽。……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仁且智者，不私不蔽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得乎條理者智。（卷下）

是故去生養之道者，賊道者也。細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遂己之欲，亦思遂人之欲，而仁不可勝用矣；快己之欲，忘人之欲，則私而不仁。……智以知之，仁以行之。（卷下）

故其言格物致知也，則曰：

「格」之云者，於物情有得而無失，思之貫通，不遺毫末，夫然後在己則不惑，施及天下國家則無憾，此之謂「致其知」。（卷下）

徵諸古訓明之心

此東原原善三卷之大旨也。而東原自道其所以得此者則曰故訓，故曰：

徵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卷下）

原善與易微言思想之同點

東原此等見解，頗與同時惠氏易微言相近。微言據易繫，亦主以陰陽氣化言宇宙，故曰：

> 孟子論性而及才，才者天之所降，故曰「降才」。……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孟子論為不善云「非才之罪」，因舉仁義禮智而云「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繼而言「天之降才」；繼又言存乎人者有仁義，而云牿亡之後「未嘗有才」，知才為天之所降明矣。

是松崖亦據孟子，主性卽在形質才能之中也。又曰：

> 「理」字之義，兼兩之謂也。人之性稟於天，性必兼兩，在天曰陰與陽，在地曰柔與剛，在人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曰性命之理。
>
> 樂記言「天理」，謂好與惡也。好近仁，惡近義，好惡得其正謂之天理，好惡失其正謂之「滅天理」，大學謂之「拂人性」。天命之謂性，性有陰陽、剛柔、仁義，故曰「天理」。後人以「天人」、「理欲」為對待，且曰「天卽理也」，尤

謬。

是松崖解樂記亦謂天理即人性好惡之正也。又曰：

道家論「一貫」與宋儒同，與孔子異。道家以一為終，故莊子曰：「得其一而萬事畢」；聖人以一為始，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此儒與道之別也。「貫」皆有積義，……論語「吾道一以貫之」，釋詁云：「貫，習也。」習者重習，亦有積意，荀子曰：「服習積貫」，又曰：「貫日而治詳之。」

東原曰：「君子愼習而貴學」，原善卷下。所謂以必然全其自然者，亦與松崖辨儒、道「一貫」之論相似也。松崖又曰：

忠，一也，以忠行恕，即「一以貫之」也。

此東原以人之有欲通天下之欲爲仁，以人之有覺通天下之覺爲智之說也。惠氏易微言多列故訓，而少發揮，其書固不如東原原善之精潔而明暢，然據易繫，申孟子合才性，通

理欲，泯天人，洽終始，重積學，而反虛無，則大體不能謂不近。今以東原交游行迹先後，合之其著述議論之異同，而謂原善一書，或頗受松崖易微言影響，雖無明據，亦非盡渺茫矣。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謂：「見翁覃谿手批戴氏遺集，其評論性諸篇，謂此等文字與惠定宇易述後編言性相似。」覃谿識力縱不足知戴，然此語頗非無見。當時實知惠、戴兩家言義理亦相通，不如近人乃盛尊東原而抑惠也。又阮元揅經室集國史儒林傳序，亦謂「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尤證當時謂惠、戴言義理，同從古訓出發也。

緒言

緒言始排宋儒

東原原善絕不排詆宋儒，而緒言則頗排宋。據上記「發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極圖」之說可證。其最要者則為「理、氣」之辨，曰：

宋儒始分理氣

> 六經、孔、孟之書，不聞理氣之分，而宋儒創言之，又以道屬之理，實失道之名義也。
>
> 大致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人倫日用，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
>
> 程朱……蓋見於陰陽氣化，無非有迹可尋，遂以與品物流形同歸之粗，而別求諸

無迹象以爲其精，……恍然覺悟理氣之分如是。

而不知

陰陽氣化爲自然理爲必然乃要其後非原其先

陰陽流行，其自然也；精言之，期於無憾，所謂理也。理非他，蓋其必然也。陰陽之期於無憾也，猶人之期於無失也。……期於無憾無失之爲必然，乃要其後，非原其先，乃就一物而語其不可譏議，奈何以虛語夫不可譏議指爲一物，與氣渾淪而成，主宰樞紐其中也？

故

理乃事爲不易之則

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易之則是謂理。……就天地、人物、事爲求其不易之則，以歸於必然，理至明顯也。謂「理氣渾淪，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

蓋理不在氣之外，更不在氣之先，又非別有一物以爲氣之主宰，特人物、事爲一種必然

不可易之則也。此所謂人物、事爲一種必然不可易之則者，卽爲人物、事爲本身內具之條理，故曰：

舉生生卽賅條理，舉條理卽賅生生，……知條理之說者，其知理之謂矣。

以心通知理義

何以識此條理？則曰人心之明。

理義也者，心之所通也。天之氣化，生生而條理，人物分於氣化，各成其性。而清者開通，則能知性知天，因行其所知，底於無失，斯所以還於天地之德而已矣。

其至者爲聖人。

全而盡之無憾，……知之極其量也。

欲求心知之明，則在學問。蓋

以學問得心之明智

必然之與自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盡，而無幾微之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後無憾，如是而後安，是乃聖賢之所謂自然也。彼任其自然而失者無論矣。責其自然，靜以保之，而視問學為用心於外，及其動應，如其才質所到，亦有自然不失處。不過才質之美，偶中一二，若統其所行，差謬多矣。且一以自然為宗而廢問學，其心之知覺有所止，不復日益，差謬之多，不求不思，終其身而自尊大，是以聖賢惡其害道也。

命與理之相通在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

東原又謂後世言「理」，相當於古人之言「命」。命與理皆人物、事爲本身一種必然之制限，求能識此制限，則有待乎人之學問與智慧也。故曰：

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異名而同實。耳目百體之所欲，由於性之自然，明於其必然，斯協乎天地之中，以奉為限制而不敢踰，是故謂之命。命者非他，就性之自然，察之精，明之盡，歸於必然，為一定之限制，是乃自然之極則。若任其自然而流於失，轉喪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夫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之資以養者，生道也，縱欲而不知制之，其不趨於死也幾

布。

故「欲」與「德」出於一根。

性之欲，其自然也；性之德，其必然也。自然者，散之見於日用事為；必然者，約之各協於中。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

性即自然善為必然

繼是而言性善，曰：

材質者，性之所呈也，離材質，惡覩所謂性哉？……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於其必然。……存乎材質之自然者，性也；……其歸於必然者，命也，善也。以上均卷上語。

宋儒言善為本然

宋儒之異於前人者，以善為性之本量。如水之本清，而其後受污而濁，乃氣稟使然。……是以務於理氣截之分明。以理為「性之本」，為「無不善」，以「氣之流行則有善有不善」，視理儼如一物。雖顯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以「才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氣質之中」，孟子安得概之曰善哉？

蓋東原之言性善，猶其言理氣也，故曰：

極於至善之謂理。

而所以極於至善則仍在心知之明，故曰：

聖賢論行，固以忠信、忠恕為重，然如其質而見之行事，苟學不足，則失在知，而行因之謬，雖其心無弗忠、弗信、弗恕，而害道多矣。

故

躬行而知未盡，曰仁曰誠，未易幾也。

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而已，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同乎不照。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

學以進於智而得理義

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當否也。何以得其當否？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

人之不齊在智愚不在善惡

東原繼此而辨智愚、善惡之不同，曰：

智愚者，遠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愚。……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為惡。愚非惡也，性無有不善明矣。（以上均卷中語。）

程朱言復初為老釋所悞

本此而評騭前人學術之異同，則曰：

孔子之後，異說紛起，能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卓然異於老聃、莊周、告子而為聖人之徒者，荀子也；嘗求之老、釋，能卓然覺寤其非者，程子、張子、朱子也。然先入於彼，故其言道為氣之主宰、樞紐，如彼以神為氣之主宰、樞紐也；以理能生氣，如彼以神能生氣也；以理墮在形氣之中，變化氣質則復其初，

如彼以神受形氣而生，不以形氣物欲累之則復其初也。皆改其所指為神識者以指理。故言「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豈聖賢之言哉？「天地之初理生氣」，豈其然哉？

孟荀宋儒皆知必然異乎老釋之純任自然

又曰：

人之異於禽獸者，人能明於必然，禽獸各順其自然也。孔孟之異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者，……見乎天地、人物、事為有不易之則之為必然，而博文約禮以漸致其功。彼謂……法自然，無以復加矣。孟子而後，惟荀子見於禮義為必然，見於不可徒任自然，而不知禮義卽自然之極則。宋儒亦見於理為必然，而以理為「太極」，為「生陰生陽之本」，為「不離陰陽，仍不雜於陰陽」，指其在人物為性，為「不離氣質，仍不雜乎氣質」。蓋以必然非自然之極則。……一似理亦同乎老聃、莊周、告子、釋氏所指者。……惟尊理而重學，遠於老聃、莊周、告子、釋氏矣。

實體實事，罔非自然而歸於必然，天地、人物、事為之理得矣。自然之極則是

荀與宋儒於聖人之教不害

謂理。老聃、莊周、告子、釋氏以自然為宗，……去其情欲之能害是者，即以為已足，與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牖於明者異，是故斷之為異說，不得同於荀子也。

周子論學聖人主於無欲，王文成論致知主於良知之體，皆以老、釋廢學之意論學，害之大者也。

荀子之所謂「禮義」，即宋儒之所謂「理」；荀子之所謂「性」，即宋儒之所謂「氣質」。……荀子以禮義與性為二本，宋儒以理與氣質為二本，老聃、莊周、釋氏以神與形體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莊周、釋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實害聖人之教者也。以上均卷下語。

統觀緒言立論，亦主精察自然條理以建必然之則，即以必然之則完成自然之極致，大體與原善並無不同，惟全書議論多針對宋儒。其結論則以濂溪、陸、王為主本體、重自然，與老、釋同斥；程、朱、橫渠則以不棄「道問學」一邊，與荀子同為得聖學之一

體。其論歸於重智，非智則無以精察自然以立必然之則也。而於「理」字尤釋之再三，曰：

緒言釋理字義

> 自然之極則是謂理。
>
> 期於無憾，所謂理也。理非他，蓋其必然也。
>
> 就天地、人物、事為求其不易之則是謂理。
>
> 理要其後，非原其先。
>
> 知條理之說者，其知理之謂矣。
>
> 心之精爽所照者不謬，是謂得理。
>
> 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

然此所謂自然之極則，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則，爲我可否之標準，使我照物而不謬者，將於何求之，東原猶未明白言之也。空以言夫不易之則，仍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故東原緒言主旨，固在指陳「理要其後，非原其先」之一意，而於理之大本，仍未確說，則去宋儒「理生氣」之說，雖立論不同，而渺茫亦略似矣。故東原又

謂：

> 古人多言命，後人多言理，異名而同實。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

蓋東原緒言立意，在辨宋儒理氣論之妄，而別立一「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則」以代之。其辨僅在原先、要後之間，既無以大異乎宋儒之渺茫，則亦終無以大闢宋儒之說也。至其孟子字義疏證則不然。

疏證理字新釋

孟子字義疏證

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其大不同於緒言者，厥爲其對「理」字所下之界說。其開宗明義第一句即曰：

>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

此猶是緒言之意，而繼是則曰：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

在己與人皆謂之情，無過情無不及情之謂理。均見卷上。

夫而後確切指明理之卽爲人情。又曰：

理存乎欲

理者，存乎欲者也。卷上

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卷下

夫而後確切指出理之本於人欲。合而言之則曰：

通情遂欲之謂理

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卷下

以情欲言理，實疏證中創見，東原爲緒言時，猶未得此說也。既以情欲言理，於是本此而辨古今言理之大別，曰：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謂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謂理。（卷下）

又曰：

舍情求理無非意見

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者。（卷上）

以意見為理適成忍而殘殺之具

理欲之辨，……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為理之君子。……不寤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為禍又如是也。（卷下）

蓋理既出乎情欲，故舍情欲而言理，無不失理，而流為其人之意見也。以一己之意見為理而强人以從，則其勢必至於禍天下。東原本此而極言宋儒辨理欲之為禍，曰：

宋儒辨理

……宋儒程子、朱子，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

欲之說足以禍天下

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雖視人之饑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為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卷下

上以理責

又曰：

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為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為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於上。上

下下之罪人不可勝數

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老、釋之言以為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卷上

人盡自求其情則爲忠恕絜矩

其他類此者不勝舉，而緒言則無一語及是。故在緒言惟以「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則」爲理，至如何而始爲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則，固未及也；疏證始以情欲遂達，至於纖悉無憾者爲理，而理字之界說遂顯。故緒言惟辨「理氣」，疏證始辨「理欲」。緒言以程朱崇理爲無害於聖教，惟不知性耳；疏證則以程朱爲不知理，同於釋、老，而大害於世道。故緒言尚道問學，重智，所以精察事物之理；而疏證則尚忠恕，主絜矩，使人自求之於情。曰：

> 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過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曰「所不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絜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卷上

又曰：

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由地中行也；窮「人欲」……譬則洪水橫流。……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設人如是加於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卷上

此所謂忠恕、反躬者，亦緒言所未及，而疏證所特詳也。故以通情遂欲至於不爽失爲理，以推己反躬、忠恕絜情爲得理之所由，實東原晚年最後思想所止，亦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之所爲作也。故曰：

通情遂欲推己反躬爲東原之晚年定論

人之生也，莫病於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卷上

又曰：

> 所謂惻隱、所謂仁者，非心知之外別「如有物焉藏於心」也。己知懷生而畏死，故怵惕於孺子之危，惻隱於孺子之死。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亦然。使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又焉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此可以明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恃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即為懿德耳。（卷中）

凡此皆確切指出理之即本於人欲，即出於懷生畏死、飲食男女之情，為緒言所未及，而疏證三卷所不厭再三申述之新義也。然所以求通情遂欲以達於不爽失者，則實不盡於推己反躬、忠恕絜矩而已，仍必有以通夫物情焉，得於事理焉，而後可以不惑於所見，則聰明聖智仍不可缺。故疏證既發新義，仍取舊見，於緒言尚智一節，猶所保留。曰：

>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

通情遂欲有賴於聰明聖智

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卷下）

又曰：

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也。

聖學先務知

聖人之言，無非使人求其至當以見之行；求其至當，卽先務於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均見卷下。）

惟先務於知，故重學問，尙擴充，曰：

德性資於學問

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乎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賢聖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學問，貴擴充。（卷上）

此東原辨老、釋「復初」之說，即「理要其後，非原其先」之意也。惟東原以聖智言德性，則其意似仍重於推己反躬忠恕一邊，故曰：

忠恕之極而為仁智仍是一體

人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卷下）

此又東原推極忠恕而達於聖智之說也。凡此皆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所特著之議論，而

不見於緒言者，蓋即東原晚年之新得也。其他承襲緒言舊說者不備舉。統觀兩書，緒言主要在辨理氣之先後，而疏證則主在辨理欲之異同。緒言於宋儒程、張、朱三家尚未認爲害道，而疏證始拈理欲一辨，力加呵斥。緒言開卷首論道之名義，由形上形下道器之辨而及於理氣之先後，此在惠氏易微言已引韓非子書分說「道」、「理」二字，謂宋儒說道與理同，只見得一偏，東原似從此點發揮。原善只言道與性，亦未及辨道與理也；至疏證則開卷即辨「理」字，全卷十五條均從「理」字闡述，第二卷始及「天道」及「性」，(「天道」四條「性」九條。)下卷旁及其他。(「才」三條，「道」四條，「仁義禮智」二條，「誠」二條，「權」五條。)觀其目次之先後，與文辭之繁省，即可見兩書中心思想之轉移。(段懋堂言緒言、疏證兩書異同云：「緒言三卷：上卷自立說；中卷尊孟子；下卷駁告子、荀子、揚子、周、程、邵、朱、王文成諸子及老、莊、釋氏，言之綦詳矣。疏證亦三卷：上卷『性』十五條（『性』乃『理』字誤。）；中卷『天道』四條，『性』九條；下卷『才』三條，『道』四條，『仁義禮智』二條，『誠』二條，『權』五條。自『仁義禮智』以上，緒言言之，而『誠』、『權』二目則未之及。『誠』之一目，所以正程、朱說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一』爲『誠』之誤。『權』之一目，所以正程、朱說『一以貫之』之誤，言處事必有權，以爲輕重之準，非是執理無權。程、朱之說，但執意見之理，不顧人情，此是執理無權也。二目補緒言之所未備。」(答程易田書)今按：「權」字一目與上卷「理」字十五條相足，最爲疏證新創，著眼此處，即可見兩書異同最要點矣。)惟原善三卷中頗已及性、情、欲異同之辨，如云：

> 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欲不失之私則仁。

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

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

去生養之道者，賊道者也。細民得其欲，君子得其仁。

疏證思想之最早孕育

此皆與疏證議論相通，則疏證理欲一辨，其大意在爲原善三卷時早已孕育。至以私與蔽爲人之二患，而曰「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學」，亦在原善下卷有之。原善又言：

詩曰：「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在位者多涼德，而善欺背以爲民害，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競强用力，則民巧爲避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貪，不異寇取，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職由於貪暴以賊其民所致。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然後民受轉移於下，莫之或覺也，乃曰「民之所爲不善」，用是而讎民，亦大惑矣。卷下

東原思想

其言感慨深沉，尤足與「在上者以理殺人之意」相發。豈東原抱其奇才，畢生不遇，少

與下層社會

爲稗販，涉歷南朔，閭里姦邪，米鹽瑣細盡知之，（此章炳麟語。）因有以感通夫細民之幽怨，而發之特爲深切歟？然則東原思想固仍不失徽學精神也。其晚年見解，在爲原善時固已樹其崖略，惟辨理欲而歸罪宋儒，則獨爲疏證創論。惟此是東原最後之說，爲前所不及耳。故原善辨性欲，緒言辨理氣，至疏證辨理欲，乃會合前兩書爲一說，而其對宋儒之見解，則原善全未提及，緒言已有譏排，而疏證最爲激昂，此則其大較也。

東原思想之淵源

東原思想與顏李

戴望爲顏氏學記，嘗謂「乾隆中戴震作孟子緒言，本習齋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卷一顏先生傳。）近人本此，頗謂東原思想淵源顏、李。東原時，惟徽人程綿莊廷祚治顏、李學，東原與綿莊雖相知，而往來之詳已難考。綿莊寄籍江寧，東原三十五歲後頗往來揚州，自是有原善之作，然並不譏宋。（按：綿莊雖治顏、李，亦不詆宋學，詳本書第五章。）東原四十四歲自言「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即原善三卷本也。明年綿莊卒，東原爲緒言尚在後，謂疏證思想自綿莊處得顏、

李遺說而來頗難證。綿莊有族姪程魚門晉芳，與東原交游，後爲正學論，極詆顏、李，遂及東原。（勉行齋文集正學論三。）殆以東原疏證亦斥程、朱，故與顏、李並提，非必謂東原之說卽自顏、李來也。今考東原思想最要者，一曰自然與必然之辨，一曰理欲之辨，此二者，雖足與顏、李之說相通，而未必爲承襲。至從古訓中明義理，明與習齋精神大背。若徒以兩家均斥程朱，謂其淵源所自，則誣也。至辨本體，辨理氣，辨性與才質異同，自明儒已多論及，東原不必定得其說於顏、李。其訓「義理」、「天理」字爲條理，則東原治古訓，宜可自得。（朱子答王子合云：「道卽理也。以人共由而言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宋儒亦豈不知理之爲條理者！）且毛西河所著書，亦極辨宋儒「理」字，散見其論語稽求篇、聖門釋非錄、四書賸言、補中庸說諸書。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四論大學「在明明德」，謂：「毛西河大學問實用李恕谷說，而段懋堂又暗襲西河。」惟懋堂說「明明德」，乃記其師東原作大學補注爲言開宗二句之義，因述以傳者。（見經韵樓集卷三。）東原可不知顏、李，不容不知西河。（東原庚辰與任幼植大椿書，謂「毛大可賊經害道」，見文集卷九。）此特譏其考證，時尚未有原善。焦里堂讀書三十二讚，（雕菰樓集卷六。）有毛氏聖門釋非錄，無顏、李。孟子正義備引東原疏證，及程易田論學小記，亦屢引毛氏賸言、釋非錄諸書，而不及顏、李。方植之謂「阮氏平日教學者，必先看西河文集」。（見漢學商兌中之上。）凌次仲則謂「毛氏四書改

東原思想與惠定宇

錯，最爲簡要可貴，如醫家之大黃，有立起沉疴之效，爲斯世所不可無」；（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五與阮中丞論克己書。）又過蕭山詩，竟謂：「千古精言萃考亭，竟將二氏入遺經；姚江亦是濂溪派，認取蕭山萬疊青。」（校禮堂詩集卷十四。）推重西河如此。此皆治戴氏義理之學者，稱道毛西河，然不稱道顏、李也。然思想之事，固可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相視於莫逆，相忘於無形者。王船山論道器，論自然與成性，論懲忿窒欲，陳乾初論天理從人欲中見，論擴充盡才後見性善，其可與東原說相通者，亦夥矣，未必東原定見王、陳書也。學者於交游誦讀間，固可以多方啓發，自得深造，不必堅執一二端，以臆定其思想淵源之所自。惟謂東原遊揚州，見惠定宇，而論學宗旨稍變，其爲原善，或頗受定宇易微言影響，則差近實耳。且易微言「理」字條云：「『理』字之義，兼兩之謂也。樂記言『天理』，謂好與惡也。好近仁，惡近義，好惡得其正謂之天理，好惡失其正謂之『滅天理』，大學謂之『拂人性』。天命之謂性，性有陰陽、剛柔、仁義，故曰『天理』。後人以『天人』、『理欲』爲對待，且曰『天卽理也』，尤謬。」豈不與東原疏證大意至似，（卽此後凌次仲諸論亦自此出。）惠、戴至近，何必遠尋之顏、李耶？（鄭玄注樂記云：「理，猶性也。」與伊川「性卽理」之說正合，卽惠氏亦以「滅天理」與「拂人性」相訓，則宋儒謂理乃得於天而具於心者，自指人性言，亦未可深斥也。）且惠氏論學，主尊古，故頗引周、秦諸子，謂猶足與經籍相

證。今考東原思想，亦多推本晚周，雖依孟子道性善，而其言時近荀卿。荀主性惡，極重後天人爲，故曰：「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又曰：「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均見天論篇。此即東原精研自然以底於必然之說也。又曰：「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心之所可中理，欲雖多，奚傷於治？心之所可失理，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正名篇。東原謂理者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纖悉無憾之謂理，正合荀卿「進近盡，退節求」之旨。而荀子則要其歸於禮，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篇。戴學後起，亦靡勿以禮爲說，此又兩家思理之相通而至似者也。即東原所謂「解蔽莫如學」者，「解蔽」一語，亦出荀書，則東原之有會於荀卿者至深矣。故其爲緒言，以荀子與宋之程、張、朱

東原思想與程朱及當時之政令

四子等類，而曰「荀子推崇禮義，宋儒推崇理，於聖人之教不害，不知性耳」。東原所最斥者乃「復初反本」之說，則正亦荀子所深非矣。故曰：「荀子知禮義爲聖人之教，而不知禮義亦出於性；知禮義爲明於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極則，適所以完其自然也。荀子之重學也，無於內而取於外；孟子之重學也，有於內而資於外。」（緒言卷中，又疏證卷中。）自東原觀之，荀之與孟，未達一間耳。晚周諸子，善斥自然者莫過荀子，東原卽以其意排老、釋，而復以孟子性善之論移加於荀子。近人章炳麟言之，曰：「極震所議，與孫卿若合符，以孫卿言性惡，與震意怫，故解而赴原善。」（文錄卷一釋戴。）此爲善論東原之學矣。（戴學近荀卿，同時程易田已言之，語詳本章末節。又焦里堂繼東原爲論語通釋，亦時引荀子語；錢大昕潛研堂集先已爲荀子辨誣。當時學人本自致力於荀子，故不覺其言思之染涉者深也。）至東原疏證以理欲之辨極詆宋儒，章氏亦論之云：

> 雒、閩諸儒制言以勸行己，其本不爲長民，故其語有廉稜，而亦時時軼出。夫法家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與行己者絕異。任法律而參雒、閩，是使種馬與良牛並駟，則敗績覆駕之術也。……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顧摭取雒、閩儒言以相稽。覘司隱微，罪及燕語，……令士民摇手觸禁，其毒傷

欲當即理乃諫政之言非飭身之典

深。震自幼爲貢販，轉運千里，復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節而民無癉。……如震所言，施於有政，上不訾苛，下無怨讟，衣食孳殖，可以致刑措。……夫言欲不可絕，欲當即爲理者，斯固諫政之言，非飭身之典矣。……晚世或盜其言以崇飾慆淫，今又文致西來之說教天下奢，以菜食裻衣爲恥，爲廉節士所非。誠明震意，諸款言豈得託哉？。釋戴

此論最爲得情。近儒首尊東原者自太炎，特取其排程、朱，以清末治程、朱率惡言革命也。又謂：「東原著書，特發憤於清廷之酷淫，皆一時權言耳。」檢論成於民國三年，排斥程、朱之談，太炎亦復不取。然其分辨欲當即理，乃諫政之言，非飭身之典，實旨言也。至東原著書初意，是否如太炎所云云，茲可勿論耳。方植之漢學商兌亦云：

程朱所嚴辨理欲，指人主及學人心術邪正言之，乃最吃緊本務，與民情同然好惡之欲迥別。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說，謂當通遂其欲，不當繩之以理，言理則爲以意見殺人，此亙古未有之異端邪說。卷中之上。

此雖詆毀逾分，然辨理欲字義，則實與章氏所論，各得其義之一面。章氏謂東原論理欲，乃爲當時從政者而發，植之則謂宋儒辨理欲，本亦爲立言從政者之心術言之也。惟

其如此，故東原辨理欲，雖語多精到，而陳義稍偏，頗有未圓。今姑擧孟子盡心「口之於味」一章論之，孟子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朱子集注引程子曰：

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朱子按：

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朱子又云：

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集注於此章解義明白，無可非難；而東原疏證則曰：

「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人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卽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於安佚之為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卽能知其限而不踰之謂善，卽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為善；所謂仁義禮智，卽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疏證卷中。

東原駁宋儒之深文處

夫程子明云「五者之欲，性也」，朱子亦云「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則非不謂之性矣，東原必謂宋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已近深文。且孟子明以耳、目、口、鼻、四肢與仁、義、禮、智分說，而東原必爲併成一片，謂性卽味、色、聲、臭、安佚之謂，性善卽知其限而不踰以底於無失之謂。若性善專指此一邊，則與孟子原文兩排分說者顯異，實不如集注云「此二條皆性所有」一語，於孟子原義爲允愜也。且孟子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吾心之善端，擴而充之，則爲仁、義、禮、智，決不能卽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之能知其限而不踰以底於無失者，謂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孟子又謂孩提之愛親敬長，達之天下而爲仁義，此又不能以味、色、聲、臭、安佚之能知其限而不踰以底於無失者，爲卽愛親敬兄之本也。東原謂：

> 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於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無之，以歸於靜，歸於一，而恃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卽爲懿德耳。疏證卷中。

東原思想與論語

此所謂「感於物而動者」，語意頗含混。若專從人類個己懷生畏死、飲食男女之情，以求其不爽失，求其知限而不踰，則所得卽無異於荀子之所謂理義、所謂性惡矣。何者？因其全由私人懷生畏死、飲食男女之情仔細打算而來，若人類天性，不復有一種通人我、泯己物之心情故也。東原謂「使無懷生畏死之心，又焉有怵惕惻隱之心」，疏證卷中。是已。然與言擴充惻隱以爲仁者不同。孟子言惻隱，並不是推此心之懷生畏死而始爲惻隱也。儒家思想所以必仁、智雙提，而「仁」字地位所以猶在「智」字之上者，東原於此似少領會。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又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在孟子所分別言之者，在東原均打併歸一。是東原之所指爲性者，實與荀卿爲近，惟東原以孟子性善之意移而爲說耳。推而上之，及於論語，其言亦並不與東原之意合，此陳蘭甫東塾讀書記已言之。其言曰：

> 「克己復禮」，朱子解為勝私欲；「為仁由己」，朱子解為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澧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為「約身」也。按：「克己」一解，惠士奇禮說先創新說。然「克己」訓「勝私」，左傳述楚靈王事卽然，劉炫闡之甚詳；卽馬訓「約身」，約身亦勝私耳。東塾此條乃取戴說，何也？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

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原注：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然固曰「可以為難矣」。）「棖也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為「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即理也，「利」即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即理也，「懷土」、「懷惠」即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即理也，「下達」即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即理也，（原注：易鄭注解為固守其窮也。）「濫」即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即理也，「謀食」、「憂貧」即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即理也，「求生」即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為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為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讀書記卷二論語。）

此言論語亦明明分兩種境界，不得謂此一境界全從彼一境界出也。孟子言性善，亦惟謂此一境界，其原亦本之人之心性，並非由外爍我，並不謂人心中惟有此一境界。此層東塾讀書記亦言之，謂：「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孟子書中亦明明分說兩種境界，而東原必歸之於一，又不歸之於仁義，而必歸之於食色，是東原之言近於荀子之性惡，斷然矣。朱蓉生無邪堂答問卷三辨戴說極明盡，大意謂：「古書言『欲』，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教人遏欲存理，特恐欲之易縱，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辭害意！天賦人有食色之欲，未嘗有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縱之。謂食色之性，人不可無，此何待言？疏證有云：『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是東原未嘗不知欲中有惡也。孟子謂心之所同然者爲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其情可以爲善，亦可以爲不善。東原以孟子言『情』非性情，而云『情，猶素也，實也』，曲說至此，可謂自生荆棘。」其論皆是。

余觀船山議論，頗多與東原相同。然船山極尊宋儒，又曰：「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小人去之，壁立萬仞，止爭一線。」俟解，詳前引。亦分兩境界言，其識超於東原矣。

戴學之流行

東原既卒，其私淑學者凌廷堪次仲爲東原先生事略狀，有云：

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則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至於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由古訓而明義理，蓋先生至道之書也。先生卒後，其小學之學，則有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有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有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虛理在前，吾所謂是者，人既可別持一說以為非，吾所謂非者，人亦可別持一說以為是也，如義理之學是也。故於先生之實學詮列如左，而義理固先生晚年極精之詣，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其書具在，俟後人之定論云爾。

東原思想與當時之反響

次仲此說，良以當時於東原疏證議論，頗多非難。洪榜爲東原作行狀，全載其與彭尺木一書；朱筠謂：「何圖程朱後復生議論？」東原子中立因删之。同時如姚鼐、翁方綱、程晉芳諸人，於東原疏證皆有駁論。蓋考訂立於共是，義理則卓在獨見，又程朱之說行世已久，東原驟加抗諍，宜乎爲世駭怪，故次仲亦爲此婉說也。顧東原生平心力所萃，亦自靡於考訂者多，注於義理者少。卽段懋堂爲東原大弟子，爲東原年譜，於東原義理三書，已不能確指其年代，緖言、疏證均於東原身後乃見，則其他可知。且東原生平議論，亦始終未脫由古訓而明義理之一境，其言義理，仍是考訂夙習。晚年著疏證，既深詆宋儒之憑臆鑿空，而一本諸古訓，則傳其學者，自更不顧爲義理空說，而益惟盡力於實事求是、考古訂經之途。蓋不敢遽希其師之所至，而惟依循其所由至者以爲學，此亦學者謹愼篤實之一端，次仲此文，正可代表此種意見也。

東原思想與段懋堂

段懋堂戴先生年譜，記東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卽考覈、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而其後懋堂重刻戴東原集作序，乃曰：

> 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終始，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

東原以義理爲考覈之源，而懋堂以考覈爲義理之源，此非明背師說，乃正所以善會師說也。聖人制作，此義理爲考覈之源也；後人鑽研經籍，因明義理，此考覈爲義理之源也。懋堂之說，正是東原平日戒人鑿空以求義理之旨耳。而懋堂之所謂考覈，其意並不專在名物、字句間，爲嚴元照娛親雅言序，謂：

> 考覈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倫理族類之閒，而以讀書之考核輔之。今之言學者，身心、倫理之不務，謂宋之理學不足言，謂漢之氣節不足尚，別為異說，簧鼓後生，此又吾輩所當大為之坊者。

是懋堂言考覈並不主排宋也。其與陳恭甫書，謂：

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壞，政事廢，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故也。故專言漢學，不講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而況所謂漢學者如同畫餅乎！

時懋堂已八十，又與王石臞書，謂：

今日之弊，在不當行政事，而尚剿說，漢學亦與河患同。然則理學不可不講，先生其有意乎？

又爲朱子小學跋，自謂：

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

又曰：

漢人之小學，一藝也；朱子之小學，蒙養之全功也。

懋堂畢生精力，萃其說文解字注一書，乃不自滿假，自居一藝，極推朱子，謂其本末兼賅，未嘗異孔子之教。此其度量意趣，誠深遠矣！而懋堂又有推尊東原配祀朱子議，則懋堂終不免為不知東原。凌氏排宋尊漢，乃與東原一轍，然若言其主張考核，則固三人之所同也。

東原論考據之精見

而東原言考覈，則實有其至精之見。嘗謂：

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闇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覩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也。（乙亥與姚姬傳書。）

東原論考據過分處

又曰：

先儒之學，……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閎，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思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思自得，斯草薉於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即目未覩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而為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閎者。……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同上）

又曰：

……其得於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答鄭丈用牧書。）

此皆東原論考據至精至卓之說也。惟東原既自喜，往往言之踰其度，章實齋記其口語，謂：

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

又曰：

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卽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卽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卽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卽不敢讀「春王正月」。章氏遺書卷二十二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實齋此語記於乾隆丙戌，東原年四十四，實齋年二十九。蓋初識東原，其言卽所與是仲明書中語，東原欲著七經小記亦此意，蓋常常稱說云爾也。實齋當時聞而重媿其言，謂：

充類至盡，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卒業，可爲慚惕，可爲寒心。同上

後乃頗疑東原言之有過，因曰：

近日言學問者，戴東原氏實為之最，以其實有見於古人大體，非徒矜考訂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過者。戴氏言曰：「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則不卒業；誦周南、召南，不知古音，則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其方。」戴氏深通訓詁，長於制數，又得古人之所以然，故因考索而成學問，其言是也；然以此概人，謂必如其所擧，始許誦經，則是數端皆出專門絕業，古今寥寥不數人耳，猶復此糾彼訟，未能一定，將遂古今無誦五經之人，豈不誣乎？孟子言井田封建，但云大略，孟獻子之友五人，忘者過半，諸侯之禮則云未學，爵祿之詳則云不可得聞，使孟子生後世，戴氏必謂未能誦五經矣。馬、班之史，韓、柳之文，其與於道，猶馬、鄭之訓詁，賈、孔之疏義也；戴氏則謂彼皆「藝」而非「道」。此猶資舟楫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曾子之於聖門，蓋篤實致功者也，然其言禮，則重在容貌、顏色、辭氣，而籩豆器數，非君子之所責。由是言之，文章之用，較之區區掇拾之功，豈可同日語哉？（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又與正甫論文。）

實齋此書約在嘉慶丁巳，（書中云「近與朱少白書，爲論學文之要」，據遺書補答朱少白諸書應在丁巳也。）去東原卒已二十年矣。其所以難東原者良是，然在篤信東原者，方謂求道必於六經，而通經必先治訓詁制數，則將長如實齋之乍聞東原語，寒心惴惕，重媿於四書一經未嘗開卷卒業，而揖心孜孜，夫何餘閒敢效其師之高談性命義理，以復蹈宋儒往者以憑空臆見爲理之失。則東原之學所以流衍於身後而專在小學、測算、典制三者間，其事亦固然，無足怪者。實齋又爲東原鄭學齋記（見文集十一。）書後，謂：

戴學與墨守之異

> 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與任幼植書，（見文集九。）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約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旣成，會通於羣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於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記數，不敢稍失，猶可諒其愚也；黠者不復需學，但襲成說，以謂吾有所受者也。蓋折衷諸儒，鄭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旣名鄭學，卽不

勞施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猶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賊也。惟墨守者流，非愚則黠，於是有志之士，以謂學當求其是，不可泥於古所云矣。……然不求於古，而惟心所安，則人各有心，略相似也；是堯、舜而非桀、紂，亦咸所喻也。依傍名義，采取前言，折中過與不及，參以三占從二，人皆可與知能。因而自信於心，以謂學即在是，則六經束高閣，而五尺之童，皆可抵掌而談學術矣。文史通義外篇二。

實齋此文，發明戴氏治學精神極深切。戴派學者固知通經貴在明道，而所以通經者又不尚墨守，故於訓詁、名物、制數，咸能貫串羣經以求一是，又不敢師心蔑古，空談勦說，故雖守東原強恕推情之教者，猶必以硏古治禮爲歸。綜此諸端觀之，可以悟戴學流衍所以終匯於訓詁、名物、制數之所以然也。

戴學與程瑤田

戴學與程易疇

論述戴學，猶有一人可以特記者，曰程瑤田易疇。又字易田，歙人，生雍正三年乙巳，卒嘉慶十九年甲戌，年九十。少師淳安方婺如子粹然（心淳），曾爲嘉定縣教諭，王鳴盛詩所謂「官推當湖陸，師則新安程」也。與東原同學江門，而東原自言遜其精密焉。

易疇論學小記

易疇論學語，備見於其論學小記。爲通藝錄之一種。其書體裁，略似東原孟子字義疏證及稍後焦里堂論語通釋，而多推衍大學之義，正與戴、焦二家分言語、孟者鼎足三峙，其精粹透露處亦視兩家無遜色也。其論性善，謂：

易疇之性善論

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論學小記中述性一。

又曰：

> 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與氣，主實有者而言之。……若夫天人賦稟之際，……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然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是薑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述性二。）

易疇既主性具於後天之氣質，又謂性因情見，所謂性善者，易言之則情善也。故曰：

>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有兩念，便可分性有善惡；今只有一念，善者必居其先。……
> ……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必先有善。……
> 今為盜賊者，未有不迫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是其初念未嘗不

善，而轉而之乎惡耳。述性

人性之自然流露者爲「情」，情之初發無不善，及其轉而之乎不善而爲惡，其間有其轉移遞變者曰「意」。然意之初發亦非不善也，易疇謂：

由性自然而出之謂情，由吾心有所經營而出之之謂意。

又曰：

情與意同居而異用。述情二。

心統性情，情者，感物以寫其性者也。無爲而無不爲，自然而出，發若機括，有善而已矣。自夫心之有所作爲也，而意萌焉。其初萌也，固未有不善者也。何也？意爲心之所發，而心則統乎性情，故意萌於心，實關乎其性情，則安得而不善？……事觸於情，而喜怒哀樂不轉念而應；情交於利害，而取舍疑惑，一轉念而淆。愼之又愼，在持其情於獨焉，卽事察義以誠其意而已矣。述情一。

易疇之誠意論

又曰：

> 性渾然具之於心，有善而無惡；情則沛然流於所性，亦有善而無惡。意萌於心以主張之，意豈獨有惡哉？內而與情謀，外而與事謀，見情之與事交也，以意為之樞，經之營之，於是利害之分明，而趨避之機習。喪其良心，不誠其意之為害大矣。……蓋情之發於性也，直達之而已；意之主張乎情者，有所經營，不能直達。惟誠其意，則好善之情如好好色，惡惡之情如惡惡臭。情本直達，意更主張之，而使之直達。故曰情無不善，情之有不善者，不誠其意之故也。（述情三。）

情、意之初發，俱無不善，及其外與事物相交接，不能直達，遂輾轉而遷於不善。求有以直達其情，不爲事物所亂，而卒歸於本然之善者，則在能「誠意」。易疇謂：

> 好惡者，情也。情之見於事為，而吾心經營之者，意也。有好善惡惡之情，即有為善拒惡之意，是意乃依乎本然之情而順乎其所致之知者也。無何，為善者變而為惡，拒惡者變而拒善，是反其初意矣。誠之者，務實其初意而不使之變也。

論學小記上誠意義述。

又曰：

誠意之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之發於性者。……意不能離乎情，好惡之出於不容已者，情也；好惡之情動於中，而欲有所作爲者，意也。是故吾好是善而欲爲之，吾惡是惡而不使有之，是情之見於意者也。乃好之而不盡其真好之情，惡之而不盡其真惡之情，是雖好惡之情已動其爲善拒惡之意，而好惡之量有所未盡，則不能充實其爲善拒惡之意，以無負其出於不容已之情，是之謂不誠其意。同上

又謂：

發於情之好惡，是真好真惡也；發於情而卽欲好之惡之，是其意已自知其當好當惡也。……知其當然，而卽無絲毫之不然，是能充實其爲善拒惡之意，而能不負其出於不容已之情，夫是之謂誠其意也。同上

又曰：

誠意者之惡惡也，非專指惡已有之而後去之務盡之謂也，謂不使絲毫之惡有以乘於吾之身也。故曰，夫子言「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說「惡」字最精妙也。若不善乘於吾身，此所謂「惡念」也，不可誤認為吾欲誠之「意」。其治之之功謂之「去惡」，謂之「改過」，亦不得以「誠意」二字統言之。同上

易疇之格物論

故人之求有以直達其性情，充實其眞好眞惡之不容已，以完其本然之善，其工夫在誠意，而誠意之功又有待於致知與格物，易疇謂：

「誠意」為「明明德」之要，而必先之以「致知」，知非空致，在於「格物」，「物」者何？意、心、身、家、國、天下也。麗於身者有五事，接於身者有五倫，皆物之宜格焉者也。格者，舉其物而欲貫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貫通乎物之理矣。而於是誠意，使吾造意之時，務不違乎物之理；而因之正心，使吾心常

宅乎物之理；而因之脩身，使萬物皆備之身，始終無愧怍乎其物；而馴致乎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惟不外乎順物之情，盡物之性，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大學之能事畢矣。同上

易疇之慎獨論

又謂：

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蓋謂心能主乎耳目，非離乎耳目之官而專致力於思。然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舍視、聽、言、動，無下手處也。不知循物，寂守其心，此異學之所以歧也。吾學則不然。「慎獨」者，慎其意之接於物。……吾學先格物，內而意也、心也，外而身也，皆物也；極之而至於家、國、天下，無非物也。蓋無須臾之頃而不循乎物者也。同上

易疇論性命之辨

易疇又分說「性」、「命」之義謂：

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之事為，則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為之則，……「性」、

「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斯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合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恆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為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而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恆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恆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姑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為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

。同上

易疇與東原論學異點

凡此，皆易疇論學要旨也。易疇與東原於乾隆十四年己巳相識定交，時東原年二十七，而易疇年二十五。兩人年相若，地相近，所學亦相類。故易疇謂「時時與東原處，與東原交垂三十年，知東原最深」。（通藝錄修辭餘鈔五友記。）而余觀易疇論學，頗有與東原異者，東原盛詆宋儒，易疇無之，且深推朱子，其恭敬桑梓之情，有似愼修。（通藝錄有徽州府建文昌神祠議兩篇可證。）然此非易疇隨俗，實由其見解之不同。今論學小記中，有明與東原持異者，謂：

去私去蔽非第一義

> 今之言學者，動曰去私、去蔽。余以為道問學，其第一義不在去私；致知之第一義亦非去蔽。蓋本不知者，非有物以蔽之；本未行者，非必有所私也。……崇德，明明德之事也，道問學以尊德性，所以明明德也；脩慝，去蔽、去私之謂也。誠意者，崇德、脩慝兼而有之者也。……問學之事，崇德一大端，大之大者也。脩慝亦一大端，所以輔其崇德，大之次者也。今之言學者，但知脩慝為大端，認脩慝為即以崇德，其根由於不知性善之精義，遂以未治之身為叢尤集愆之身。雖亦頗疑於性善，及其著於錄也，不能不與荀子性惡篇相為表裏，此說之

所以不能無歧也。論學小記上誠意義述。

易疇與次仲里堂

此言「去私、去蔽」，明指東原。謂其「雖亦頗疑於性善，而實與荀子性惡篇相表裏」，尤爲精識，同時學人評騭東原，未有如此透切者。易疇謂東原所以致歧之點，由於不知性善精義，故遂以修慝爲卽崇德。蓋東原論性，專指血氣之欲，若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者言之，於孟子盡心篇「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一章，強作解說，終難允洽。易疇論性則以情、意爲說，論情、意以好惡爲說，好惡不盡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於聲、色、臭、味、安佚也。其言較東原平正近實，故其說孟子「性命」一章亦通明無礙。此由兩人認看「性」字界限不同，故立說自異也。易疇以大學說孟子，以誠意爲工夫，而卽以好惡說誠意，蹊徑頗近陽明；而歸極之於格物，意似頗欲調和朱、王而爲之折衷。稍後凌次仲聞戴氏之風而起，著復禮論三篇，主以「禮」節「性」，面目精神，益肖荀子，與易疇格物、誠意之說，亦所歧甚微，而所差則遠，其辨亦在認看性善不眞切也。次仲又爲好惡說一篇，謂人性初不外乎好惡，其說頗近易疇，惟又謂「好惡生於聲、色與味」，則不知好惡尚有在聲、色與味之外者，此則仍

是易疇所謂「不知性善精義」也。次仲又爲愼獨說，據禮器說大學，謂：「中庸之『愼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愼獨，則與禪家獨坐觀空何異？」校禮堂文集。其說亦似易疇。易疇亦有愼獨篇，謂：

「獨」非專在內也，乃內外相交之際也；「愼」則專在內也。愼之然後能盡其當好當惡之實，以全其真好真惡之情，此治意之學也。論學小記上。

易疇以「獨」爲內外相交之際，即猶次仲以「獨」爲禮之內心精微也。惟次仲自爲張皇，專以禮爲說，轉不如易疇所詮更爲精圓耳。私淑戴氏之學而起者尙有焦里堂。里堂與易疇友善，其爲孟子正義，頗采易疇論學小記。易疇顏所居曰讓堂，論學小記有主讓、以厚、貴和諸篇，又爲和厚讓恕四德貫通說，論學外篇上。謂：

理但可以繩己，……若將理繩人，則人必有詭詞曲說，用相取勝，是先啓爭端也。今吾一以讓應之。

里堂亦謂：「先王治天下，以禮不以理。訟者各持一理，嘵嘵不已，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勸以遜順，往往和解；可知理足啓爭，禮足止爭也。」(雕菰樓文集理說。)又謂：「理愈明，而訟愈煩，理不足恃。人皆能絜矩，皆能恕，尚何訟？」(同上，使無訟解。)此其立說之頗似者。里堂論孟子性善，頗近陽明，其說或得自易疇也。欲求東原與里堂、次仲議論思想轉接處，不可不治易疇。余觀易疇論學精粹，無張皇門戶之意，所得有超戴、焦、凌、阮(芸臺)諸人之上者，故略次其大意焉。



第九章 章實齋 附 袁簡齋 汪容甫

傳略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生乾隆三年戊午，卒嘉慶六年辛酉，一七三八—一八〇一。年六十四。幼多病，十四歲，四子書尚未卒業。十五、六時，讀書絕騃滯，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爲文，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以後，駸駸向長，縱覽羣書，尤好史部。二十三歲始出遊，至北京。二十九歲始依朱筠，得見當世名流，遂知名。三十四歲，朱筠爲安徽學政，先生與邵晉涵、洪亮吉、黃景仁諸人皆從遊，與晉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學也。四十歲，中順天鄉試。四十一歲，成進士。迭主定州定武、肥鄉清漳、永平敬勝、保定蓮池、歸德文正諸書院講席，又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書，最後爲湖北通志，時年五十七。自後遂歸浙，時遊揚州，以老。

學術述要

文史通義與經學

文史通義爲箴砭經學流弊而作

實齋著述最大者，爲文史、校讎兩通義，近代治實齋之學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然實齋著通義，實爲箴砭當時經學而發，此意則知者甚尠。實齋上辛楣宮詹錢大昕。一書，頗道其崖略。謂：

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然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夫……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於時趨。時趨可畏，甚於刑曹之法令也。……韓退之報張司業書，謂：「釋、老之學，王公貴人方且崇奉，吾豈敢昌言排之？」

六書七音乃專門之學

乃知原道諸篇，當日未嘗昭揭衆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不知者以謂珍重祕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韓退之云：「傳來世莫若書，化當世莫若口。……」由韓氏之言體之，則著書為後世計；而今人著書欲以表襮於時，此愚見之所不識也。若夫天壤之大，豈絕知音？鍼芥之投，寧無暗合？則固探懷而出，何所祕焉！（劉刻遺書卷第二十九。）

此絕非泛泛牢騷語，所謂「世俗風尚」，即指經學，通義、校讎兩書則爲挽救經學流弊而作，其意甚顯白。經學家最大理論，莫若謂道在六經，通經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經學即理學」之說以來，迄東原無變，實齋始對此持異議。曰：

或曰：聯文而後成辭，屬辭而後著義，六書不明，五經不可得而誦也。然則數千年來，諸儒尚無定論，數千年人不得誦五經乎？故生當古學失傳之後，六書、七音，天性自有所長，則當以專門為業；否則粗通大義而不鑿，轉可不甚謬乎古人，而五經顯指，未嘗遂雲霾而日食也。（說文字原課本書後，文史通義外篇二。）

就經傳作訓故與離經傳說大義

此卽明對「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之說而發也。又曰：

就經傳而作訓故，雖伏、鄭大儒，不能無強求失實之弊，以人事有意爲攻取也。離經傳而說大義，雖諸子百家，未嘗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無意而自呈也。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校讎通義外篇。

通義之基本理論

此則明對「求道必於六經」之說而發也。而實齋所持最精義理，則在今文史通義內篇卷二之原道上、中、下三篇，大意謂：

原道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聖人求

道，道無可見，卽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也。……學於聖人，斯為賢人；學於賢人，斯為君子；學於衆人，斯為聖人。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為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

實齋東原二人論學異點

實齋此文，成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時戴東原已卒十二年。實齋論道之意，蓋采諸東原而略變者。實齋於東原論學，頗持異見，而於其論性、原善諸篇，則極推許，謂：「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文史通義書朱陸篇後。）又謂：「其原善諸篇，雖先夫子（朱筠）亦所不取，其實精微醇邃，實有古人未發之旨。」又曰：「原善諸篇文不容沒。」（劉刻遺書補遺又與朱少白書。）至緒言、疏證兩書，實齋似未見，故頗少稱引。實齋謂道不外人倫日用，此在東原緒言、疏證兩書中，主之甚力，卽原善亦本此旨，惟發之未暢耳。實齋所謂「道之自然」與「不得不然」者，亦卽原善「自然」與「必然」之辨。故主求道於人倫日用，乃兩氏之所同。惟東原謂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極致，而盡此必然者爲聖人，聖人之遺言存於經，故六經乃道之所寄。實齋則謂聖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卽爲道，自然變，則聖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將隨而變，故時會不同，則所以爲聖人

者亦不同，故曰聖人學於衆人，又曰「六經皆史」，則六經固不足以盡夫道也。故東原始終立論不脫因訓詁考覈以通經，因通經以明古聖人之義理，而我之義理亦從而明，蓋以義理存於必然，必然乃自然之極致也。實齋則謂：

> 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
>
> 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
> 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

道出六經與道出事物之辨

所謂「不得不然」者，乃從「自然」中來，其所以爲窮、變、通、久，決不限於前人之成局。故東原謂「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於德」。有所謂一常，有所謂同德，即聖人六經而求之者是也。實齋則稱事變，稱時會，稱創制，不能即聖人之六經而求。蓋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實兩氏議論之分歧點也。（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二人遇寧波道署，論修志，東原主詳沿革，實齋主重文獻，即證兩人意見之不同矣。實齋有記與戴東原論修志一文詳其事，可參閱。）東原在當時，雖稱經學大師，然並時經學家眞知戴學者已鮮，實齋曾慨乎

言之，謂：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文史通義內篇卷二，書朱陸篇後。）

實齋與邵二雲

今實齋著書，尚求挽救戴氏議論，又不肯暢所欲言，以招時毀，隱約其辭，婉轉其說，宜乎知其意者之益寡矣。今通義原道篇後有邵晉涵一跋，謂：

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為文不類，至有移書相規誡者。余諦審之，謂朱少白（名錫庚。）曰：此乃明其通義所著一切創言別論，皆出自然，無矯強耳。語雖渾成，意多精湛，未可議也。

邵氏乃實齋論學摯友，相知最深切，於實齋此文，若有意袒護，實亦全不曉實齋用意所在，則其他可知。實齋有與邵二雲論學書，（見文史通義外篇三。）亦謂：「世儒言道，不知卽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爲之外耳。」此卽原道宗旨，而二雲不識也。故實齋勉之曰：「足下既疏爾雅，豈特解釋人言，竟無自得於言者乎？足下博綜十倍於僕，用力之勤亦十倍於僕，而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尙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也。此非足下有疏於學，恐於聞道之日猶有待也。」然則實齋固未許二雲以知道，二雲亦竟不識實齋之所謂道者，所以實齋發憤，有知難之篇也。（見文史通義內篇卷四。）

求理於情欲與求理於事物之辨

實齋論「道」，既與東原不同，言「理」與東原亦別。東原言理，主從人之情欲求之，謂「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又曰：「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實齋言理，則本事物。故曰：

> 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辯窮年，

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朱陸篇。

又曰：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言理。經解中。

又曰：

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

東原以性情言理，聖人先得吾心之同然，理之大端，猶可於聖人之遺經求之，仍是經學家意見。實齋以事物言理，事物之變，多出六經之外，宜不得執六經而認爲理之歸宿矣。

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

實齋與浙東史學

實齋與東原論學異同，溯而上之，卽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之異同。其在清初，則爲亭林與梨洲；其在南宋，卽朱陸之異同也。今文史通義內篇卷二有浙東學術與朱陸兩篇，卽發其意。實齋謂：

> 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
>
> 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卽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爲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黃榦。）九峯，（蔡沈。）再傳而爲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爲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爲潛

戴學源出朱子

溪、（宋濂。）義烏，（王禕。）五傳而為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羲和也。……攻陸王者出偽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參看劉刻遺書補遺又與朱少白書。）

實齋此篇即為東原而作，時東原猶未卒，故文中隱其名。後又為書後一篇，始明說朱陸篇為正戴而發，則東原已下世十餘年矣。（書後亦似成於己酉，與原道諸篇同時，姑孰夏課甲編所謂「附有舊稿一篇」即朱陸篇，又加以書後也。）實齋謂：

>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源，不可易

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徼倖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

蓋實齋實未見東原疏證諸書，故謂東原「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實齋極賞東原鑿空言理之戒，謂其源本朱子，而自述學統則不歸朱而歸陸，不屬浙西而列浙東。其言曰：

浙東源出象山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袁燮、袁肅、袁甫父子。）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揚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於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

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

宗主與門戶

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義理與人事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荊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

言德性，空言學問，則黃茅白葦，極目雷同，不得不殊門戶以為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為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

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

此所謂浙東貴專家，善言天人性命而切於人事，史學所以經世，非空言著述，不可無宗主，又不可有門戶，凡皆自道其學統之精神也。浙東源於陸王，浙西傳自朱子，眞知學者莫不實事求是，不爭門戶，故實齋能賞東原。而東原以朱學傳統反攻朱子，故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也。並見通義朱陸篇及與朱少白書。

經學與史學

六經皆史論之意義

浙西講經學，浙東重史學，實齋文史通義唱「六經皆史」之說，蓋所以救當時經學家以訓詁考覈求道之流弊。其所謂「史」者，詳見於通義內篇卷五之史釋篇：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存先王之道也。

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

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學者崇奉六經，以為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鬬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言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故曰：

六經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

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易教上。）

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也。（經解上。）

包世臣

此為實齋「六經皆史」論之要旨。苟明六經皆史之意，則求道者不當捨當身事物、人倫日用，以尋之訓詁考訂，而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斷可知矣。實齋稍後，亦以遊幕著者有安吳包世臣慎伯，（生乾隆四十年乙未，卒咸豐五年乙卯，年八十一。）初客朱竹君皖署，適實齋初刻文史通義之翌年也。嘉慶辛酉，成說儲上、下篇，是歲實齋卒。說儲主改書吏名為「史」，謂：「史者，所以繕行文移，檢校簿書，習吏而

明風俗，近民而究情僞。漢、魏以前，皆出身辟擧，傑才間出，每至公卿。唐、宋以還，屛爲流外，絕進身之望，去代耕之祿；然而居其地者以長子孫，故紳無世家，官無世職，而胥吏承襲，徧及天下，惟獄爲市，弊極於今。」因主命敍賦祿，敎選士人，精考課績。繼此論吏弊最著者，有魯一同通甫類稿之吏胥論。晚淸論治及吏弊者多矣，其說始於包，而包主改吏爲史，通公卿、吏胥而一之，其說蓋得之章也。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谷，後有包愼伯、周保緒、魏默深，與實齋皆以遊幕而主經世。其大膽爲朝廷改制者，則始於包氏之說儲。時文網尙密，故書未刊布。（後國粹學報始爲排印。）經生竊其說治經，乃有公羊改制之論。龔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爲文，固時襲實齋之緒餘者。公羊今文之說，其實與六經皆史之意相通流，則實齋論學，影響於當時者不爲不深宏矣。近人誤會「六經皆史」之旨，遂謂「流水賬簿盡是史料」。嗚呼！此豈章氏之旨哉！

學問與功力

思與學

實齋本此發抒其論學之意見，大體見於文史通義卷二原學上、中、下三篇，謂：

>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而別思於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原學中。）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鶩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

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身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原學下。

是實齋論學，徹頭徹尾主本當身事物實用，所謂學以經世，即空思義理，仍屬無當。而當時經學家風氣，則專尚考覈，並思想義理而無之，故實齋譏之曰：

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與汪龍莊書，文史通義外篇三。

又曰：

以學問為銅，文章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為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與邵二雲書，文史通義外篇三。

實齋直斥此等為「竹頭木屑之僞學」，亦見與邵二雲書。而暢論其意於文史通義之博約篇，內篇二。曰：

博與約

功力與性情

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為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為功力，孰為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襞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

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博約中。）

此實齋深識當時漢學家以博誦強識、輯逸搜遺為學也。博誦強識、輯逸搜遺之不足以為學，實齋又發其意於假年篇，（文史通義內篇三。）曰：

客有論學者，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於古，是以人才不若也。……或傳以為名言，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

年壽與質性

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及其成也，較量愚柔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畫於百年之能事。……今不知為己，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

又曰：

實齋族子廷楓，為此文作跋，謂：「此篇蓋有為而發，是亦為誇多鬬靡者下一針砭。」

叔父。實齋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專則成家，成家則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

實齋此等議論，明爲針砭當時漢學家風氣而發。蓋掇拾補苴，與夫博誦強記，正當時漢學家功力所寄，而實齋皆非之，以爲未足以當夫學也。

纂類與著述

學問與功力之辨，推言之，則又有纂類與著述之辨。當時漢學家相率慕爲王伯厚、顧亭林、閻潛邱之札記，實齋論之曰：

為今學者計，札錄之功必不可少。然存為功力，而不可以為著作。與林秀才，文史通義外篇三。

知來與藏往

札錄之與著作，自史家言之，則爲著述與比類之兩家也。實齋舉其實例，謂如：

班氏撰漢書，爲一家著述，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鑑，爲一家著述，二劉、范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報黃大兪先生，文史通義外篇三。）

此其義，實齋暢發之於文史通義內篇卷一之書教篇，其略曰：

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書教上。）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

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書教下。

實齋此論雖爲史發，實可推之一切之學術，故曰：

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書教下。

若論當時經學，比類纂輯，拾遺搜隱，正所謂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訓詁，典章考訂，究其極，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記注纂類之事，不得即以是爲著作。纂類記注之不得爲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爲學問也。學問不能無藉乎功力，正猶著述之不能無藉於纂類記注。纂類記注爲著述之所取資，實齋非有所訾議，而纂類記注者不自知其僅所以備著述之資，而自以爲極天下之能事焉，此則誤認功力爲學問，而學問之眞境無由達矣。實齋又言之，曰：

僕嘗謂功力可假，性靈必不可假。性靈苟可以假，則古今無愚智之分矣。與周永清論文，文史通義外篇三。

蓋記注比類，惟在功力，著述創造，有俟乎智慧，即實齋之所謂「識」，而其本則存乎人之性靈也。然爲學者終不能長止乎功力而不求進於學問之成，則記注纂類，終必以著述創造爲歸宿。故實齋又言之，曰：

經之流變，必入於史。與汪龍莊書，文通義外篇三史。

徵實者必極於發揮，纂類者必達乎撰造，蓋經以藏往，而史則開來也。此處「史」字應本述造而言。實齋本此見解，故論學頗重文辭，曰：

語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別：主義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訂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辭者，著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楓墀論學，文史通義外篇三。

文章與學問

又曰：

劄錄之功，……不可以為著作。……既以此為功力，當益進於文辭。……孔、孟言道，亦未嘗離於文也。但成者為道，未成者為功力，學問之事，則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隨時表其學問所見之具也；劄記者，讀書練識以自進於道之所有事也。與林秀才。

又曰：

古人本學問而發為文章，其志將以明道，安有所謂考據與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學問家數，考據者，乃學問所有事，本無考據家。」與吳胥石簡，文史通義外篇三。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為功，殆猶女餘布而農餘粟也。而所以不能通乎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詆也。答沈楓墀論學。

立言即著述，考索猶記注纂類矣。凡此皆實齋特提文史之學，以爲當時經學家補偏救弊之要旨也。

著述與事功

而實齋論學卓見，所以深砭當時學術界流弊者，猶不止此。蓋實齋既本「六經皆史」之見解，謂求道不當守經籍，故亦謂學之致極，當見之實事實功，而不當徒以著述爲能事。此其意蓋不僅爲當時經學家專事考索比輯者發矣。求之淸代，差與顏、李之說爲近，而較尤圓密。故曰：

> 古人以學著於書，後人即書以爲學。與林秀才，文史通義外篇三。
>
> 學術之未進於古，正坐儒家者流，誤欲法六經而師孔子耳。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以垂教於萬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後儒非處衰周不可爲之世，輒謂師法孔子，必當著述以垂後，豈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視同時之人而惓惓於後世耶？故

實事與空言

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然自孟子以後，命為通儒者，率皆願學孔子之不得已者也。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誤謂孔子之本志，則虛尊道德文章，別為一物，大而經緯世宙，細而日用倫常，視為粗迹矣。與陳鑑亭論學。文史通義外篇三。

此非酷肖顏、李之說乎？實齋此意，又深發於原道，曰：

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後人因宰我、子貢、有若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過於堯、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於是千聖之經綸，不足當儒生之坐論。原道上。

又曰：

儒家者流，尊奉孔子。……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於立儒道之極耶？……人道所當為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所處之境，各有不同。……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原道中。

其重事功而抑著述，與顏、李同旨。晚年又有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後，謂：

> 性命非可空言，當徵之於實用。文史通義外篇二。

又謂：

> 果形有一定之惡，則天下豈有無形之性？是性亦有惡矣。
>
> 秦王遺玉連環，趙太后金椎一擊而解，今日性理連環，全藉踐履實用，以為金椎之解。……宋儒輕實學，自是宋儒之病。……顧以性命之理，徒博堅白異同之辯，使為宋學者反唇相議，亦曰但騰口說，身心未嘗體踐，今日之學，又異宋學，則是燕伐燕也。

其重踐履而輕誦說，亦與顏、李相似。惟習齋欲盡廢紙墨誦說而重習行，為道似狹，恕谷欲以考古窮經證成其師之意而路益歧；實齋論學，雖重當身事功，而路徑較習齋為寬，辨證較恕谷為達。顏、李以周官鄉三物言六藝，亦不如實齋古者政教不分，官師合一，以周官三百六十為六藝源本之論之為大而精也。而原道一篇，實為實齋學說之總

樞，實齋嘗自言之，曰：

文史通義，專為著作之林較讎得失。著作本乎學問，而近人所謂學問，則以爾雅名物、六書訓故，謂足盡經世之大業，雖以周、程義理，韓、歐文辭，不難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則分考訂、義理、文辭為三家，而謂各有其所長；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紛紛，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蓋為三家之分畛域設也。與陳鑑亭論學。

又曰：

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為乎其所不得不為，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併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定趨向爾。後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

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也。天喻，文史通義內篇六。

故苟明於道之大原，則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皆足以救世，皆可以相通，而無所事乎門戶之主奴。不明於道之大原，則考訂、義理、文辭三者，乃始各立門戶以爭短長，而失事功、性命之眞。自實齋見地言之，顏、李固亦不失爲因偏救弊之一端，而實齋之論，尤爲得其通方矣。

費錫璜

今考文史通義外篇二，有書貫道堂文集後一篇，文長近三千言。貫道堂集乃成都費錫璜滋衡著，其父密此度嘗與李恕谷通書論學，治陸、王而頗近顏、李也。實齋於貫道一集頗推挹，文中摘其要旨，謂：

> 其論經旨，則謂：「聖人言事實，不言虛理。」……論儒術，謂：「儒貴能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治術為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斤以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為宮室，小不能為輪輿，尚可以為工乎？則徒講性命之非儒術，亦可喻矣。」……其務知篇謂：「求知當知所務。」

是非篇謂：「欲定是非，不可偏執己見。」……

實齋稱其書「縱橫博辨，閎肆而有準繩，周、秦諸子無以過之；而又切中時弊，理較諸子爲醇」。又稱其論儒術，「尤切宋儒以後之痼疾」。以實齋平日論學態度言之，固宜其深契費氏矣。惟謂其書「不甚學而喜穿鑿」，則實齋自生乾、嘉博雅考訂之世，故見若前人之陋耳。若實齋得讀顏、李書，其批評亦視此推矣。

性情與風氣

近人言治學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漢學，以爲條理證據，有合於今世科學之精神，其說是矣；然漢學家方法，亦惟用之訓詁考釋則當耳。學問之事，不盡於訓詁考釋，則所謂漢學方法者，亦惟治學之一端，不足以竟學問之全體也。實齋論學，頗主挽當時漢學家過甚之偏，其所以詔學者以治學之方法者，亦自與漢學家之訓詁考據惟務者有異，此亦實齋論學至有價値之一節也。如實齋之說，則有志於學者，必先知俗尙與道眞之辨。

實齋暢論其意於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見文史通義外篇三。）曰：

為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迹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歷觀古今學術，循環盛衰，互為其端。以一時風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學者……囿於時之所趨，莫不殫精竭智，攻索不遺餘力，自以所得遠過前人。……及其風衰習變，後人又以時之所尚，追議前人，未嘗不如前人之視古昔。漢、唐、宋、明以訖昭代，作者遞相祖述，亦遞相訾議。……惟夫豪傑之士，自得師於古人，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謂君子求諸己也。……趨向專，故成功易；毀譽淡，故自得深。即其天質之良，而縣古人之近己者以為準，勿忘勿助，久之自有會心焉，所謂途轍不同，而同期於道也。……夫世之所尚，未必即我性之所安，時之所趨，何必即我質之所近！舍其所長，而用其所短，亦已難矣。而毀譽之勢眩其外，利鈍之見惑其中，雖使十倍古人之智力，而成功且不能

以及半焉；何況中材而下，本無可以自通哉？

又答沈楓墀論學，說此尤詳，謂：

文求其是而學思其所以然，人皆知之，而人罕能之。……緣風氣錮其習，而毀譽不能無動於中也。三代以還，官師政教，不能合而為一，學業不得不隨一時盛衰而為風氣。當其盛也，蓋世豪傑竭才而不能測其有餘；及其衰也，中下之資，抵掌而可以議其不足。大約服、鄭訓詁，韓、歐文辭，周、程義理，出奴入主，不勝紛紛，君子觀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窺道之全量，而各趨一節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見，而學士所矜為見者，特其風氣之著於循環者也。足下欲進於學，必先求端於道。道不遠人，卽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也。……人生難得全才，得於天者必有所近，學者不自知也。博覽以驗其趣之所入，習試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進乎道矣。今之學者則不然，不問天質之所近，不求心性之所安，惟逐風氣所趨，而徇當世之所尚。……夫風氣所趨，偏而不備，而天質之良，亦曲而不全。……然必欲求天質之良而深戒以趨風氣者，固

謂良知良能，其道易入，且亦趨風氣者，未有不相率而入於偽也。其所以入於偽者，毀譽重而名心亟也。故為學之要，先戒名心；為學之方，求端於道。……風氣縱有循環，而君子之所以自樹，則固毀譽不能傾，而盛衰之運不足為榮瘁矣，豈不卓歟！

此所謂風氣者，在當時，則漢學考訂是也。實齋又特指陳其實例於所為淮南子洪保辨，（見文史通義外篇一。）而曰：

君子之學，貴闢風氣，而不貴趨風氣。蓋既曰風氣，無論所主是非，皆已演成流習，而諸衆以為低昂，不復有性情之自得矣。

又曰：

古今是非，祇欲其平，不欲其過。自來門戶干戈，是非水火，非必本質如是，皆隨聲附和者之求加不已，而激至於反也。

天下事凡風氣所趨，雖善必有其弊。君子經世之學，但當相弊而救其偏，轉不重

初起之是非。謂既入風氣，而初起之是非已失實也。

此實齋辨性情、風氣，而終綰合於經世事功之說也。此其義又見於文史通義內篇卷六之天喻，曰：

學業將以經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後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後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後人更之，……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孔子……孟子……韓子……程朱……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闢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歷久而無弊，……因其弊而施補救。……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為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開風氣與趨風氣

然則學者從入，必發端乎一己之性情，而成爲經世之事業，乃得爲學業之眞。人之性情既萬殊不同，世變亦千古常新，則爲學更無一定之規矩，亦無共遵之塗轍矣。實齋自述其意乃本陽明，故曰：

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卽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博約下。

今以實齋風氣、性情之論，上觀陽明拔本塞源論所辨功利與良知之異，則淵源所自，大體固若合符節耳。

專家與通識

實齋論爲學從入必本性情，而極其所至，則以專家爲歸。故曰：

學問文章，須成家數。與林秀才。

又曰：

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

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博約下。

大抵學問文章，善取不如善棄。天地之大，人之所知所能，必不如其所不知不能，故有志於不朽之業，宜度己之所長而用之，尤莫要於能審己之所短而謝之。……誠貴乎其專也。……蓋登太山絕頂，則知千萬途逕之所通，登者止擇一逕，而以他逕謂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學術之封己，往往似之。故……成己欲其精專，取人貴乎兼攬。（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劉刻遺書卷二十二。）

又曰：

學人必有所以自恃。如市廛居貨，待人求索，貴於不匱，不貴兼也。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米粟，市陶冶者不必愧無金珠。是以學欲其博，守欲其約。（又答沈楓墀，劉刻遺書卷二十九。）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博約上。）

然實齋之論專家，其從入若易，各就資性之所近而致力焉，其事易。而到達則難，必本其所專精而擴充以抵於道之全量，則難也。同時學者如邵二雲，實齋最所契合，然猶曰：

> 立言宗旨，未見有所發明。……聞見之擇執，博綜之要領，尚未見其一言蔽而萬緒該。（與邵二雲論學。）

因曰「恐於聞道之日猶有待」，是實齋尙不以「聞道」許二雲也。負盛名者如汪容甫，中。實齋且深非之，特爲立言有本一文（文史通義外篇一。）發其旨。謂其聰明有餘，眞識不足。時漢學家爲實齋稱許者，無如戴東原，曰：「近日言學問者，戴東原氏實爲之最，以其實有見於古人大體，非徒矜考訂而求博雅也。」（又與正甫論文，劉刻遺書卷二十九。）然東原詆排朱子，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慧有餘而識不足」。（此卽聰明有餘，眞識不足之意也。）是東原亦未爲知道，未爲深知夫學術之流別也。不僅考據家然，文章家亦莫不然，實齋本此意見而尙論古今文集，則堪當專門名家之選者，爲數實尠。其意見於文史通義內篇卷六之文集篇，謂：

> ……文集之名，昉於晉代，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優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

史貴筆削

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者！

實齋又本此而論詩，謂：

文流而為纂組之藝，詩流而為聲律之工，非詩、文矣。而……詩人之濫，或甚於文學。……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義，以校古今詩賦，寥寥鮮有合者。……必古詩去其音節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并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義，演為通俗語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數者，而枵然一無所有，是工藝而非詩也。（陳東浦方伯詩序，校讎通義外篇。）

又本此而論史，謂：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

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答客問上，文史通義內篇四。）

故自實齋所懸之格而求，古今文史著述，得躋於專門成家之流者蓋不多，大率專門成家者必具別識，別識本於性眞，其歸會於大道，其用達於經世；其在風氣，則常爲關而不爲趨，其爲抉擇，則常於誠而不於名，此則所由以成家也。然專家既貴有別識，尤貴有通識。何以謂之通識？曰：

忖己之長未能兼有，必不入主而出奴；擴而充之，又可因此以及彼。（答沈楓墀論學，文史通義外篇三。）

卽所謂通識也。通識何以求？曰：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

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所得。惟郎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通說為邱君題南樂官舍，文史通義外篇二。）

夫必既貴專門，又尙通識，先本性情，歸極大道，而後風氣循環，乃有以默持其運於不弊。故實齋評東原、容甫，皆謂其識不足，言朱陸門戶，則曰道並行而不相背，此則實齋論學之淵旨也。故曰：

去僞與治偏

>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尙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尙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幷其偏得亦為所害。）而愼於治偏，（眞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僞趨逐勢者無足責，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為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說林，文史通義內篇四。）

蓋發乎己之性情之所誠然而實有所不得已者以爲學，是誠也。及其學有所得，悟見大道，而知我之所治、所有之不過爲大道之一偏，而同有以見夫人之所治、所有之亦不過爲大道之一偏，而互有其可以相通焉，是識也。凡實齋論學，發乎性眞，極乎通識，合之陽明良知之教，所謂「知行合一」、「拔本塞源」之論者，面貌雖異，根柢則一。引而上之，即中庸明、誠之辨，天、人之別，性、道之分也。實齋主專門即是「致曲」，貴通識即「道並行而不相背」。原道三篇，爲其總樞，而浙東學術一文，則實齋自道其立說淵泉之所自也。

方法與門路

實齋論學要旨，具如上述，而實齋自道其爲學經歷，頗有可與上述相證發者。其語多見於家書，文史通義外篇三。實齋謂：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吾於

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為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為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偽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如古文辭，……前人尚有為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故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偽託，而并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家書二。

又曰：

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沉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猶記二十歲時，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祖父實齋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吾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

體，乃實有所窺。家書三。

又曰：

吾……二十歲以前，性絕騃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學為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駸駸向長，縱覽羣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人皆謂吾得力史通，其實吾見史通已廿八歲矣。廿三、四時所筆記，……其識之卓絕，則有至今不能易者。……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故吾近日教人用功，不為高論異說，知人所具才質，不可一例限也。惟歸其要於識趣，則自閱歷之言，差覺信而有徵。家書六。

此皆實齋之自道也。又曰：

人之才質，萬變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據者。……觀前輩自述生平得力，其自矜者，多故為高深。……其有意主

勸誘，而言之太易者，亦須分別觀之。……有自諱初習之陋，而以後之所得，一似生知之者。……又有天姿之高，不盡由於學力，而意之所主，自足成家，惟嫌天姿不足為訓，遂舉生平所得，強歸功於所主之說，而不知其所以得者不在此也。家書六。

此言效法前輩得力之未盡可據也。又曰：

功力屢變與識趣堅定

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為浹洽。……昨年過鎮江，訪劉端臨，自言頗用力於制數，而未能有得，吾勸之以易意以求。夫用功不同，同期於道。學以致道，猶荷擔以趨遠程也，數休其力而屢易其肩，然後力有餘而程可致也。攻習之餘，必靜思以求其天倪，數休其力之謂也；求於制數，更端而究於文辭，反覆而窮於義理，循環不已，終期有得，屢易其肩之謂也。……功力屢變無方，而學識堅定不易，亦猶行遠路者，施折惟其所便，而所至之方，則未出門而先定者矣。家書四。

此言治業貴專門，而亦須變換興趣，多方探索也。此皆實齋指點爲學門徑方法極親切處也。

校讎與著錄

家法與流別

實齋於文史通義外，別著校讎通義，議論與文史通義相發明。大意謂：

> 家法不明，著作所以日下；部次不精，學術所以日散。校讎通義卷一第二之一。
>
>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羣言之折衷也。校讎通義卷一第三之一。

校讎方法之最大且要者有二：一曰互著，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皆兼收並載，不嫌重複，而於甲乙部次之下，加以互注，以便稽檢是也。蓋

書之易淆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牴牾；書之相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源委。第三之四。

二曰別裁，

於全書之內，……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第四之一。

是也。

至其全書篇次，……隸於本類，亦自兩不相妨。蓋權於賓主重輕之間，知其無庸互見者，而始有裁篇別出之法也。同上。

故校讎之用，可以評騭古今學術源流，分別諸家體裁義例，其事即無異於著作。若

未悉古今學術源流，不於離合異同之間深求其故，……僅求甲乙部次，苟無違越而已。此則可謂簿記守成法，而不可為校讎家議著作也。校讎通義卷二第十二之一。

實齋嘗爲周書昌作籍書目錄序，亦發其意，謂：

書昌當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然章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爲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而風俗成矣。斯則書昌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周書昌別傳，劉刻遺書卷十八。）

實齋文史通義議論，多爲救挽當時經學家風尚而發，至其校讎通義，一本古人政教不分、官師合一之旨，推原周禮，發明家學，與文史通義立論大體相通。抑其書亦似有感於當時清廷之修四庫書而發者。四庫之議，始自朱筠，時實齋從遊在皖，朱筠謹呈管見開館校書摺子，凡擬辦法四條，而著錄、校讎當並重，亦爲其一，疑此奏實齋、二雲諸人當預聞。（胡適實齋年譜已主此說，沈元泰章學誠傳謂徵書奏始自實齋，不及二雲，未知其別有據否。沈傳收碑傳集補卷四十七。）其後實齋力辨「校讎」與「著錄」之不同，若以其論史之體裁爲例，則著錄僅是記注，校讎乃屬著作；著錄可據成法，校讎須具特識。當時清廷既修四庫，實齋之意，欲就其著錄再加辨章流別，勒成一家之業也。然其所標七略義例，與夫互著別裁之法，在當時頗少信者，則其時學風

尙於徵實，旣不解實齋文史之旨，自不取其校讎之說爾。

實齋學風之影響

實齋以講學反時趨，並世學者至不知其學業是何門路。實齋亦自言：「最爲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故錢林（字東生，生乾隆二十七年，卒道光八年。（一七六二—一八二八。））文獻徵存錄爲邵晉涵作傳，至稱爲「張學誠，以明經終」。（惟徵存錄稱實齋「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鈺二樹游，習聞蕺山、南雷之說，言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此語應有受。又嘉慶十一年唐仲冕刻紀年經緯考，亦誤題實齋姓爲張。）是實齋沒世未久，卽其鄉人（錢東生亦浙人。）已不甚知之。蓋實齋生時旣無灼灼之名，其文史、校讎兩通義，至道光壬辰（十二年。）始得刊行，（據其子華紱跋。）生前文字流傳，頗自謹重，其過背時趨者，未必輕出，故外人亦不深知也。

焦里堂與實齋

惟焦里堂讀書三十二贊，通義列於十九，所讚大率皆當時樸學，獨實齋一書非其類，而題注作章石齋，較之錢東生之誤章爲張，亦相勝一肩而已。是可徵實齋當時聲名之暗晦矣。然實齋與邵二雲論學書，（遺書卷九。）謂：「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游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爲策括，足下亦旣知之。近則遨游南北，目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

率多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勦其意。幾於李義山之敝縕，身無完膚；杜子美之殘膏，人多沾丐。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後，何必名出於我？」則實齋生前雖未享盛名，而思想議論之影響於當世者，非無足道矣。余觀實齋並世，即如焦里堂、凌次仲之徒，雖稱私淑東原，而議論與實齋相通者已不尠。其後常州今文學起，治經羣趨於春秋，旁及周禮，好言政制，而極於變法，訓詁名物之風稍衰。而仁和龔自珍，著書亦頗剽竊實齋。時會轉移，固非一端，而實齋平生論學，所謂力持風氣之偏者，要不得謂非學術經世之一效也。

實齋文字編年要目

實齋為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文史通義外編二。）嘗謂：

> 文章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即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

慎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

則實齋自撰文字，宜每篇均注年月矣。然今刻本於其題注，復多刊削，良可惋惜。頃見武昌柯氏藏章氏遺書鈔本，（藏燕京大學圖書館。）題下附注較詳，雖不全備，所缺已稀，弗能詳錄，姑誌與本篇較有關係者，爲編年要目如次：

實齋成學前之幾個階段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實齋年二十七。

是年參編天門縣志，作修志十議。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實齋年二十八。

始學文章於朱竹君，始見劉知幾史通，自稱彼時「立志甚奇，而學識未充，文筆未能如意之所向」。（跋甲乙賸稿。）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一七六六。）實齋年二十九。

是年有與族孫汝南論學書，謂：

往僕以讀書當得大意，……好立議論，……攻排訓詁。……獨怪休寧戴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僕駭其說，就而問之，……重媿其言，……可為慚惕。

按：是時實齋已識東原，亦已好立議論，攻排訓詁，聞東原言而重媿。此後於東原云云，重有駁難，則是時實齋性趣已見，而識議未定也。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實齋年三十四。

始識邵二雲。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二。實齋年三十五。

是年始著文史通義。有侯國子監司業朱春浦先生、與嚴冬友侍讀兩書，皆云「錄呈

三篇」，其目不可考。又戊午鈔存有上辛楣宮詹書，亦在是年，已言「文史、校讎，與時異趨，欲有所挽救」。蓋其時議論尚未入細，而識趣大端已立。然上辛楣一書，似經晚年點定，非盡當日筆致也。又按：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三：「錢大昕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今按：錢氏考異自序在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距戴東原卒三年耳；錢氏又稱編次考異，始於丁亥，其時戴學固未大行，江說不足信。惟錢氏治史，自與惠、戴路徑不同，故實齋獨希爲鍼芥之投耳。又按：竹汀年譜：「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是歲始讀說文，研究聲音、文字、訓詁之原。」此尙在實齋貽書前兩年。其時竹汀治學，已走上東原一路，則宜乎章書之不見契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實齋年三十六。

是年作和州志例。在寧波道署遇戴東原，論史事多不合，論修志亦不合。是時實齋見解，蓋較乙酉益進矣。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實齋年三十七。

是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實齋年三十八。

實齋跋甲乙賸稿，謂其時「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然不免有意矜張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實齋年四十。

戴東原卒。實齋有朱陸篇，爲評東原而作，似尙在東原卒前。

是年修永清志。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一七七八。實齋年四十一。

是年成進士。續修永清志。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一七七九。實齋年四十二。

永清志成。是年著校讎通義四卷，此稿後兩年遊河南遇盜失去，前三卷有朋友抄存本，後亦改作。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實齋年四十四。

遇盜，凡四十四歲前撰著文稿均失，後從朋舊家借鈔存錄別本，名辛丑年鈔。是年朱竹君卒。

辛壬剩復刪存稿有通說一篇，爲實齋論學要旨之一。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實齋年四十六。

初撰通義時態度

是年有癸卯通義草十篇，篇名可考者爲詩教上、下，言公上、中、下五篇。有書後云：「若其撰述之旨，則得自衿腑，隨其意趣所至，固未嘗有意趨時，亦不敢立心矯異，言惟其事，理愜於心。」可徵實齋初撰通義時態度，與戊申、己酉以後自不同。又書後云：「有通義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今按：俗嫌、鍼名、砭異三篇不分章，疑即今年作。

又癸卯錄存，有代擬續通典禮典目錄序、籍書園書目序、與陳鑑亭論學、與喬遷安論初學課蒙三簡、與邵二雲論文書、與邵二雲論學、與家正甫論文、又與正甫論文、與馮秋山論修譜諸篇；又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極重要。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一七八四。實齋年四十七。

是年有甲辰錄存，有答周筤谷論課蒙書兩通，及題朱滄湄詩册等。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實齋年四十八。

是年有論課蒙文法二十六通。又跋甲乙賸稿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觀，而未通變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一七八七。實齋年五十。

至河南，始依畢秋帆。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實齋年五十一。

主編史籍考。五月有報孫淵如書，謂：「愚之所見，以爲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此種議論，知駭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然朱少白所鈔鄙著中，亦有道及此等處者，特未暢耳。俟爲尙書公畢沅成書之後，亦當以涉歷所及，自勒一家之言，所爲聊此自娛，不敢問世也。」

六經皆史論之初發見

按：是書，實齋初發「六經皆史」之論，其時文史通義中重要諸篇均未作也。史釋篇亦後成，近人皆以本篇義說「六經皆史」，實未得實齋淵旨。有與邵二雲論學書。

校正校讎通義，與諸家所存本又大異。按：此年校正者，即今傳刻本，議論與文史通義相發，而言之未暢，蓋此後文史通義之先聲也。惜校讎通義初稿不可見，否則必可證實齋思想進展之痕迹。

是年秋，得文史通義十篇，目不可考。戊申錄稿有禮教、所見、論修史籍考要略、與邵二雲書諸篇，殆卽十篇之四也。又與劉寶七昆弟論家傳書稱戊申秋課。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實齋年五十二。

是年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義內、外二十三篇，約二萬言。自言生平爲文，未有捷於此者。以體例分甲、乙兩編，統名姑孰夏課。甲編文目蓋如次：

原道上中下，原題注：庚戌夏鈔存。

經解上中下，原題注：庚戌鈔存通義上。

原學上中下，原題注：庚戌鈔存通義上。

文史通義中心文字

博約上中下，同上。

十二篇外又附存舊稿一篇，今疑是朱陸篇，原題注庚戌鈔存通義下。據朱陸篇原文，似當東原未卒前作。而朱陸篇書後云「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則今年去東原卒十二年，恰合，知書後乃今年作，而並以原篇編附十二篇後也。

其他篇名可考者有：

匡謬、黠陋、習固、篇卷，皆稱庚戌鈔存通義上。

辨似、說林、知難、史釋、史注、文集、天喻、師說、假年、感遇、感賦、史學例議、亳州人物表例議上中下、記與戴東原論修志，皆稱庚戌鈔存通義下。

雜說上中下，稱庚戌鈔。

朱先生墓誌書後、鄭學齋記書後、答沈楓墀論學、答周永淸辨論文法、又答沈楓墀、答朱少白、與朱少白論文，皆注庚戌鈔存雜文。

大體多是己酉年作也。又文理篇大概亦是年作。實齋重要思想，大部均於此時成熟。上舉文目，實爲文史通義之中心文字，爲硏究實齋學術者最須玩誦之諸篇。而己酉一年，亦實齋議論思想發展最精采之一年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一七九〇。實齋年五十三。

是年亳州志成書。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實齋年五十四。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如史德、唐書糾謬書後、讀史通、駁孫何碑解、論文上弇山尚書諸篇。

又庚辛間草，有釋通、答客問、同居、皇甫持正文集書後、李義山文集書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元次山集書後、唐劉蛻集書後、王右丞集書後、各家校注韓集書後六篇、與邵二雲論學、與邵二雲、與史餘村簡、與周永淸論文兩篇、與族孫守一論史表，及家書七通。

又庚辛雜訂有公式篇。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實齋年五十五。

是年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云：

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

則書教三篇，蓋成於今年，實可代表實齋晚年成熟的史學見解也。實齋唱爲「六經皆史」之論，欲以史學易經學，故其論六經，於書與春秋最爲經意，書教之成獨晚。王宗炎復章實齋書（晚聞居士遺集卷五），謂：「春秋爲先生學術所從出，必能探天人性命之源，以追闖董江都、劉中壘之緒言，尤思早成而快覩之。」而惜乎春秋之竟無成文也。

實齋晚年之史學見解

始任湖北通志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實齋年五十六。

癸春錄存，有史學別錄例議、答邵二雲、爲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鑑書。

癸丑錄存，有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實齋年五十七。

湖北通志脫稿。是年汪容甫卒。

甲乙剩稿，有報黃大俞先生。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實齋年五十九。

是年有丙辰山中草，有文德、答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論學十規、史姓韻編序、與汪龍莊書、答某友請碑誌書、與胡雒君論校胡稚威集二簡。自稱「論鋒所指，有時而激，他日錄歸文史通義，當去芒角而存其英華」云。

其與汪書云：

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然恐驚世駭俗，為不知己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為就正同志之質，亦尚不欲遍示於人也。

文史通義之初刻本

今按：文史通義其時已有刻本，據柯氏鈔本目錄原題注下有「已刻」二字者，蓋卽指此時刻本而言。惟惜於實齋原注年歲均已略去，遂不知其撰述之年月耳。其目如下：

易教上中下。

書教上中下，壬子。

詩教上下，癸卯。

雜說

評沈梅村古文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與邵二雲論文

又與史餘村

與史餘村論文

雜說上中下，庚戌。

方志三書議此下二篇，以後改入方志略例。

州縣請立志科議

余又見別一鈔本，即現藏北大圖書館者。知先刻文尚有言公、說林、知難、答陳鑑亭諸篇。

北大藏鈔本有又與朱少白一書，謂：「通義書中言公、說林諸篇，十餘年前舊稿，今急取訂正付刊，非市文也。蓋以頹風日甚，學者相與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紛爭門戶，勢將不可已，得吾說而通之，或有以開其枳

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大抵實齋初刻文史通義，僅僅如是。其論學精要文字均未刻，所謂「恐驚世駭俗，爲不知己者詬厲」，決非虛泛言之。而當時對之猶多譏議，實齋是年有上朱中堂世叔石君書，謂：

近刻數篇呈誨，題似說經，而文實論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說經，以爲有意爭衡，此不足辨也。

此殆指易教、書教、詩教數篇而言。題似說經，已爲時人譏議，故實齋謂即此數篇，尚不欲徧示於人，若其己酉前後所發議論，出而問世，羣鬨可立起也。觀於實齋文史通義一書完成之先後，及其刊布之次第，可以想見學者成學之難，及所以自襮其學之慎。大率成學遲在晚年，傳世期之身後，必如此乃可深切悟得實齋己酉前後論學一段意義及其精神也。北大所藏章氏遺書鈔本，有又與朱少白一書，謂：「鄙著通義之書，諸知己者許其可與論文，不知中多有爲之言，不盡爲文史計者。關於身世有所棖觸，發憤而筆於書，嘗謂百年而後，有能許通義文辭與老杜歌詩同其沉鬱，是僕身後之桓譚也。」晚近治實齋學者漸有其人，而此意知者仍尠，良爲增慨。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實齋年六十。

是年袁子才卒。

二月作陳東浦方伯詩序。三月有答朱少白書，見劉刻遺書補。論及戴東原、程易田及洪稚存。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實齋年六十一。

是年補修史籍考。戊午鈔存，有立言有本、述學駁文、論文辨僞、上石君先生書、上辛楣宮詹書、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諸篇。又通義有詩話、書坊刻詩話、婦學三篇，皆爲攻擊袁子才而發。詩話題注雜訂，三史同姓名錄序亦稱雜訂，乃是年作，疑詩話篇亦成是年。其他尙有書貫道堂文集後、與吳胥石簡，讀北史儒林傳隨劄，均稱雜訂，疑均是今年作品。又按：論學十規在丙辰，第十規卽斥袁，已謂「別有專篇聲討」，則攻袁諸篇有成於丙辰前者。書坊刻詩話題注黠陋，又有方志辨體亦稱黠陋，乃丁巳年作，疑書坊刻詩話亦或在丁巳也。婦學題注載藝海珠塵，不

詳何年。

嘉慶五年庚申，一八〇〇實齋年六十三。

實齋之晚年定論

是年庚申新訂，有書原性篇後，及橫通諸篇。又庚申雜訂有浙東學術篇，殆可謂實齋晚年定論也。

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實齋年六十四。

是年十一月卒。

附　袁簡齋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人，生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一七一六卒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年八十二。幼有異稟，年十二爲縣學生。以進士散館改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沭陽，再調江寧，所至有政績。卜築江寧小倉山，號隨園，退居五十年，不復仕，以詩古文名。

簡齋論學語

實齋晚年極詆簡齋，然兩人論學，頗有相似，實同能對當時經學考據之潮流施以銳利之攻擊者也。簡齋言論，流播極廣，實齋後起，蓋有不能一一自別者。偶摘數條，識其涯略。簡齋嘗言：

簡齋之六經皆史論

> 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隨園文集卷十史學例議序。）

此即「六經皆史」之論也。又曰：

> 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為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

六經與文章

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為，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偽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托足權門者，以為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躪轢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恥之。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

此即實齋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與古人本學問而發為文章之意也。簡齋謂「六經亦聖人之文章」，即所以破當時經學家重考據、輕文章之病。其言孔子道不行而立教，亦頗似顏習齋。簡齋又曰：

> 六經之於文章，如山之昆侖、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匯，而後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於昆侖、星宿間，而自以為至足，則亦未免為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抱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同上。

著作與考據

此亦斥當時經學之昧今博古，而議論與實齋肖似。惟實齋本六經皆史之見，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禮時為大，學求經世，故不能不知當代而徒好古；簡齋則又本六經亦聖人之文章為說，文章與時俱新，學詩者決不專誦三百首，學文者決不專誦尚書二十八篇，則無可以篤古自封之理。蓋簡齋抱文學進化之見解以衡量經學之價值與地位，此則與實齋微異也。簡齋既一本文學之見地以衡量經學，乃又進而言著作與考據之不同，其言曰：

> 著作，……考據，……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恥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據。以故著作者始於六經，盛於周、秦，而考據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文集卷二十九散書後記。）

此亦有近於實齋學問與功力之辨。惟實齋自義理思想言之，故以徵實發揮為說，簡齋則自文章創造言之，故以勞心、勞力為比。戴東原言學問有義理、考據、辭章三途，實齋以義理言，簡齋以辭章言，其所以指摘考據之意則一也。章氏遺書卷九與吳胥石簡，盛斥簡齋，謂「古人本學問發為文章，其志將以明道，安有考據與古文之分？」其論甚是。然簡齋之意，亦如章氏之譏襞績補苴以為學者耳。若謂「充其所見，六經宜去三禮，尚書宜去典、謨、貢、範」云云，則似近深文。要之，一重文，一重史，二人立場自不同。簡齋議論不

如章之正大則有之，如章所貶亦逾分也。簡齋於考據工夫深致不滿，謂：

> 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誤康成八寸策為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閧之市，是非麻起，頌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於彼乎？於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

此則極言考據之徒勞無成，其言近於後之方植之。然簡齋雖深斥考據，而其思想議論，亦往往能得考據深處。嘗曰：

> 予於經學，少信多疑。（文集卷十廣東先生文集序。）

簡齋之疑經

又曰：

> 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贓吏也。其命名未可為據矣。……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

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為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為之斡蠱，為之幾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文集卷十八答定字第二書。

簡齋即本考據家法，言三代上無「經」字，見經學之無據。又謂「疑經非私心疑，即以經證經而疑」，尤為深入考據三昧。至謂「六經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此仍昆崙、星宿之喻。簡齋自抱一種進化日新之思想，則更非當時信「經學即理學」，謂「舍經學外安得有所謂理學」者所能領解矣。故當時經學家率疑尚書古文為僞，而簡齋則並疑及於今文，曰：

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文集卷二十二金縢辨上。

此簡齋所謂「疑乎經以信乎聖」之說也。又曰：

人多疑古文尚書，而不疑其征苗。……夫「竄三苗于三危」，舜典也；「三苗丕

叙」，禹貢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勦絕」，呂刑也。苗既竄矣，何事於征？苗既叙矣，何必再征？苗勦絕矣，又何曾格？其他「分北三苗」、「何遷乎有苗」，皆無來格之說。以尚書證尚書，而眞僞定。（文集卷二十二征苗疑。）

此簡齋所謂「以經證經而疑經」之說也。時淸廷設三禮館，學者方務爲古禮之探討，而簡齋於此亦多疑，嘗曰：

夫禮，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心。然不辨其眞僞，不擿其純疵，而概以爲先王之書，莫敢盻視，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文集卷十五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顏、李以古禮爲習行之譜，戴學一派主以「禮」易「理」，識皆不及此。惟實齋「六經皆史」之說，與此最爲接近。

於是而疑儀禮，疑周禮，疑戴禮，於經學家所謂三禮者無不疑，謂惟折衷於孔子之言，而欲求孔子之言，當折衷於論語。其言曰：

自幼讀禮而疑，稍長泛覽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遠矣，今之微文大義，幸不絕如綫者，賴有孔子。孔子之言，又雜矣，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爲

斷，而三代之禮定；引論語為斷，而孔子之言定。同上

然簡齋於論語亦謂不可盡信，其言曰：

>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文集卷二十四論語解四篇。趙翼陔餘叢攷、崔述洙泗考信錄，皆有疑論語者，三人皆同時，崔較最後，袁、趙往還頗密，趙書蓋受袁之影響也。又按：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則疑論語，亦自宋儒已然矣。

凡此見解，非深通於考據家法者不能知，不能言。清初諸儒治經，尚能辨眞僞、別醇疵，而務其大。及於簡齋之世，則治經者大率從事訓詁考釋，篤信之風日盛，懷疑之情日減。簡齋目光炯炯，所見多有超乎清初諸儒之上者，宜其蔑視並世之經生，不足以搖撼其詩文吟賞之淸興也。同時以治史之法治經而能疑經者，惟崔東壁，東壁亦可以見簡齋之文字也。實齋於此，似不能與簡齋抗衡。簡齋旣不喜當時經學家託足權門，自居至高之風氣，故亦不喜宋儒所謂「道統」之說。其實「經學卽理學，舍經學安得有理學」者，亦卽變相之道統論也。簡齋之斥道統，曰：

> 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後儒沾沾於「道」外增一「統」字，……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陋矣！……夫人之所

簡齋論道統

得者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夫堯、舜、禹、湯、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必如修真煉藥之說，以為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祕愈矜嚴，則道愈病。（文集卷十七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簡齋論宋儒

然簡齋不喜宋儒道統之說，而於當時漢學家之輕薄宋儒，則頗不同意。良以漢學家之盛斥宋儒，欲以經學代理學之席者，其意亦仍不出往昔宋儒道統觀念之宿障。簡齋既撤去道統見解，故評衡漢、宋是非，轉得其平。其言曰：

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為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箋注，故鄭、馬尊；古無詞賦策論，故鄒、枚、鼂、董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安得不尊？……雖然，講學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毀宋儒則不可。（文集卷二十一宋儒論。）

此簡齋所以衡量漢、唐、魏、晉、宋、明諸儒之地位，而以「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

為天下所尊」一意為主，是簡齋仍守其文學上變化日新之旨趣以為言也。能創者必知「變」，故簡齋又言之，曰：

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乃不得不變。若必禁其不變，雖造物有所不能。（文集卷十七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簡齋之主與變為創者，亦據其文學見解而言也。然簡齋頗不喜「適用」之說，曰：

必以適用為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專生布帛菽粟。（文集卷十九答友人論文第二書。章氏與吳胥石簡，謂簡齋「與友人論文，深戒文章須有關係，甚至言『欲著不朽之書，必召崔浩之災』。推原其意，不過嫌人矯揉造作為偽體耳；然不反其本，而但惡天下有偽君子，因而昌言於衆，相率為真小人。其所刻種種淫詞邪說，狎侮聖言，至附會經傳，以為導欲宣淫之具，得罪名教，皆此書為之根源」。此乃章、袁兩人態度根本相異處。）

其所以與變為創之具，推簡齋之意，似以才情為本。其言曰：

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為？忠於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於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文集卷十六答和觀察書。）

又曰：

復性者，不於空冥處治性，而於發見處求情。……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燄，則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大矣。若夫汚而爲泥沙，鬱而爲烟黯，此後起者累之，所謂「習相遠」也，于情何尤哉？（文集卷二十三書復性書後。）

簡齋不言德、性，而言才、情，此又本其文學之見解以爲言，而又與實齋之說可以相通者也。然實齋力斥簡齋，謂：「李白論詩，貴於清眞，此乃古今論詩文之準則。清眞者，學問有得於中，而以詩文抒寫其所見，無意工辭，而盡力於辭者莫及也。彼方視學問爲仇讎，而益以胸懷之鄙俗，是質已喪而文無可附矣。」又曰：「毋論詩文，皆須學問。空言性情，畢竟小家。」（文史通義內篇五詩話。）居今論之，簡齋輕俊，自遜實齋之深沉。然實齋筆墨淋漓，詆訶逾分，轉自點汙。學術之是非高下，豈堪以駡詈爭之耶！

汪容甫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乾隆九年甲子，卒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四四—一七九四。年五十一。少孤好學，貧不能購書，助書賈鬻書於市，因偏讀經、史、百家。早擅詞藻，爲哀鹽船文，杭世駿序之，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由是名大顯。又肆力諸史，年二十九，始顓治經術。

容甫私淑亭林有志用世

容甫學術大要

容甫經術文章，皆冠絕一時，而自道爲學則曰：

> 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為考古

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與巡撫畢侍郎書。）

又曰：

中嘗有志於用世，而恥為無用之學，故於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問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學一術以自託。（與汪武曹書。據年譜，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杭世駿序哀鹽船文，亦謂：「容甫方學古之道，其言必期於有用也。」嘗有意譔述學一書，其與劉端臨（生乾隆十六年，卒嘉慶十年，年五十五。）書，謂：

所諭鳩集文字，中亦素有此志，然中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又其末也。（據年譜，是書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

容甫述學原稿之內容

然其書迄未成。惟其子喜孫孟慈（生乾隆五十一年，卒道光二十七年，年六十二。）所爲年譜，記其大略。謂：「是時先君譔述學一書，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學制廢興，使知古人之所以爲學者，凡虞夏第一，周禮之制第二，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又列通論、釋經、舊

聞、典籍、數典、世官，目錄凡六。」略云：

觀周禮太史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執書以行事，又後則事廢（春秋已然。）而書存，（孔門）比於告朔之餼羊。至宋儒以後，（文獻徵存錄作「唐、宋以後」。）則并其書之事而去之矣。

有官府之典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傳聞。）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為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禮樂政事，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閔其浸久而遂亡也，而書之簡畢，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

古之為學士者，（官師之長。）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官亦無有也。其所謂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而先王之道荒矣。然當諸侯去籍，秦政焚書，有司之所掌，蕩然無存，而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

孔子所言，則學士所能爲者，留爲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聖人無位，不復舉以教弟子。禮樂征伐，失在諸侯、大夫，又後而有四豪游俠之徒出，而學問乃在士大夫。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舊則犂然俱在，而歷世既久，徒以沿襲失之，而不復能知其制作之義。孔子則睠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諸當世，故云：「人存政舉」，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莊子則一以爲無用而思欲盡去之。

喜孫所以誌其父述學一書之大旨如是。錢林文獻徵存錄又有「古人學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一條。同時劉端臨亦言之，曰：

君搜輯三代、兩漢學制，以及文字、訓詁、度數、名物有係於學者，分別部居，爲述學一書。屬稿未成，更以平日讀書所得，及所論撰之文，分述學內、外篇。汪君傳。

其後徐有壬生嘉慶五年，卒咸豐十年，年六十一。爲述學故書跋，據汪氏學行記卷四。謂：

江都汪先生以淹雅之才，具宏通之識，嘗取古人學術之散見他籍者，網羅編次，為述學一書。先之以虞、夏、殷、周及周人兼虞、夏、殷之制，又繼之以周衰列國之失禮者、存禮者，又繼之以孔門言行、七十子後學者。又為之通論，以明古之學在官府，以及史之司圖籍、明天道、數典、釋經、世官世業。為之援據經、傳，博徵子、史，以明是說之信而有徵。嗟乎！此豈唐、宋以下儒者所能見及哉！雖當時屬藁未就，傳至今日，多有放失，其纂述之大旨，固可按而尋也。後之人因先生之條目，部居載籍，以終先生之緒，庶幾周、孔之學術復炳於今日矣。至若幼儀、曲禮、內則、學則，皆布帛菽粟之文，民生日用彝倫之不可闕，其關於世道人心尤鉅，古所謂履小節、履大節者，胥是物也。迄于今，他卷多有殘闕，而此卷獨完，或者鬼神默有以呵護之。有壬既獲讀先生書，以為存其目，則先生之書，雖不傳猶傳也。

目如次：

古之學出于官府，人世其官，故學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

卷一　虞夏殷之制

卷二　成周之制（王國大學　侯國貢士　廢學附　王國小學　侯國小學　諸子之學　鄉學）

周禮（士冠　公冠附　士昏　士喪　旣夕　士虞　奔喪附　特牲　少牢　有司徹　鄉飲　鄉射　投壺附）

幼儀（保赤附）　曲禮內則學則

卷三　周衰列國（異禮　失禮　變古　存古　舉禮　從禮　樂　制度之失）

有壬按：此卷多闕文，今特存其目。各目中又分子目六：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曰通禮。又按：異禮乃亡于禮者之禮，及用禮失當者；存古乃餼羊僅存者，舉禮乃講求典禮以修其國之法者；從禮乃違衆而獨從禮者。

卷四　孔門　言　行　儲說　通論附

卷五　七十子後學者

卷六　舊聞　典籍原始

卷七　闕

卷八　通論甲（古之學在官師瞽史）　通論乙（史數典　史釋經　史司圖籍）　通論丙（史明天道　史世官世業）

又薛壽（生嘉慶十七年，卒同治十一年，年六十一。）學詁齋文集記之，曰：

先生嘗謂三代之學出於官，官世其業，志記掌於外史，道藝董於司徒，自列侯去籍，太史失官，儒、農、名、法諸子，則析為九流，易、禮、詩、書衆經，則兼存數氏，公卿之職守已缺，草野之家法遂興。先生乃核世官之原始，探典籍之舊文，自虞、夏以迄孔門，分標子目，附諸說而終通論，略舉大凡，著述學未成，成條目纂述大旨一卷。……今所刊述學內、外等篇，則彙錄諸說經雜著諸作，非其全書。（汪氏遺書後序。）

章汪兩人之關係

據此則容甫述學之所擬議，大體可見。其說與實齋文史、校讎兩通義所論，古者官師流變，政學分合，意見殆相近似。實齋、容甫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同遊皖；翌年，實齋即草創通義，然其詳已無考。通義重要議論，當始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而「六經皆史」論則始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容甫與劉端臨書自道有意為述學，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兩人對此問題發見之先後，雖無可確考，然容甫之非得自實齋，則可知也。（鄭獻甫補學軒文外集書三通序後，謂：「章氏校讎通義，獨剏之見，皆出夾漈。今取其編次必謹類例論觀之，首云：『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忘』云云，此卽章氏得間之處。後來推拓盡致，乃託本於太史公六家、劉子駿七略，諱其所出，並舉校讎諸論，駁其未純；然其所從來，無可諱也。」今按：章氏論史學極推夾漈，獻甫所指摘，亦或情實。然汪氏亦有述學之經

營，則學思途徑，往往滙於世需，自然合轍，固不必一一指尋其來歷矣。大抵宋、明矩矱既遠，清儒論學，顏、李六藝習行為一派，吳、皖以經訓明經義為又一派，而章氏官史典章之說為又一派，同時如汪容甫，稍後如龔定菴，皆有志於此者。迨清社將覆，學者乃不辨學術而競言改制，則所謂今文學之末流也。而諸家軌迹，又莫不有其相通，故汪、龔之或先或後，皆可以參實齋思想在當時之消息也。

實齋詆容甫

容甫、端臨訂交，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實齋識端臨，亦當在四十三年戊戌前；兩人同交端臨，固當相知。其後容甫客遊武昌，實齋亦至，乃成隙末。劉刻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又答朱少白，謂：「淮、揚間人有從先生（朱筠）游者，其才甚美，學問雖未成家，記誦則甚侈富，僕向以為畏友。近見之於湖、湘間，與之談款，一妄人耳。言大而不知慚，切而按之，枵然空落而無所有，有才無識，不善用其所長。激以名心，鑿以私智，久游江湖，客氣多而志不遜。以彼之甚才而美，又加十許年之功力，不但無進而反有遜者，傲與慢也。」此所謂「淮、揚間人」即指容甫。實齋自道「向以為畏友」，武昌再面，容甫恃才傲物，又文名籍甚，必有得罪於實齋者。及容甫卒，實齋特為一文詆之，謂：

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蓋得其是者貴自得，而難於投眾好之緣；得其似者掠光影，而易於招聲氣之附也。散萬殊者為聰明，初學之童，出語驚其長老，聰明也；等而上之，至於學充文富，而宗本尚未之聞，猶聰明也。定於一者為識力，其學包羅萬有，其言千變萬化，而所以為言之故，則如詩之三百，可以一言蔽也，是識力也。舍學識而空言宗本，是箕子據空室而指其門闕以為家也；博學能文而不知宗本，

是莞庫爲人守藏，多財而不得主其財也。今觀汪氏書，所謂內篇者，首解參辰之義，……次明三九之說，……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時尚是趨。）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採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爲內，亦幷不可謂之外也。……古人著書，各有立言之宗，內外分篇，蓋有經緯，非如藝文著錄，必甲經傳而乙丙子史也。……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辭章，（代擧制府黃鶴樓記等亦泛入。）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爲外篇以擬諸子，可謂貌同而心異矣。然此正汪之所長，使不分心於著述，固可進於專家之業也。內其所外而外其所內，識力闇於內而名心騖於外也。（文史通義外篇一，立言有本。）

又曰：

汪氏之文，聰明有餘，真識不足，觸隅皆悟，大體茫然。（述學駁文附註。）

其所以評述學者則是已，其於容甫爲學本末，又何不相瞭知之甚耶！實齋當經學考訂全

盛之日，孤識獨抱，屢發「知難」之歎，若袁簡齋、汪容甫，雖爲學途徑，與實齋不全似，然持論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顧實齋獨深加詆毀，則「知難」之歎果不虛歟！

按：章氏遺書卷九，與邵二雲論學，謂：「鄙昔著言公篇，久有謝名之意。良以立言垂後，何必名出於我？」而余觀北大所藏遺書鈔本，言公篇初刻，題下附文一行，云：「道聽塗說，爭名趨詭，腑械心餈，斯文如燬，著言公上、中、下篇。」仍不免情見乎辭也。又與陳鑑亭論學則謂：「鄙著通義，凡意見有與古人不約而同者，必著前人之說，示不相襲。幸足下與同志諸君，爲檢先儒緒論，審有似此者否？（按：指原道、原學篇言。）如其有之，幸卽寄示，俾得免於雷同勦說之愆，感荷非淺鮮矣。」夫豈實齋過以創闢自喜，遂於毫釐之辨，尤斤斤不甘輕捨耶？較之戴東原摭竊人書，大言欺世，固爲美矣。要之亦似有一間未達，未能盡符其學術經世，言公謝名之深旨也。

余故於實齋篇後，稍擧袁、汪兩氏之說，備尙論者之兼觀焉。

附錄

章實齋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今年冬，舊都書肆有攜章氏遺書鈔本至北京大學求售者，余取閱之，審其爲實齋子華紱所錄副本也。既轉寫其未見傳刻者近二十篇，時此書適排版，余親校字，因稍摘一二增入，而全錄本篇附此。

淵如先生執事：十年不見，積思殊深，雲泥道殊，久疎音問。前歲維揚稅駕，劇欲踵訪旌轅。適以俗事南旋，不克一罄積悰，至今爲悵！傾晤少白於皖撫署中，詳悉近狀，良慰良慰！又從少白索君問字堂集讀之，如鄉人入五都市，驚耳駭目，處處得未曾有，畏氣外斂，愧心內生。大約博綜貫串，而又出以穎敏之思，斷以沉摯之識，卓然不朽，夫復何疑？顧諸家商復疑問，不必盡同尊旨，而皆列首簡，不以爲忌，則又虛懷樂善，雖在古人，猶且難之，集思廣益，愈見包涵之大。因思鄙人所業，至爲專陋，凡學業途徑，苟非夙所專門，不欲强與其事。尊著貫徹天人，包羅萬有，多非鄙見所及，無論不敢妄彈，即稱說亦恐不得其似，謹謝無能爲役矣！惟文史、校讐二事，鄙人頗涉藩籬，以謂

向、歆以後，校讐絕學失傳，區區略有窺測，似於大集校刊諸家書序，所見不無異同，謹獻其疑，猶願執事明以教我，幸矣！一曰：校定神農本草，據大觀本取白字書別出古經，是也；其過信皇甫氏帝王世紀，而謂本草與素問之書，皆出炎、黃之世，則好奇之過矣。文字最古，莫過羲畫虞典，五經則多三代之文，下逮春秋而止。若夫傳記與諸子家言，皆出戰國，同爲籍去官亡而作。春秋以前，凡有文字，莫非官司典守，即大小術藝，亦莫非世氏師傳，未有空言著述，不隸官籍，如後世之家自爲書者也。本草、素問，道術原本炎、黃，歷三代以至春秋，守在官司世氏，其間或存識記，或傳口耳，迭相受授，言不盡於書也。至戰國而官亡籍去，遂有醫家者流，取所受授而筆之於書，今所傳本是也。靈、素問難，旨多精微閎奧，出於炎、黃故也。若其文辭，非惟不類三代，並不類於春秋時，出於後撰集故也。執事好奇太過，欲求古於六經之上，往往據靈、素諸文，以折經傳是非，則戰國時固有爲神農言者矣，恐未可全信也。素問文字爲春秋前所無者甚多，即開端上古天眞論中「眞」字從化，乃神仙家言，字出戰國，亦春秋以前所無。前人疑漢藝文志不載本草，王伯厚據郊祀志及樓護傳，證明西京實有本草，足破其疑。執事猶以爲不足，而漫據賈氏周官疏引漢藝文志食禁文爲食藥，遂取以當本草，則畫蛇又添足矣。按「食藥」二字，文義難曉，必賈疏傳本之悞。

食禁七卷，蓋出周官食醫之遺，食醫固與疾醫、瘍醫分科而治者也。若取食禁以當本草，無論名目卷數全不相符，且漢志遺漏之書甚多，豈能悉補？卽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言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今漢志並無其書，又將何物當之？叔孫朝儀，蕭何律令，尤顯著紀傳，爲一朝之大制作，今漢志之載，亦豈有他書之相似而可證者耶？李氏本草綱目，如論考古，則本經以下，各有敍錄辨證，未嘗變亂古人。如論證今，則數百年來醫家奉爲圭臬，未嘗悞人術業。且其書乃彙集諸家，自爲經緯，並非墨守大觀舊本，不可移易，今乃謂其割裂舊本，何耶？又詆其命名已愚，夫正名爲綱，附釋爲目，名正言順，何愚之有！二曰：墨子之書，謂出夏禮，說似奇創，實無所本。據本書與公孟辨，謂法周不如法夏，及莊子敍墨子，稱禹自操槖耜諸語，及淮南要略謂其背周而行夏政，遂定爲墨出夏禮。不知戰國諸子，稱道黃、農、虞、夏，殆如賦詩比興，惟意所欲，並非眞有前代之禮，可成一家學術者也。當籍去官亡之際，本朝典制，尙不能稽，況夏禮無徵，甚於殷宋，孔子生春秋時，已不可見，而謂戰國尙可學其禮哉？如以墨子尙儉之說，推於非衣惡食，爲出夏禮，則茅茨土階，安知不合唐、虞？如以荒度勤勞爲合禹事，則己溺己飢，安知不合稷、尹？一偏似是之說，觸處皆可傅合，非定論也。三年之

喪，孟子明著三代共之，夏喪三月，自是傳記之訛。薄喪之說，孟子嘗詰夷子，如果出於夏禮，夷子必據儒家尊禹之說以抗其辨，何轉引周書保赤文哉？且殷人尙鬼，正與明鬼之義相近，若致孝鬼神，則大舜宗廟享之，武王、周公達孝，又未見其必爲夏也。三曰：柳子厚論晏子書，謂齊人爲墨學者爲之，其說是也。蓋尙儉之意，似諷齊俗侈也。然在田齊之時，而非姜齊時書。蓋春秋時本無著述，而其文辭輕利，並不類於戰國初年文也。執事斥柳氏爲文人不學，蓋以晏氏爲春秋名卿，不當稱之爲墨學耳。不知柳氏之意，以書爲墨學，非以晏子爲墨者徒也。且其說亦不始於柳氏，孔叢詰墨之篇，所詰孔子相魯及晏事三君、路寢哭聲諸條，凡指謂墨說者，今俱在晏子書中，古人久有明證，柳說不爲無本，豈可輕議！鄙嘗疑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儒家有魏文侯、平原君書，其書已亡，其名不倫不類，以意度之，當出諸子稱述，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論語之有季氏、陽貨、衞靈公之類耳。（按：漢志平原君七篇，班注：「朱建也。」此章氏誤說。）校讐諸家，或取篇目名書，如經記之有檀弓，使其書亡，人亦必疑檀弓爲著書人矣。然則晏子書爲墨者所述，何足爲異？執事必欲晏子列於儒家，意非僅從漢志，且爲晏子爭其地位，則大惑矣！儒家者流，誦法先王，不得位而行道，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

得已而著書，後世列爲儒家，若曾、孟、荀卿諸人是也。晏子身爲齊相，行事著於國史，與列國名卿子產、叔向諸人，先後照灼春秋之傳，豈皆守先待後之流耶？且管、晏同稱久矣，如以班、馬之法修齊史，將管、鮑、甯、隰諸賢皆入儒林傳乎？至晏子春秋之名，亦戰國時人習氣，自孔子筆削春秋，有「知我罪我」之說，後人因以「春秋」二字，爲胸中別具是非之通名，不盡拘於編年例也。虞卿、呂不韋之書，與晏子春秋所出，未知孰先孰後，何以見其效法而襲其號？亦何必謂從國史中剌取其事而用齊春秋名也？如管子生春秋初年，管子之書，皆後人采取齊史及齊官掌故而成，不聞仍齊春秋，何獨於晏子變其例乎？晏子卒於齊景公前，景公卒於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爲魯哀公五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絕筆又二年，夫子卒。當春秋時，並無諸子著書之事，孔子之前，亦無別出儒家之名，儒行之篇，乃戰國雜出傳記，非孔子時所撰述也，皆不足爲晏子儒家之證，明矣。（墨子序稱「與奢寧儉」，又稱「節用愛人」，謂「孔子未嘗非墨」，晏子序言「晏子居喪亦與墨子短喪法異」，皆任情予奪。）四曰：執事不信春秋之世無著書事，而據史記列傳，闔閭稱孫武十三篇，遂爲當時手著。不知春秋內外傳，記吳、楚交兵甚詳，並無孫武其人，即縱橫短長之言，亦鮮稱述之者，故葉水心氏疑其子虛烏有。且觀闔閭用兵前後得失，亦與孫武之書，大相剌謬。天下固有所行

不逮其所言者，必出游士空談，不應名將終身用兵，所言如出兩人。是則史遷悞采不根傳記，著於列傳，明矣。至其書，實可爲精能，校讐之司，當列撰人闕疑，而不得憑悞采傳聞之列傳耳。藝文稱「八十二篇，圖九卷」者，書既亡逸，當著缺篇，亦不得懸斷合圖爲八十二篇，又不得懸斷十三篇爲上卷，而知中、下二卷皆圖，鄙人向有專篇討論，行笈未帶，容後錄呈。強合七錄三卷之數也。孫子書言：「興師十萬，出征千里，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萬者，卽此便見非闔閭時。且以十萬之師，而云「不得操事七十萬家」，明著七國顯證，決非春秋時語矣。執事謂其文在列、莊、孟、荀之前，似未審也。五曰：文子之書，漢志疑周平王問出於依託。執事以書稱平王，本無「周」字，遂謂是楚平王，班氏悞讀。今按文子全書，未有託春秋初年事者，此言指楚平王，以時考之，良是。但非文子手著，亦出戰國時人撰述，執事所未信也。蓋其書有秦、楚、燕、魏之歌，執事以爲楚平王時之人，六國之時猶在，試以年計，可乎？按十二諸侯年表，楚平王卒於周敬王四年乙酉，是爲魯昭公二十六年，下距哀公十四年庚申，春秋絕筆，爲敬王三十九年，凡三十六年，又四年爲敬王四十三年甲子，共四十年，又歷元王八年，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五年，凡五十一年，再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三晉

始得列於諸侯，乃有秦、楚、燕、魏之稱，相去已一百十四年矣。文子見楚平王，亦須生十有餘歲，見時未必即其薨年，秦、楚、燕、魏之語，未必即在三家分晉之年，是文子必須一百四、五十歲，方合尊旨。神仙長生之說，起於後世，春秋之季，未聞有此壽也。六曰：天文歷算，鄙人懵然，不敢與聞。惟執事力闢歲差之說，則以淺說度之，不能無疑。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歷家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如以其言爲不可信，則何以冬至日躔，子年不與丑年同度？如以其言可信，則閏月止能晝氣盈朔虛之平，不能齊四分度之一也。若果無歲差，則周天必三百六十有六度，更無絲毫盈歉而後可。果無絲毫盈歉，則每周朞冬至日躔，又當同度無參差矣。此二說不容兩立，則此事容待徐商否耶？七曰：古人疏證論辨之文，取其明白峻潔，俾讀者洞若觀火，是非豁然，足矣。立言莫如夫子，而文、武之政，則云布在方策；好辨莫如孟子，而孟獻子之五友，忘其三人，封建井田，但擧大略。豈孔、孟學荒記疎，不如今之博雅流哉？言以達意，不過如斯而已。竊見執事序論諸篇，繁稱博引，有類經生對策，市廛揭招，若惟恐人不知其腹笥便富，而於所指是非，轉不明豁。淺人觀之，則徒增迷眩，而無所解；深人觀之，則曰：「吾取二三策，而餘皆可置勿論」，

毋乃爲紙墨惜歟！且言多必失，古人之言，本不可以一端而盡，巧搆似形，削趾就屨，以證一隅之說，原性篇書後已詳辨。轉授人以反證，致啓莊、惠濠梁之辨。夫稱先述古，以云明例，非云窮類也；例足明而不已，是將窮其類矣。明例則擧一自可反三，窮類則挂九不免漏一，則是欲益而反見損也。經傳之外，旁證子緯百家，亡逸古書，博采他書所引，極爲考古之樂。近則誇多鬥靡，相習成風，賴識者能擇要耳。欲望高明稍加刪節，必云不能割愛，則裁爲小注，附於下方，姑使文氣不爲蕪累，抑其次也。八曰：人不幸而爲古人，不能閱後世之窮、變、通、久，而有未見之事與理。又不能一言一動，處處自作注解，以使後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後生掎摭之時，出而與之質辨。惟有升天入地，一聽後起之魏伯起爾。然百年之後，吾輩亦古人也，設身處地，又當何如？夫辨論疏證之文，出自名家者流，大源本於官禮。鄙人所業，文史、校讐；文史之爭義例，校讐之辨源流，與執事所爲考覈疏證之文，途轍雖異，作用頗同，皆不能不駁正古人。譬如官御史者，不能無彈劾；官刑曹者，不能不執法。天性於此見優，亦我輩之不幸耳！古人差謬，我輩既已明知，豈容爲諱？但期於明道，非爭勝氣也。古人先我而生，設使可見，齒讓亦當在長者行。馬、鄭、孔、賈諸儒，於前代經師說不合者，但辨

其理，未嘗指斥其人。即今官修奏御之書，辨正先儒同異，尚稱孔氏安國、鄭氏康成云云，未有直斥先儒姓名，（史傳又是一例，不與論辨相涉。）可覆按也。尊著於前古諸賢，皆直斥姓名，橫肆詬詈，不曰愚妄，則曰庸陋，如官長之責胥吏，塾師之訶弟子，何其甚也！劉子玄曰：「談經諱言服、鄭之嗤，論史畏聞遷、固之失。」史通多譏先哲，後人必不服從，至今相去千年，其言頗驗。蓋其卓識不磨，史家陰用其法，其論鋒可畏，故人多陽毀其書。鄙人於文史自馬、班而下，校讎自中壘父子而下，凡所攻刺，古人未有能解免者。雖云不得不然，然人心不平，後世必將陽棄而陰用其言，則亦聽之無可如何而已。吳氏新唐書之糾謬，爲治唐史者之準繩，乃人競責其憾歐陽而快私憤，何耶？蓋攻摘本無所非，而人情不容一人獨是，故擊人者人恆擊之，莊生所以著齊物也。今請於辨正文字，但明其理，而不必過責其人，且於稱謂之間，稍存嚴敬，是亦足以平人之心。且我輩立言，道固當如是耳。（鄙著亦染此病，特未如尊著之甚耳。今已知悔，多所刪改。）九曰：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學固貴博，守必欲約。人如孔子，不過學周禮一言，足以盡其生平。（別有專篇論著，容另錄呈。）執事才長學富，膽大心雅，問字堂集，未爲全豹，然兼該甚廣，未知尊旨所在。內而身心性命，外而天文地理，名物象數，諸子百家，三教九流，無不包羅，可謂博矣。昔老聃以六經太泛，願問

其要，夫子答以要在仁義，說雖出於諸子，然觀漢志所敍諸家流別，未有無所主者。昔人謂博愛而情不專，愚謂必情專而始可與之言博。蓋學問無窮，而人之聰明有盡，以有盡逐無窮，堯、舜之知不遍物也。尊著浩瀚如海，鄙人望洋而驚，然一蠡之測，覺海波似少歸宿，敢望示我以尾閭也！十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雖尙泛愛，氣類亦宜有別。簡端刻諸家商訂異同，是矣。集中與某人論考據書，可爲太不自愛，爲玷豈止白圭所云乎哉！彼以纖佻傾仄之才，一部優伶劇中才子佳人，俗惡見解，淫辭邪說，宕惑士女，肆侮聖言，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敗壞風俗人心，名教中之罪人，不誅爲幸。彼又烏知學問文章爲何物？所言如夏畦人議中書堂事，豈値一笑！又如瘋狂譫囈，不特難以取裁，卽詰責之，亦無理解可入。天地之大，自有此種沴氣，非道義所可喻也。此可與之往復，豈不自穢其著述之例乎？（別有專篇聲討，此不復詳。）幸卽刊削其文，以歸雅潔，幸甚幸甚！嗟乎，學術豈易言哉！前後則有風氣循環，同時則有門戶角立，欲以一人一時之見，使人姑舍汝而從我，雖夫子之聖，猶且難之，況學者乎？前輩移書辨難，最爲門戶聲氣之習，鄙人不敢出也。鄙人所業，幸在寂寞之途，殆於陶朱公之所謂人棄我取，故無同道之爭。一時通人，亦多不屑顧盼，故無毀譽爲之勸阻。而鄙性又不甚樂於舍己從

時尚也，故浮沈至此。然區區可自信者，能駁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并忽其尋丈之善。知己才之不足以兼人，而不敢強己量之所不及。知己學之不可以槩世，而惟恐人有不得盡其才。以爲道必合偏而會於全也。杜子美曰：「不薄今人愛古人」，是矣。鄙請益曰：「不棄春華愛秋實。」故於執事道不同科，而欲攀援調劑，以斟於盡善，是則區區相愛之誠，未知有當裁擇否耳？行笈無書，而記性又劣，書辭撮舉大指，如有訛悞，容後檢正也。

按：劉刻遺書附錄，臧鏞堂丙辰山中草跋云：「論學十規、古文十弊、淮南子洪保辨、祠堂神主議等，偉論閎議，又復精細入神，切中文學之病，不朽之作也。有時文序二首及與人書之無要者，當删之。穀塍先生以此册惠讀，即以鄙見質之，然否？」據此，臧鏞堂曾於王穀塍處見此文，今劉刻遺書云「王目有文缺」，殆王氏删去之也。此鈔本將題文「十規」二字貼去，又將文中「十曰」下評簡齋一節鈎抹，殆亦嫌其語過而欲删削存之耳。又婦學篇書後，今傳刻本屢見「不學之徒」一語，觀此鈔本，知原文並不爾，亦後人代改也。然則論學而輕肆逾常之詆訶，誠何爲者！此文實齋先以規孫，旋復自犯，白璧之瑕，不能爲之掩也。

《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書目

①國學概論
②四書釋義、論語文解
③論語新解
④孔子與論語、孔子傳
⑤先秦諸子繫年
⑥墨子、惠施公孫龍、莊子纂箋
⑦莊老通辨
⑧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⑨宋明理學概述
⑩宋代理學三書隨劄、陽明學述要
⑪朱子新學案（一）
⑫朱子新學案（二）
⑬朱子新學案（三）

---

⑭朱子新學案（四）
⑮朱子新學案（五）
　朱子學提綱（存目，不佔冊。）
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⑱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⑲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⑳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㉑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㉒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㉓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㉔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學籥
㉕中國學術通義、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